

第三編

·93·

民國叢書

第三編

·93·

綜合類

上海一日

朱作同 梅益 主編

上海書店

第四部

漩渦里



第一輯　在烽火中

毋忘青年對於國家的責任（廿六・八・十三・）

茎坡

我們由集訓總隊解散出來。這次解散得如此之快——原定在二十號，差不多提早半個月——自然是爲了時局緊張之故。我們在營裏每天提心吊膽着準備緊急集合，和班長們同守營衛兵的調走。這些全表示大狂瀾快要到來，神聖的抗戰是不可避免了。

這天（八一三）爲出隊後之第八日。早晨起來，因昨夜受了些風寒，肚子很不舒服。睡在牀上和同學們猜度砲聲的方向，因之睡眠也就誤了不少。起身後更覺「睡昏昏」的，終於決定到姑母處去望一望。

今天馬路上的情形特別緊張，每個行人的面部表情也特別嚴肅。

門房間的老劉正搶着買了一份報三四個人聚攏來看。今天報紙生意特別好，雖然報販臨時投機漲了價，很快的一陣子便被搶完了。買不着報，又看不着報，僅僅從老劉口裏知道一點消息：「天通庵開火。」

跑出門去，沿着善鐘路向靜安寺進發，一絲絲的雨，落在身上，映着這悼悼不定的早晨，越發顯得淒淸。

到了靜安寺，將近八點鐘。在粥店裏用了一碗粥，肚子並不感到舒暢。反之，只覺得有點漲，我知道「胃氣痛」的老毛病又要發作了。

在商務印書館胡亂的翻了一陣書後，跳上了公共汽車。

在車上買到了一份立報，這才使我明白了昨夜雙方的接觸情形。看看我軍的陣地的進展，和前途勝利的把握，不由得興奮起來。我想到「一二八」時我軍勝利的光榮，這次將更具體更擴大地呈現在全世界人士的面前。

到西摩路下車，我呆立了一下，在褲袋裏摸出一本小冊子，這是集訓解散前幾天發下的委員長的訓詞。

一個個鉛字在我眼前跳動。「諸位毋忘青年對於國家的責任，」這幾個字彷彿强烈的電流從眼簾裏直透進來，使全身起了極大的震動。

「敬禮！」我對着封面委員長的肖像，不由自主地站起了個

立正姿勢。

我覺得興奮過了度，頭上有些發熱，摸一摸，汗珠涔涔的。

王總隊長不是說過嗎？「這次集訓的最大作用是在使青年學生們明白了國內的一切實際狀況，和政府當局的抗敵決心，並齊一同學們對領袖的信仰，認清自己的責任。」

「國家培植我們到這個階段，我們是應該爲國家担任點工作了。」

漩渦不斷的在我腦海起伏，我深悔不曾加入模範大隊。

到了姑母家，表姊妹們正在玩撲克牌，還有一位不遠千里而來作客的表兄，他們都談笑自若，閒談着昨夜的景況。

我默默無聲的坐在牆角邊，翻弄着「委員長的訓詞」(858)

勝利總屬於我們的（二十七・九・四・）　聖　人（二十・學）

浦江砲戰，隆隆的聲音不停的在耳中發響，昨晚上一夜沒有好睡，清晨就被報販叫喊的聲音鬧醒了，只得起來。

今天報上第一條重要的新聞是「闢謠。」這謠言還是昨晚上剛傳出的，說「中國空軍轟炸日本鹿兒島及朝鮮。」今天報上說這是謠言，是日本軍人所造的謠言。

這謠言說穿了眞不值一笑，日本軍人爲了要矇蔽全世界人士的耳目，並希望逗引他們國人對這次戰爭的支持和軍費的担負，所以不惜自欺欺人。

假使全世界人士還有清楚的頭腦，對中國人民愛好和平的心理有明確的認識，他們對這次的謠言定會付之一笑，而且對於以後類似這等的謠言也會知道是日本軍人玩弄的卑鄙手段。

早上，到雜誌公司去，路上的行人仍舊湧來湧去；雖然流彈橫飛，可是人數並未減少。到處，馬路角上有一大堆人圍着看牆上的壁報，看他們的樣子都是熱烈的希望着得到一些前線勝利的消息。在商店的門口，也有一大羣人聚着聽無線電中報告戰況，這羣人大都是不識字者，然而他們和識字的一樣，具有愛國的熱情。我想，這是抗戰來最大的收穫了，大多數人民都知道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個人間有着怎樣密切的關係，同仇敵愾的心理增加了，而且將一盤散沙團結成堅硬的三合土了！

回來的路上，飛機，敵人的飛機又結隊來濫施轟炸了。這日本軍人盲目的瘋狂舉動，使我想起同濟大學的被毀來。他們以「作軍用」的名目，把這一座矗立吳淞江濱的最高學府毀壞了。敵人毒辣的手段，一再摧毀我們的文化機關，這種不共戴天之仇將永遠留在我們心頭，非至失地完全收復犧牲完全得到代價，是決不能消滅的。

吃中飯的時候，又聽到極響，極嘈雜的飛機聲在上空越過，連

忙放下飯碗，跑到北窗口去張望。先是一隻敵機高速度的，極低的，向北滑翔下去，看它機首向上高飛的時候，掉下兩顆炸彈，接着便是震天的巨響。第二架敵機又接踵而至，也是以極高的速度，飛得極低。不過到中途時忽作奇響，機尾冒着黑煙，機身停止前進了，黑煙籠罩全機了，飛機在黑煙中下墜了。黑煙一大圈而一直線的隨着飛機像瀑布一樣直瀉下來，接着機身起了熊熊的火，血紅的一團加速度的掉下來，接着又是震天的一響，大概機身和機師都粉碎了。可惜被前面的房屋遮斷視線，看不清它掉在那裏，推測起來約在閘北靠麥根路的一帶，我眞是欣喜若狂，能夠目睹一架敵機自焚墜地，內心的感覺眞非筆墨所能形容。我相信大家都有「同仇敵愾」的心理；我相信凡是中華民族子孫看見了這一幕活劇，都會萬分高興。這並非是幸災樂禍呀！

午後寫信給南京，蕪湖、常州，宜興的幾個同學，把這件事告訴他們，也好讓他們快活快活。

傍晚開了無線電收音機，想聽取一些前線消息和內地情形，誰想竟收着了不少日本人設立的電台的播音。他們利用暗設的電台來散佈謠言，說日軍怎樣的勝利，希圖擾亂人心，這是他們慣用的技倆，卑鄙的手段。可惜，現在的中國人不易如此受欺了，他們祇不過是「心勞日拙，枉費心機」而已。

晚上，槍聲砲聲仍連珠似的不絕於耳，不過聽慣了，毫無恐懼，反而感到熱烈和緊張。

復興民族的全面抗戰已開始了，只要我們能鬥爭到底，勝利總屬於我們的。

我相信：今晚我能在槍砲聲中睡着的。（220）

我興奮極了（廿六・九・十八・）

金家銓（廿・商）

在那十餘層大廈的最高一個房間裏，我睡在一張鐵牀上，從那掛着竹簾的窗子裏，吹進一陣陣涼風來，四週十分靜寂！

是晚上十時左右，蓬！一種巨大的響聲，把整座房子震動着，房間裏睡着的人都驚醒了。接着是霹霹拍拍的高射機關槍聲，嘭嘭的高射炮聲，打成一片。我從床上跳下來，穿上拖鞋，走向靠北的窗口。一枝枝的火箭，從下向上直穿雲霄，幾乎要射進我們這間塔一般的房間裏來。電燈也不敢開，似乎飛機就在屋頂的上空。子彈像是在對準着這間屋子的上空打着。挑起東邊窗子的竹簾，向外一望，但見黑暗的黃浦江上停舶着的日艦，放出一道道強烈的探海燈光來，對準着我們這邊。機關槍，高射炮，拼命的放射着火箭般的子彈，滿空亂飛。哈！停在黃浦江中的一艘日艦着火了，怕就是剛才一聲巨響的效果吧？

接着又是一顆火球，在虹口附近落下，即刻着火，軋軋的飛機

墜在空中麼着，我心裏倒吃了一驚，怕飛機已中了彈吧？一只黑色的鐵鳥在黃浦江低空飛行着，很快的穿過了黃浦向浦東飛去。機聲漸漸的輕微了，我心中像落下一塊石頭，祝福我機安返目的地。那時兵艦上的探海燈光，已移向浦東一方面了，連續不斷的火箭，也移動了方向。忽明忽暗的燈光，像十餘條銀蛇般集中在浦東的天空上，把黑夜照得像白晝一般，想到日艦受了我機的夜襲，我眞興奮極了。

風迎面吹來，不覺有些涼意。上床睡在被窩裏，耳朵邊還隱隱有軋軋的飛機聲，淸晰而輕微的響着，像在屋頂上空飛舞。(564)

我爲他們虔誠地祈禱(廿六・五・十) 益　君(十八・商)

十一月五日的晚上，誰都知道是日軍圍攻四行倉庫的一天。我獨自一人坐在椅上，翻看着書報，這是我的日常工課。今天手裏雖然拿着晚報，心中却在掛念着那死守四行倉庫的八百位忠勇將士。他們的强烈的愛國心，可以永垂不朽的精神，使我起了莫大的敬仰。

夜漸漸深了，室內外都像死一樣毫無聲息。時鐘鐺鐺地敲了十一下，我抬頭看看睡在牀上的老年人，與四週的一切，他們都靜靜地睡着，連動也不動一下。我自已也不知道是怎樣了，竟不肯睡。與其躺在床上淸醒白醒的張着眼，還不如坐在案旁，多看些書。猛然「轟」的一聲，把我嚇得心頭亂跳。於是我記起今晚日軍開始圍攻那座寶貴的四行倉庫，——存留着八百位忠勇將士的四行倉庫！我開始担憂。

「轟！轟！」接連地又是幾砲。房屋被震動了，一切都被震動了！「塔塔塔塔」底拖鞋聲，在樓梯上響着，經過我門口，一直向下跑。這是四層樓上的西洋人和他的夫人及小孩子。他們恐怕那無情的砲火，會把他們底屋頂轟毀。孩子是嚇得在哇哇地哭着，大概是剛從夢中驚醒吧？空氣突然緊張，令人窒息得不敢透氣。我那位睡在牀上底老祖母也驚醒了。她抖抖擻擻地爬起來，與我一同觀看。砲火從東而西地在窗前經過，耳中只能聽到轟轟的炮聲，與嗶啦啦的子彈聲，以及一切疏密不同的機槍步槍聲。飛機也在屋面上不停地飛着，我們立刻把燈熄了。在黑暗中，我們心中的確有些害怕；因爲炮火與子彈，是無情的。但是我們並不逃避，因爲我正在祈禱着，爲那些可欽可佩的忠勇將士們虔誠地祈禱。

漸漸地炮火停止了，一切都慢慢地安靜下來。逃在樓下的西洋人，也在上樓了。小孩子大概已經哭倦，或者已經睡着，所以沒有聲息。「好了！時候不早了！危險的事也過去了。睡吧！明天再聽好消息。」年老的祖母這樣說着，她就睡了。我看看四週，又都回復了從前的狀態，時鐘敲了一下；這是十二點半了，但是我還不能入睡。我

的精神更興奮了！於是我就動筆作日記，把剛才的事情記了下來。後來我不知是在什麼時候入睡的，因為當我醒來時候，我仍舊坐在椅子上。(564)

雨天的一日（廿六・十一・十二）

蘇漢雲

早上，從家裏出來，經過法大馬路的時候，祇見扶老攜幼的，挑担提籃的，比肩接踵，在濛濛的細雨下，向西而來。自外灘起至八仙橋止，將一條法大馬路，塞得水洩不通。

在東新橋的東面，圍着一堆人。我走過去一看，原來有男女老幼四人，坐在空關起的店門前啜泣。探問之下，知道他們是一家人，才從浦東逃出來的。那老婆婆是那病男子的母親，那中年女子是他的妻子，還有那一個三四歲的孩子，是他女兒。他病着的母親年紀大了，孩子太小，都走不動，更加今後的生活無着，所以便悼然無計，不免悲傷起來。我看了這種悽慘的情形，起了一種不可抑制的同情心，把僅存的一元幾毛錢，都給了他。當他接錢的時候，他那滿帶病容的臉上，顯出一種羞澀的感謝意，喉間亦吐出了一聲感激的呻吟。我的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天氣也彷彿被他們感動而更顯得陰沈了。

我費了半個多鐘頭，才低着頭踱到辦公處。

閘北的八百孤軍，為了租界當局各國駐軍司令的要求，已經撤退了十多天了，可是，總不會被熱血的同胞忘懷的。雖然在辦公時間不能夠高談闊論，然而在空暇時還是刺刺不休的說着他們的光榮的奮鬥，神聖的偉績，吐出心中的贊嘆和欽佩。

「閘北的孤軍是多麼的英勇啊！雖然祇有一個四行倉庫的地方，但是我們的八百壯士仍舊還要拚着流最後的一滴血來保衛自己的國土。全世界人士都欽佩我們這八百位忠勇的壯士啊！」同事胡君興高采烈的說。

「的確，閘北的孤軍，是我們的榜樣，我們應該學他們誓死不屈的精神。我們不上前線，但至少也得保持自己的靈魂——不做漢奸！」同事方君慷慨激昂的這樣說着。大家都贊同他的話，於是無形地宣起誓來，「誓死不做漢奸！」

下午雨愈下愈大了。想到自己很安適地坐在辦公室裏，不知剛才那一家四口，現在怎麼樣了？不知道有多少從南市及浦東逃到租界上來的人，都怎麼樣了？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夠再看見這些人帶着笑回到自己的老家去？

晚上，我照例的到辣斐德路附設在比德小學的某義務夜校去讀書。雖然下着很大的雨，然而我們並不因雨而輟學。「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何況又是一所可遇而不可求的義務夜校呢？

當我將要走到校門口的時候，我吃了一驚。平日黑沉沉的一

個校門口，今天特別的亮，大門是開着，除了門外幾個站崗的安南兵以外，門內還有許多安南兵在忙亂着。

校門對面，可以避雨的屋簷下，看熱鬧的閒雜人有幾十個。我曉得上課是沒有希望的了，一面將書籍寄放在霞飛路一個同學的家裏，一面竭力通知住在學校附近的同學們今天暫時停課，因爲這是我做級長的應有的責任。然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第一分校在前天已受到工部局的檢查，那是因爲在公共租界的關係，難道說法租界也是這樣嗎？想到教育界的將受摧殘，不免嗒然若喪了。(1401)

五個朋友(廿六·八·廿一)

張起

八月二十一日，離開八一三僅是八天，我接到我的朋友中心君給我的一封短函，他叫我明天晚上到他家裏去，他有些事要徵求我的意見。什麼事呢？信中沒有說起。我只知道除我之外，他還約了樂群、振飛、義生三君。

樂群、振飛、義生三君我都認識。我記得義生是個愛吃、愛穿、愛跳舞又雀將的人，樂群、振飛是很愛看小說和加入集會的人。我們曾經一同組織過一個團體，後來爲了經濟缺乏，社內意見分裂的緣故，很可惜的散掉了。至今，我難得同他們見面，但他們和中心君很接近。

第二天，我如約到中心君家裏，沒久，他們都來了。

我們是五個朋友，但生活環境却並不相同。我是個窮光蛋。中心君家境普通，是個不用担憂飯食，也不能太浪費的人家。樂群的父親是個大商人。義生是銀行總經理的兒子。振飛幼年就失去父母，他的姑父很富有，像兒子一樣的愛惜他，所以他的生活也舒適。

我們互相閒談了一些別後的情形之後，中心君提出他所要向我們徵求意見的事。

他開始像演說一樣地講着，他的話是那樣露着鋒芒，表現着年青人的力。

他談起了在戰爭中戰地的情形，他到過前線一次，戰士是那樣勇敢和忠心，更談起了青年人應該怎樣替國家盡力。最後，他突然向我們說，他希望我們同他取同一行動。

他問我們青年們在這時候應不應該上前線去作戰？更問我們能不能够同他一同上前線去加入作戰？

出乎我的意外，那位大商人的兒子第一個毫無猶豫的立起來答應。他鄭重地說，他在過去便是一個清醒的青年，但爲了是有產階級中的人物，即使他那樣眞誠地談到犧牲的話，絕少有人相信他，瞭解他的一片熱忱。所以，現在他願不顧一切地跟着上前線去，以最現實的行動去證實他所說過的話，並非是空洞的議論。

第二個立起來答應的是振飛君。也許因爲早年沒了父母，他常是憂鬱而沉默然而却十分堅決的。他不多說話却說得那麼乾脆、簡潔。他說他不願做亡國奴，他應該盡他的責任。

現在該輪到我了。我愛國，我熱忱，我也不怕死，我敢這樣說。但是慚愧，當我頗想慨然應承的時候，我忽然不能壓服一種可恥的動搖。我好像看見母親在對我哭，我好像看見妻子多病的瘦臉以及孩子在捧着肚子叫餓。我開始想到我的家是那樣的貧窮，母親、妻子、孩子靠我一個人過活。如其我離開了他們，將會弄成怎樣可憐的結局？我不敢想了，我覺得我的心在抖。

我是顯得那樣侷促，但在忠實的朋友面前，我不敢說謊。我立刻很眞摯地說出了我的苦痛。朋友們原諒我了，當我幾乎挖出心來向他們說了下面的幾句話之後。

「親愛的朋友！我應該在你們面前斥罵我自己的懦弱，我願意受你們的輕視和笑罵！爲了國家，理該犧牲一切。但我是這樣的可恥，我竟不能抛下我的家！不過，我敢說，我永遠不會叫我自己忘記了國家，忘記了抗戰。請你們相信我，我一定要在我的職務上、本位上努力。你們不會說我是推却吧！」我說完話，便靜靜地退坐在一角。我的頭腦很混亂，幾乎要哭出來。直到得了他們的原諒，才慢慢地恢復了原來的平穩。

最後，該是義生君表示他的意見了。他似乎很懊惱，露出了怪自己不該來的意思。他說話之前先摸了摸腦袋，「唔！我的父親、母親不會答應。況且，我們是讀書的人，有甚麼用？我以爲國家養兵，用在一朝，我們沒有戰事經驗的人，還是不要去的好。」他把眼睛瞟瞟大家，意思是這樣子很體面，很堂皇，不像我那樣酸溜溜、苦腔調。

「這倒不好這樣說，義生兄！」樂萃君把坐着的椅子略微移前了一些，「如其都像你這樣說，便沒有投筆從戎這回事了。至於父母不答應，這是大事呀，不好過份給父母作主的。」

義生好像討厭樂萃的辯解似的，他歪了半個腦袋，縐縐眉說，「好！你要去，你就去。東飛伯勞西飛燕，人各有志，反正我不高興去。」

我聽得十分不服，但我也是個不能够去的人，不好說話。

「那麼，你是不是中國人？國家危險了，可以不管？」振飛和我同感，他駁着義生。我憂慮着他們會發生了爭吵，因爲義生愛發大爺脾氣的。

果然，義生的眼睛瞪得那麼圓，「咦！是中國人怎樣？不是中國人又怎樣？又不是我把國家弄得危險的，笑話，你們算是愛國。嘿！愛國……」

「說得好！」於是振飛慘慘地向他點點頭，「你本來是不必愛國的，你幸運。有做總經理的老子，更有洋房在租界裏，炸彈不會炸到你們的頭上。但願你永遠幸福！」

義生肚裏似乎有許多理由，但一說出來便連他自己也會覺得沒有意思。他索性漲紅了臉罵人，「哼！炸不着便怎樣？有羼氣呀！笑話，你連自己都不顧了，祇好靠你的姑父，還要顧國家？嗜！」

「放屁！」樂羣氣得跳了起來，「你這冷血的動物！本來，像你們這樣祇曉得跳舞；玩女人的傢伙，那裏還想到國家！」

義生的臉越發紅了，紅得像隻猢猻屁股。他想把一股下不了台的火氣發洩到拳頭上去，衝到樂羣面前要動武。

「算甚麼！算甚麼！」主人中心君和我連忙起來勸阻，我們搶在中間，一面攔住了一個。

中心君和氣地拍拍義生的背，「何苦呢，大家是朋友，你不去就不去，何苦要打人。」

「他罵我，他罵我冷血動物！」義生把捋起來的西裝袖子恨恨地拖了下去，他的頭狠命的低着。

「好了，好了，你不做冷血動物就成。我們也不是硬要你去，請便吧！朋友，算了！」振飛在一旁冷沉沉地說。

後來義生像英雄一樣挺着胸睜着眼昂然地走了。我也向他們告辭，因為時候已經不早了。我祝他們得到勝利，並再三向他們道我的歉意。（607）

也就是母親的光榮（廿六・八・十九・）陸一鵬

媽！我最親愛的媽！今天早晨，我知道你老人家，一睜開了眼睛，不見了你最憐愛的孩子，一定是在不住的流淚了。媽！這真是孩兒的罪過。但是為了國家目前的危機，我們做國民的不盡一點國民的責任，去效忠國家，也就枉為男兒身了。本來忠孝是很難兩全的。孩兒一時的離別，不能承歡膝下，是暫時的，非永久的。但一個國家遭受敵國的侵凌，若不予以抵抗，那痛苦是久遠的，是殘酷的，甚至是無法挽回的！

滬戰迄今已是一週，而可憐的我，方踏進了征程，離別了牢籠式的家庭，展開了我光榮的一頁。說也慚愧，今天才是破題兒第一遭。媽！請你不要再飲泣吧！你老人家應當為孩兒慶幸，為孩兒預祝，要知道孩兒早就許身於國了。在去歲嚴寒的冬天，兒已受過嚴格的訓練，雖然不敢說已學有充分的學識，但對於軍事防毒救護等等的常識，都已有了充分的準備。媽！你太愛我了，也太自私了，你以為書宦子弟是上不得戰場嗎？但我有強健的體魄，能吃苦，能耐勞，能為國家犧牲一切！

八一三的炮聲槍聲，震動了我的耳膜，我被你們監視得好似一個囚犯。啊！我多麼不能忍受啊！但我並不對家庭有何怨恨，我祇怨恨暴日的無情！我雖在你老人家及姊弟的監視下，絲毫不敢有一點違忤的舉動，卻不知我已在運用我偵察的技能，而終於被我偵知制服及一切證章等的所在了。媽！那時你知道我是多麼愉快！

還眞是我的寶藏，我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要愉快！還是我的第二生命，這是我入伍的第一要件。

我在今天朦朧的清晨作了一次非正式的竊盜行爲，偷偷地把衣櫥開啟，但內心已是在跳躍不定。我怕！並不是眞像竊盜般的，怕捕送警局，我却怕的是被你們覺察。媽！你可知道我事先已有了準備？還小小的包裹裏我又置了些日常的用品，以免臨時張羅不及。所以我一開櫥門，便挾了這包輕輕地舉起我穩健的脚步，慢慢的走下樓去。啊！我內心是多麼依戀，眼看着你們都在呼呼地入夢，我竟不敢對你老人家有所安慰，不敢和姊弟們告別，祇有那兩行熱淚，來替代我的一切。媽！請你原諒我的苦衷，我的罪過，待我他日歸來領罪受責吧！

我們的團部，已由大吉路遷到大統路，進出的都是一班熱血的男兒，愛國的青年。媽！請你不必擔憂吧！你看他們也一個個都是年青的孩子，都有美滿的家庭。他們父母非但並不阻礙他們的工作，而且獎勵他們勇敢的精神。團長奉了軍部的命令，命我們一隊整裝待發了。我現在是多麼的興奮；經過團長照例的一番訓話後，我們登車出發了。一出租界，情形就變成悽慘，從鄉民慌張的神氣，可以想像到一二八時敵軍的殘酷。敵機好像故意和我們開玩笑，二架三架的時向我們追逐，幸而我們的車身掩蔽得法，使敵機捉摸不定，渡過了這重難關。

車行駛得漸漸地緩慢而停止了，我們知道目的地瀏河，已經到達。遂一一下車，選擇地勢，紮起了營帳。並由隊長領導着，到防軍司令羅卓英將軍那裏去進謁受訓。承羅將軍的殷勤招待，我們非常的感到快慰。他眞是一個模範的軍人，那種和藹可親的精神，英偉的體格，處處呈現出中國軍人的偉大。承他指示了我們工作的要點，我們便整隊告辭，返營就午餐了。據鄉民的訴說，近日日軍白晝不甚攻擊，惟日機時臨肆虐，晚間則攻擊殊爲猛烈。我們就餐後，就開始把難胞一批批的送進了租界。

嫵媚的月兒，已慈祥地高掛在天空。但和平之神，仍遏不住日寇的狰獰的面目；敵艦的機槍和炮聲，已在開始怒吼了。我們因還沒接到救護的命令，爲好奇心的驅使，遂和幾個同志，搭起了瞭望台，登台觀戰。日軍藉軍艦和飛機的掩護，時圖登陸，但終被我們的英勇戰士所擊退。一位同志說，敵艦着火了，果然一隻敵艦冒起濃煙，火光燭天地下沉了。我們因過分的興奮，忘却了在台上是不能集中一隅的，致使台脚支持不住，失去了重心，大有傾倒之勢，遂不得不下台整理。本擬整理後再行登台觀戰，但經過一位同志的勸告，我們不再觀戰了。因流彈時向我們飛越，避免無謂的犧牲，不得不遵從勸告而中止。

疲乏的我，已有了些睡意，也許是今天起得太早的緣故。但救護的警鈴聲，却振起了我的精神。我們都預備了救護用具，向目的

地進發。這一仗，我們的戰士傷亡了一排左右，而敵軍傷亡及淹死的却數倍於吾。我開始找尋我的對象——受傷者。啊！在這淤泥的土溝裏，彼我發現了一位英勇受傷的戰士媽！這次是我初次運用我的救護技能，我先行把他抱起，再行察看傷勢。他是小腿受着槍傷，腿骨未損，所以包紮後，施以人工呼吸，精神也就復原了。他開口就喚着我的名字，眞使我驚奇不止！媽！原來他就是我們在濟南鄰居王家伯伯的兒子。你不是說他是一個頑皮的孩子？不料這頑皮的孩子，倒是一個愛國的壯士。他鄉遇故知，已是足够快慰的了。而我們是在戰場上相逢，並且是同爲着國家的前途而奮鬥！所以我們的內心的快樂，竟忘掉了自身尙是在戰場上，而敵人相近咫尺也忘掉了危險了。我慢慢地將他扶上了救護車，並祝他早復健康，爲國珍重而別。我們完畢了任務後，遂歸隊休息。

經過了這一場的惡戰，敵人雖然敗退，但仍舊不肯示弱，故形勢更形緊張。他們艦上的探海燈，像雲龍飛舞似的，不斷地向着我們的所在照射，使人眼花繚亂，所以我寫給你老人家的信，也祇好時斷時續。受瞌睡的我，似乎在朦朧中迷糊地踏進了睡鄉。但連續的敵炮，猛烈地轟擊得我渾身有些震動，而感覺到麻木。我並不因此恐慌，我仍然是鎭定地躺着，若無其事。但是睜眼一看，時針已將到二時了。而我給你老人家的信，還沒有完畢，因此我再擧筆寫下。媽！你知道嗎？我們營旁被敵炮連轟五次，而我們絲毫沒有受損，也並不因此而稍移我們的營地。

今夜敵機舉行夜襲，適與我們英勇的空軍相値，而酣鬥不休。此時正是孩兒將値夜之際，眼見鐵鳥角逐，敵機狼狽敗退的形狀，使我不禁拍掌大笑。媽！我猜想姊弟們誦至此，也一定要歡舞欣幸的；而你老人家聽了，也許會破口而笑。値夜時已屆，恕我不再多述了。媽！我明知你今天爲了我，整天已流了不少的淚。啊！我是多麼的不安。請你等着吧！你那不孝的孩子，你最憐愛的孩子，會拿了國家光榮勝利的禮物而歸的。這短短的數頁，是我今天一天的經歷和過程。我認爲是孩兒無上的光榮，這也就是母親的光榮！最後祝你永遠愉快！

你最憐愛的孩子鵬上。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深夜二時，寫於中國童子軍戰時服務第一團第九隊。(134)

工作是最快樂的（廿六・六・十五・）

陳 瑚

夏天晚上的風，把白日的悶熱吹跑了。

紅的，綠的花燈，從不很深黑的樹蔭裏，交互放出光來，路燈又放出更大的黃色的光，把馬路兩旁樹木的影子，撒在地上。

我和瑛，邊談邊走着，大家臉上都露出微笑，也許還含着詩意呢。我不時要停下來慢慢的咳嗽幾聲，因爲剛才說話太多，又引起

肺部的疼痛，可是心裏仍舊是高興的。

瑛扶着我，還美麗的夜色，引起她的愉快和天眞，話就像數珠子一樣，清脆地激快的落下來。

「夏，開心啊！我眞開心得要死！我們每天忙碌的工作着，很快的進步着，勝利的種子，將從我們的手裏播下去，生長起來，那些汚穢的東西，將漸漸消滅！我眞常常覺得榮幸。我是民族的女戰士啊，不是那批吃飯不做事的小姐！」

她的眼裏表示出坦白，期待，和驕矜，我心裏說不出的感動。

「瑛，是的；你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我也是呢！我們是值得自詡的。爲了民族和國家，我們每天不懈的工作。可是有很多像我們一樣，有着聰明的腦袋，而且在金錢上比我們更能多給國家一點幫助的女人們，她們還正無思無慮的生活着。她們是多麼需要我們去喚醒喲！……」

一輛汽車嗚的從我們身旁飛過，暫時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我倆沉浸在一天工作完畢後的輕鬆的安慰裏。

「夏，你也感覺到工作是快樂的嗎？是有一點快活呢？或是很快活？」瑛又孩子氣似的問了起來。

「你這小孩子！當然囉，再也沒有什麼比工作更能使我興奮和快活的了。自然也有工作得不快活的時候，那就是遇到了好像打不破的困難。但等到困難一被克服，哼，那種滋味眞再好也沒有了！」

「哈！你也是這樣，那對了；怪不得明姐，玉姐她們也這樣說呢！」

紅色的廿二路公共汽車駛了過來，瑛摔開了我的手，「不說了！回家去了，下禮拜一見！」話還沒說完就像猴子一樣，攀着汽車門邊的白銅柱子，一下就昇到裏面去了。

半年前的瑛，還是一個不知事的孩子，現在也是那樣的忠實於工作了，我帶着一顆充實的，熱愛着祖國，熱愛着自己生活的心情回到家裏。(1402)

永遠不會忘記

王敬耀

清晨，我跨着大步向團部走去，半途上，看見許多退却下來的五十七師兵士，三三五五地走着。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黧黑得發光，血絲密佈的眼睛顯得是睡眠不足，身上穿着滿沾泥土的軍服，令人想起英勇的苦戰。一個背着橫皮帶的官長迎面走來，我本能地舉手行了敬禮，他也把手揚一揚，走過去了。

我心裏沉痛地想，看樣子南市難守啦。街道上行人稀少，店鋪也上着排門，靜寂的情形猶如元旦一般。但嚴肅的空氣仍瀰漫着，街頭的沙袋，鐵絲網，使人聞到一種戰爭的氣息。

抵達團部，我走進辦公室。李排長正在埋頭寫字。

「王同志，危險啦！」

李排長意外和氣地說。我點點頭，淒苦地微笑了一下。忽然想起剛才只看見五六個團員在閒談，便問道：

「李同志，團裏同志還有幾個？」

「大約還有一半。」

「那末南市準備守多少時候？」

「哼！那很難說。」

他又開始動筆了，我也就告辭了退出來。瞧一下錶，離我站崗鐘點還早，便沿着製造局路踱去，剛抵斜橋，一眼瞥見老友殷如剛正怱忙地奔來，我連忙招呼他：

「團部去嗎？」

「唔，你呢？」他疑惑地反問。

我把剛才排長所說的話轉述一遍，並且把五十七師兵士退卻的事告訴他。他起初咋了下舌，隨即就苦笑了一下，搖搖頭。

「團部裏反正沒什麼事，我們去蹓躂蹓躂吧。」我提議，他應允了。

兩個人就沿陸家浜路走。沒十多步，碰到一個本團的同志，彼此下意識地敬了禮，站着交談了二三句，又各自走去。

忽然，耳邊傳來一陣似蚊子樣微細的聲音，經驗告訴我們，這是敵機來空襲了。抬頭一瞧，滿天的青雲，淨碧可愛；在浦東那邊天空間，正有四隻黑色的飛機排列着過來，慢吞吞的。殷如剛頓時就忿忿地咒罵起來：

「他媽的，又來轟炸了！」

我沒作聲，站住了細細地向巨大的敵機辨認，漸漸看清楚了，都是意大利製的巨型轟炸機。我說：

「要是有幾尊高射炮，那就好啦！」

正在這時，高射機關槍忽然如聯珠般地響起來，格格格格地，火花在蔚藍的空間飛躍着，燦爛可觀。但敵機依舊紆緩地前進着，祇不過昇高了一點。一會兒，飛過我們頭頂，轉向東南，再折回來，看來也許在找目標，我拖了殷如剛站到街沿上去。

高射機關槍更加猛烈了，緊密的響聲有點駭人。這時，敵機也許慌了吧，猛的就「嗚」一陣怪響直撲下來，接着就「轟」的一響，地上的煙霧衝到半天裏去。

轟炸開始啦！

敵機一隻接一隻地撲下來擲彈，炸彈的爆聲也接二連三地響着，還雜以機關槍，與地面上所發射的高射機關槍聲，合奏成一首驚心動魄悲壯雄偉的詩歌。

這樣陸空戰鬥了好一會，敵機的「禮品」也完了，繞了一個圈子，就避開響着的高射機關槍火線，向原路飛去了。這時，發出巨響的地方開始冒起煙來。我一把拖了殷如剛就朝原路跑，心裏記

掛着，不要是團部遭了殃吧，那煙霧不是在鐵路附近嗎？走過斜橋，堆着的沙袋堡壘口，正有一個警察把槍口描準外面。

循着製造局路走回去，剛至滬閔南柘路，忽然看見一個白髮的老嫗一拐一拐地跑來，大腿上一大堆血跡；後面還有一個青年雙手捧着頭奔跑，頭上是血淋淋的。

「看哪，沈同志怎麼啦？」殷如剛突然叫起來。

我依着殷如剛的手指望去，沈同志正躺在地上。我趕上前去把他拖起來，臉色非常慘白，二腿在猛烈地顫抖。

「怎麼啦，受了傷嗎？」我急促地問。

「沒有。……嚇死人啦，剛才一枚炸彈向我頭上直摜下來，我就倒了下來。」

我們忍不住笑起來，把那根槍朝他肩頭一丟，扶他走向團部去。

轉過街角，老遠就望見團部依舊靜靜地站在那兒，我不禁暗罵自己的神經過敏。

然而南市也許要陷落的，這仇恨，我們永遠不會忘記。(507)

寂寞

施維

昨晚花了兩塊錢的洋車錢，跑到南站又跑回來，沒有走成。護波決定今晨一定走，不能再勸阻了。誰知道租界是否安全的？——前天大世界落下的兩個炸彈炸死炸傷了好幾百人，更炸碎了幾百萬人「租界安全」的迷夢。——現在是應當自己打主意，自己對自己負責任的時候了。

晨五時欠十分，飛機來了。披上睡衣，到三樓露台上看。共六架，分二隊，大概是敵方的高空偵察了一個大圈。

天晴了，朝霞正美，但那又多麼像前天的血喲！

護波走了，再同他拉拉手，再祝他平安。

一個人寂寞。王媽打了水來，不願洗臉。敵機又來了，再去看：一架，兩架，三架。沒有驚奇，沒有恐怖，只在仔細地參照了地圖，觀察着他們飛的方向。

朝霞稍稍幻變着，回頭又是一道虹。但心裏却再也沒有詩意了。

高射炮震得樓窗抖動，心有些悸。這麼近，應該是發自市政府（楓林橋）一帶。隨着敵機，各處有高射砲聲響應，龍華，南市。頓時天空又佈滿了暗雲，霞消失了，虹消失了，太陽也消失了，留下的是陰風慘厲！

爲了職業，也爲了實在悶不住了，決定去公司看看。

沒有電車，沒有汽車，黃包車不敢問價。走吧！反正不過十幾里路。穿過金神父路，辣斐德路口上設了臨時小菜場，老虎灶及大餅

油條店被一羣羣的男女包圍着。霞飛路、那被稱爲神秘之街的，行人道上擠滿了難民。一個生病的老婆婆，在棉被下伸出一隻枯黃的手，無言地向人求乞。一個小孩子光着屁股坐在地下，在吸着愁眉淚眼的母親的已經癟下去的奶子。另外，達觀的一羣，鋪一領蓆睡在簷下，枕着全部家財的一個包袱，還在開心地談笑。

希望公共租界還有九路汽車，穿過貝締鏖路到愛多亞路。汽車沒有，黃浦江上又來了密集的高射砲，一團團黑烟的附近隱現着飛機。有了前天大世界的經驗，人們都奔向馬路兩旁。我當然也隨了人流跑到一座樓下，等砲聲稍稀再走出來，很想不去公司了。要打個電話，借不着；又不願意白跑出來這一趟。沒法，再前去吧！前面就是大世界了。不敢去看遺留着的慘景，繞走着跑馬廳路，四馬路。直等到了江西路，看到公司的大門時，才算鬆了口氣。從七點半鐘走起，上了電梯已是八點半了。

不辦公，經副理先生們一個也沒來。事務處可奉諭出了通告，叫晚七時再來。開玩笑！沒經過大腦的命令！戒嚴如何回去？晚上不更危險？一堆小職員們亂糟糟的討論着。留在公司也無聊，寫下通信處和電話，搭了一個伴走了出來。回到家兩腿有些酸，吃過午飯就睡覺。

醒來想寫點東西，可是飛機大砲吵得心神不定，不能寫。

翻讀着金的舊信。

晚飯前寫了兩封信，一給金，一給母親，通知信寄寓所。飯後洗了個澡。

聽了中央廣播電台的簡明新聞，青島尙未動，心稍安。可是，上海四周，這時候又發出了濃密的砲聲，機關鎗聲，飛機聲和炸彈聲，從閘北，浦東，直到南市。市政府方面的砲火更猛烈得嚇人。

霞波走了，眞寂寞。同李還談不大熱。我想念金。讀到報紙，她一定在担心我了。（594）

當我們螞蟻

何往

每個人都是這樣地膽怯與戰慄。誰的面孔上都表現着大難臨頭似的神色。

在外面，有敵人用來吃人的飛機，有敵人用來撕碎人的炸彈，也有已被炸彈撕碎了的人的鮮紅的血肉！

我抱着病後不久的小弟弟：我緊緊地抱着他，怕炸彈會把他從我的手裏奪了去。

他帶着失了神的眼睛望着我，希望從我這兒能得到些什麼。我知道他底意思，他是要我保護他，因爲我是愛他的。我以爲我緊緊地抱着他，就是我保護他的一個最好的辦法。我自己忘記了我保護不了我自己，我全然沒有想到。

母親很輕聲地唸着阿彌陀佛，希望從佛那裏得到些保障，正像小弟弟希望着我保護他一樣。可是幾天前報紙上報告着一個古廟被炸的消息，她忘記了。

眞的，每個人都在胆怯着，戰慄着。在一個被黑暗占有了的小房間裏，看得出每個人帶着油光的臉的輪廓。

幾個炸彈又從敵人的飛機上被投到我們的國土上來了，立刻又給它們吞食下了許多的建築，撕碎了無數沒有武裝的生命。於是，爆炸聲，慘叫聲，哭聲，瓦礫倒塌聲……攙雜着鮮血和肉漿，跟隨着往上冒着的黑烟散布了開來。

小弟弟慘叫了一聲，然而立刻給我抱緊而將這叫聲悶住了。房屋就要被掀去了似地震動了起來，窗上的玻璃也給震碎了。母親用大聲唸着阿彌陀佛。

大難好像又過去了，然而大家仍然是這樣地胆怯與戰慄。小弟弟尤其顯出格外害怕的樣子來。他急促地呼吸着，顯然他的心是跳動得很厲害了。

事實確乎是這樣，他是最胆小不過的。當一個警報傳來的時候，他是那麼地害怕，那麼地慘叫，像一只被打傷了的狗那麼可憐。於是，又瘋狂地投到我的懷抱裏來了。

如今，敵機好像去遠了，我們才抬起頭來略略地噓了口氣。小弟弟仍然悲慘地望着我，在他眼睛裏，我看出，他的淚水已經變成了熱烈的火花在閃爍。

「哥哥！」小弟弟緊握了我的手，顫抖着：「哥哥！東洋鬼子爲什麼要來投炸彈呀？」

「爲了要叫我們死！」我感動地說。我回答得很響。我本不願意這樣說，但是終於說了。在我的眼睛裏迸出了淚水，淌在小弟弟的臉上，與他的混合了起來。我的心開始碎裂了。

「爲了要我們死？」小弟弟重覆了一句，好像不明白這話的意思。「死？爲什麼？爲什麼要我們死？」

我望着他，我哭了。眞的，爲什麼要我們死？我不明白。

「爲什麼？我們不也是人嗎？爲什麼投下了這麼些炸彈下來叫我們死，像我拿着水去澆螞蟻一樣？」

「……」我仍是回答不出，我呆呆地望着他，我沒有話去安慰他，我狂吻他黝黑的髮。

他推開了我，他向我發怒。他搖撼着我底身子：「爲什麼不回答我呢？難道我們眞就是螞蟻？」

「是的！弟弟！他們當我們是螞蟻！」我的喉嚨啞了。

「那麼，我們就等死嗎？」小弟弟一點也不肯安靜下來，他又問。我已經再也說不出話了。

我底頭倒在他底頸子上，我嗚咽了起來。

小弟弟也哭了，他哭得比我更傷心。

突然間，幾個炸彈又從敵機投到我們的國土上來了。我和弟弟都止住了淚，讓憤怒和報復的火在心裏燃燒。（179）

不要懼怕不要灰心

亦頻

為了生活，不得不按時去上工。

這幾天走在馬路上，隨時有遭到流彈的危險。昨天報上登載着：「一個行人走至小沙渡路，忽中高射砲流彈，頓時血肉四濺，性命無望。」的確，馬路如虎口，避免不了的飛來橫禍，最好少出門為妙。

但是一天不做就一天沒有吃，餓着肚子等在寓所裏行嗎？我每天來去二次在馬路上走，「危險」二字在我心裏深印着。乘電車呢？沒有這些餘錢。還是冒着險走罷。

八點半同連甫、家福二人從愛而近路的寓所裏走出來；他二人同我在一家公司裏做事，祇是部份不同。

八月裏的天氣該可風涼了，但是強烈的陽光依舊灼熱地直射在馬路上，像火燄一般晒到人的身上。

連甫手中揮動着扇子，不時的叫熱。

「你拿着扇子還要說熱，那末坐汽車好了。」家福用話譏刺他。

「我沒有那麼大的福氣，還是你坐汽車。」連甫勝利似的報復他一句。

「好了！不要鬥嘴，當心流彈。我們最好在人行道上走，不要走在馬路當中，比較穩當些。」於是我們默默的向前走着。

南京路比往日格外擁擠。每個人的頭頸伸得長長的向天空望。我照着他們的視綫望去；在我前面的一個高聲喊着：「飛機！飛機！」我卻沒有看見就向他問：「飛機在那裏？」他用手指了指：「那不是我國的飛機嗎？哼！叫東洋人看看顏色，現在是炸東洋兵艦哩。」他很興奮的對我講。我仔細一看，果然天空裏有一架雄鷹似的飛機，迴旋在白雲之中，飛得很高。大約二三分鐘後，那飛機一躍而下，接着，密如聯珠的高射砲聲大作。路上的人頓時秩序紊亂，逃着，奔着；巡捕馬上來維持秩序。

「既然怕流彈何必要看；這些沒知識的東西！」誰說的？我回頭望見站在我後面的一個四十歲光景，穿着一件夏布長衫，實足的布爾喬亞的典型，睥睨地對他的同伴談論。

不錯，沒知識的東西，但是他們有的是沸騰的熱血，堅定的意志，雖然不能拿着槍到前綫去殺幾個敵人，但是在這裏目睹我國的飛機去轟炸敵人的兵艦，藉此可以出一口氣，不像你們只會在旁邊說冷話。

九點鐘到了，又要開工。為什麼等在公司裏偷逸苟安的做着

無關於國家的事情呢！現在不是抗戰嗎？要負起自己的責任！但是有什麼工作給我做呢？報上不是也有時喊着救國無門嗎？不，做生意是從事後方生產，補助國家，這也是救國啊！複雜錯綜的思想盤旋在我的腦海。我內心的苦悶抑壓不住，總有一天會爆發的。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進了公司的門，機械似的工作又開始了。自戰事起後，生意蕭條，因此時常和同事們聚在一起討論這次抗戰。偶而部長到這裏來猙獰着兩眼，好似不容許我們談戰事，像有礙營業似的。於是我們悄悄的分散立在櫃檯邊，心裏是多麼不平。這還不是爲了麵包嗎？我們這班重壓下的可憐蟲！等他走開了，我們依舊擁聚在一處。

「東洋人專門吹牛，要在六小時內佔領上海，他媽的八一三到現在已經十天了，未曾佔得一步。」通君快慰地說。

「昨天不是我軍已衝到了匯山碼頭嗎？」王君加入一句。

我緩緩地說：「我們雖然談着，講着，討論着，這都是所謂紙上談兵，無濟於事。最好做點實際的工作。我們還年青，應該爲國家奮鬥。」

「我們還是到前綫去加入軍隊。」陸君的體格很强健，他衝鋒似的搭起了胸，打斷我的話。

「那麼，你的職業呢？父母呢？」黎君冷冷的說了一句，像當頭澆了一盆冰水。大家都是面面相覷，不發一言。我說：「有一個妥當的辦法，現在公司五點鐘打烊，多餘的時間我們出壁報。這也是救國的工作呀！」通君第一個贊成，大家也都附和着。我又說：「從明天起開始工作。」

釘……鐺……，催食飯鐘響了。按了班吃罷飯之後，詳細討論我剛才提出的工作。

「轟……，」像天崩似的響聲，房子像受了地震般的動搖，人像被推了一下斜側着身子，地上的灰塵向上面飛揚。前面屋子裏的玻璃擊碎聲不斷地傳進我底耳朵裏。通君發狂似的喊着：「炸彈！炸彈！快些把口鼻掩起來，當心毒瓦斯！」大家都伏在地上。外面是一片亂雜的叫聲。後來大家從地上爬起來，每個人的臉像死一樣的灰白。

「炸在什麼地方呢？」

「那裏曉得！」

「是先施公司被炸。」

「那麼我們公司吃着流彈了！」

各人紛說不一，後來大家提議出去看看，我剛走在糖菓部，從前面架床上抬來一個穿着黑色制服的學生，腿上受着流彈，殷紅的鮮血不時從血棉花似的肉裏流出來。我不忍再看，掩着兩眼向前走去。玻璃及貨物碎亂在地上，阻住我的去路，我沒有勇氣再向前走了！

我忽忙忙的找連甫，因為他那邊受流彈最重。「那裏去尋呢？在這時候那裏能再顧得到別人！」我心裏想。他或許受傷了？剛纔那個穿黑制服怕是他吧？呀！我怕極了，我緊閉着兩眼，不願往下想。

「頻！」我像從夢裏驚醒，原來是家驅在叫我。握着他的手我問：「連甫怎麼樣？有沒有受傷？」恰好連甫也來了，各人面上現出恐懼和憤恨的顏色，僥倖的互慶着這次沒有遭難。

「今天先施公司被炸，在南京路上的人，大約死了三四百。我們公司裏遇難者十三人，傷五六十人。但公司方面竟一點沒有表示！」連甫憤憤的說。

「不要懼怕敵人的殘暴，不要為資本家的麻木而灰心！」我對連甫家驅說：「決定明天起努力做我們應做的工作吧。」彼此微笑着，我伸出手，友愛的握了他倆的手。（747）

防毒

芳苓

八月廿一日早晨，大弟挾了一包講義紙，忽忽地進來，一見我們，馬上得意洋洋地談論今天教師所灌輸給他的戰事常識。

「今天我們已結束了毒氣的種類和性質，開始在教授防毒法了。這裏有幾份防毒化學藥品講義。」他一邊說，一邊打開紙包：「這些都是很有效的，歐戰時曾經試用過的。——現在所常見到的各種防毒藥品中，很多是騙人的沒有科學根據的。」

姊姊和我都注目於他所拿出來的防毒藥罩。

「用濕手巾防毒，還不是最妥當的方法，尿泥雖然較好，可惜臭氣難聞。用這種甘油，亞硫酸鈉，炭酸鈉的水溶液，既簡單，又有效。」他稍稍加以說明。

「我想租界裏，敵人未見得會放毒氣吧！」我以為他們太過慮。

「那倒說不定，」大姊抗辯着，「一，這裏和戰區僅隔一河，他們未見得會射得這樣正確；二，他們早已看穿各國不欲多事的態度，他們知道租界裏絕對多數的是華人，不毒殺些無辜，惟恐人家說他們不辣哩！」

「不論他們會不會放毒氣，寧可備而不用，」二姊說。

「我想還是趕快籌備吧，切不可再延宕了！好在這些藥品，我家都有。」大弟一向是很心急的，說着，就從藥櫥裏拿出了許多棉花紗布，我們就把它縫製成口罩。

「但是那些逃難來的親友們及傭人們，怎麼辦呢？」二姊邊做邊說，「一個個都用口罩，又要廿餘只，太麻煩了。」

「而且這種藥品也是很貴的，」大姊插一句。

母親走了進來，我們和她商議。最後決定，傭人們用次一等的藥品，用紗布包尿泥。當即打發車夫阿二去辦了泥土來。

下午弟弟又尋出來一本戰事常識，大家又研究防毒的機構。

因為人數太多，我們不能個別關照他們，於是等父親公事完畢後，召集家內的人，告訴他們防毒應有的常識，還發給他們一方很大的紗布，給他們包裹尿泥的，請他們摺做三層。並指示他們，一聽到我們的警報（敲餅干罐聲）後，立刻帶了紗布到樓上來，因為毒氣是下沉的。

我們自己亦分配工作。大姊敲餅干罐；二姊調藥粉，浸面具；我關窗戶；大弟喊小弟妹，因為他們太小了，好睡，要喊醒他們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這一天像往日一樣，炸彈機關槍的聲音一陣陣從遠方傳來。轟然巨聲屢屢震動屋宇，令人驚恐。往來奔馳的救護車，發出尖銳的聲音，打動每個人的心弦，引起莫名的慘怖。一切都像平常一樣，終於平安地過去了，雖然我家積極的準備防毒，把空氣弄得極端緊張。

夜裏，正當我們酣睡的時候，突然，我們的警報「澎！澎！澎！」刺耳地響了起來。我像失去魂魄一樣，連忙起身，拖了鞋，披上衣服，加速度向母親臥房跑去。迎頭看到父親和二姊站在桌旁慌張地配着藥，母親在叫小弟，大弟在喊小妹，我慌張地走上前去，很快的將窗關起來。

「是誰知道敵人要放毒氣的？」我關好窗後，悄悄地問着父親。

「剛才一位在紅十字會做事的朋友打電話來說，敵人擬於今夜放毒瓦斯，叫我們快些預備。」

「那末全市的警報響過嗎？」我担心地問。

「上海有警報嗎？」二姊在反問我。

真的，在內地一發覺敵機，就鳴起警報來。可是在上海不是每天有敵機，而每天不鳴警報嗎？是否放毒氣，更無從知道了。想到這一層，不覺抖了起來。

大姊拿了餅干罐回到屋裏來，在我家避難的親友也陸續地上樓來了。父親吩咐阿二去把泥土桶拿上樓來，放在房門外。同時，叫小孩子們撒尿上去，奇怪得很，那幾個比較大一些的孩子、反而撒不出尿了！

「紗布可帶來？」父親提醒他們，於是有不少人再下樓去取。

我們三十多人都擠做一團，面色慘白。幾個小孩子也知道形勢緊張，嚇得不敢出聲。

藥品早已調好了，我們的口罩也浸在溶液內了，大家鎮靜地坐着，反沒有剛才那樣緊張興奮了。

父親又到下面去探聽消息，回來時他用手捫住口鼻，衝進房裏來，口內嚷道：「下面臭得很，大概毒氣已發作了！」

我們嚇得像失去知覺一樣，戰戰兢兢地在面盆裏絞乾口罩，

迅速地分給雙親和弟妹們，叫他們戴在自己的嘴上。這時親友及傭人們也紛紛將紗布包了尿泥，覆在嘴鼻上，有的竟慌張地搶了些尿泥向嘴上，鼻上，甚至眼上……亂塗。親友中一位平時最愛淸潔的，這一下也不管骯髒，拚命的亂抓泥塊，做起一個口罩，在嘴鼻處覆着那齷齪的手指，沾汚他那潔白的臉，活像個脫去白粉的泥菩薩。我不禁要笑起來。但是那個口罩立刻使我收斂起笑容，我知道要是我眞笑出來，就會比任何人都先死去的，因爲「笑」是十分需要空氣的呀！

混亂的情形過後，全室又復靜寂起來，我們的嘴像犯了罪似的，蓋上一方白布，不說一句話。我那時覺得有許多話想說，但也只得忍住了。我回頭看那些親友們，他們都拉長了臉，緊鎖着眉頭，表示他們對於那尿臭已不堪再耐了。二個小表弟站在他們的母親旁邊，拚命地用手拉着口罩。做母親的只得用二只手分壓住二兄弟的口罩，弄得他們幾乎哭了。

一秒一秒靜靜地過去了，我感覺到很煩悶。我想我或許已中了窒息性毒氣了。於是我像患了瘧疾似的全身發抖起來，我很不願意這樣死去。我拚命地凝住了氣，不讓毒氣吸入。可是不些，不久以後，我覺得眼睛一花，頭一暈，彷彿我已在另一個世界了。那裏沒有高樓大廈，沒有往來馳騁的車馬，沒有西裝革履的靑年，那裏只是一望無際的原野荒地，那裏的人，有的抓着已經焦爛了的心肺，有的捧着鮮血淋漓的頭顱，有的把腸掛在頸項間，有的……他們哭着，喊着，咆哮着，往來奔走着。我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嚇得像木偶一樣。

「你看見過我的頭嗎？」突然一個無頭的漢子，站在我的面前，他直伸着脖子，用着像哀哭樣的聲調問我。我想逃，可是我的脚像釘在地上一樣。

「嗚……」一輛救護車發出尖銳刺耳的聲音，把我從幻夢中喚醒。我用手摸摸我的嘴，知道並沒有失去口罩。望望週圍的人們，見他們都很好的活着，不覺暗地自喜。想到剛才那輛救護車，說不定在車內已躺了不少中毒的人們，反又難過起來。

一分鐘一分鐘靜靜地過去了，我們虔誠地靜待着毒氣的肅淸。

驀地裏，有口吹漁光曲的聲音和皮鞋脚步聲很淸晰地從街路上傳來。我奇怪了！怎麽在這緊張和危險的空氣裏，會有人在街頭上蹀步和吹嘯？爲了好奇，我們姊妹三人不管父親的阻止，打開窗來探頭張望。一個巡警正在街頭上徘徊着，電燈光照着他那安詳的臉龐；從他那種從容自若的態度看來，一點沒有驚惶的痕迹。

「這是怎麽一回事？」大姊去掉口罩忽忽地說。

「那裏有毒氣！」我也卸去了口罩，「街上像池水一樣安靜，鄰居們都溫馨地酣睡着。」

「我剛才打電話給救火會裏的朋友，他們也說有這種傳說。」父親亦卸去了口罩，「沒有放？那麽剛才下面怎麽有臭氣？」大部分親戚朋友都將口罩去了，過於膽小的却還戴着，等待我們弄清眞相。

「我們到樓下去檢查吧！」大弟說。於是父親，二位姊姊，大弟和我都下樓去了。

「沒有。」我們檢查一番後齊聲地說。

「咦！沒有了。」父親驚奇地說，「然而剛才怎麽有刺鼻的臭氣？」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也許是炭酸氣，」大弟說，「因爲下面睡着還許多人。」

「也許是心理作用，」大姊說，「因爲那個救火會朋友也這樣說，於是以爲一定有毒氣了。再存心嗅一嗅，就以爲眞的有臭氣了。」

「唔！這是怎麽一回事呀！」父親說着，又去打電話了。

我們把眞相宣佈了，大家都笑了起來，連忙把尿臭的口罩丟了。有幾位還喃喃自語着：「戴了這撈什子，這樣齷齪，倒霉的！」最有趣的是我們那位素愛清潔的親戚，他把口罩一丟，連忙去掬了一盆臉水，拿了手巾肥皂，一邊拚命地洗臉，一邊埋怨着：「那個紅十字會的朋友太作弄人了！你們倒還好，我們可倒霉！想不到活了廿餘歲，還要嗅那難聞的尿臭。」

弟弟在地上拾了一只被丟下的尿泥口罩，裝出滑稽的態度道：「尿泥！尿泥！尿泥布！剛才被視爲珍寶，今被棄之如敝屣。嗚呼！你的命運何其變幻莫測耶？」

我們聽了這一套，不覺哄堂大笑起來。（803）

第二輯

血和淚

七十個和一個

嚴秋華

當我們這班年青的低級職員們談起陳志的時候，你千萬莫想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會得中止。

陳志，十八歲算起來是公司裏最年青的一個。但是，談到愛國，在上上下下七十個職員中倒是個頂兒尖兒。八一三砲聲還未響動之前，在有些上級同事的眼光裏，他是一個危險份子，曾經幾次三番的吃着警告。砲聲一響以後，公司裏就整天找不着他的影子了。間或也發現有一個小兵模樣的被包圍在許多同事的中間，發出比過去更激烈更興奮的聲調，談着軍隊裏的生活，談着後方警戒的情形，但不一會又不見了。自從砲聲從上海消逝以後，這個年青的人也隨着砲聲遠去了。

陳志當然也有一個家庭，而且是完全倚靠陳志的一點微小的薪金來維持生活的。從此，公司裏面當然再也看不見陳志的影子，但是，櫃台的外面却不時發現陳志的母親的足跡了。這一個老年的婦人，起初是帶着希望和戰慄的心，從鄉間一道兩道的鐵絲網旁邊穿過，走到上海，再東詢西問地摸索着公司的地址，滿想可以打聽着兒子的真實的消息，或是能從公司裏領得一點勉強應付全家大小過活的生活費用。但是，不僅消息杳然，就是我們年青的職員們認爲公司當局將毫無猶豫地承認下來的撫卹金，始終也沒有一個正式解決的辦法。

因爲經理曾這樣說：「現在正是打仗的時候，公司裏只好處處力求緊縮；而且，陳志是自動離職的，這須照着辭職看待，對於辭職的同事，公司裏向來是沒有撫卹的先例的。」

經理的話，誰敢當面反對呢？但是在這個老年的婦人跟前，又沒有誰忍心地拿着經理的話，給她一個斷然的拒絕。不過，大家的心裏，倒是確確實實明瞭的。說是公司裏現在每月多付出頭二十塊撫卹金會發生什麼困難，這只不過是經理的一種藉口，最重要的還是由於經理先生患着一種先天的恐日病，如果每月撫卹這一個爲國家弄得存亡不明的小職員的家庭，又多少是他嘴裏常說起的一種「可怕的痕跡」呀！

一天，兩天……砲聲愈去愈遠了，這個青年人的消息也愈加渺茫了。一次，兩次……這個老年的婦人在嚴重的生活鞭策之下，

明知道到公司裏苦乞哀求的結果會失望，但是仍得帶着希望的心情，不辭艱險地從佈着一道兩道的鐵絲網的鄉間出來，仍舊公式似的帶着幾句聽慣了的敷衍的語句回去。

不過一個焦急的問號開始在每個年青的同事的心頭浮起了：「難道我們就永遠讓這個年老的婦人失望地出來又失望地回去麽？」

終於在一次長久的談話中，我們得到一個共同的答覆。這是何的提議：「公司裏連茶房信差上上下下將近七十個人。如果平均每人能每月拿出兩角，那末總共也有十四塊錢，送給陳志的家庭，維持鄉間的起碼的生活，大約也可勉强够了。」

在一陣熱烈的掌聲之下，這個提議很快地通過了。

十五日是每個月中一個最快樂的日子，一紮一紮的鈔票從公司的銀箱裏搬出來，再一包一包地塞進每個人的衣袋裏。七月十五日那一天，當大家正要把這一包東西塞進口袋的時候，忽然一張寫得很恭正的紙條在每個人的眼睛裏發現了。

「同事陳志爲國效勞，至今消息杳然。同人等目覩陳君家庭生活痛苦之狀，不忍坐視，爰特發起每月撫卹辦法，希望諸君踴躍認捐是幸。」

同時，還有小張和小李，正跟着這張紙條，從這一隻寫字台又跳到那一隻寫字台，用着他們和平懇切的態度，和慣常動人的語句向每個人詳細地解釋着。

成績竟出乎意外的好：張襄理寫每月二元；陳襄理也跟着寫二元。會計主任一元五角，出納主任不甘示弱，也接着寫一元五角。其餘寫一元的五角的兩角的一角的五分的都有，總共是二十一元六角。

最後，似乎還得特別提起的，是全公司上上下下都寫齊了，只有經理先生一個人除外。但這也是在我們意料之中的。(1404)

何處是家鄉

沙鷗（二十一·教員）

一

天迅速地黑下來。

向晚的風，像鬼樣地嗥號着。

鐵懶懶地從沙發上站起來，步出客廳。

沒有星星也沒有亮月子，夜把宇宙塗抹成一片漆黑。

天上飄着紙灰，火屑，粉蝶樣地翩翩翔舞。

鐵皺皺眉頭，接着來一聲長嘆。

「二哥哥！」清脆得像黃鶯似的鳴聲，剪破了寂寞的氛圍。一張有着秀蘭鄧波兒般小天使的臉在角門口出現了。

「雲妹來了！剛才你那裏去的？唐家表姊今天特地來望你，偏

你不在。後來她等急了，跑了。」

「她找我幹嗎？你不問她？」

「她說你會跳舞明兒要請你表演踢躂舞，再唱一些歌曲給大家聽。還說……」

「誰高興你不給我說我不會跳，不會唱，怎麼就應了她？」

「雲妹，這就不好；一來人家老遠的來請你，二來唐家表姊又最歡喜你；三來聽說是什麼慈善團體舉行遊藝會，把賣得的票價，完全充作救濟難民。唐家表姊就是受了那個團體委託來請你的。你怎麼好推辭不去呢？不然，人家得說你沒有愛國心，那多醜呢！」

「好哥哥！我一定去！現在你先打個電話給她，就說我明天一早就來。」

「好妹妹！這樣我才疼你呢！你看，大哥他上前線呢！我們就不如他嗎？」

「對啦！剛才我在姨父家裏，姨母還叫我托他帶十塊錢橘子去慰勞前方將士呢。他們都讚我大哥，說他年紀青青的，倒很有志氣。真的，說起大哥，怎麼還不回來呢？在日這時早該在家了，今天卻變了？」

「或者他有點兒什麼緊要的事吧。你去叫娘姨停會兒開飯。」

兩條影子消失在昏暗的角門裏。

二

「二少爺，電話！」

「是的，這裏姓王，你們是……什麼……療養院？……不錯，王振文是我的哥哥，他……怎麼？……傷了？……厲害嗎？……神志還清楚？……他……唉！……好，我就來……」

敏掛上了聽筒，憂鬱鎖住了他的眉尖，失了神似的奔到樓上去。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無線電的旋律，從王太太的臥室裏悠揚地傳出來。

扭開了門，敏沮喪地走進去。

「媽媽！剛才來電話，說大哥受傷了，現在在療養院呢。」

王太太喫了一驚，周身打着寒噤，她希望那是謊，她懷疑她的耳朵：「怎麼樣？文傷了？你這消息打那兒來？……」

「療養院的電話！媽媽可別急！大致不妨事，待我去瞧他。」

敏披上了外衣，帽子也沒帶，光了頭匆匆地下樓去了。

「二哥你上那裏去？」雲天真地撲上來。

「去……去瞧一個朋友，他病着呢！」敏含糊地回答。他第一次哄人，但竟欺騙了他的無邪的幼妹。內心的譴責，使他感到侷促不安。

「什麼朋友，這麼要緊？男的？女的？」雲撒嬌地笑了。

「別鬧！媽媽一個兒在樓上怪寂寞的。你去陪陪她呀。」

敏掙脫了鑾的手，一溜煙出了大門。

跳上街車沒講價，也沒說明路名，把手揮了揮，苦力就往前直拉！

三

都市的夜景是夠誘人的，狂熱的。

鮮艷的惑人的霓虹燈，交織成一圖生動的漫畫。五光十色的「大拍賣」「大減價」的旗幟下，穿梭着幾百輛甚至幾千輛的摩托車。京劇院的鑼鼓聲，替代了前線的炮火。每一家電影院都高掛了客滿牌。舞場裏的爵士樂，消沉了青年們的雄心。咖啡館裏肉麻的歌聲，顛倒了不少後生小子。酒樓飯店的酒香肉味，引出了蹓躂在街頭上的流浪者的唾涎。賣淫婦的笑臉，勾去了藍布衫褲兒的靈魂！

都市的夜景，一切是夠人迷惑的，眩神的。

然而例外地，敏一點也看不到這些，他只看到他的哥哥在療養院掙扎呼痛的情景。於是他的心也痛了。

他忘不了他的哥哥，他敬重他的哥哥像老子，愛他的哥哥像情人！

他忘不了「九一八」他爸爸臨終時的吩咐：「孩子，我死了，有你的哥哥。他能領導你們走上自由的大道上去。他，你的哥哥是我唯一的忠實承繼者。你年紀還青，一切都得聽他的指揮。他已代替了我的職務！最後你們得記住，那裏是你們被殺的家？」

現在，唉！一想起悲痛的心弦又拉長了。

街車停在一所冷落的漆黑的大門前，那就是療養院。門上閃爍着一盞慘綠色的燈。

給了車資，敏急急跑進去。由於院役的領導，他跨進了一間充滿了呻吟聲的病室。

走到第四號病床前，他嚇得呆了呆，打了一個寒噤。

文直挺挺的躺在病床上，兩腿給木板夾住了，頭部包了一大塊繃帶。臉色難看得像紙箔灰，兩眼緊緊地閉着，彷彿已死過去了。

敏幾乎哭出聲來，兩行清淚一直從眼角掛下兩腮。他想開口，但給旁邊的看護婦阻止了：

「別驚醒他！剛睡着呢，有話停會兒再講吧。」

「請問他傷的可厲害？」

「很危險吧，熱度很高呢！」

靜默。

敏的心在劇烈地跳動着，悲痛的心弦，快給拉斷了。

突然文呻吟起來：

「啊喲！痛……痛呀……啊，啊！……」

「怎樣？哥哥！痛嗎？」

「啊，痛！……你，你……來了嗎？……家……唉！……她們……

又急了！……敏弟！……」

「別煩悶呀哥哥，家裏人都不知道，你靜靜兒睡吧！」

「我，完了！……一切……都完了！……你是我的弟弟……記住……爸爸……臨死時……的話！……那裏……那裏是……我們……被毀的……家？……唉！我……完了！……」

「哥哥，別傷心！我是你的弟弟，爸爸的話我都記得。你靜一靜吧！」

病人點點頭，呼吸是那樣急促，樣子可眞害怕！

靜默了一會子。

「水，水……渴！」病人又叫了。

看護婦把菓汁傾一些在杯子裏，用溫開水調和了，拿匙餵給病人飲。但是飲了一半，病人又都吐出來，頭頸邊也全濕了。

「唉！我，……完了！」文傷感地說。

「哥哥，又提那話了！靜靜吧！過天就會好的，別難過！」

「好？……那是夢想！……不過……敏弟，……我一點也不悲傷！……我感到平安。……我的責任……已盡了！……敏弟，……你也大了，……一切都明白，……我死後，……你要努力，……你和媽媽……妹妹……將來要……唉唉，……回到……我們被毀的…………老家！……」

「……………」敏哭了。

「癡孩子，……哭什麼呢？……唉！……多羞呢，哭！……我不需要……有這樣的……弟弟！……唉！，敏弟，你……」

「哥哥……我要替你復仇！有一天，我們一定要歸去，到我們被毀的家鄉！」敏伸起右拳，向空中畫了一個半圓。

「敏弟！……你是……我的……弟弟！……我放心了！……祝你……成功！」一個永遠的微笑，浮上了病人的憔悴的面龐。

敏猛的撲上去，緊緊地抱住了病人，瘋狂地大聲哭了！

這時窗外的風更大，而且叫得更悽厲！

不知打那裏吹進了這樣的調子：

「流亡的人兒呀！
何處是你的家？
走吧！沒有留戀，也沒有咀咒，
背起鐵的教訓，
跟弟兄們攜起手來，
踏上你被毀的家吧！」(584)

我失去處女寶（廿六・九・十三・）

朱鴻沂（十九・女）

一看到「十三」兩個字，我立刻會想起我生平最悲痛最難忘的九月十三夜！我要咒牠，我要向牠報復！

深夜，從可怕的惡夢中醒來，沉寂的氛圍引起我慘痛的回憶，而這回憶又逼出我傷感的熱淚！

「八一三」的炮火，造成了我所咀咒着的九月十三夜的慘劇，這慘劇有如鋒利的刀尖在我破碎的心靈上刻上了一條永難醫治的深深的傷痕！

「八一三」的前夜，戰爭的空氣已罩滿了街頭。路上，一羣二羣，無數驚逃亡者的尊老呼小的哭喊聲，象徵戰爭的可怕與殘酷。我呢，也跟着五十多歲的父親和跛了一足的母親，背着破舊的行囊在逃亡者羣中慢慢的走。

很幸運，到租界的第二天，我們就找到了住房，雖不寬大，但容我們三人已有餘了。那天炮聲一直在我們頭上隆隆的響着，我們慶幸自己沒有變成了炮灰。

從戰區裏逃出來的一顆跳躍的心還沒平靜，悲哀之神就接着降臨了。一星期後，爸患上了傷寒。本來，像我們這樣空無積蓄的人家，維持平時的生活已够困難，哪裏有錢去請醫吃藥呢？唉，窮人害病只有等死！

果然過了三天，爸就在涕淚交流中和我倆永別了！在悲痛之餘，我倆賣去了所有值錢的一切，來安排爸的喪事，爸就這樣的拋下了孤苦伶仃的我們！

爲了生活，我們母女倆便靠替鄰家洗衣服過日子，肚子常常挨餓，在人聲悄靜，炮聲隆隆的深夜中，我對着由操作過度而瘦弱得可憐的母親，暗地裏流淚，偷偷地啜泣！

老天總是和我們窮人作對，母親因過分辛勞而病了。像我這樣孤苦伶仃的女孩子，怎能去掙扎一天飯食更多一點的錢呢？自然，媽的病只有聽天由命了！

九月十三夜（還可咀咒的一夜呀！）母親的病狀比前幾天更嚴重了，她咳嗽得特別厲害，在一口口的濃痰中夾雜着殷紅的鮮血。房東已來過兩次了，房金一個月沒付，要是明天再沒有，我母女倆只好睡在馬路旁的行人道上睡覺了。我沒有辦法，我只有流淚！

鄰家的時鐘鐺鐺的打過七下了，我悲哀地倚立在窗口，默默地望着遼闊的天空。大都會中霓虹燈的光芒，映得滿天通紅；在紅色的氛圍裏，我似乎見到富人們飲酒作樂的狂態，無數的鈔票滿天飛舞。一陣微風不知從何處帶來悠揚的音樂，在空氣中波動着，在醉人的樂聲中，我聽到媽的咳嗽是更劇烈了。

「唉」，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大顆的淚珠，不斷地滾下我的臉龐。想不到我的命運竟會這樣的悲慘呀！

媽的沉重的病，明天的房金，死了的父親的形影，……一陣陣思潮，不停地在我腦海裏激盪着。突然覺得臉一陣熱，我緊緊地咬着牙關。……

……………………

夜的南京路上充滿着色情的氣氛，霓虹燈下的人們像糞堆裏的蛆蟲那麼地在攢動；汽車的喇叭聲，好像無數的瘋狗在狂吠，無線電播出了悠揚的音樂。這一切的雜聲，形成了南京路的夜的交響曲。

在日昇樓的一角，躑躅着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女子，眉毛是細細的，臉頰塗得微紅，但這薄薄的脂粉掩蓋不了極度的悲愁。這是誰？這就是在生活的重壓下喘不過氣來的我！爲要使自己解決明天不餓肚，不睡水門汀，我只有，……只有來作這最下賤的勾當了。

人們一個個的從我身邊擦過，我勉強向他們飄送着含情的眼波，然而創痛的心又驅我羞得低頭了。淚珠在來不及揩拭的時候，已點點的下流了！

「噲，上金城去好嗎？」

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在招呼着我，我微微地對他笑了笑。這一笑在我脆弱的心爐上，印上了一個永難洗雪的羞辱的烙痕！

……………………

那天晚上十二時，爲了三張五圓的法幣，我犧牲了純潔的處女的貞操，灑着傷心的血淚。第二天我懷着滿腔的悲憤回到家裏的時候，母親已離別了人世，離別了孤苦的我！房東說她是在昨天晚上十二時死的，臨死她還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親愛的母親呀，你哪裏知道當你聲聲口口喚我名字的時候，正是我爲着十五元鈔票而萬分不願意地出賣我的處女寶的時候？

想着悲慘的過去，淒涼的現在，渺茫的未來，我仍舊沒有辦法，我仍舊只有流淚！

九月十三的夜呀，我永遠咀咒你，我要向你報復！（1405）

我悲哀我憤恨（廿六・九・十八）

王璞瑜（十六・女・學）

天氣只管是這樣陰沉得可怕，萬物都好像死去一般。在這寂靜的空氣裏，恐怖、悲哀、種種雜亂的思潮、都會侵襲到人們的心田裏。特別是這一年來的危險而又不固定的生活，彷彿一幕幕在我眼前閃映，一聲聲在我耳鼓裏徘徊！

唉！這委實是太可怕了！雖然事情的發生是隔得這麼遠，同時孤島上又好像恢復了以前的永慶昇平，然而這終歸是無効的，因爲刺激已經深深地印入了腦海中了。記得是九月十八日那天晚上吧！不錯，這一天是我們的國恥紀念日，並且還是南市打得最厲害的一夜。轟轟的砲聲，不絕於耳，紅紅的烈焰，照徹雲霄，夾着一陣陣的飛機聲和高射砲聲，接着又是那探海燈的光芒照遍了整個天空，驚醒了巢中睡鳥，喚起了隔壁小兒。遠遠地透來了一片鐘聲，恰正是午夜十二點鐘響！我和妹妹還在那張大牀上做着好夢哩！

忽然一陣轟隆大得好像塌了房屋，跟着又是幾聲尖銳的女人的叫喊着，把我從迷夢中驚醒。模糊地看見妹妹爬在我的身上，睜大了兩眼，呆呆地望着我，同時她高高的舉起雙手向空亂抓，嘴裏還連聲怪叫着。臥房是黑沉沉地充滿着鬼氣，只有窗外透來的一絲燈光，越現出慘淡得可怕。我看了這種神情，早已嚇得連氣也不敢呼了。半晌才抖着聲音問道：「妹妹，你……你瘋了嗎？」於是勉強開了燈，回頭一看，滿屋都是石灰，再瞧那張大牀、屋頂和地板上一起穿了一個大洞。接着外面也大叫起來：「啊喲！一隻砲彈！」再看妹妹已經昏絕在牀上，紅紅的鮮血不住地從傷口裏流出。「呀！妹妹！妹妹！……救命啊！傷了人啦……」我不能再喊了。以後連我自已也模糊起來。

最後還有什麼可以說的呢？妹妹是拋下我去了！世上一切的一切都好像充滿了悲哀。只有報上卻熱烈地大書「九一八我國空軍夜襲南市……」等字。啊！我悲哀！我憤恨！永遠忘不了的妹妹，和永遠忘不了的九一八午夜賜與我們那隻高射砲彈的主人！

（834）

一個人的受難

萍絮

蓉確實比前瘦了。她那蘋菓紅的臉，雪藕似的肌膚，輕盈的身段，烏油的秀髮，這一切，現在都已成爲過去的死灰。

在八一三滬戰未曾爆發之前，她是多麼天眞、多麼愉快呵！無情的砲火，毀滅了她的家，同時，又造成了她生命史中最悲哀的一頁——死了她的丈夫飛。

飛眼看着敵機炸毀了他的家，把他倆逼進了收容所，苦痛和憤懣交織着他倆的心靈，她幾乎要瘋狂了，日夜高喊着「打走日本鬼子！」「打走日本帝國主義！」這樣蓉的脆弱的心田，蒙上一重恐怖的濃霧；只好忍着自己的熱淚勉強安慰她的丈夫。

在一個細雨濛濛的長夜裏，飛突然失蹤了。蓉急得日夜啼哭，茶不思飯不想的到處尋找。但在這人地生疎的上海，叫她到那裏去找呢？奔走了幾天，仍似大海撈針，一點也沒有蹤跡。

隨着國軍的勝利，她的丈夫由前線寄來了一封信，信內這樣寫着：

「蓉：

我眞對不起你！爲了國家，爲了要改造我身處的環境，瞞了你出走了。你是個受有中等教育的新女性，我相信你定能體會到我內心的苦痛，同時我信你也會原諒我的。我自那晚走出後，在路上巧遇着我當日同時受訓的同志李君，他已在前線服務了。我向他陳述我的心願，承他的同情，當晚便帶我去見了他們的團長，加入了他們的隊伍。哦，蓉！我現在已是一個殺敵的軍人了！使我眞快樂極了！天天可以殺日本鬼子！蓉，你不

要爲我担心，害怕，在這裏是沒有危險的。

敬祝

快樂！

愚夫飛手上——

淡淡的幾行字，確實地給了蓉一些安慰。可惜老天弄人，不讓她這安慰持久，反之又給予她更强烈的苦痛。在過後的五天，又從前線寄來了封信（這封信不是她的丈夫寄來的，是飛的同志李君寄來的。）報告她的丈夫在廿三日的晚上爲了國家、爲了正義，已完成了他的志願光榮的死了！

突然地遇到這樣一個晴天霹靂，蓉那暫告平穩的心境，重又掀起悲哀的巨浪。終日哭得死去活來，頹廢、消極，想隨她的丈夫去死。

悲哀並不能剝削她求生的意志。現在，她是在開始着反省了。她感覺到這樣頹廢消極，與她沒有補益，於是她鼓起生活的勇氣，去懇求一位醫生（替難民看病的）介紹她到傷兵醫院去服務。

誠懇的請求終於沒使她失望。一個星期後，她已在一個傷兵醫院中服務了。忙碌地替着傷兵裹傷，換藥，寫信，讀報，分發飲食等，使她忘懷了內心的苦痛。

國軍西撤，她所服務的傷兵醫院，宣告結束了。幸喜由於她平日的勤於職務，和她悽慘的身世，得到了院長的同情，介紹了她一個小學教師的職業。每日像狗般的跳，貓樣叫，只換到拾元一月的酬報。她沒法維持生活，就只好在夜間抽空寫些稿子，投寄到各報館去弄點稿費。

舊社會的醜惡，在抗戰中依然未被清除。那個校長見蓉長得好看，像飢貓見了鮮魚一般，向她追求、調笑。但這種鄙卑的行爲，引起她强烈的惡感，但爲保全自已的飯碗，也只得婉言拒絕和著意規避。

暑假到了，飯碗終於沒有保全，蓉又失業了。

生活在自由與安定中的蓉，經過了多番的磨難，增加了不少的勇氣，鍛鍊成了刻苦耐勞的精神。在失業後的一星期，她又找到了一個新的工作——襪廠生活了。但因爲勞工生活的困苦，她的身體是一天天瘦弱下來。

蓉確實比前瘦了。從她的灰色的眼睛中，可以看出像是凝結着一匹筋出力盡的老馬之絕望的馴良的努力。(269)

希望着報仇

鶴舟（十三・學徒）

健兒走到他母親的身傍，抱住母親的頭頸，吻着母親枯黃的手，帶着懇切的口吻向他母親說：「媽！我要去打鬼子！他把我最親愛的「來喜」打死了。——媽啊！爸爸幾時回來啊？」一顆一顆的熱淚，從母親紅暈的眼球奪眶而出，一滴一滴由她枯瘦的臉上流

下來，打濕了健兒的頭。

「健兒，你……你的爸爸，他……他是不會回來了！你要，一定要牢記着替你的爸和媽報仇雪恨！……」

她雖然知道健兒才十三歲，不知世態，但她感到無顏對她的孩子，因爲她想起了一月前的悲劇。

那時，她和健兒的父親一同逃到鄉下。不幸得很，一天健兒的父親從鄉下到城裏去的時候，被鬼子拉了去，從此不回來了。她天天站在田陌中望穿了眼睛地等，但終無影蹤。

一個晴朗的天氣，四月裏的風，吹送到她漸漸消瘦的臉上，望着，等着……忽然從遠遠的麥田中過來一個矮矮的人影，急促地向她奔來。她臉上現出滿心的喜悅：「是健兒的父親回來了吧！」當她懷着滿腹希望向前迎接的時候，她發現了這人嘴上有一叢小鬍鬚。

「唉啊！是鬼子啊！……」當她心裏着慌想跑的時候，她已被鬼子拖住了。接着褲子被褪下了，在麥田中「親善」了！

鬼子帶着猙獰的笑去了，但是她被污辱了。當時她理着她的頭髮的時候，她恨不得向河裏跳。但是她現在不能，她還有一個健兒，還有一線希望——希望着報仇！（862）

沒有眼淚（廿六·八·廿三·）

汪寄蘭（廿二·）

八月廿三日，我剛吃過中飯，樓下藥店裏的胡先生高聲喊着：

「樓上汪先生電話！」

「哦哦！」我一面答應着，一面連忙跑下樓來接住話筒：「喂？」

「喂！你是三郎嗎？」音調有些焦急。

「是的！姑母，什麼事？」我一聽這蒼老的聲音就知道是姑母。

「日昇樓，東洋人投炸彈！你順哥到三友里去買東西還沒有回來……。」

「幾點鐘去的？」我焦急的問。

「十一點鐘，我很不放心，你替我去望望看。」聲音漸漸的哽咽了。

「好！我馬上就去！」平靜的心海立刻湧起了萬丈浪濤。我放下話筒，跑上樓，胡亂的穿了長衫，又跑下樓來。

「汪先生，什麼事？」胡先生問。

我祇說了一句：「南京路炸彈！」

跳上黃包車，揮着手：「南京路。」我忘了是坐人力車，祇知一連串的喊：「快！快！快！」

車到白克路，無法再前進，我祇得付了車錢步行。兩旁擠足了路人，救護車一輛輛的駛過。不知怎樣，我一見救護車，便遍身索索的顫抖。「順哥怎樣了？」我不敢向下再想。

在寧波路口被巡捕阻住不能通過，我又轉到貴州路，但亦是

一樣。

在公用處借打了個電話：「順哥回來嗎？」

「沒有呀！」姑母已嚎啕大哭起來。

我掛了話筒，我瘋狂了，到處奔走着，像一隻熱鍋裏的螞蟻。

四點鐘，我尋到劍青他同着我到寶隆，仁濟，及紅十字會等醫院調查，問訊，但都是失望。

「失望，失望呵！」內心慘痛的狂叫。

一切失望了！我別了劍青，踏着笨重的步子，沮喪的跑到姑母家裏。姑母滿臉淚痕躺在床上，一見了我便顫聲問着：

「怎樣了？」

我不敢掩蔽這一幕慘劇，也無法掩蔽，我含了滿懷悲憤照直的說了。

姑母的臉色由蒼白而晴灰了，終於「呵」的一聲哭了起來：

「兒呀！我的兒呀！」一面哭着，一面跳着小脚。

我呆呆的望着我無法安慰年老的姑母。我也想大哭一場，但沒有眼淚，祇有憤火燃燒着胸膛。我怒吼着：

「報仇！報仇！順哥，你等着吧！總有一天殲滅敵人！替你報仇！替死難的同胞報仇！」

爲了不忍離開年老孤零的姑母，爲了預防意外，這一夜，我被悲慘淒涼的氣氛包圍着。（729）

再會吧（二十九・八・一）

史堅（十五・學）

夜神的兩翼籠罩了整個的宇宙——夜世界又開始展開了。

吃過了晚飯，在家裏悶得慌，便信步走出家門，到了「神祕之街」霞飛路——夜生活的總匯地。車輛行人來往如梭，汽車階級的仕女們，坐着汽車兜風，一輛汽車駛過，接着便傳來一陣笑謔聲。玻璃櫥外站滿了人，在看那新奇的霓紅廣告，高大的水兵攙着鹹水妹猥褻地走進咖啡館去；昔日是王公貴族的白俄，倚在店門口向來往的人們伸出手來。

「老爺！太太！今年發財……」一個乞婆向一對男女求乞，可是還沒說完，便被打斷：

「嘸沒銅錙！」於是那老乞婆便目送他們走進咖啡館。

一個吃得醉醺醺的水兵，走在路上東歪西倒，又是叫又是嚷，後面跟着一大堆人。中國人就是這付脾氣，只要稍微有一點特別的事，其實並不特別，都是司空見慣的——如相罵，打架，巡捕攞照會等等，一會兒就會圍成一大圈或跟着一大堆，層層疊疊的。

走過 Bar 或 night-club 時，就會聽見裏面傳出來的各種刺耳的聲音——德律風聲；叫嚷聲；高歌狂笑聲；還有那猥褻的狎謔聲；……

總之，在這「神秘之街」上有着無所不有的夜生活的形形色色。

忽然聽得一陣怪熟悉的賣報聲——「要看到東洋兵搭紅軍打起來哉大美夜報要哦?」

由於好奇心的驅使，便不由地迎着那聲音走去，同時他也走來向我兜生意：

「先生，大美夜報要哦!只有格一份來!」

矮矮的身材，熟悉的聲音，更使我不由地向他臉上仔細一看，「啊!」我不禁驚叫起來，「你不是舒承照嗎?」他起先被我呆住了，到後來也知道我是誰了。

他——我以前的同學，胖胖的，常愛穿着袍子馬褂，很有幾分傻氣，因此我們管他叫傻胖子。他家住在浦東，我同他的友誼始終是很好的。自從八一三抗戰發生以後，就不知道他的訊息了。不料在今天會遇見他，並且出意外的他竟會貧窮到在街頭上賣報。他見了我，覺得很難爲情，我便竭力地安慰他，並邀他到我家。他無論如何不肯，於是便同至僻靜處，他就告訴我一切經過：

「自從去年國軍西撤後，日軍便進佔了浦東。那時我家尙未逃出，因我母親有孕，不便逃。當日軍來到我家的時候，我和爸躲在後園的糞窖邊。那裏奇臭不堪，但是爲了保全性命，也無法可想。那時我母親剛生小弟弟四天，但也得抱了孩子躲在廚房間的灶後。不料……」他眼淚流下來了。但是在他那黝黑的臉上現出堅毅的光亮。

「不料因小弟弟的哭而給搜着了。於是殘酷的敵人，（不，他不是人，他是畜生都不如!）舉起了刺刀望弟弟的肚子一扎，可憐，死得連哭聲都沒有。可是牠呢?牠舉起了孩子，哈哈大笑。母親那時瘋狂了，抱住了牠的槍柄不放，於是畜生用腿使勁地往母親肚子上踢，然後揚長而去。那時我同父親在園裏看得很清楚，我幾次三番要出來，都被父親拉住了。父親說：「白犧牲何必呢?還不如留着性命將來報仇。」等畜生走後，我便走到母親旁邊。母親因產後虛衰，支持不住而死去。臨死時對我說：「孩子，記牢你母親同弟弟是怎麼死的!」上月初我同父親帶了錢逃出浦東，來到上海。可是錢全被畜生搜了去，到了上海無以爲生，於是父親拉人力車，我賣報，以所得餬口。我至死也不會忘記我母親我弟弟死時的慘象。我要報仇!好，再會吧!等到我報了仇再見吧!」說完了，頭也不回地一逕去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發呆的想着。啊，他變了!他瘦了!他不再是那樣地傻了!他受了敵人的賜予，養成了一種堅毅的精神。而我呢?我不覺起了內心的慚愧!

「再會吧!等到我報了仇再見吧!」一個矮矮的身材，黝黑的臉孔，堅決的口氣，深刻在我的腦海。夜生活還在活動着。(540)

忍受着這痛苦吧（二十七·八·七·）

鳳之

爸爸：

你一定覺得很奇怪吧，爲什麼你幾次三番地來信我沒有寫回信給你？

事情是這樣的，你問我的那件事情，我不知道怎樣告訴你好。爸爸，你不要以爲我對於我們的店屋一點也不關心——當然，不會像你那樣地關心，連睡夢裏也在想着牠！在我接到你回到鄉下之後的第一封信的時候，我就到處去想法子打聽我們的店屋到底有沒有給東洋人燒掉。後來我知道可以寫信到工部局去問的辦法，我就照樣做了。在那封裏我順便探聽一下我住的地方。我曾經默默地祝禱過：如果要燒掉的話，但願燒掉我的住處，留下我爸爸的店屋！我寧可毀掉我積聚了十來年的心愛的書籍，不願毀掉我爸爸的二三十年手創的基業。

過了一個禮拜，回信來了，結果是——

爸爸，我怎忍心把這個痛心的消息告訴你呢？但是我又不願意把假話來哄騙你，這就是我一直沒有答復你的苦衷。我惟一的希望就是：「爸爸，你不要再問我了吧！」

可是你，爸爸還是不斷地來問，而且愈問愈緊了，說什麼：「告訴我吧，兒呀！不要怕我傷心，不要怕我難過，如果眞的燒掉了，也告訴我，好讓我的心死掉！」看你的口氣，彷彿已經有人把這個消息傳給你了，你祇想在我這裏得到一個證實罷了。

爸，叫我怎樣再瞞下去呢？

爸，我知道你讀了這封信之後一定要傷心的，一定要捧着飯碗呆視着一滴一滴的眼淚滴進飯粒裏去，甚至於你的老毛病又會發作——手脚又會麻木的。爸爸！這樣一想，叫我怎能把這消息告訴你？但是又有什麼法子呢？

實在也難怪爸爸要這樣難過。想爸爸開店以來的三十年中間，沒有一天不是起早落夜熬吃省用地把這爿店撑起來。把我們這一羣孩子養大的，是這爿店裏賺出來的錢；給我們成家立業的，是這爿店裏賺出來的錢；在鄉下買田置地的，也是這爿店裏賺出來的錢。而這些錢又那一個不是爸爸的汗血所凝成的？所以，店，簡直就是爸爸的生命！這生命一旦給我們的敵人結果了，怎能叫你不心痛，不難過呢？

可是，爸爸，我請求你不要傷心了吧！不要難過了吧！看我們全中國人的面上，咬緊牙關，忍受着這苦頭吧！只要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中國，全國同胞能挺着脊背做個人，你的子子孫孫有太平米飯吃就好了。

爸爸，你不是常常這樣對我們說的嗎？「我辛辛苦苦賺了錢

是爲了誰？我自己又不帶到棺材裏去。都爲了你們這些孩子！現在你的兒子們將要有安穩的日子過，而且這個日子快要來到了，你一定會很歡喜吧！你一定會忘記你身受的苦痛吧！

爸爸，你是一向相信我的話的，所以我上面的話你一定也相信的。我說：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意思是說，我們中國人到末了一定會打勝仗的。這個勝仗打了之後，我們中國就出頭了！這句話決不是來安慰安慰你老人家的。祇有那些只看見眼前不看見遠處的人才會把牠當做假話。

爸爸，不要再傷心了，不要再難過了！

你的兒子。（563）

踏着足跡前進

寧徽

呱呱，呱呱……呱，那清晰而尖銳的似訴似泣的聲音，從左面的高空傳播到我的耳中。我把沉重的頭抬向這聲音的來處，用醒後不久的惺忪的兩眼去尋找這聲音的主人。——哦！烏鴉，原來是一隻孤獨的烏鴉。它的形態及動作，在我凝視的過程中，知道它是疲勞的，無力的，很脆弱的，僅藉着它那殘餘的翅力，徬徬徨徨的向這邊飛來。

飛，飛，飛到我的近旁，飛過我的頭頂，忽然它又飛了回來，又飛過我的頭頂，這樣的足足迂迴的飛了三四分鐘。我很驚奇——它是在徘徊呢，還是在遨遊？它有所喜悅呢，還是有所悲哀？終於在我目擊之下，它慢慢的飛回去了，留下的就是呱呱呱呱……的聲音的餘尾。

烏鴉飛去了，我的周圍的環境仍是這麼淒清。十月中旬的清晨，秋意是很濃厚的。那時人們都還在甜夢中，只有幾張半新舊的椅子，和幾盆各色鮮豔奪目的茂盛的菊花，在天井中伴着我。顯然的，這是一個沉寂且清靜的所在。

在百無聊賴中，我的腦子裏泛濫起往日的事情，於是我就索性坐在靠背椅上，東想西想的思索起來。

我想起了我的故鄉，我的老家，我的慈母，我的小妹妹，以及我的朋友。在我和他們接觸的過程中，他們給了我很多的各種因關係不同的安慰和歡樂。不知不覺的我，就在這些美麗的回憶中，很平靜很安逸地躺在這椅子上睡去了。

「××小姐，有信，是掛號信呀！」

「信」驚破了我的好夢，「信」掠奪了我心境的安靜。

剛從夢中驚醒的我，接過那封淺藍色信封裝的厚而沉重的信，急急的拆開來。

「××：

事情出於意料之外，可是你別難過，××死了……」

呀！什麼？「××死了！」這個噩耗把我愕住了。到現在我也不明白，那時的我是怎樣的情況，大概是昏了過去的，隔了好久我才漸漸的清醒過來。可是我的神志是溷濁的，我的全身是麻木的，我的兩手是冰涼的，我戰戰兢兢的拿着這封信反覆的看着。其實，不論看多少遍，除了「××死了」的消息，刺入我的心坎以外，其餘的什麼也看不進。

啊！「××死了，」到底是不是眞實的？是事實呢，是夢呢？難道說清晨的那隻烏鴉，就是這噩耗的兇兆嗎？

漸漸的從信內所敘述的××所患的病症及經過等，證明了××的死是眞確的，是鐵一般的事實。「唉！××是眞的死了！」

××是我的宗叔，也是我的良師，不，他更是堅强的民族革命的戰士。他非常歡喜我，所以他很愛護我，顧慮我，他又不倦地誠懇地敎導我。他常常告訴我：「那面是光明的，那面是黑暗的，你要小心的向前幹去！」

他那短促的一生，却盡了很多重大的責任。他有鋼的意志，鐵的筋骨，他邁開脚步，揮動拳頭，也會踏破黑暗，爲了大衆的自由和幸福，雖然歷盡苦難——被捕，甚至坐牢，要槍決——可是他却始終挺着胸膛，和這舊社會惡勢力奮鬥。他是站在革命的最前鋒。

「八一三」的炮火，命令他趕回故鄉去工作。他帶着巨大的抗戰建國的使命，回到故鄉。誰知當他正在發動工作時，竟給那無情的病魔抓去了他的寶貴的生命。

××是我的領導者，猶如引路之明燈。如今燈熄了，光明也滅了，擺在前面的，都是「黑暗」和「恐怖」。除了哀傷，我更徬徨。我不敢前進，也不敢後退，只是徘徊。在這裏，我體驗到「人生」的另一種意義，「人生」是如此的空虛，如此的渺茫，更如此的短促！

可是我知道我的明燈熄了，我的前面還是有光明的。只要我能努力克服這種「黑暗」和「恐怖」，光明是可以抓到的。所以我要把握這「短促的人生」，使它切實起來，使它有意義起來。

「人生」是生命的大瀑布的一滴一滴，我需要緊緊的抓住它。至少，要隨着時代的潮流，捲入那向前奔流的巨浪中。尤其是在這民族國家絕續存亡的最後關頭，我還應該徒自悲切徬徨猶豫嗎？不，這個年頭是不應該這樣，也不容我這樣了。所以我應該拿出我的勇氣來，堅强起來，爲了挽救這衰老的祖國，和垂危的民族，也爲了我自己的前途，我應該照着××的遺訓，踏着××的足跡，奮勇的迎頭趕上去！

今晚偶然的獨自坐在去秋接到噩耗的一個天井裏。啊！這裏的環境還是這麼淒淸。所不同的，就是今天不是淸晨，而是深夜。

深夜的碧青的天空，除了殘月和疏星外，還有數片悠悠自在的如舞似蹈的柔媚的白雲，點綴着夜景。

呱呱，那爲我報凶耗的烏鴉，似訴似泣的叫聲，又不停地在我

的胸中再現着。

呱呱呱呱……（1403）

永遠的憤怒（廿七·卅一·七）

蕭風

瘋狂般的火燄，席捲了整個閘北，無饜止的吞蝕着一座一座的建築物。煙霧迷漫了大半只天空，太陽哭喪着臉躲在煙霧的背面。

一羣羣的吸血獸勝利地打進了每一家的屋裏，搜尋他們的戰勝品——花姑娘。

抱病的她鑽在柴房裏的稻草堆裏發燒，火熱的身體彎曲得像只蝦，稻草的重量壓得透不過氣來。她竭力的抑制着喘息，使自己靜止得像個死屍。

脚由酸而麻木了，她咬着牙的忍受着，絕不讓牠稍微動一下，使稻草發出輕微的嘆息。

「橐……橐……」雜亂的皮鞋聲，漸漸的近來了。她好似突然被惡魔扼着頸頸似的，全身不由自主的激烈的顫抖起來了。在忙亂中她想到了惟一能拯救她的上帝。她決不讓嘴骨顫動一下，祗在肚子裏禱告着：

「主呀救了我吧……我的……上帝……」

「砰……砰……」

惡魔打進來了。但接着的却是靜寂，靜寂得連呼吸都可清晰的聽到。

黃色制服的惡魔，正屏着氣，尖着老鼠似的耳朵在傾聽；鷹似的眼光，鑽進了每個角落，每條隙縫。

發了瘋似的突的跳到了草堆前，把稻草亂翻，翻呀翻的，翻出了嚇僵了的她。惡魔們像野獸捕到了食物似的，張着吸血的大口，獸性的狂笑。貪婪的色慾的眼光刺透了她的心。

她石膏像似的僵臥在那裏，灰白色的臉上失却了活的氣色。她忘掉了一切，在這世界上好像就只有她同那惡魔。她拚命的想一直鑽到地底下去，逃開這惡魔的色慾的眼光；她想立刻死掉，免受那惡魔的踩躪，蒙這最大最大的永遠洗不掉的恥辱。

惡魔露着銳利的黃牙，向她撲來了，她本能地發出一聲刺心的慘叫。慌急的哀求：

「先生……儂……饒了……我吧……有病……」

悲慘的聲調並沒有制止了惡魔的獸慾。臂膀被抓住了，衣服撕破了，褲子也撕破了。她死命的掙扎着，哀號着。可是沒有用。在蛇纏住了蛙的時候，任蛙怎樣的掙扎，總還是逃不脫蛇的掌握的。

一個撳住了她的兩只手，另一個野獸似的扒上了她的身體：下部刺心的疼痛。她想同這野獸拚命，但已用盡了所有的力氣，軟

癱的身體被這野獸緊緊的壓着，窒息得絲毫不能動彈。她恨沒有帶把刀，有塊石子也好的。她想狠命的咬他幾口，可是頭昏沉得千萬斤的沉重絕不能稍抬一下。牙齒咬着自已的下臂，流了滿口的血。

一個滿足了獸慾；另一個又扒上了她的身體，又是那樣的凶暴，野蠻。

一只野獸滿足地去了，却來了兩只更飢餓的；兩只野獸勝利地去了，却來了四只更凶暴的野獸。一雙雙貪慾的眼光，射透了她的全體。她任憑他們欣賞，玩弄，洩慾，狂笑。

她祈禱着落顆炸彈下來吧，炸碎了她同那些野獸們。

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又扒上了她的身體，又是那麼瘋狂的顫動。

下部腫了起來流着血。她拚命的忍着刀割似的劇痛。她不流淚，也不再哀求；只有憤怒的火，燒遍了整個心胸。

她眼望着屋頂在旋轉，牆壁在旋轉，而她也沉重的在旋轉，下沉，旋轉，下沉。一直深沉到了海底似的窒息，昏沉，腦子裏「嗡嗡……」的響着，眼前是漆黑的一團，在黑暗中金星飛繞着。四肢像離去了身體似的痲木得失却了知覺。

當第八個跳上她的身體時這病弱的身體已漸漸的失却了轉動。而牙齒還緊緊的咬着下臂臉上還遺留着憤怒，憤怒，永遠的



第三輯 婚喪喜慶

在炮火中辦喪事

黃影呆

時序雖已踏進了九月，天氣還是和炎夏一樣的酷熱。白天看日機在市空軋軋向南市、閘北滿處投彈。夜晚聽閘北的炮聲，機槍聲，和手溜彈聲交織成充滿了火藥氣味的一種人類大屠殺的聲響。聽得資格老的朋友道是日本的炮還是中國的炮都可辨得出來。

在這樣緊張的空氣之下，接到一個不幸的消息，死去了一位年紀還不到三十歲的親戚。人總是要死的，有的人自作聰明，說是在這樣一個亂世時代，死倒比活着爽快；有的人以爲戰事在劇烈的進行中，突然病死未免死得太可惜。當晚趕到親戚的家裏，聽了一陣使人不快的痛哭之聲，知道那親戚祇有三天的病，雖然請了幾個名醫，但對於他患的是什麼病都沒能說出來。在沒有醫藥常識的人，事後的推測，是一致的認爲時氣病。爲了家裏房屋的狹小，上海的市面又在非常的狀態之下，於是就決定送到殯儀館裏去成殮。

然而所以要送到殯儀館去成殮，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八一三」上海發生戰事後，南市，閘北，已是警戒的區域，而上海的公所，同鄉會之類所附設的殯舍都在閘北，南市。即使能夠把柩運去，那些地方每天有飛機在轟炸，炮彈在射擊，家裏的人那會放心。死人的棺柩被炮彈或火毀去，好像是一樁天大的逆事。其實在這年頭，活人也要遭意外，何況死人。而且世界上又有若干邦國人死之後，實行火葬。說穿了，對於死人的軀殼的關懷，似乎是太愚鹵了吧？但在這種舊觀念之下，還只得把死人送進殯儀館去成殮，可以把柩寄在那邊。

第二天的早上就由我到殯儀館去接頭。上海的殯儀館固不止一家，爲了在想像中離火線最遠的是海格路的××殯儀館，於是一大早就坐了汽車到××殯儀館去。車子經過靜安寺路，所有的商店除了外國人開的服裝店麵包店是照樣的開着營業外，其餘都半關着門。馬路上面行人顯出一種緊張，恐慌的情緒，時常有紅十字會的難民車，救傷車風馳電掣的開過。幾經轉折，車子進入了海格路，行人和車馬比較稀少了些。兩旁的法國梧桐的行列，飛捲樣向後奔去。汽車是終於把我送到了××殯儀館。

我在上海雖會住過十多年，所接觸過的地方也是不少，替喪家到殯儀館去接頭殯殮的手續還是破題兒第一遭。走進了殯儀館，裏面一塊廣闊的場地，四周是用水門汀舖的路，兩部汽車可以並着開過，中間草地上種着幾株綠樹，作爲點綴。居中是大廳，對面是一列矮屋辦事處和汽車間，兩面就是殯舍。棺材已停得差不多沒有空地了。接洽的結果，禮堂是二百元，一口棺柩是五百元，而把棺柩寄在他們那裏，每月的代價是五十元。

一個棺材所佔的地方寬不到三尺，長不到八尺，然而寄費每月要五十元。據說「八一三」之前是三十元，「八一三」之後，爲了寄柩的人家突然湧躍起來，所以加至五十元。上海的房價雖貴，但以殯儀館裏一棺之地要月費五十元的代價相較，恐怕比南京路上第一等的大旅社的房價還要貴些。家裏死了人，寄一口柩，要費那麼多錢，也許是出於一般人的意外的吧？然而雖是這樣高貴，寄柩的人家還是那麼多，使得殯儀館裏是忙着讓出空屋，蓋搭新屋，預備在炮火聲中做一次空前繁榮的買賣。

手續辦好了，午後出去登一個訃聞的廣告。自從大世界，南京路相繼發生慘案而後，我沒有到過熱鬧的區域，爲的是流彈很多，而飛機又整天在天空軋軋。並不是怕死，如果在馬路上遇了意外，死得太不值得。當汽車駛過南京路的時候，看到永安，先施以及所有的商店，櫥窗都用木板釘着，有些怪異樣的感覺。馬路上面行人也還沒有往日的多，祇稀疏的幾個，而每個都是低着頭，在匆匆的行走。各人的臉上都顯示出一種急促的表情，像是幹完了事馬上要回去的樣子，沒有事是誰也不高興出來閒遊的。

走進申報館，廣告部的幾個朋友，面上都有一種激昂，悲憤，恐怖所交織成的複雜的情緒。廣告生意已還沒有戰前的擁擠，朋友們都坐在辦公桌上大談其中國軍隊奮勇抗戰中可歌可泣的佳話軼聞。幾份報紙上所要刊的廣告，就託一位朋友代辦了。付過錢，又談了一會，馬上出來。買了幾樣東西，重新折回××殯儀館，才知一切手續都已辦妥，那個親戚的遺尸也由家裏運到殯儀館，正在施行化裝，洗浴等手續了。

爲了事情已辦得差不多了，我就在殯儀館裏的草地上立了一會，透一口氣。那時日本的飛機正不斷的在天空翺翔，有時會接連着擲下幾顆巨彈，不是南市，就是閘北，傳來幾聲轟！轟！轟！屠殺人類和毀滅建築物的可怕的聲響。接着我又走上殯儀館的樓上，向閘北望去，看見有兩架飛機，一會兒高，一會兒低，嗚！嗚！幾聲悲鳴之後，便會傳來幾聲巨響，正表演其投彈的絕技。可是內中的一架，正昂然自得，唯我獨尊，目空一切的當兒，忽然在天空中翻了幾個身，透出一縷黑煙，滾跌而下。同時，傳來了一聲巨響，使屋瓦爲之震蕩。這時候，所有立在屋頂上，爬在樓窗口的人們，看見了飛機落地，都拍手叫好，人心大快。

我就想到這架飛機的落地，一定還有沒有投去的炸彈架在機身上面，所以會發出如此的巨響。但這架飛機落在閘北，還是落在蘇州河南岸，倒不能確定。如果落在租界上面，準會鬧下亂子，將有若干非武裝的市民傷失生命。爲了自己的寓所在戈登路上，和蘇州河岸離得很近，不免有些躭心。好在事情也辦得差不多了，便急忙喊車夫開回家去，看個究竟。車子離開了殯儀館將近我寓所的時候，我在車窗中望去，看見弄堂口並無異樣，知道沒有意外。在戰事期內，我時常會幻想到我的寓所也很危險，說不定要被亂投炸彈的飛機炸毀，所以每次打外面回來，總要看自己所住的那條弄堂，面目依然，才相信寓所沒有遭過浩刼。

回到家裏，妻的臉上現出一種驚怖的狀態，告訴我剛才閘北一架東洋飛機墮地的時候，一聲巨響，屋瓦，門窗，都震動得非常厲害。孩子們是嚇哭了，樓上的人面孔都脫了色跑下來，像是炸彈就落在門口外面。人們不知自己還是被炸死了，還是活着？這樣的驚嚇，自戰事發生以來還是第一次。接着同住的人家，幾個小朋友，他們每每歡喜立在屋頂上看空戰的，告訴我兩架飛機在天空轟炸，正乍上乍下，表演殺人絕技時，怎樣的起火墮地。當初他們還以爲自己的炸彈擲在自己的飛機上，所以墮地的，後來才知是中了中國軍隊的高射炮。飛機起了火，在天空中像長蛇樣的落到地上，殘體斷翼，一部分飄到了租界上。當初有許多人以爲這飛機要落在租界上，可是結果是在閘北廣肇山莊。他們說得津津有味，像是不勝快慰的樣子，這的確是殺人者應受的報應呀！（11.5）

國難中的新婚者（廿六・十一・九）

張保華

在一個槍炮聲很緊急的晚上，當家駒和秋竹行過婚禮，見過尊長以後，餘下來的時間，好像完全是供給我們鬧新婚似的。我們照着最通俗方法鬧過之後，又控制着他們唱定情歌。記得他倆那時特別莊嚴而堅決唱到「爲民族的生存要肉搏向前……爲大衆的解放要奮勇當先……」時，一般賀客的意識裏，似乎在領略一個愛國的宣傳。歸家時我們向他們要喜果，他們給大家的回答是：「這件事家長們本早替我們預備下的，只是我們因爲在這求民族生存的抗戰時，以爲儘可拿這筆費用，放在更迫切的有意義事情上，前天早已捐給後方醫院了。各位總不會責難的罷？」賀客們表示滿意的點着頭各自回家了。

今天跑上他們的新家庭時，滿屋佈着黯然而又緊張的空氣；每個人都現出驚異而又嘆服的神情。要不是吃酒時相識過家駒和秋竹的戚友，我準疑心我找錯了人家。傭婦只告訴我，秋竹要乘輪上外埠去了。我明白了碼頭地點時，立刻跑去找到了她們——秋竹和她母親。我喘着問：「秋竹，事情怎樣的？」她看了我一眼，在

那浮腫的眼皮間溢出了二行眼淚。她說：「他被打死了！」我迷茫地等她止住了悲泣說：「到底怎麼回事啊？」—「前天他在前線救護傷兵，敵人對準了他臂上的紅十字開槍，沒有救回受傷的人，自已却白白地犧牲了！」秋竹悲憤地說。至於家駒怎樣會去担任救護工作，又怎樣跑上前線，我不敢問，因爲我瞧見秋竹好像全心注意另外的事而不耐細說的樣子。

輪船拉錨了，第三次的開船聲又嗚嗚地叫了，她提起了皮篋，十二分堅決而勇敢的對着她母親說：「媽！請不要悲傷，我們的國家到了最危急的時候了，像我們這種青年，想苟安着過些急難中的太平日子，還是一個錯誤。我們每個人，應該負起保衛國家的責任。我此去，也無非是做些救國的事。家駒已盡了他的力，我要繼續下去。話是說不完的，我走了以後，你老人家要保重身體，別以女兒爲念。」我自告奮勇地說：「秋竹，這個你倒可以放心，我一定盡力來安慰伯母的。」我以爲一個遠征的人去努力事業，首先得使她心安。我不能步她的後塵，那末安慰她的責任，至少我是應該擔起的。她聽了我的話以後，感謝地握着我的手說：「我感激你的好意，只是更希望你能爲國效勞，那末你的朋友死了也高興了。」我被她那愛國的情緒激勵得恨不得跟她一塊去。

她母親老是握着她的手，老淚縱橫的抽咽着。本來，也難怪，生生的離別了膝下的承歡者，以後晚景的悽涼可想而知了。最後她嗚咽着說：「秋囡，我也懂得救國的道理，我不會來阻止你的。我更希望我的孩子是個有作有爲的人，多多替國家出力！」我眞想不到被痛苦襲擊着的老太太話講得會這樣慷慨。我却連一句勉勵的話也說不出來了。

我目送了邁着大步前進的女戰士上了輪船，拖着疲憊的脚步，蹣跚的歸家。（1407）

死在大家記着的一天（廿七·八·十三·）

婉　芬

昨晚廷對我說橋橋向他借三塊錢買藥，朱珠貴的老婆病生得很利害，帶來的鈔票不好用。今天上午就想跟廷去看看她，母親却說今天「八一三」外面慌些些的，不要觸霉頭吃溜彈去做寃鬼。廷也沒有空。我和珠貴媽媽也不是什麼親戚朋友，住在長安時雖然同在一條街上，時常見面，却很少招呼的。現在大家逃難出來，對於同鄉人才覺得親近起來。過了今天，明天也好去看她的。將要吃中飯的時候，橋橋來還錢，他說珠貴媽媽已經死了，現在海防路中華殯儀館。這消息太突然了，大家說朱珠貴今年眞晦氣，做做生意虧本，逃逃難在鄉下被搶，逃到上海來的時候，東西手飾又被日本人查去，現在還要死老婆。想到她死在上海陌陌生生的熟人很少，我決定跟廷一同到殯儀館去。

馬路上的人比往日少了許多，每一家店都關好了門，好像我們鄉下過大年初一。我起初很有些怕。那架着機關槍的車子，那像鬼叫般的鐵甲車！但每一家店樓上掛着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使我興奮得卽使日本飛機來擲炸彈我也不怕了。誰說上海人的心死了呢？相反的，全中國已死了的心都復活了。廷說無論什麼紀念日，在馬路上他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多的國旗。當走在十字路口向左或右的橫馬路看去，一種整齊麗美的旗的行列，使我快活得要跳起來。廷說昨晚抱小廷出去時，他的頭一直在顚着，問他做什麼，孩子却說：「不是看見一面國旗要鞠一個躬嗎？」

殯儀館很忙，一隻禮堂一天要借幾家人家，一個收殮好，一個又抬進來了。麗祿，壽宮幾隻禮堂，尋不出一隻空的。珠貴媽媽是昨夜二時死的，就由醫院直接送殯儀館。但因爲戒嚴，活人到今天早上才能來。我們本預備來三鞠躬後就回轉的，可是死人自昨夜來後，她們自已人也不曉得她在那裏，我們只好坐着等。殯儀館裏一片慘悽的哭聲，東祿廳那家哭得最悲傷，聲音很細小，似乎都還是未出嫁的少女，引起了我的注意。可是她們都哭得模糊一片，不成字句，聽不淸楚死的是誰。後來一個不滿廿齡的姑娘被拉着到廊下來，坐在椅子上還是跳呀跳的哭。忽然聽得那個在旁邊勸的女人急嚇着「阿二！阿二！」那姑娘暈過去了。好久才醒轉來。大概裏面很熱吧，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又被拉到廊下來了。她那不脫孩子氣的聲音，數着哭着。我只聽淸一句：「別人家有親爺，親娘！我的親爺親娘，逃逃難都逃光了！」據茶房說，這個人家不久會死了一個人，現在是第二次了。

珠貴大伯哭喪着面孔告訴我們，珠貴媽媽的死完全是憂鬱出來的。在上海受着二房東娘娘的氣，說她鄉下人，一舉一動，晒衣裳，燒小菜，都要受干涉。她想起在家鄉有高大的廳房店屋，四隣都很恭敬她，叫她「老班娘娘；」現在縮在亭子間裏，低頭做小。又想起家裏的箱子，衣裳店，店裏的貨，放出的賬；更痛心的是她私房的積蓄——四百塊銀洋鈿，二隻金戒指，一雙金手鐲，這一切都被日本兵拿去了。眼前生意不能做，坐吃山要空，怎能叫這位賢明的主婦不焦急呢？

回來天已晚了，珠貴大伯很客氣，一定要叫汽車送我們。在壯嚴燦爛的旗陣下，汽車很快的駛着，廷鄭重的對我說：「以後快活點，不要聽一二句話就生氣！」他大概想到我們的二房東娘娘吧。但我這時却在默數着一年來我們所認識的死者的數目：廷的母親、我的母親、外祖父、嚴正榮娘娘、宋文大伯、珠貴媽媽……我又分析着：二個被日本飛機炸殺，一個機關槍打死，×個逃難病死，還有——我忽然想起了二月前離申到漢口的銘弟，草綠色的制服，一個、二個、越來越多了。我永遠記着這許許多多穿制服的人！汽車在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下停了。我又記起六娘娘的話：「嫂

嫂死得眞有骨氣，今天是「八一三」大家都會永遠記着這一天的。」（1406）

孩子們安息吧

黃嘉森

沉重的寂寞裏回憶漸漸的展開。

那是兩年前的一個春天，在醫院經過醫生的診斷，判定䝉確是懷孕了，而且已經有三個月。於是我們帶着喜懼交織的心情，走出醫院。從此便預感到一副「做父母」的重担將落到我們的肩上。

此後幾個月中間，我們的生活是相當舒適的。在失業的狂潮裏，我居然還能够有職業——雖然那祇是淸苦的敎書匠——，這該是很大的「幸運」吧。眞的，那確要算是「幸運」因爲靠着這些微的收入，孩子很安全的出世了。

孩子——一個可愛的活潑的孩子，在我們人生的途中豎立了一塊新的「里程碑」雖然在預感到的「做父母」的責任眞實落在我們肩上時，不免有些驚惶，雖然我們整個的計劃不能不因孩子底出生而起變動，在我們總算獲得了一點新奇的希望。這對於兩個爲着生活而飄零的人，在精神上確是給予了很大的安慰——這也正是我們所迫切需要的。

暑假，一個鄉村裏的暑天是充滿着「美」的，尤其在那夕陽西斜的傍晚，我們帶着孩子在田野裏散步的時候，樹頭的蟬和草裏的蟋蟀，都像在和着我們的歌聲爲孩子唱出柔和的催眠曲。孩子恬靜的躺在他的睡車裏，我們緩緩的推着。輕微的鼾聲從他的鼻管發出，在他嬌嫩的臉上還浮着使人疼愛的「笑」。這時我們也相向的發出會心的「笑」來，在這「笑」裏蘊藏着人生偉大的「愛」——「父子」和「母子」的愛。

「八一三」的砲聲響了，震碎了這以悲劇作結的美夢。

受着求生的「本能」的驅使，我們拋棄那可愛的鄉村生活，逃進了一間「鴿子籠」似的亭子間。這裏所有的只是「擠」，「嘈嚷」和「煩熱」還有那最使人難堪的「嘴臉」！

幾個月「鴿子籠」的生活使得孩子和「病」結了不解緣。可是這已足够了麼？不！我們終於被「嘴臉」逼得離開了那「鴿子籠」。

經過三度搬場，生活纔略爲安定下來。可是這「安定」一毫也沒有挽回頴兒——我們那可愛的孩子——的死的「命運」

生活逼得我拚命的跑，奔波奪去了我全部的時間。因此整個燒飯養育孩子的重任只能一起加到䝉——一個僅有極貧乏的做主婦和做母親經驗的女孩子——的身上。孩子的病伴隨着他所受的痛苦一天天的加深，但可憐的我們竟沒有察覺。等到發現

病的嚴重性時，孩子生的希望祇有得百分之二十了。（根據醫生的診斷）終於在一天——永遠不會忘却的五月二日——早晨顧兒拋棄了父母，離開了正在向光明中邁進的祖國，走上了死亡的路！

在顧兒死去後第二天，我帶着破碎的心，寫下一篇——不沒有終篇——紀念的文章。顧兒在這世界上所有的，就祇剩了留在我們記憶裏的創痛了。文章這樣寫着：

「顧兒和「死」是不相連屬的，他的父親森和母親黛都這樣想。但一切像噩夢樣的不幸，終於實現了！

「在一間寂靜的屋子裏，現在只有森和黛兩個。顧兒俊秀的面龐，惹人疼愛的笑容，都消逝了。是的，顧兒太可愛了！在他母親工作的時候，他會乖乖的坐在車子裏玩，在他父親從學校裏拖着疲倦的腿回來時，他會拍着手向他父親笑，常常使得森忘記了疲倦，走向他身邊和他握手，或抱起他來。然而這一切都夢一般的消逝了！

「顧兒的病不是致命的，他不應該死。他是死於庸醫的誤斷，死於始終未能獲得一個「對症下藥」的醫生，或者總括說一句：是死於「無知」和「因循」。是的，顧兒沒有死於「病」，而是死於他父親的「無知」和「因循」！森將永遠抱恨，對於這缺陷是無法彌補的！

「悲劇的發生，在國際勞動節的夜裏，窗外正不斷的掀起狂風暴雨。如果在無產階級的戰士們看來，這正象徵着光明降臨前的暴風雨，但在森，這却助長了屋子裏的悽涼。所幸電燈還亮着，否則更使人有陰森之感了。

「距離板壁二三尺遠的地方，有一張大的鐵床，床上正躺着一個未滿週歲的孩子——顧兒。無力而又悽厲的呼聲，不斷的從顧兒口裏送進他父親的耳朵裏去，好像許多尖刀刺進了他的心！

「他對自己一毫也不原諒；雖然他把藥給顧兒吃，完全是出於「求其速愈」的好心，但結果是他在「死」以外更在顧兒身上用了酷刑。……」

寫到這裏，我已失掉了繼續寫下去的勇氣，祇得在這裏停了下來。

顧兒是死了，但害死他的是我們民族共同的仇敵。在上海，在別的地方，知道有多少比顧兒更可愛的孩子的更悲慘的死去！這也不過是一篇總的血賬上的一行而已。

「死」在受難着的國度裏，算得什麼？我們要用各個人的「死」的總和去贖回全民族的「生」！

顧兒你和所有殉難的孩子們都安息吧！到那一天，你們的墳墓上生遍了葱蘢的青草，在你們的週圍將展耀着代表民族的新生的光輝的旗幟，你們將看到用先烈的血塗成的紅色更燦爛了！

那時民族的總的血賬已經算清，你們的血賬也算清了！

孩子們靜心的安息吧！那個日子在不遠的將來就要來到！

（1408）

除夕

苑華農

二十六年十二月卅一日，雨。昨天晴了一天，今早又落起雨來了，眞是悶人。

今天是一九三七年的除夕，猛憶我到上海後五十四天了。當時我們的國軍還未撤退，我在砲火下從南京來到了上海，那是我跋勝了幾千里而回到故鄉來參加抗戰的日子。一顆青年人火樣的心，使我忘記了沿途的恐怖；忘記了那夜崑山的投宿無門；忘記了那夜從青浦淋雨到松江；忘記了在北橋汽車上跌下來；忘記了一切的痛苦。到上海沒有幾天我所要做的工作便無法公開活動了，還使我痛苦之極。

回憶有什麼用？還是加緊我們的工作。

今天，也便是我們工作最緊張的一天。十時，我去××書店訪問袁君，却無意之間碰見了一個舊熟人金君。二年不見了，大家都驚異怎麼會在上海見面。看到了金君，使我記起一個少年周士龍，是一個學徒出身的努力上進的朋友。他要知識，老闆剝奪了他，他就在苦悶中夭折了。在袁君處拿了一些印刷品出來。十一時，到××實業社看一個姓沈的，交給他一些東西，他在忙亂的工作中，很熱烈地接受了。啊，青年朋友們的情緒眞是可愛可敬！

十二時許，大雨未止，只好仍到那個地方去吃飯。原來爲了工作，就不能生產，於是就不能不在朋友家裏寄生了。飯後去山東會館訪李君，他不在。出來，到閻處小坐。他是一個東北的流亡者，工作經驗很豐富。和閻君同住的一個姓陳的，也在那裏。他們的生活更苦，連牢獄都不如。這樣冷天，他們還穿着夾衣，要出門，得問人借衣裳。唉，這是什麼人擺佈的！

在閻處，我看到了他的情書。他的愛人據說現在做漢奸去了。信寫得哀艷之至。誰說窮人們沒有戀愛？會被人剝削去罷了！

二時出去看致華，交東西給他。三時去明星訪周君。他忙得不可開交，老板壓迫着非今天完工不可，看他很煩悶。坐了一小時，想同望之去消磨這除夕的黃昏，但無人送信，電話又不通，結果無法，快快而出。

雨中，在南京路上，使我想起了以往在火爐旁，在大廳裏，在悠閒的客室裏和同事們友朋們過的生活。偶然間眞有些解答不出，爲什麼甘心來受苦呢？上海的洋屋，光滑的地板，熱水汀，電燙的衣服，水菓，豐餚，啤酒，紙煙，燦爛光輝的賓客，還多美呢，爲什麼不去尋求？却要和一班流亡者，窮光蛋，煩悶青年一起混呢？受凍，挨餓，這究竟爲了什麼？誰不喜歡舒服，誰不喜歡悠閒，爲什麼你拋却了牠們？

還舒服，還悠閒，是暫時的，是殘忍的，是短促的，大衆的苦難堆砌成的舒服大衆的血淚灌漑成的悠閒！我敢享受嗎？

我既不願殘忍地去享受我就應該爲大衆去謀解放，所以才甘心受苦決沒有在自己的舒服和悠閒裏能解放大衆的！

夜除夕的夜包圍了我。我在熱鬧的城市中熱鬧的大樓之一角，寂寞地渡過了牠。(546)

新年什景

郭奇

新年，這國家在風雨飄搖中的新年，人們都在兇險恐怖的波濤中掙扎着。除了少數不知死活的人之外，還有誰去慶祝。往年本來國曆新年雖然不像陰曆年的來得普遍熱鬧但到底還帶了點新年的氣息。今年的新年就眞的完全死寂了，至少是覺得和平日沒有什麼大兩樣。街上，有幾家閉着門的商店，把路上的空氣弄得更悽涼。零星錯落的國旗，拍拍地在西北風裏揮撲。許多店鋪在他們的櫥窗玻璃上貼出了一小片紙印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有的在旗邊還勇敢地貼了一張豆腐干的標語。在這孤島上，這也許就是「我們還是中國人」的唯一的表示了。

蘇州河以北，沒有一點紅色，也沒有我們的國旗。——黃浦江，蘇州河上沒有一面「青天白日」，有的就是外國旗。郵政局的旗桿，最高的廿二層樓頂上，光禿禿的看不見一絲兒布片。——華界法租界交界處人們不敢掛旗。但我們是中國人呀！終於有幾家店鋪勇敢地掛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來。在死寂的街道上多麼鮮豔觸目！但立卽一輛汽車來了，跳下幾個人，「旗子收下來！」「老闆呢？來到司令部去！」一陣騷擾後，汽車載了人飛似地走了。「臨時亡國奴」是不許掛旗的！

經過慕爾堂，我們的臨時校舍也在二層樓上用晾衣竹挑起了一面中號的國旗，樣子有點滑稽，但也够令人沈痛了。我立住脚貪婪地望了好一會。

幾輛速率特殊的汽車，上面插着特殊的旗子，喇叭也不多撳的，在人叢旁或別的車子邊上迅速地擦過，使人驚叫起來。威風呀！多麼威風，但也够刺激了！

今年新年的點綴品，在前線當然是飛機，槍砲，血和肉。但在上海的，却也是炸彈。繼「南京路事件」來了一個「三馬路炸彈案」——還就有一番忙亂，又得勞駕「友邦」的軍士累他們在「心臟區域」吃半天西北風——站崗搜査。「福建路上少人行，旗族無光日色薄」！只有三馬路石路一帶平常頂熱鬧的地方行人絕跡，露出陰曆新年特有的景緻。

下午南京路上的一輛汽車和電車撞了一撞，「蓬」！又是炸彈了吧！頓時路上的人都回過身子來，驚慌地張大了眼睛在找針

線似地張皇着。直到發現了那輛尚未撞壞的汽車之後，才拍拍心，回過頭走自己的路。呀！可憐的人們！

走過一間羅宋菜館，那兒大批的黃色的英雄進出着，裏面發出一陣陣粗厲的歌聲和放縱的歡笑，勾起了我腦中除夕那天會了近百個青年的盛會上的景象。

「我希望明年今日的盛會中，我們能够飲那裝在這瓶中的敵人的血，飽食那放在這碟中的敵人的肉！」那位戴粗邊眼鏡的同學舉着瓶和碟所說的豪語。

「我希望我和在座的各位同學都能做一個勇敢的剛毅的站在國防最前線的游擊戰士！」

「我希望上海立刻聽見炮聲！」

「我希望……」

「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把我從沉思裏拉回來的是一陣猛烈的風！我當即驚覺地踏上歸途。

西北風仍不停地吹着，似乎帶來了隱隱的血腥。(386)

牙齒痛

屠 均

牙齒痛，躺下來想尋覓一點安靜。

華燈齊上，正是歡樂歌舞的時節。在都市，浸入黑暗，正如歡迎光明一樣的喜欣。屋子外人聲，車吼，以及許多古怪的聲音，凑趣地高興着。屋子裏發嬌的叫嚷，鄰孩的啼哭，前樓大姐的高跟鞋，廂房公公的乾咳嗽，爭先地擁進耳管來。我反覆着腦神經是忙得不能應付了。

我嫉妒地瞪了一下對窗隔路的高樓，聽說是一個「新貴」的公館。午間回來聽人說，那屋裏大忙了一下。太太責備老爺，老爺斥罵管家，管家痛打僕奴：一隻叭兒狗病了。忙着送醫院，汽車夫，娘姨，太太全體出動。

「做人不及做狗！」

我的牙齒戰慄起來了，除了對叭兒狗們表示仇視之外，別無辦法。窗外冷風在得得地叩着，像要下雪的樣子。對面的燈光分外明亮地照耀着，那個溫暖的獰笑，傲慢地朝着馬路。我的嘴裏像含了一口雪，沒命地向被窩裏鑽。

奇怪呢！我始終睡不着。白天裏房子裏跑了一日，晚來想是自己的時候了，應該如何的讓自己安息一下。牙齒痛，早點睡覺吧。然而睡不着。

那古老的鐘疲乏地支撐了十一下，四週稍見清靜了。我對自己懇求給我一點安靜吧。我非常着急明天早晨會爬不起來。女人的狂笑，小孩的野哭，終於有消沉的時候，幾聲汽車隨他去吧。要安

靜了，我快活。

不知在什麼時候迷糊過去了，馬上就做了一個夢：好像要到遠方去的樣子，已經借得了若干元錢，哼着輕快的歌，跟母親高興地道別。「這可去不得的呀，」母親這樣說。他拉着我，我扭着跑，拚命地兩隻脚像失去了摩擦力。回頭來，聽她在門旁啼哭，一失足，摔了一交，就牙齒痛起來了。

撫摸着火熱的前額，撫摸着狂跳的心胸。靜靜的四週裏，還餘留着哭聲。我豎着耳朵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如在窗外，如在近處，像一個老太婆在病裏呻吟，像一個女人在路旁嗚咽。

我開了窗，一陣冷氣，一片雪花，禁不住一陣齒痛，一個寒噤。昏淡的街燈下，一條冷靜的馬路，一層薄的白雪，沒有車輪，沒有巡捕的徘徊。是過年的時候了，叭兒狗們都躲在溫暖的窩裏。

然而對面的高樓上，依舊是滿窗燈光。我聽不得歡樂，聽不得狂笑，他們的窗子上罩上一層白色。哭聲是在哀悼狗的死亡嗎？不的，在高牆之外。

在牆邊，一株令人詩興勃發的法國梧桐樹之下，一個老婆子僵直地躺着，一個年青的婦人在身旁吊着她的嗓子。我想起戒嚴，我很像一個囚徒一樣弄堂口緊緊地關着二扇鐵門。

「一個人能忍受另一個人活活的凍死嗎？」我像怪泥水匠爲什麼不造一個露台和一根梯子。縱然賊兄們會不客氣的光顧，像我有什麼東西可以滿足他們的慾望！

我很高興那高樓發了善心，開開門來，一隻肥豬樣的管門。

「喂，半夜裏啼啼哭哭，爲什麼這樣開心！」他這樣說。

「先生，先生，她凍僵了，請你發發慈悲吧，救救……」

「滾開去吧。你知道，在這座洋房住的是一個老爺，他會發脾氣的。」

「好先生，好老爺，救救命吧，給……」

「可惡，我給你喊巡捕！——巡捕！巡捕！巡捕！媽的，都死光了。」

「先生，請你可憐可憐吧……」她又哭起來了。

「別哭！這是你的誰呀？」哦，一個老太婆，死了就死了，哭什麼。喲，老太婆有什麼意思呢！下世請她還是投胎一隻狗吧。狗，他媽的，老爺太太把狗當活祖宗呢，老太婆算什麼東西！」

「先生，給我一點熱水吧！……」

然而那門已經合上了，四週圍靜靜地沒有回應。那女人提着一隻香煙管改成的水杯，惆悵地空立着，那飄飄的雪花啊！

「喂喂！」

我像感到人類最大的恥辱似的，本能地喊了起來。

那女人在雪花中尋找着我的聲音，跟着走過馬路來。

「先生，肯給我一杯熱水嗎？只要一杯。」

「好的。」我尋了一根繩子，把那隻滿是汙泥的東西吊上來，

牠像一塊冰樣的冷。

但是，熱水瓶底向着天，只倒出來一滴水，而且是冷的了。我於是發了窘，忘記了牙齒痛用完了許多水。假若半夜三更去敲熟睡的門，那不是太難爲了人？

終於，我去碰隣居的門板。好容易，張大哥迷糊地出來了。我歉仄地要水。從來沒有見過被窩裏那雙憎惡的鷹眼和門旁一張不耐煩的貓臉。趕快拔脚就走，一大串「謝謝」溜出門外，那門生氣地合上了。嘭！

我小心地吊下了來，一陣子迫緊的牙痛，人發暈了倒在床上。

窗子外，雪片裏，片片的「謝謝」。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地過以後的一刻，夜，似乎太長了。光明和溫暖爲什麽還不來呢！

鐘打了三點，我痛着牙齒，痛着明天能不能够上工，痛着雪地裏有多少垂死的人。

屋子裏覆箱倒櫃，尋不出一點餅屑來，二隻餓鼠在吱吱地哀叫。望望窗外，望望高樓，沒有聲息，摸了一下袋裏僅有的一角錢。

在心上壓着一塊石頭，我倒在棉被上，竟在苦思中睡着了。張開眼睛，太陽照在我的窗前。我跳起來向窗外張望，雪是消了，老太婆更不知去向。在白天裏，像換了一幕戲一樣：街上的女人提着籃子去趕市，惺忪的巡捕在大模大樣地徘徊着，小販們在使勁地叫。

「像做了一個夢？還眞是夢呢？」

我開始懷疑起來。疲乏，酸痛，神經麻木，似乎應該去看醫生；爲了三餐飯，似乎應該去上工。終於，拖着倦怠的身軀走向黑暗的屋子裏。

晚上，我很快地爬進被窩。對於昨晚，我感到對自己失望了。今天領了幾個工錢，買了好些東西，希望再會遇到她們吧！

高樓上，許多鼓手在使勁地敲打着，我厭惡那是叭兒狗的葬禮吧，這是人類的恥辱。

卜！卜！

破例地，我的門竟有人來敲了。

「請進來！」

一個陌生的婦人，穿着端正的衣服。

「貴姓？」我坐起來，不安地問。

「我姓錢，先生，你這先生眞好……」

「你來幹什麽的？」

「先生，昨天夜裏，你給我一杯水……」

「哦，」我嚇了爬起來，在恣鬼嗎？

「先生，你做了好事呀。」她安靜地說：「我就住在對面的洋屋子裏。我們眞天保佑撞在這屋子前。今天清早，老陳——一個老用人——出來了，我才知道，這就是我主人的家了。我是一個用人，

從鄉下陪太太逃出來，丟了房子，失散了小姐，千難萬難到了上海，竟找不到主人家。太太發了老病，正要歸天，幸得你先生一杯熱水支持了她幾小時讓他們母子見了最後一面了。眞是大大的恩德啊！」

我麻木起來，瞧着那「新貴」的公館。

「然而我們的老爺現竟急成病了。你知道，他是一個孝子呢。老娘死了，小姐又失散，爲什麼有這樣苦的命呢？唉唉，受苦受難，這怪誰？他病起來了。他趕跑了那個衙門的，並且要我來向你謝謝！」

「那不敢當！」我沒有第二句話。

她走了，我管自己牙齒痛。

沒有下雪，和昨天一樣的時候，我依舊痛我的牙齒。那凍餒的老太婆躺在高價的棺材裏，穿起體面的壽衣做尊貴的老太太了。我的病痛隨着響亮的鑼鼓起伏着。我記起了小時候的拚命地吃糖食：

「從前因爲戀戀於一時的甜蜜，現在造成了這長期的苦痛！」

我不知爲誰悲哀起來了。（1409）



第四輯　來來往往

在亂離中

郎平

「八一三」的砲聲驚醒了我們的迷夢，同時，把我那唯一維持一家五口生活的職業敲碎了；於是我們便開始在十字街頭徬徨起來，東呀西的奔波着，可是，這時和我們同樣命運的人正多着。社會雖大，事情雖多，那兒能夠安插這麼多的人？況且抗戰的砲火愈來愈緊，生活的威脅也越逼越緊，幹後方工作苦無門路，難民所中已告人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便決定組織一個戰時農村服務團，到內地去做點宣傳抗戰及教育民衆的工作。

終於我們這一羣，準備踏上了征途，開始向着海角天涯去飄流了。

是八月廿一日的早晨，火輪般的驕陽已在我們頭頂示着威，我們一行十五個人，在飛機聲和高射砲聲中，大家僅僅帶了一個小包裹，以及一些書報之類，擠上了盆湯弄橋下的一條難民船。——這兒準備在今日開出的難民船一共有十多條，但人都已擠得滿滿的了：男的、女的、老的、幼的。如果允許我形容一句的話，那些人頭簡直有點兒像是西瓜船上裝的西瓜一樣，只見圓圓地，一顆一顆的在太陽下滾動。

這些船，全是平日裝載東西的木頭貨船，上面既沒有一點遮蓋，下面又沒有一個座位，所以人裝在船裏彷彿是一船豬仔，尤其是女人和孩子，感到說不出的苦楚。船有開往海門通州去的，有開往高郵邵伯去的，也有開往南潯盛澤去的，我們爲了工作目的，搭乘了開往南潯去的那一班船。然而從早晨等到中午，從中午等到下午，船還沒有開航的動靜。人却儘管在來，每個人都焦灼着，人頭上全給晒得爆出了油，肚子是餓得直叫；後來經人去向船上人質問後，纔知道通行手續還沒有交涉好。

血肉模糊的屍首，一個又一個地隨着潮水從船舷邊淌過，有的身上還背着一隻鋼帽，但已認不出是敵人或者是我們的戰士。然而我們渴了，還得在河中汲水煮茶喝；我們心裏雖然覺得難受，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呵！

又擠，又熱，又口渴，又饑餓，船又沒有開的希望，我們實在忍耐不住了，於是我們回到了岸上，不準備走了。走上一家茶樓，鬆了一口氣，泡了幾壺茶，去買了一點點心來吃；我們商量着，有的主張不

走，有的主張乘火車，有的主張叫汽車，有的却主張改期動身；於是我們便分出了四組人，一組到八仙橋上海銀行中國旅行社分辦事處去購買火車票，一組到祥生汽車公司去接洽汽車，一組到各同鄉會去打聽遣送難民船期，另一組在茶樓上看行李。派出的三組人員都分頭去進行他們的工作了，我們在茶樓上喝着茶等報告，望望橋下的幾十條船還是靜靜地躺在河面上，船上的人在太陽下直瞌。

一小時以後，去接洽汽車的首先回來了，據說汽車還有，到蘇州是一百六十元，無錫一百八十元，外加通行證費五十元，還要加小賬。這數目眞把我們嚇了一大跳，我們不是「布爾喬亞」，怎麼出得起三四十元一個人的代價呢。接着去購火車票的也回來了，據說去擠了一個多鐘頭，車票却沒有購到；因爲他們代售出的票子每天是有一定限制的，而來買票的人每天總是成千成萬地在門口擠着，僧多粥少，所以購到火車票是不容易的。又據去打聽各同鄉會難民船期的回來報告說，船是有的，但必須要等已開出的船回到上海後，纔能決定以後的開期。

結果，一切都失望了。但是我們離開上海的心非常切，所以有幾位同志提議着不走，也都給我們駁倒了。

我們終於重新提着一個簡單的行篋，跨上了拖在最後面的一條船上。

下午四時許，船纔蠕蠕地開動了；這是一艘小火輪，拖帶着我們六條光禿禿的木頭船，所以行得很慢，當出老垃圾橋的時候，前面忽然被軋斷了。於是我們的船停了下來，整整地在河中又等了一個多鐘頭。

天空中敵人的鐵鳥是一次二次的來往着，大隊地偵察、示威，轟然之聲也不斷地由閘北那面送過來，濃烈的黑煙瀰漫在天空；我們同船的人都耽心着別讓鐵鳥下一個蛋，或者用機關槍來掃射一下，那這一千多條性命就會作無代價的犧牲。

船出了新垃圾橋以後，我們的後面又給拖上了四艘很高大的木頭難民船，船舷上是像鷺鷥般的綴滿了人，估量起來至少也有千來個難民，同時警察又搖着划子送來了十多個人，才讓我們慢慢地開行，到舢舨廠新橋時恰直潮水漲滿了，所以橋低船高，通行不過，祗得叫船面上的人都站下來，所以箱籠行李也搬到了下面，等待着潮水漸漸地退去。大約又經過了一小時光景，我們纔行過了舢舨廠新橋。

這時，我們可以看到閘北方面的防禦工事之一角，和那英勇的年青守衛戰士。在曹家渡那邊，却也有美國兵隱身在沙袋背後。

突然天空中軋軋之聲又在響起來了，大家抬頭望上去，但見一隊十多架飛機在向閘北飛來。轟炸之聲，眞像山崩地裂一樣，隨着便是烈焰飛騰。這些飛機在蘇州河上繞了數匝，有點像在偵察

我們。直到天完全黑了，大家才放下心來。我們在野雞墩經過了一次檢查驗看了通行證，便在輪機突突聲裏繼續前進。

為了防範空襲，船上不點一盞燈，甚至連吸香煙的星火都不許有，讓那黑暗統治着整個空間，每個人都在黑暗中摸索着，想找一塊地方坐着打盹。

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眼前只是一片黑暗。周遭却靜穆着，只有無知的夏蟲在嘶聲悲鳴。有時偶然也有幾條電光射到我們船上來，那是我們守軍在巡夜的電筒。回頭望望上海，却只見半天紅光，彷彿火燒一般。我們明白這是租界裏的電炬霓虹所發出的偉大光芒。大都會的矛盾也就在這兒：一面在毀滅，一面却在繁榮，一面已成了恐怖窟，一面却還是安樂窩。無可諱言的，在這樣暴風雨的國土上，在這樣大動盪的時代裏，租界裏所依然是一片歌舞昇平的氣象。

我們大家談着話，從過去現在到將來，從身邊雜事生活問題到國家大計，無所不談。直到大家倦了，才各自去找地方睡覺。

艙裏全裝滿了娘兒們，於是我們男人只好到船梢船頭上去露宿，但船頭及船梢上都已讓捷足者先登了，我沒法，只好和谷音兩個人爬到硬篷上去躺。

硬篷上一共也躺了三十多個人，可是都沒有東西遮蓋，直受着夜露的浸潤。有的已經鼾聲大作，深入黑甜鄉，有的却心潮如湧，不能酣然入夢。只聽得船底下的水花聲，和別人的鼻鼾聲、煩躁聲。

一條一條的堤岸在船邊行過，一片一片的荒原在眼前展開，我們在黑暗中也能夠看出那一個是樹林，那一堆是坟丘。

船輕鬆地向前行進，初秋的晚風吹襲在身上，頗感到有點涼意。我們不敢睡着，因為生怕受了寒冷，所以索性坐了起來，運用着一雙夜眼探索那夜景，或者談一些不相干的閒事，以驅睡魔離開自己的身邊。

一彎下弦月悄悄地從雲層裏出來了，整個的大地上全給洒上了一層銀色，大自然裏是充滿了詩情畫意，河面上更是漣漪輕翻，銀波盪漾，一串美麗的月光球從船旁邊通到了堤畔，幾枝垂楊在婆娑地舞着。這情景，要是在往年我們納涼遊江時遇到了，那該要怎樣地興奮呵！可是我們如今雖已暫時離開了砲火，但國家正在苦鬥着，自己也正是一個逃亡者了，那兒還有「偷得浮生半日閒」的雅人深致來欣賞呢。

「可憐今夜月，獨照流亡人！」此情此景，誠不覺使我們對這離得不遠的租界，興起無限感慨來。平日我們置身在繁華的租界里面是不容易見到這樣美好的月色，尤其不會遇到這樣幽靜的風景；偏偏在這苦難的亂離中，我們居然還有機會來享受這種環境。等到我們日後再來時，不知道環境會發生變動不？

倦乏了，我們於是也慢慢兒地睡了去，直到一覺醒來，東方已

將發魚肚白，我們不知道已行了若干路，更不知曾經過了些什麼地方？

等和擠

姚孟宇

八月廿七日照例是一個極平凡的日子，我已過了二十餘個八月廿七日，但是沒有像民國廿六年的八月廿七日那樣，予我以驚悼，困頓和不快的感覺！

那天我起身得很早，梳洗畢後，開始整理行裝。我從衣箱裏理出幾件便服，在書櫥裏檢出幾本國文教學的參考書，及平日所愛讀的書籍。然後拿出昨晚縫就的行囊，將衣服和書籍均勻地分配着裝了進去。那隻行囊，係利用二隻枕頭套用二條粗帶子連接起來的，若把帶子掮在肩上，則一袋沿胸他袋沿背。這樣掛法，有一個好處，可以很自由地利用雙手應擠，所以逃難時用它最爲適當。

母親走了進來，一面扣鈕扣，一面說道：「依我看來，學校不至於會按期開學的；況且寧波近來並不太平！」

「話雖如此，我總得即日前去，將來若輪船不通，要想去就難了！」我說「要是學校確已開學而我不能到，不是對不起自己的責任嗎？」

母親雖反對我這樣匆忙地去甬，但是她也知道我職責所在，不得不去，所以一面說話，一面仍幫我理東西，將賸餘的書籍和衣服，放入一隻挈篋裏。

理妥後，我拿起行囊，向肩上一掛，手提挈篋，像表演似的在室內走了一週，口裏嚷道「不是很好嗎？輕得很呢！」

「簡直是個難民！」母親看了我這副姿態笑了。那時妹妹也已進來，一見了我，笑着道：「要是給你的學生看見了，當心他們把你畫在黑板上！」

她說這句話，原是打趣的，但却叫我打了個寒噤！無疑的，我這個模樣會損及教師威嚴的。然而捨此道而外，又有什麼簡便妥貼的辦法呢？「管他反正是逃難年頭！」我自言自語地安慰自己。

大約六時半左右，我就拜別父母和妹妹，帶了車夫阿二動身了。

沿外灘，不絕於途的是負篋擁擠扶老攜幼的難民。將近金利源碼頭，兩旁人行道上，更充塞着男女老幼和箱篋行囊。我們就在靠近入口處的一爿煙紙店門前下了車，阿二負了一個小被包，提了小挈篋，我自己掮了那隻特製的行囊，一齊擠入人叢中，擇較空處放下箱子和被包，坐在那上面，專誠恭候輪船的到來。

現在，我開始巡視我的週遭了。當然，最令我注意的，是到輪船碼頭去的那條通路，裏面沒有一個人，路口由四五個法國巡警守駐着。他們鐵板了臉手提短棍，神氣活現地挺立着。我才明白羣衆

駐足街頭不敢入內的道理。

鄰近的旅客們在互敘自己不幸的遭遇。這些類同的故事，我雖聽得很多了，但是它們終究是生動的，值得人們憤慨的！

從背後老婦人那裏，我聽到一段令人咋舌的故事：原來她已在此一連等了二天，今天是第三天了！我發呆了，我看看圍繞我的黑壓壓的人頭，我的心漸漸沉重了。同時別緒離愁，甚至於「碼頭上會有我的學生麼」的恐懼也一齊浮上心頭，攪作一團。我獨自反覆思考，但是結果是個「不知所措！」

太陽光越來越强烈，各人的臉上掛着晶瑩的汗珠。我帶了一顆沉重的心，好容易過了一個半小時。距輪船來到的時間，應該祗有半個鐘點了！

「嗚！——」一輛卡車，在我們的前面停止了。車頭飄揚着一面小旗子，寫着「紹屬七邑旅滬同鄉會遣發難民回籍」字樣。車上坐了三四十個婦孺，各人的衣襟上掛了一條白布，大概上面記着她們的姓名和號數。一會兒她們一個個下了車，排着隊通過警士們所把守的那個入口。我眞羨慕她們，深恨自己不是個紹興難民，否則也可以從容不迫地捷足先登了。

頓時秩序反常了，路旁久候的難民，或挑起擔子，或揹上包袱，或提了箱篋，扶老攜幼的蜂擁上去。我暗喜時機已到，連忙吩咐阿二，提攜行裝步人後塵。但是，不知怎的，前進的人們都紛紛後退了！這一着很少人會防到，因此措手不及而被人擠倒的，不計其數，一時呼喊之聲齊起，我們驚慌已極，趕忙退至安全地帶，靜察局勢的演變。事後，阿二探得眞相：原來不少旅客想乘紹屬難民入口之時，衝將進去，那知却遭巡捕的鞭笞，於是引起了騷動。我既非難民，更無團體的保障，自無入內之權利。但話雖如此，我還是靜心地等在那裏，期待着特殊機會的降臨。

九點鐘已過去了，還聽不到汽笛的鳴報，瞧不見桅桿的動搖，我們開始焦急了！

紹屬同鄉會接着又遣來了二批難民，照例又起了次小騷動。

又過了一小時，並沒有輪船的影子，我又想到在我背後那個老婦人的故事。我知道今天是絕望了！

一個穿白印度綢衫褲的青年告訴大家說：「據公司裏的職員說：輪船也許今天不能到。」這不啻是個迎頭打擊！不過，大家還認爲有一縷希望，依然默默地在酷熱的太陽下等候着。

以後一小時內，空的汽車一輛輛駛過來，裝滿了人和行李的汽車一串串駛回去，原來有不少旅客等得不耐煩而回府了！我的忿恨和回家之念，亦與時俱增，終於帶領阿二打道回家。

無論如何這是出乎他們意外的，吃了半天苦，結果還無法上船。

「打個電報到學校去請假吧！」父親說。

「我想改趁火車，轉道杭州。」

「趁火車，你不怕敵機嗎？」

「夜車吶，很平安的！」

父親似乎不很高興，遲疑了一回，才說：「何必這樣急促呢？」

我就打電話給同學徐君（一位路局的職員）請他代購一張去杭州的車票，還買一張去松江的票子，以替代阿二的月台票。

下午四時，我們已抵西站。站前候立着不少難民，却沒有像上午碼頭上的那樣多。站的四週，佈着許多外國巡警。路局辦公室之前，許多女子排着隊，由警士們指導，她們很有秩序的一個挨着一個上石階，入售票處購票。大概半個鐘點以後，局方出了一張大佈告：「三等車票業已售罄，頭二等尚有餘額。」許多窮困朋友，只得望佈告而興嘆，垂頭喪氣地走開了。

三隻敵機出現了。我們各人的心弦頓時緊張起來。我聯想起畫報上所載南車站被炸之慘狀。我的腦筋昏迷了，我的脚癱軟了，我幾乎要倒下來。哄哄的聲音越來越響，飛機在車站上空盤旋了！我們都面現土色，有的跑了，有的仆在地上。我緊緊地貼住圍牆，縮做一團。我明知靠壁也還是危險的，但是我的足已不能移動了！我悔恨，不該做職業的奴隸，更不該違反雙親的意見。幸虧敵機盤桓數匝後，揚長東去了。十分鐘以後，我才恢復常態！

徐君拿了票子走過來，說道：「受驚了吧？這種情形，這裏可說是司空慣見。我們職員們的生命，是毫無保障的！」

我們有了票子，好容易擠進了月台。在那裏，我們靜靜地期待着，好似在碼頭上等輪船一般。太陽漸漸隱退了，清風徐來，我覺得涼爽多了。

旅客一個個上來，擠得月台上水洩不通。開車的時間——六時——已過，可是火車杳無來蹤，使我回想起上午候輪的事件。

哄哄的聲音又出現了，大家不自主的抬頭仰望，三隻飛機排成一字，向我們頭上飛來。這回的恐怖是無以復加了！我們是籠中之鳥，向什麼地方逃避呢？要是牠們對準月台，撤下蛋來，我們幾千人將無一倖免！無疑的，我們該是下期畫報的主角了！我越想越寒心，越不知所措，只是閉着眼睛，靜候炸彈把我帶走。

「這是中國飛機。」一個男人說：「每逢夜車時間，總有二三隻飛機來護送車子，至松江才止。」

「中國飛機？」「護送？」有這等事麼？我不敢相信。然而我的恐懼，已被這句話驅散了一半。五分鐘後，那「護送」夜車的飛機，也就向南飛去了。

八點半，站裏的職員們在暗淡的燈光下出現。其中之一，手拿擴音器，向旅客們提出忠告：「要求行動敏捷，切忌爭先恐後。」疲乏的大衆，一聽到車子不久可到，都興奮起來，提起行李準備着，直

到手臂酸的時候。

我們商議定當，待我擠入車內後，阿二再從窗檻中遞入行李。

九點，路軌上紅燈亮了，拿紅綠旗子的人出來了，大家又復喧嚷起來，各人準備着車子一到立刻跳將進去。車子終於到了，我跟着叫囂着的衆人向車門跑去。行動敏捷的人，已紛紛從門裏窗裏跳了進去。我看了這種「爭先恐後」的情形，已有五分怕懼，決定遵照剛才執事先生的吩咐；眼看着他們一個個擠上去，自己站在一旁等待機會。

果然，我撮到機會上車了！當後面的人把我擁上車廂的第一秒鐘，在我前面的人紛紛後退了。我因此進退維谷；後面的人擁我前進，前面的人要我後退，左面的人推我向右，右面的人擠我向左，我我絕無自由行動的機會。人家的背緊壓着我的胸部，使我不能自由呼吸。我感覺悶熱和窒息，我的汗珠直滾下來，我不能在這種情形下再支持下去了。我不禁大嚷：「請裏面的人不要再退，後面的人不要再進！」同時我努力向內衝，以期臨窗提取行李。可是擠了數分鐘的結果，仍未越雷池一步。我窘極了！

驀地裏，我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聽聲音正是我的父親，還有些奇突了！我連忙提高嗓子答應。

父親在月台上對我說：「下來吧！快些下來！」我被他一說，就想下車，因為我怕十分鐘一過，車子把我載去了，而我的行李則無法到手。我開始向後擠，後面十來個漢子都向我擁上來，我那裏擋得過他們。最後我費了一番唇舌，他們才讓我跳下車。於是我像囚犯恢復自由一樣，拭去滿臉縱橫的汗珠，深深地吸了一口涼爽的空氣。

「這樣擠法，簡直是送死！」父親看到火車裏緊擠着人頭，不覺感慨係之：「我探悉火車還未到，所以才趕來召你回去。總算運氣，火車還沒有開出」接着又道：「眞慘，我親眼看到一個小孩子被擠到路軌上去了！」

我揹上那隻特製的行囊，帶了一顆沉重的心，揮別了塞滿着旅人的客車，垂頭喪氣地出了冷清清的月台！

赴杭途中

姚芳蔚

九月五日是學校（省立杭州高級中學）註冊截止的一日。過了註冊截止期，學生不論到校與否，都作取銷學籍論。學校一向是嚴格執行規章的，雖然在非常時期內，我怕學校執行，不得不具戒心。但乘火車，則人擠，購票為難，而且客車被炸，時有所聞，父母那裏放得下心。正是一籌莫展之時，巧極了，同學薛君家的那爿公司，正於九月五日運貨去杭，我們就決定乘公司裏的貨車同去。

那天，我很早就起身，理好最簡單的一挈簡行裝，用過早膳，五

時左右就動身了。臨行時，母親再三叮嚀我小心冷熱，常寫家書，特別囑咐我在路上應如何躲避飛機的空襲。當然，要不是爲了讀書，她那裏會放她的愛子遠去，而且路上的安全是絕無保障的。我心酸了，竭力讓眼淚倒流，以免增加她的傷感。

六時左右，我們到了同學家。父親把我向同學托付一番，買了一份報紙給我，使我可藉以解悶，並遮太陽。再三叮囑後，我們就分別了，互相揮着手，直等到看不見爲止。

這次開往杭州的卡車，共有三輛，車上所裝載的除了貨物外，尙有二十幾位工人及薛君與我。薛君爲交涉便利起見，坐在第一輛內，我坐在第二輛汽車夫旁邊。「嗚嗚！軋軋！」的聲音，打破了大上海早晨靜寂的空氣，我們一直往楓林橋開去。

楓林橋上站着十餘個英勇的士卒，其中之一見了我們，就向我們索通行證，並且問我們往那裏去。我們一一回答他。他就對我們笑了一笑，說道：「去吧！別忘了，當心敵機！」

「當心敵機」這句話，深印入我的心頭。「太冒險了，」我心裏想。我漸漸憶起日昇樓敵機轟炸的一幕，一個個無辜的同胞們，都葬身於一顆巨大炸彈之下，血肉橫飛，屍骸枕藉，慘不忍睹。我膽怯起來了，我怕我們遭同一命運。我祈禱着，希望這一回見不到飛機的影子。

坐在我旁的車夫，對我說：「請你做個探空哨吧！當心飛機！」這「飛機」二字，有些刺耳，我不願聽它，更不願去找它。但是我知道這有關於伙伴們的生命，不得不壯起膽，重振作精神，抬頭向四週探望。日光猛烈地照耀着，雲一片片地浮動着，田野草木及茅屋在四週圍住了我們。這是多麼美麗的一幅風景呀！看了不禁出神。

忽然車子停了，我驚駭莫名。「飛機吧？」我很輕的問那車夫，他却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得意洋洋地下了車。這一來更使我着急，我的心「別別」的跳着，難道是眞的飛機來了？怎麼我沒有看到機影？而且也沒有聽到低微的機聲？我的眼一動也不動的望着那車夫。「唔！」我才了解過來，原來他在拔附近的綠色的樹枝。「僞裝吧？」我很迅速的跳下車，也同樣的去拔樹枝。可是我的膂力太小，連一根很細小的樹也拔不動！我只能幫助搬運這些樹枝，把它們蓋在貨物之上。我們的僞裝技能雖不十分高明，但是我們却已使運貨車變爲滿載草木泥土的車子了。至少從高空下望，敵人不能檢別出這是一輛卡車的，雖然車頭仍沒有裝蓋過什麼。

這條汽車路係戰後新闢的，用石子沙礫舖成的，所以車行時難免顚搖。我坐在車內很覺不舒服，兼之車子沒有篷，炎日直射，全身出了不少汗。而且「嗚嗚軋軋」單調的聲音，和汽油的惡臭，使我難堪之極。看看二旁的景色，古木參天，荒田千里，雖間有茅舍二三，點綴其間，但絕少人影，景頗淒涼。公路旁相隔數十步左右，每有一二荷槍實彈的士卒，精神飽滿，動也不動的站立着。此外還可看

見由上海來的小包車，越過我們，向前疾進。

車至米市渡前面一片汪洋，不能通行，我們都鎖上眉頭。

「二岸隔着大河，汽車怎麼通行呢？」我焦急地問同學薛君。

「只得輪渡了。」那輪船又小得可憐，只能裝一輛卡車及一輛汽車。

同學去交涉輪渡事了，我獨自靜靜的坐在草地上休息。

「喂！小弟弟！你的家在那裏？」來了一個活潑天眞的小孩子，我一把拉住他，同他談起天來，或許這是個最好的消遣辦法吧。

「就在那邊。」他一邊用小手指着方向，一邊從容的答覆。

「你今年幾歲了？眞美麗得可愛！」

「七歲了。」「哦！你還不知道我是一村中最美麗的孩子麼？父母親都很歡喜我，他們時常買東西給我吃，可是現在父親已離開我們，到別處去了。」

「他做什麼去？」

「打東洋人！」

「你以爲東洋人好嗎？」

「不好！爸爸常常告訴我：東洋人要殺小孩子的，還要殺小孩子的父母。」

我高興極了，中國有望了，連這樣小的人，也知道東洋人之可殺了！

「你高興去打東洋人嗎？」

「像爸爸一樣大的時候，我去打。」

我還想和他談天，可是薛君來了，得意地說道：「可以上船了。」我只得與那位小朋友分手，上了船隻。

「嗚嗚！」小汽輪拖了那隻裝了卡車的大船，直向對岸駛去。

現在我們到了河的中央了，我們看到三架飛機至高空中出現，向我們飛來。

我聽得大家異口同聲的喊了一聲「呀！」沒有說什麼。各人的臉色都現灰白。「我們的性命全要葬在一個大炸彈之下了！我的軀幹頭四肢將要分爲四五段，而沉在河底了。」我越想越怕，竟至戰抖起來。一陣陣的冷汗，不住地流。我連忙用雙手蓋住我的眼睛，低下頭，彷彿以爲我沒有看見飛機，機師也不會看到我的。我知道我的性命已在九死一生之際了！今晨也許就是和父母永訣的時候了！想到這裏，眼淚不住地下墜。我放下雙手，抬起頭看見車夫和幾個工人們一個個反身投河。他們逃入河中去了，我只得呆望他們，祝他們平安！因爲我不會游泳。我只得拿了一塊木板，準備必須時用。驚慌失措之中，我看到留在船裏的許多人，手忙脚亂地在拿車上所偽裝的樹葉，蓋在自已的頭上，我也照樣把葉子蓋滿了我的頭。

是死的時候了，飛機已在我們的頭上旋轉了，但它並不投彈，

數分鐘之後，反得意洋洋的向遠飛去了。我們見了，才一個個把蓋在頭上的樹葉子卸去，慘白的臉兒開始浮上笑容。於是燥雜之聲復現，你對我說，我對他說，好像這樣才可以慶祝我們的餘生一樣。

船很迅速的到了對岸，我們一個個上了岸，坐在附近的田塍裏。汽車夫及工人們，已一個個的跳上岸來。他們都是氣喘喘的，他們的衣角褲邊都滴着水點，我們看了，不覺大笑，這笑聲裏至少含有幾笑成分的，當然在大笑別人的時候我們自己剛才的一切蠢愚動作，再也不會憶及了。

那個車夫雖濕了衣褲，因職責所在，還須到船上去把汽車開上岸，我們頗可以休息片刻，以舒展胸懷。

汽車夫已裝好了汽車，其餘二輛也先後準備就緒。附近的兵士照理檢查一次通行證，車子又蠕動了。

我沒事做，隨手翻開爹爹所買給我的一份報，首先觸目的是「××地日機大肆轟炸，無辜平民死亡甚衆。」我復憶起米市渡遇機的事來，虎口餘生，我是多麼幸運呀！我快樂極了！正當此時，我聽見一位工人大聲疾呼地喊着「敵機又來了！敵機又來了！」

像個晴天霹靂，各人的臉又現慘白。汽車夫已把汽車開入森林中，我們很迅速的跳下車廂，仆在草地上。果然，不一分鐘，轟然一聲，一個大的炸彈從空中墜了下來，在距我們一里之前爆發了。幸虧我們都安然無恙，大家捏了一把冷汗，亦不敢前去探詢消息，悄悄地先後上車了。

車到嘉興火車站，看見許多人圍在一起，地上還染着未乾的鮮血；尚有少數殘缺不整的屍體，暴露在路軌上；車廂被毀了，倒在路軌上，鐵路炸成一個深坑；救護隊、童子軍、警察等尚在忙碌工作。無疑的，倘若我們早到一個鐘頭，我們的命運也許正如暴骨路軌上的一樣。

時已一點左右，我們還未果腹，就在小販處買些果餅充饑。

在嘉興以後的一站，我們看見在公路旁，許多村民圍着高高站着的三四個青年學生。一目瞭然他們是在演講，在灌輸民衆戰時應有的智識。從民衆個個靜心聆聽的姿態看來，可想見羣衆對這次抗戰的熱忱了。我們因要趕路，無暇傾聽。

由嘉興到杭州的公路，是原來的那條，所以坐在車內比較安適。沿途也沒有看到敵機的影子，我們的精神雖相當疲頓，但較前已大爲興奮。兩小時以後，我們在細雨濛濛之中復拜見了揮別二月餘的那個安謐慈祥的西子湖。

離別了母親

沈夢秋

別離是比任何痛苦都難受，何況別去的是我最親愛的母親，那孤苦淒零的母親。

天色還沒有全亮，母親已經起身在整理行裝了。那慈祥的臉上，一雙疲倦的眼，顯出昨夜的憂慮，我心裏有說不出的苦悶。這苦悶使我再也不能够安睡。我洗面刷牙過後，站在母親的旁邊，茫無頭緒的幫着在理。

「夢秋，讓我來理好了。」乾枯的喉嚨，使我聽了要流淚。

「那麼，我還是同二哥把被包打好再說，好嗎？」我問。

「好，你們去打吧。」

我立刻找了二哥去工作。我覺得很興奮，但又很留戀。嘴裏沒出聲，淚水都已在行裝上了。

「母親，我也到甯波去？」梅齡在我們整好行裝後，突然這樣問。仍像往日般的天真，她那裏知道別離的滋味。

「梅齡，好好的跟我到甯波去，路上不要吵。」

默默的……大家都靜寂了。我的內心有說不盡的話要對母親講，但一時又找不到頭緒，祗是悶悶的站着。心上像壓着一塊巨石，透不過氣來。

「舅母，船票買來了。」一人傑師兄一跑進來就這樣告訴母親。

「人傑，累你辛苦了。」

「舅母今天十一點就吃了飯去下船，遲了恐怕沒有床舖。」

「是呀！還是早些去的好。」

胡亂的不知道在忙些什麼，只是在房間內旋轉。一瞬間，時鐘高鳴着十一下，我們都去吃飯了。飯畢，我又去買兩隻麵包，因在船上吃飯，既不便，也浪費。

出發了，在三輛人力車不斷的前進中，我看見混濁的黃浦江上，正佈滿着敵艦。這兒已不是祖國的土地了！在對江的瓦礫場上，留着血腥的斑痕。我望望東面的虹口，敵騎深處，正藏着我從前的家。雖不能像故鄉一樣的使人眷戀，但住了三四年總不能說一些沒有懷念吧！

「誰破碎了我的國？誰毀滅了我的家？」我想狂呼，又被一種不可捉摸的力量所抑止，只在腦海裏湧出陣陣的怒潮。

車子到了碼頭上，喧雜的聲音，攪擾得我頭腦發痛。匆匆的把行李搬上船後，找到了床舖，船上往來的人已經很多了。

「夢秋，在外面不要和人家爭吵，冷熱小心些，做人要爭志氣。現在姑母是看不起我們了，昨天我問她借些錢，也推說沒有。住在那裏，她們的小孩又多，我的孩子也頑皮，天天在受氣。還是回甯波去吃苦飯的好。你們在上海用錢要省些，有銅錢多帶些來，在甯波日子是很難過的呀！」我只有唯唯的答應。

四弟要走到近江心的船邊上去望，母親急得抓了他回來。我看看母親身畔的孩子們，心裏真擔憂。這些年幼無知的弟妹們，一個九歲，一個七歲，一個才兩歲。最小這個出世時，我們正在父親的喪服中。現在把責任全丟在母親肩上，我對這祗有感到慚愧。面對

着別離，我想暫時死去，等離開後再醒來。

時候三點多了，船是還沒有開。我想最好船不開，我又可以多一天親近我的母親。

然而汽笛響了！

「夢秋，萬事都要小心呀！」

「母親你要……來……呀！」我勉强的說這幾個字，熱淚已點點的浸濕了衣襟。在嘈雜的聲浪中，我目送着載了母親弟妹流去的船，呆立在碼頭上。

別離的痛苦，深深的刻在我的心版上。我才嚐到了人生悲劇的意味。

在滬郊奔波

王嘯龍

去年八一三烽火後的幾個早晨，我冒着烈風大雨，從滬西徐家匯相近的寓所，奔波到黃浦灘邊的辦公處去。當時公共交通的營業車輛大都停頓，人力車是較平時昂貴了幾倍，並且不易雇到。因爲每次往返徒步十餘里，受了寒氣的侵襲，患了濕瘟的內症，發熱咳嗆，胸部悶塞，終於病倒了。

八月廿七日的上午，在我祖母陪伴之下，到滬杭鐵路以西的一個相熟的醫生處去診治。

沿大西路一直往西，在鐵路的東邊，外籍軍隊佈防着，蜿蜒的鐵刺網劃出一條鴻溝。這裏是滬西的交通孔道，除非持有通行證，是不准進入租界的。我們當時沒有明瞭這一層，所以回轉的時候，曾經發生了相當的麻煩。

越過鐵路，馬路上顯然寂靜得多了，路邊就是一大片廣漠的田野，八月是秋收的季節，棉花也結實了，芬芳的成熟氣息，使我的精神爲之振奮。片片白雲，飄蕩在蔚藍的天空，濃樹蔭中，露出了光華學府的崇樓畫棟，短籬隱蔽，遠處是一叢叢的村居茅舍，瑰麗極了。

祖母同我分乘二輛人力車，順着中正路往北，經過一架木橋，黑色制服的保安隊和一個士兵，擎槍站在防禦工事的旁邊，担任守衛。在閘北方面傳來了隱隱的炮聲，他昂頭仰望長空，意志堅定，凝神若有所思。這一瞬間，雖然我們相對無言的通過，但他那種英風流露的神情，至今還深印在我的記憶裏。

車輛轉入阡陌間的小道，我們的目的地就在目前了。突然從北方飛來兩架日機，一前一後，雖然飛行得很高，可是兩翼紅色的標誌，還能認出。飛行的速度是緩緩的，任務大概是偵察我們的後方。敵人的殘忍，我們是深悉的。我們是在他機槍射程之內，不免有些恐懼。幸喜路旁有幾株榆樹，於是招呼車夫暫時停止進行，直等飛機已遠，纔舒了口氣。

醫生的寓所，是在一個靠近周家橋的村居中，竹籬圍合，綠楊低垂，宅邊一泓溪水水流鏡淨。我們扣門入內經過診察之後，據說病狀並不十分嚴重，開了方子，我們就告辭出來。

這位醫生在我們鄉間是頗有名望的。他在戰時期間，上午在家候診，下午担任傷兵醫院的醫務，我們如果下午去，就見不着他了。

乘原車回至大西路入口處，我們因爲倉促成行，未曾領有通行證，致被英軍拒絕。這時日光很强，並且我在病中受了車輛的震蕩，非常的疲勞。後來向華籍巡捕說明是患病診治回來，纔准許通過。這一點也値得感謝的。

時代雖不平凡，而我却仍舊過着平凡的生活。就這樣結束了一生嗎？

期待着慶祝聲中的重逢

螢金

在這個冷酷的社會裏，要找到一個忠誠的朋友，的確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忠誠的朋友而能糾正你引導你的，更是不可多得了。正因爲這緣故，我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的一部份寶貴的光陰任意浪費了。我不能不說，我曾感到如在沙漠上旅行一般，因爲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寂寞，什麼是黑暗。我把南京路上繁華的景象認作了溫煖，我把五光十色的霓虹燈認作了光明

現在，我省悟過來了，我不再朦朧地生活下去了。我毅然拋棄了「自私自利」的觀念，將國家民族作前提，替自己奠定了生活的基礎。

假如有人問我：「是誰使你省悟過來的？」我立刻便會回答他：「是我的朋友×××」

不錯，是他，是他把我救出了這個陷阱，給了我不少的幫助，使我獲得了正當的思想，步入了生活的正路。

但是現在，他爲了自己的前途，爲了國家的獨立，爲了民族的自由解放，終於撇下了我，——這怯弱的我——獨自踏上了遼遠的征途。

到香港時，他來了一封信，以後，任憑我望穿郵差的信袋，也得不到他的一個字。我覺得失去了一股鼓舞的激流，但我所足以自慰的，是到現在還沒有被捲入黑暗的漩渦，依然站立在正義的立場上，和罪惡的浪潮搏鬥。

爲了紀念我的友人起見，爲了紀念生長在這個大時代中而將自己的身子獻給國家底忠勇的青年們起見，我現在把這封信錄在下面：

「金：

我忽忽地走了，未能暢談，悵甚。回想起廿四日晚（五月廿四

日，我們曾在外灘公園暢談——（金註）外灘公園的情景，我又不禁黯然了。昔日的歡樂只有增加今日別離的痛苦；但爲了能脫離這個黑暗的陷阱，我仍感到異常的興奮。

江海關的時鐘正指着八時，嗚的一聲，船身開始動盪了。我面對着黃浦江畔那些高掛着英、美、法、日、……底外國旗的高聳的建築物，爬行着的電車、汽車，和蠕動着的人羣，不禁喊出了一聲：「再會吧！上海！」

三等艙是打地舖睡的，幸虧我得到了較好的位置；可是那堅硬的木板，假使叫一個睡慣了「席夢思」的公子來睡一晚，定叫他骨痛三天呢！

飯是生硬而粗劣的，（每日兩餐、）好在我曾帶來了一些罐頭食物，勉强也能吃兩大碗。

船身顚播得很厲害，許多人開始嘔吐了，我還算强，只覺得頭腦有一些昏暈；但艙內的悶熱和窒息，常常會把我趕到甲板上去眺望那偉大的海景。太陽怕羞似的忽隱忽現，蔚藍色的天空飄蕩着朵朵的白雲。茫無邊際的大海與天相連，四周瞧不到一隻船影，一個海島……看到了這偉大的海，我感到自己是如何的渺小啊！

偶然可以看到幾隻帆船在海上蕩漾了，幾隻海鳥在水面上掠過，隱約地還可以看到遠處和水天一色的青山，那就是大海中唯一的點綴物了。

「你瞧，在那一邊，那隻帆船的後面、一片接連着的淡青色，這就是剛淪陷了的廈門。」

一個老翁指着遠處的青山，對旁邊的一個小伙子說。我的心中突然燃起了憤怒的烈火，不知道它到底被敵人的鐵蹄踐踏得怎樣了？

晚上，我又去看海的夜景，漆黑的天空，沒有明月，也沒有星星，連海水都被染成了黑色。一切都投入了黑暗的懷抱，看不到一些景物。只有偶然遇着的幾處燈塔，發着閃爍的光芒，那就是無邊黑暗中的一線光明。

旅途生活的確是辛勞的，但懷着一顆熱烈的希望的心的我，並不放在心頭。

屈着背伏在箱子上寫很吃力，脚也麻木了，下次再寫吧！」

下面署着他自己的名字，並寫着「五月廿八日下午四時於赴港途次。」

另外還有一小張，是到香港後寫的：

「金：

輪船終於在今晚六時到了目的地——香港。爲了等待醫生的檢疫，九時餘才抵港岸。時已晚，只得暫寄宿於旅店。

從船上眺望那山上的建築物，密集的方口，活像一個個的蜂窠。一會兒，電燈明亮起來，把這整個的海島，構成了一幅美麗的圖

案畫。

然而我還只剛纔踏上了香港，不知它究竟是美麗的、快樂的？或者是醜惡的、苦痛的？

旅途的確是辛勞的，但我的心始終是快樂、欣慰和興奮，足以蓋過一切的悲哀和痛苦。明天還須啟程上省，也得休息一下了。祝努力奮鬥！

你 ××

廿五，九，晚，十一時半於港五洲旅店。

接到他來信的那一天是六月七日。我不相信，這會是我們最後一次的通訊，這會是我們最後一次的離別。

我默默地期待着：當青天白日的國旗飄揚在整個中國的領土上的時候，我們一定能夠在「最後勝利」的慶祝聲中，重新再見面的。

離開了可愛的家鄉

陳祖德

去年九月廿七日，我在上海得到了這樣的一個消息：日軍在長江沿岸登陸失敗，向上海的幾次總攻也失敗了，想在浦東登陸獲一立足地。我故鄉是浦東高橋，東是揚子江，西是黃浦江，北與吳淞祇一水之隔，日軍隨時有登岸的可能性。

我得到了這消息，心中很為不安。假使日軍真的在高橋或其他地方登岸，物質的損失倒還其次，家中的人將如何呢？祖父母年紀老了；弟妹們雖然大了；但小的弟弟却仍終日要母親抱；妻呢，又是不善於跑路的人；父親雖可以招顧他們，但如何能招顧得到這許多人呢？假使我到鄉下去領他們到這所謂安全的上海來居住呢，又沒有輪船。戰前一個鐘頭可到高橋的市渡輪，現在再也享受不到了。那麼，怎麼好呢？離亂的思潮充滿了整個的腦海。

鄉下是一定要去的，乘什麼船去呢？後經朋友辛君的幾度設法，得到了一張乘亞細亞火油公司來回於滬高間的小輪船的來回票。（按亞細亞火油公司小輪船是專載他們公司中辦事人的，外人非特有特別的船票不准乘的。）於廿六日下午五時，總算安然地到了家。

次日天還沒有亮，我被軋軋的飛機聲所驚醒。一回兒，妻也醒了。

「平日飛機這樣早就來了嗎？」我驚奇地問她。

「不是的，不知今天為什麼這樣早就來了。」她毫不介意的回答。

大約是在六點半的時候吧，我正在門外刷牙，一架敵機很快的從南方飛來，同時那殘酷的機關槍拍拍……的搖着。我連忙跑進屋裏，妻從房間裏跑出來，以為我還在外面。

「你受驚吧？」她關心地問。

「沒有。」我強裝鎮靜說。但盡管嘴裏說沒有，內心却跳得非常利害。弟妹們似乎也惶恐了，呆呆的立着。母親裝着不在意去安排早飯，小弟弟呆呆地靠在母親身邊，他已不像平日那樣頑皮了。不一回，父親從外面歸來，面色有些慌張。他不等我問就說：「今天情勢不對了，凌家宅凌和倘家被擲了一個炸彈，房屋全部炸燬，幸而家中的人都早已走避了，否則難免遭殃。」

「還有別人家被炸吧？」母親担心地說。

「現在還不知道，不過我想一定還有。」父親肯定地說。

各人的臉上都顯得異常緊張。這時祖父也從隔壁屋裏走過來，聽到了這消息，慢慢地說：「那麼，你們年輕人走吧！我老了，不中用了，即使死也不要緊了。你們是不該作這無謂的犧牲的。」

「但是今天是來不及了，因爲亞細亞輪船每天祇有一班，而且早上七點已開了，要走也只好明天走了。」我這樣說。

父親同母親一聲不響。

我又想起昨晚與父親商議時的情景來了。照我的意思，本想今天就走，但父親却說慎重一點，叫我在家中住一天，看看情勢再作最後的決定。但今天的情勢顯然比昨天嚴重到好幾倍了。我知道他現在內心非常痛苦。走呢，幾十年冒着暴風雨所經營的田園家室，輕輕的放棄，心所不甘。目前的情形，又大有非走不可之勢。他昨夜的主張，原是希望今天情勢變好一點的。却料不到今天竟如此的緊張。

大家胡亂地吃了一些早飯。

時間是一秒鐘，一分鐘，一刻鐘，……的過去，敵機的數量與來回的次數也逐漸增加了。

拍拍……的聲音又來了。我拿了二條被頭，把水浸濕了，放在牀頂上，叫弟妹母親及妻等都坐在牀上，以避子彈。再拿了二條同樣把水浸濕了，在門口外面搭起一個架子，把它放在上面，我與父親坐在下面。這樣子，敵人的機關槍子是不能及到我們身上，我們祇要留心敵機的擲彈了。我叫父親向西北望，我向東北望，以便在必要時去領房裏的人往那裏避。

機關槍聲更緊密了，同時飛機也飛得越低了，甚至連機上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

轟的一聲，只見東面煙火瀰漫。我問父親那裏什麼人家？他說：「趙家宅，離我家約一里多路。」

「唉！」他嘆了一口氣接着說：「德照，這樣，高橋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們決定明天走吧！」他不得不說出了這一句，我知道他說這句話時內心的痛苦非別人所能知道的。

拍拍的聲音不斷地在頭上不間響着。

一隻敵機很快的從我們頭上飛過，接着牠直向離我家不遠的古廟撲下去，接着他又高飛了，一團黑影從機上落下，轟的一聲。

我雖然明知道不會被炸着，但却虛心地睡在地上，煙霧彌漫了整個的天空。我恐怕房間裏的人受驚了，連忙跑進去，妻與弟妹們都睡着，祇有母親坐着。看見我進去，母親連忙問我誰家被炸。

「現在還看不清楚，大約是那隻廟，你們只管睡着好了，必要時我會很快的來叫你們的。」我安慰着她們說。

「看到不好時就來叫。」母親恐怕我誤事，這樣說。

「大哥，你留心呀！我們的性命都托給你了呢。」妹妹害怕地說。

我說了一聲「知道了！你們放心好了！」就往外走。

炸彈聲逐漸的多了，只見西北角上接連轟轟的幾聲，同時東面也響着。

「今天被炸的人家一定不少了。」父親面帶憂愁地說。

一隻敵機從南方慢慢地飛來，離我家不遠時，他直向我們這邊落下來。我連忙往裏跑，父親也跟了來，走到房中也不說什麼，只是說：「快！快！快！」父親也說：「快走！快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拖了小弟弟往外就走。妻、母親、妹妹緊緊地跟着我，父親抱了大弟弟。當我們臥好在家西面的田間時，一隻敵機已越過了他的目的物，我們的房子。因此，他沒有擲下那殘酷的炸彈。即刻牠向北飛去了。

「謝謝你們的駕駛技術太高明了，連我們這樣大的房子也看不準！」妻譏諷地狠狠地說。但她的臉色却很慘白，她顯然受到了空前未有恐慌了。望望母親、父親、弟弟、妹妹，都如此，但我自己也何能例外。

敵機的機關槍聲又在射了，父親提議叫他們仍去坐在牀上，我們仍坐在門外。但妻她不願意，她說假使再來轟炸，如果跑慢了些，是有被炸死的可能的。

「假使剛才敵機看準了我們的房子；我們被牠炸着也說不定。」妹妹也不高興地說。

「那麼我們把架子去擱在屋前的大樹下，擱得大一點，把房裏二條被頭也拿了出來。」我看她們都不肯回去，這樣的提議。大家都贊成這樣，於是我們很快的把架子擱好。我為了避免敵機的注視起見，在上面放了許多的樹葉。隣居們看見我們這樣做很好，都學着做。看看拿着的錶，還祇十點鐘，我奇怪今天的時間為什麼過得這樣的慢。

各人都留心着敵機的行動，每當敵機飛遠時，我們討論着如果敵機再向我們這裏擲炸彈時，我們如何躲避，以及到上海去所要帶的東西。敵機又來時，我們就停止討論。小弟弟看了看我手上的錶，嚷着說：「媽媽！一點鐘了！」我聽見了以為弟弟說錯，拿去一看，果真一點鐘，但各人家的煙囪，却冷靜地直立着，一點也沒有炊烟。

「你們肚裏餓嗎？我去拿點心來。」母親乘沒有敵機時這樣

的說。

「我不餓，姆媽！」小弟弟說。

「嘿！你今天也會得說不餓。」妹妹笑着說。小弟弟平日除三餐之外，點心也要二三次，今天已過了吃中飯的時候了，還說不餓，怪不得妹妹要笑他了。我以爲他又要拿他的小手來打妹妹了，但出人意外的他却沒有這樣做，今天他顯然也做起好人來了。

不一會，母親拿着蛋糕等點心來了。

「誰人要吃自己拿！」母親說。

小弟弟總究是小弟弟，他不等母親說，已拿了一塊蛋糕在嘴裏吃了。接着他又拿了兩塊餅乾。大家吃着，也許是餓得時間太久了的原故，各人都吃不了多少，只有小弟弟吃了許多。

我們小心地注視着敵機的行動，炸彈聲在我們的四週又響起來了。我們更小心地注視着，眼看一隻敵機在離我們祇三百多米突的張家宅；很快降下，我連忙叫人都睡下，以防不測。轟的一聲，只見張家宅濃烟滿佈，接着人聲嘈雜起來了。父親想跑過去看看究竟怎樣，但是無情的敵機却又來了，於是不得不折回。

機關槍聲轟炸聲更不斷地響着，至三時後漸漸地稀了，五時後敵機也不見了。

村上的人漸漸地恢復了平日的情形。我們也回到家中。母親忙着燒晚飯，小弟弟好像得到解放似的與鄰童又在遊玩了。整個高橋究竟炸得如何，因天晚了也無從去打聽。

翌日清晨，我們一家人就離開了甜蜜而可愛的家鄉。

滿目淒涼

任根鎏

「上海到了！」一位老年人說。

「爲什麼這船停着呢？」另外一個說。

「你看！還滿天的大霧，船怎樣可以開行呀？」

滿船上哄哄鬧鬧，東一堆人，西一堆人，站滿在欄干邊。他們在吹風，不是看風景，因爲霧蓋着整個汪洋，船外什麼東西也不能望到。雖然，聽見另外幾隻船汽笛在響，可是極目而視，也分別不出牠是什麼船。

大約過了兩點鐘，霧才慢慢給太陽趕走，陽光射在甲板上。我們在船上悶了幾天，今天才遇着太陽，那種舒服情狀，眞是寫也寫不出來呀！

「那邊有船。」一位青年喊。

「什麼？好像是軍艦罷！」旁邊一位答。

我們便把眼光集中到那邊去，果然一艘運輸艦，慢慢向那邊駛開去。

接着，有許多船經過了，漁船，商船，掛着太極旗的船，來來往往。

我還以爲這太極旗是船家迷信，用來保安的，後來才知道，這是「大道政府」的標幟，無恥的招牌！

船身插了兩插，船開始向吳淞口駛進，甲板上更形擁擠，所有的搭客，都預備認識一下八一三以後的上海。

這裏的海道不十分闊，大約就是吳淞口了。只見兩旁堤岸上，被槍炮威力所轟擊，弄得參差不齊，有些泥竟向海裏塌了下去。那些豎在河旁底廣告牌，也只賸下一個木架。唉！慘酷的戰爭，殘暴的侵略！

「你看，這些建築物，炸得多麼可惜啊！」

「何止這樣，此處地方，已不知死過多少人呢。」

一時船裏搭客互相嘆惜。在這許多荒涼的地上，長着草，一個人也不見，佈滿在這裏的，只是悽慘的景象。

船逐漸走入較闊的河，在這裏，有公路，有汽車，有人掮着私貨上岸，還有些「皇軍」和牛跑過，一陣辛酸衝到鼻頭——眞是大好河山，淪於異域啊！

實在不祇這樣，船進一步，慘象也深刻一部。現在來往這河上的，不是漁船，却是許多扯着膏藥旗的「友邦」軍用艇了。艇上坐着「皇軍」架着機關槍，確是很威風。但不知能威風到幾時？

上海看見了，並且看見許多軍艦，有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泊滿這黃浦灘。

這裏是外白渡橋，這裏是外灘，岸上擠滿着人，比那吳淞，判若兩地。雖然同在一個上海，却活現着許多矛盾事實。

上海有摩登的少爺小姐，也有搖尾乞憐的白俄，有叫着「爺爺奶奶」的可憐虫；也有待人救濟的難民。

有些人在跳舞場，溜冰場，游泳池，有些人在馬路上徘徊着。奇特的上海，戰後的上海！

受難與荒淫

之平

誰也沒有說話，孩子們熟睡在他們母親的懷抱裏。暮春的陽光，挺溫和的照着每個疲乏的乘客。

船身劈着水，嘩嘩地叫着。機房裏打樁似地發出一下沈重的響聲，使人覺得自己的心臟給誰搥擊着。

有人在輕輕地說話，聽來似乎在我的背面。說完了又來一陣輕微的嘆息。

一星期的船上生活，既不能好好地睡覺，又不能好好地吃飯，連要口開水，也是很困難的，使不慣於坐船的我，感到病了似的辛苦。

可是我並不爲這些愁悶，我的心裏蘊藏着一個欣慰的念頭：——到上海去，總比困頓在那裏忍受敵人的壓迫好得多。雖然在

那裏有青翠的山，悠悠的泉水，晨曦與落霞的美妙，山坳裏的白雲飛舞，碧水河畔的瀑布高鳴，……可是我又怎能忘掉敵人的橫行，被毀壞的村莊市鎮，三橋埠的河裏滿裝着的同胞們的屍體？……

離開那裏沒有猶疑，沒有留戀，——不！我不能說沒有留戀，我熱愛那美麗的山村。

……

底下的機聲，漸漸由密而疏，同伴的閒談也漸漸由高聲入低語。母親們把自己的孩子拉到身畔，恐嚇着他們：「東洋兵又要來查了！不要吵呀！」孩子們被這熟習的經驗壓制着，畏縮在母親的懷裏。每個人的面部又罩上了一層恐怖的嚴霧。

三個東洋鬼子舉着槍，不知咕嚕了些什麽。於是，船上的翻譯員揚着手高聲命令：「靠船！」

在一陣「靠船！靠船！」的喝罵聲中，船身漸漸地靠了岸。

「除小孩以外，大家上岸檢查。」又是翻譯員的傳達。

「囡囡！不要弄水嘆！」

「把衣袋裏的錢，拿來放好。快！快！」

「妹妹！把這件老太婆衣服穿上吧！」

大的喊，小的叫，在一片雜亂的聲浪中，我們被迫着上了岸，五六十個東洋鬼子睜着怪眼望着狼狽的我們，發出惡意的獰笑，一陣子的拍掌狂呼。

「站成一排！解開衣鈕！」翻譯拉高了嗓子報告。

一個短短胖胖的東洋鬼子走到我的面前，眨眨怪眼，拉起生硬的中國話：「小姑娘握握手！」於是伸出他那粗大的手。

「這大概就是所謂『親善』吧！」我心裏想。

檢查完了，接着來的是「拍照。」生拖活拉，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高興不高興，他們就是這樣子的。拍照，算得什麽！還有比這更可怕的呢！

我又想起了山村裏的四個女子，爲了不依從他們的獸行，而被撕成碎片。三橋埠河裏無數同胞的屍體，又在我的面前幌動。

輪船回復了原有的速度進行着，闊別了一年的上海，由模糊而清晰了。船上的人們忙亂着：整理行裝呀，收拾什物呀，……尤其是幾位喬裝鄉下姑娘的摩登小姐，洗臉、搽粉、理髮、更衣，忙得不可開交。

她們該不至麻木吧！敵人來了，槍炮乒乓着，她們着了慌、顫着，抖着，躲藏着，於是知道了戰爭，也知道了被侵略的痛苦和憤恨。

……

船駛進了上海，我看着四周，一陣冷氣衝向我的心窩。——紅心旗子在晚風裏飄蕩，兩岸滿是些殘牆破壁！

又靠船了。

「幹嗎？先生！」一個細小的聲音。

「不要開口查貨！」又是那麼的輕微答語。

大家屏息着氣，等待新把戲的來臨。

上船查貨不是東洋鬼子，而是我們的「同胞。」他穿着挺漂亮的西裝，靈活的眼光，掃射全個艙面。

一陣親切的喜悅，把每個乘客的愁雲，揩抹得乾乾淨淨。

「打開來！」一個咆哮的聲音從裏面傳來，衆人吃驚地齊向裏面看。

「誰的箱子？快些去開呀！」同伴驚惶地說。

箱子等不到乘客去開，已被打開了，裏面紅紅綠綠的七八段綢布。

「二元！快些！」查貨「同胞」發怒的叫。

「算一元吧！先生！自家人馬馬虎虎。」物主懇求着，聲音多麼的柔和細小。

「東洋人定的，你曉得嗎？什麼自家人不自家人？嘮叨！我不認識你！快拿出來，要不然，讓我把東西帶上去！哼！鄉下豬玀嘮叨！」一大串的威迫的臭罵。

憤恨和卑視帶走了每個心房的喜悅。

……

安頓了一切，我坐下來歇息。

父親的消息沒有着落，母親愁苦的臉，年幼病弱的弟弟因連續不定的生活，消磨得更憔悴更瘦弱了；鄰居們為我們所損失的東西嘆息着。可是這些並不引起我怎樣深的傷感。

我思索着。那美麗的山村，荒蕪了的田地，毀壞了的村莊市鎮，無數同胞的屍體，敵人的橫蠻，查貨「同胞」的無恥，這些像尖刺一般騷擾着我。我知道，在鄉村，在城市，在敵人鐵蹄的踐踏下，有無數無數的同胞在死的陣線上掙扎。

隔壁傳來瘋狂的笑聲，接着又是「拍拍！」——牙牌碰擊了的聲響。

是的，他們該快樂的，他們的世界是這麼狹小，在那裏面沒有國家，也沒有民族！

推開窗子，我看見了些什麼呢？××舞廳的紅燈綠光，那裏有許多的青年在喝着美酒，跳狐步舞，跳卻爾斯登舞，冷吧？不，那兒有的是熱水汀。

似乎一枚炸彈在我的腦海裏爆發，我憤怒，我哀痛，我要吶喊！

赴校途中

祝舒

今天是我休學半年後重新赴校的一天。一早醒來，昨晚淅瀝的春雨已停止了，玻窗上映着金黃色的晨曦。整晚上給興奮佔據着的我，看到了這明媚的春光，更增加了我的興奮。一骨碌起來整

理了一下簡單的行裝便踏上了我赴校的征途。

雖然我知道上學期已荒廢了半年，但是我心中抱着更熱烈的希望，希望我能於這一學期內修完全年的功課，不要做個落伍者。負起自己的責任，來創造光明的前途。

從故鄉——南匯到上海，本來是由家裏趁小汽船到祝家橋再搭上川小火車直達上海的。自從故鄉淪陷以後，小汽船停駛，上川小火車也由民營而改爲德商承辦，因此交通方面就平添了許多麻煩與不便，甚至有許多說不出的痛苦。

七點鐘略過一點，就離開了家。媽照例囑咐了我許多話，都是關於求學和待人方面的，不過今天特別多說了一句：「路上要當心啊！」原因是她苦心積攢下來的幾個錢，都給我帶走了充作學費，她把她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這上面。聽說路上非常不安靜，時時有碰到「抄靶子」的危險，假使觸霉頭而碰到了，那不但銀錢全數充「公」，而且還有「吃生活」的希望。她所以這樣諄諄的囑咐，就是怕她的兒子遭受到這樣不幸，而摧毀了她整個的希望。

在路上，一個挑夫替我拿了僅僅一點點的行李，陪伴着我。他是個小販，對於各種事情都很熟悉。他告訴我沿途被燬的房屋和荒蕪的田園的詳情：有的是敵人過境時因寒冷而縱火取煖時燒掉的；有的游擊隊襲擊敵人時破壞他們的根據地而焚燬的；也有的是土匪無賴們爲了劫掠或報復而毀壞的；他都知道得很詳細。

看了那些斷垣殘瓦，毀棟爛樑，一片荒涼景色，弔古戰場文裏的淒其情狀，不禁湧上了我的眼簾。

很快的，十一點鐘時我們就到了祝家橋。一班火車剛開出不到五分鐘，隆隆的車聲還可以隱約聽見，然而我們只好再等下一班的車子了；有一小時的逗留在這車站上，於是我便有更多的時間來觀察。

本來朝東的待車室，現在已改爲西向，那是去年敵軍剛佔領時被游擊隊所毀壞而現在重建的。房子相當簡陋，鉛皮的屋頂和木板的牆壁，已沒有從前水泥建築物的巍峨。最使人觸目驚心的，就是屋頂的旗杆上已由「卍」字旗代替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飄揚招展着發揮出「法西斯主義」者的威風。同時站長室裏站了一個碧眼高鼻的監察使者，挺胸凸肚的傲視着一切。本來電杆木上牆壁上的標語和廣告，也由「宣揚王道」的佈告或者八字鬚的「仁丹」的招貼所替代了，間或還可以找出些游擊隊的安民佈告的痕跡。人漸漸地多了，大半是菜販和商人，憔悴的面容，焦急的神態，很可以看出民不聊生的景象。偶然有幾個衣服穿得體面些的，大概是「僞組織」的「新貴」出賣祖國的漢奸了。

在火車將要到來的十分鐘以前，檢查旅客的手續開始了。凶狠的武裝人物監視着，每個人都不能避免，除了少數的特殊階級以外。檢查得非常嚴密，身上由頭至足，行李翻箱倒篋。任是極細微

的地方也查到。偶然遷延一點或者有些違抗的行爲，那吃巴掌和吃火腿都很可能的。而且沒有女的檢查者，因之許多女性的旅客，爲了檢查者的非分的侮辱而羞澀得面紅和護罵的也不在少數。小孩子也不能倖免，於是哭喊聲和打罵聲交織成了一幅悲慘的圖畫。好容易都檢查完了，一個個全上了車，嗚的一聲，車身漸漸地在蠕動了。我心中的一塊大石方才落下，總算幸運得很，襯衫袋裏的幾個錢沒被查出，我放胆地吐了一口氣，和我的挑夫對視着苦笑了一下，好像都在說：「一關過了！」

乘客是相當的擁擠，後來者大都已沒有座位可佔，而且每站都是只有上來而沒有下去的，因之更顯出了嘈雜和擠軋。每個臉上都露出恐慌而忽促的神氣，那一種可憐的景象，很容易使人想起戰爭的殘酷和可怕。車到了川沙站，那裏駐有侵略者的憲兵，於是又來了一次嚴格的檢查，不過已查過的總算可以倖免了。我眼看見一個經商模樣的人，被查出了一束報紙包着的鈔票，認爲是違「法」的，於是全部沒收不算，還奉送了一頓槍柄和拳脚，跌下車去。我不禁毛骨悚然，一顆同情的心幾乎躍出了我的胸膛，憤怒燃沸了我的熱血。我想阻止他們這種不法的行動，但是一轉念間，我覺得目前是强權的世界，而我是一個弱者啊！我只好頹喪地坐了下來，眼看着强暴者露出勝利的獰笑驕傲地下車了。

兩點一刻的時候，車總算平安地到達了終點——高廟。

車站上又是一陣擁擠和嘈雜，大家奔向碼頭去候渡船。然而不巧，一班從高橋來的渡船剛開走，還沒有駛出我們的視線，下一班須得等半個鐘頭。我們只有自嘆「旅途多舛。」

車站仍是舊觀，不過進出的兩條甬道分得更明顯了，爲的是便於檢查往來的旅客。佩着金碧輝煌徽章的憲兵，荷着上刺刀的槍，往來蹀躞着，眼睛裏射出驕傲的光輝，睥視着一切。「大道市政府」的堂皇佈告，貼滿了所有的電杆木和牆壁，似通非通的語氣，看了就使人作三日嘔。血紅的太陽旗臨風招展着，充分地表現出侵略者的得意。雖然只有短短的半小時，然而敵人的飛機，幾次由浦東飛向滬西，銀色的機身，紅嫩的旗徽，在陽光映照下看得很清楚，大概是在偵察或轟炸佔領區域內的游擊隊。然而這正足表示我們游擊戰的成功，而侵略者的隱憂未已，將來他們終有致命的一日。

渡船來了，一隻很小的汽輪，拖了四隻民船。人已經很擁擠了，再下去這許多人，傾軋是免不了的。人在攢動着，拚命的向前軋，女人和小孩子們尤其尷尬，哭鬧聲佔據了整個的碼頭。好容易完全上了船，已快到傾覆的程度了。水手們大聲警告着：「不要亂動！人多哪！翻了可不是當耍的！」機輪轆轆地響了起來，船身一陣晃動，很慢的駛向西岸。

人多船小的緣故，當一個查票員走過第二隻拖船的時候，站

在船艙上的一個約摸七八歲的小孩子，一擠就掉下了水。一個巨大的浪花掩沒了他的身體，船照常向前行駛。同舟的除了幾聲嘆息之外，誰也沒有切實的援助、這也是侵略者的賜予啊！幾曾聽見從前我們的市渡輪上有被擠落水的事情發生？

船到北京路外灘的時候，已經是五點多鐘，天色已漸漸的在昏黑。街上的電炬齊放光明，立體的巨型建築矗立着，汽車電車穿梭似地行駛，好像是到了另一個世界。我以二角錢的代價，雇黃包車拉到了將近南市的學校。挑夫也就投奔到他自己的親戚家去。

抵校後，碰到了許多熟識的師長和同學，一種親熱的表情，幾乎使人感動得流下淚來。到教務處詢問的時候，知道已過了甄別考試的日期，經過了多次的請求，才算得到了一個插入原班試讀的資格。

現在我終算獲得了重新求學的機會了，我將怎樣努力我的學業以報效國家呢！努力吧！今天是我新生命的發軔！

離家一年

長木

懂：

還是從頭說起吧，離開現在已整整的一年了。去年八月七日傍晚的時候，爸爸從辦公處回來，青白了臉對我們說：「你們趁着今天走吧，上海的風聲是一天緊一天了。」本來我們早就要走了，因爲我的反對而遲延了下來，現在爸爸既是這樣說，祗得匆匆忙忙的整理起行李。我邊理邊流着淚，我捨不得離開這可愛的家，可愛的父母，可愛的弟妹。這次比不得往年，一出去不知何時才能回來。媽邊幫我理着行李，邊忍着淚勸解我，她說：「上海總比這裏安全些，那裏有租界。真正不好，你們可以到租界上去躲避一下的。我自己也要活命的，到必要時我也會帶着你的弟妹一同去逃命。你自己在外，一切要自己留心，別着寒着熱的生了病就更苦了。」我那時一些也沒有心思聽，當然更沒有母親那麼思前慮後的心思了。理好行李，吃過了晚飯，爸爸喚我們去，也來吩咐我們了。他說：「我本想再留你們玩幾天，（他總當我們是客人似的。）可是外面的形勢實在太緊張了，你們還是走吧！我現在給你們帶去兩年的費用，兩年之內將發生些什麼樣的變化，這是誰也難料的。兩年後，你們斟酌着經濟的情形再定升學的程序吧。你們在外面都住慣了的，一切都自己小心爲是。你們大哥已是受過軍訓獻身國家的人了，你們不要去牽累他。你們到上海後常時來信，免得斷了消息。你們的通訊處多給些親戚朋友知道，讓我好打聽。我的安全問題，辦公的地方會負上全責的。我也知道自己保重，你們放心的去吧！你們若要打聽我，祇要打聽我的辦公處好了。要說的話多得很，時候已不早了，你們走吧，我不送了。」我們就提箱背包的走了。毋

親送我們到小火車上，我們催着她回去吃晚飯，她忙得晚飯還沒吃呢。其實她回去那裏還會吃得下呢！她終於依依不捨的走了。我隔着玻璃窗目送到看不見她背影。和我同走的祇有十二歲的弟弟，他背着臉也在滴淚，他也咀嚼到離家別親的滋味了。以後是渡江乘車，京滬車眞擠極了，我們買了二等票還是一整夜坐在行李上過來的。這樣看起來局勢倒眞的有些緊張了。到上海後，一切都還是很平靜的，我眞有些覺得奇怪，於是我一封封信的寫回去要爸爸喚我回去。爸爸來了一封信向我仔仔細細的解說了一遍，我才歇了想回去的心思。對於這件事，我到現在想起來眞覺得慚愧，我怪錯了爸爸，我現在才知道爸爸的愛子女實不亞於母親的。

或許你會奇怪爲什樣爸爸要送我們上火線來？或許你要推想爸爸對我解說了些什麼？我現在也來向你解說一下吧！爸爸並不是要我們上火線來送死的，他是要我們負上我們的責任及使命才這樣做的。他以爲這次的戰爭一定得延長至二三年之久，那把我們一個個藏在家裏做什麼呢？他送我們到上海來是要叫我們繼續讀書探究，將來我們才可以身許國，負上國民的責任。他不願他的子女成爲一個無用的消耗者；他願他的子女雖然現在不能將來終得在創造新中國的過程中是個努力者才好。你看父親的愛子女不是不亞於母親嗎？

到上海後，我們一直住在南市。八一三那天第一次的中國飛機英勇轟炸日艦的炸彈聲，把我們逼到現在的地方來了。初來時，我們祇有幾隻箱子，幾個舖蓋。到現在已住了一年了，桌子，椅子，牀舖，等借的已借，買的已買，現在居然也組織起個家來了。在這一年中，我們除了赴學校外，還得分工合作的洗衣服，買菜煮飯。整整一年的操作把我們原來的少爺式的懶惰性都給改過來了。我們本來都是父母庇護下的愛子，中等家庭中的享受者。現在好了，謝謝侵略者，他已把我們鍛鍊成一個個健康、勤勞的模範學生了。因此在這一年的抗戰中，雖然環境是變異了，我們的個性、生活也不同了，可是我覺得快樂。我們在操作中，凍傷了手，燙壞了皮，物質生活是充滿了不安及不幸，可是，在這種環境裏，我們才眞眞的體會出生之意義。我最引以爲恨的是一年沒有見到爸媽弟妹等親人了。父親來信說：他失業了一年，因爲精神的不快而消瘦了許多。母親也因此天天咕嚕着發脾氣。弟妹因爲一年沒有見着我們而變壞了。我聽了這些，我在回信裏寫給他們的就是「哭」而已。好友！你想我更能以什麼話來答復他們呢？

眞似父親所說的：「要說的話太多了。」一說說了這麼多，而且都是雜亂的。

祝你

安康！

憤恨

了零

兩日半的行程竟就擱了六七天。

乳白色的霧幕，緊緊地鎖着了闊闊無垠的海面，如濃厚的雨雲籠罩了青天一樣。微微的雨絲在天空上濛濛地飛着。

我們的船如一條害病的笨大的鱷魚似的躺在海面喘息着；沒有一點動彈的力量了。尖銳的警鐘和汽笛不斷地狂吼，在警告着其他的航海者。

海面上的一切都瞧不見了，甚至，一隻手從如鑽孔般的窗檻探出去也看不見了，只是被四週的白茫茫的氣體濃厚地圍攻着。一千多個搭客擠滿了那矮小而窒息的船艙裏的每一個角落，躺也躺不下了，如果再躭擱了幾天，那就有發生流行病的危險。而且，糧食也將要吃得乾淨了！……」

在每一張搭客的面孔上是那樣的浮現着憂愁，煩悶，恐怖，彷徨，渴望，……交織的神情。他們在談論着。

第二天早晨，一陣暴雨把那濃厚的霧幕漸漸地拉開來，我們的船在衝着那黃沌沌的海浪，慢慢地前進。

忽然，由空中傳來「嗡嗡嗡」吼叫的聲浪，搖船上的一個水手說：這是東洋鬼新創的花樣；凡有輪船進了吳淞口，他們的鐵鳥都要飛上去看看那旗子到底是怎樣的一個臉孔。我不去管它，但它卻告訴我已經走進了吳淞的肚子裏了。遠處近處的沙灘、茅屋、樹木、山崗，……都隱約地露出了輪廓來。

那時候，搭客們的笑容爬上了苦悶的臉皮。

船艙裏充滿着一股騷擾着的躁燥的浪波；許多粗大、强健的茶房，在那裏急迫地整理着行李；乘客們喧嚷着，忙碌着。

「跑到甲板上來看看吧！」華在船頭喊着。

「看什麼呀？」我反問他。

「來吧！來吧！」他不講理由而繼續地喊我。

於是我懷着莫明其妙的心理跑到船頭去。他站在人叢中，手只是指着那船所經過的兩岸，但口卻說不出話來，他彷彿是一個啞吧了！

一個狹小的江流，兩岸都躺着廣闊的瓦礫場——那是奴隸們爲爭取自由與戰神交綏的場所。那裏一切美麗而壯觀的建築物都消失了，那驕傲地矗立的姿態而柔弱地歪來斜去，低着頭投射下悲痛和恐怖的影子；那裏安息着無數的英雄和無辜者的幽魂，他們躺着瘋狂地咀咒侵略者的殘忍的行爲。

這是一張鮮明的東方屠者的「血債圖」，也就是法西斯蒂野獸所烙在我的心窩上的深刻的印象。

人叢中透出來憤恨的吼聲。

「哪！去年我們中國同鬼子打仗就是在這裏呀！」

一個肥胖的傢伙、對着那瓦礫場指手畫脚地說。

「當時，東洋鬼在這裏轟炸得非常利害，什麽炸彈、大炮、機關槍，……亂來一陣，不曉得害了多少生命！」

一個搭客蹲在甲板上悲慘地說着。

「東洋鬼眞造孽呀！把好好的地方炸到這步田地！」一個老年人站在我的身邊，目不轉睛地看着那瓦礫場，好像他看見了戰爭的慘酷的情景和戰神的猙獰的面孔。他害怕起來，那斑白的鬚髯在顫動。「我活到這樣大的年紀，也見過了許多的戰爭，但却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慘狀！」

以後，那群浪的怒潮愈來愈嘈雜了，使我的耳鼓來不及來接受它們。

輪船拖着疲倦的身軀、吞着黑濁濁的浪昏在前進！兩岸慘酷的情景，被無情地丟在後面了！

我同華終是沉默着。那是悲痛而憤恨的沉默。

小模型的工場、屋子等等——那是東洋鬼新建築的，——都漸漸地映進我們的眼簾來，許多中國的苦力也在那裏活動着。在江中，充塞了那插着膏藥似的太陽旗的軍艦，商船、汽艇、舢板、……它們在忙碌地工作着，運輸着。有的商船和汽艇把那一包一包藏在大肚皮裏的私貨運到碼頭上，如山邱似的堆積着，讓那苦力們抬到倉庫裏去。

還有許多鬼子兵都幽閑地向着我們射來驕傲，殘暴，貪婪，蔑視交織成的目光，燃起了我們憤恨和反抗的烈燄。

「現在眞是鬼子的世界了！噯！」剛才那個老頭子又恨恨地說。他的鬍子急得又在微微地顫動：「恨不得把他們一個個殺得乾淨！」

「噯！中國人太不爭氣了！」站在那老人身邊的青年，禁不住地也插嘴說，一面指着那一羣搬私貨的「哈叭狗」——中國底苦力們。

「讓開！讓開！」

許多的水手都急忙地跑到船頭去，嘴裏還樣的喊着。這就是告訴我們：「船快要拋錨了。」

大家都開心得跳起來，好像所渴望的東西得到了。

雨下得更猛烈了，好像天在流着無窮盡的悲淚來憑弔那長眠着的中華民族的英魂們。

我回到房艙裏來收拾行李。

「我們的船是停泊在江心的浮筒上，還要擺渡過去呢！」華從外面跑進來，這樣地說。

「那麻煩！」我心裏有點急：「等一下走吧！」

搭客，茶房，水手，脚夫，旅館的接客，擺渡的人們，……一陣一陣、

如潮水似的在窒壓的船艙裏湧來湧去。

突然一個穿着褪了色的淺藍衣衫和馬褲的漢子，鬼鬼祟祟地在我房艙對過的一個黑暗的角落裏顯出來。那一對狐狸似的眼睛向我隔壁的那個房艙裏掃射着，釘牢着嘴巴裏啣着一枝烟捲。他的態度使人疑懼。

我曉得：——那房艙裏有六個人——四個女人，其中一個比較老一點；一個是肥胖的漢子，他那光禿禿的腦袋和圓大的臉孔，像是從富商的典型裏陶鑄出來的，另一個是穿着棉布大衣的學生模樣的青年，像是他的兒子。有一個穿着破爛的呢大衣和呢帽歪歪地蓋在腦袋上，富有水手風度的青年也常常到他們那裏談天。

現在他們的行李交把接客的脚夫搬去了，只剩下一個柳箱和網籃。所以他們仍停留在那裏。

如半天上的霹靂似的，有一夥穿着青布大褂的高大的傢伙，兇猛地擁進去，有的擎着鐵棍站在門外。那一個先進去的下顎有一點帶尖，頭髮是那樣的蓬鬆；把那雙吊着的兇暴的眼眼睜了一半，那黑色襤褸的大褂的鈕扣一個也沒有鈕好，只在腰間綁着一根繩子。跟着湧進去的幾個傢伙模樣也差不多。那幾十條貪婪、像强盜般的視線，銳利而敏捷地在那房艙的四週兜了一個圈子。

接着擁到那胖子的身邊亂摸一陣。

「我們來搜查手槍、鴉片烟土的！」

他們都這樣地嚷道，嘴巴張得那樣大，像要把人們吞了進去似的。那胖子退了幾步，似乎擋不住他們，那水手模樣的青年緊緊地抓住他們的手，而他們都猛力地拉着他的大衣，幾乎要扯得破碎了，他們七八個人扭作一團，在那如鳥籠般的房艙裏互相猛力地拉來摔去，如拳擊者在開始他們的搏鬥，拉也拉不開了。

「你們幹嗎？」

「你們來搜查手槍、鴉片，也得有公事呀！你們拿出來看看吧！」

「沒有公事不能搜查的！」

刹那間恐怖之網籠罩了那個房艙，從那裏發出一片强硬的呼聲，女人的聲浪也夾雜着。

「鈔票我們不要，我們不要鈔票！」

「我們來搜查手槍、鴉片煙土！」

「啥格公事，……公事……去問東洋人要去！」

那個鼻子有點歪的傢伙，擎着鐵棍急得要死了。

那胖子和水手模樣的青年一點也不放鬆，拚命的掙扎、反抗。

許多人從那門口走過，只把眼睛望一下，不敢走近，跑開了。

「好好！我們去拿公事！嘿呸！」

他們恨恨地扭着嘴嚼着，一起向艙外溜去。他們還有什麼花

樣呢？

那抽香煙的漢子仍躲在那陰暗的角落裏，得意地裝着怪面孔，他的眸子仍不斷地在房艙裏巡邏着。

我怕觸着他的視線。

「到底這班人幹什麽的？」

一個女人囁嚅地問。

「那裏搜查什麽手槍……鴉片，……不過……」那個胖子喘着，皺着眉，聲音是那麽地低壓：「嗳！……世界……這樣地步了！……」

「假使他們再來搜查的話，我們要把他們先搜一下才行的！……不然那不一定……」一個穿着粉紅色雨衣的女人也憤恨地說，那語尾是那麽模糊。

接着，是一片沉寂——彷徨和戰慄的凝固。

外面的雨已經小了一點，我爲了要逃離那意外的遭遇的波及，於是馬上喊個脚夫來，把我和華的二個鋪蓋跟一隻箱子搬了去，我們也跟着走了。

走到輪船的扶梯邊，那一羣粗暴的傢伙又兇兇地擁上來，向着那個房艙匆匆地跑去。但伙伴却加多了幾個，我瞧見他們是從那一個插着太陽旗的舢板裏跑上來的。

我們向前疾疾地走了。

到了碼頭，天上已開展一片暮色蒼茫的網。汽車經過了漫長而熱鬧的柏馬油路；電燈如白晝般亮地照耀着；廣告的霓虹燈都張開了那誘惑的目光在勾引着人們；人們是那樣瘋狂地享樂着。

「這裏又是一個國度！」華悵悵地說。

「我們剛才所經歷的情景難道這國度裏的人們沒有看見嗎？」

我懷疑地問。

但他不給我回答。

「『孤島』就是這樣的一個『孤島』！」我想。

明天

綠霞

從香港到上海，照例，搭郵船只須二天。然而我們搭的並不是郵船，所以經過了五日五夜還沒有到達。海洋中的生活委實過不慣，誰都有點討厭這悠長的旅程，尤其是在驚濤駭浪使船身顚簸得厲害的時候。馬達的轟隆聲和推進器的撥水聲，聽厭了使人頭昏腦脹。一月十九日的日歷剛被撕去，突然地，一切聲音歸於沉寂了。船身經過了極度劇烈的震動後，也安靜地停住了。這有點奇怪，我忍不住問茶房：「上海到了嗎？」「到了。現在停在吳淞口，可以起身整理整理了，先生。」他欣悅而熱情地回答着。「船與租界呢還

是傍浦東?」有人這樣問。「也許黃浦東吧?但也說不定。」茶房開玩笑似地說:「那眞糟糕,也許會發生不幸吧?」又有人阻怯地說。突然,一種熟習的輕快的話語滾動在我的耳邊:「還不起來準備嗎?敵人馬上要來檢查搜索我們的船,說不定要被扣留不許進口呢。」這幾句話像霹靂似的使人顫抖。於是,開始燬滅「有礙邦交」的書籍及其他,以便避免無謂犧牲。但也有人不怕這威脅,爲了要倔強地表示不甘作奴隸,不肯毀滅書籍和文件。擦了擦惺忪疲倦的眼,望着壁上的時鐘,正指着三點鐘。一月廿日的日曆映到我的眼簾,表示着他的不平凡。床旁正立着同事潘君,剛才就是他在善意的催我起身。披了衣,室內鬱悶的,打開窗戶,寒冷的朔風,一陣陣像刀割般的迎面刮進來,我不由自主地戰慄起來。那遙遠的岸上稀少而閃耀着的燈光,和附近敵艦上無數明亮的電炬,交織成一副淒淸的畫面。正看得出神,忽然背後有人對我說:「還不快點整理?倒閒情逸緻地賞覽夜景了麼?優哉遊哉!眞爲窮呼!性命難逃!快把抗敵的書籍文件等毀滅吧?不要措手不及。」又是潘君的一番好意勸導。那一副鐵青泛白性急的面孔,彷彿敵人已殺到船上來一樣,眞令人又好氣又好笑!

「我不毀滅他,你看怎樣?就是中國全部被吞掉,我也得把它保存珍藏起來,何況中國還沒有亡哩!」我帶着半譏笑的言語憤慨的陳述着我的理由。可是,這一來,却惹怒了他。他暴躁地說道:

「那末你何必到上海來?到上海來總不免要受點屈辱,要受到……」「因爲我要反抗和消滅屈辱,我要在黑暗中進行艱苦的爭取光明的鬥爭,要在侵略者的肚子裏拉斷他的腸子……」我憤慨激昂地演講起來。他的面孔「紅裏泛白」「白裏泛紅」的羞恥起來,終於「老羞成怒」地要由他先來檢查我的手提箱。我阻擋他。「這是誰的箱子?誰容許你自己動手開?眞笑話,你竟要剝削我的自由!雖然在職業地位上講,你是有權力使我懾服的,但爲了國家,我有權力反抗你這行動。」我怒髮衝冠地說。「以後發生什麼事情,我可不負責任!」他氣憤憤地瞪了我一眼,走開了。他到處在宣傳着,縱然要把事態擴大。隔了不久,他又來糾纏不淸,如此者無數次。我終於把僞裝的「書包」(許多字紙包在報紙內)在親友、同事、船員等的勸告和監視下,丟入白浪滔天的茫茫江水裏。其實這僞裝的書包,在事前我早已預備好的,因爲料到中國人在日本人之先,一定要忠實細心的幫他搜查。這樣一來,吵鬧嘈雜的聲音,漸漸地沉寂起來了。「船幾時進港?」有人突破靜寂的空氣這樣問。「那要等到檢查之後。」有人這樣回答。幾時檢查誰都不知道。把有妨礙的東西先藏匿起來再說。假使眞的被查出來,除了進行壯烈的鬥爭外,還有什麼希望呢?我這樣想想倒也處之泰然了!

船的開動紛碎了恐怖的謠言,振奮了疲乏的人心。黃浦江中

的水依舊是那樣的渾濁。倚欄遠望，兩岸人烟絕跡，除了偶爾有一二個黃色的動物在蠕動。荒烟蔓草，淒涼得使人心酸淚下。眞 是「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不堪回首話當年」了！怪難看的紅膏藥標誌的飛機不斷地在頭上盤旋，猙獰的敵艦「星羅棋佈」的泊滿了黃浦江，有的還在忙碌地調動。許多中國的內河輪船也變了色，坐滿了敵人。最大的仇恨和復仇的種子，迎着血雨腥風，已經在每個人的心中滋長着。

靠碼頭了，上海依舊如此繁華！誰都有點不能相信。嘈雜的聲音在碼頭上響着。上岸時，海關的人員檢査了每個旅客，當然我也不能例外。一大堆書籍呈現在他的眼簾，他微笑的懷着熱情關照我。「當心些！」一隻銀色的戰鬥機耀武揚威的在天空中飛翔着，給一些初到上海的旅客以最深刻的印象。

(三) 一輛破舊的出差汽車，把我們從法租界載到了公共租界南京路——我們的辦事處。汽車電車互相銜接着像風馳電掣般過去。人雖然依舊熙來攘往，但在我們看慣了潮水般的人羣在港漢各都市中擁來擁去，卻感到這裏已是稀疏冷落了。到辦事處，同事們都問：「從香港帶些什麼回來？」一聽到我沒有帶什麼貨物，他們都搖首；好似在代我惋惜似地說：「爲什麼呢？香港東西不是比上海便宜得多嗎！」「是的，都是外國貨便宜。但我不忍心中國人的錢，在這緊要關頭還流到外國去，所以只帶了一顆沉痛的心回來呵！」我痛苦地回答着。壁上的時鐘，正敲十二下。是吃飯的時候了。飯菜已端開來，香味使一星期未吃飯的我垂涎。狼吞虎嚥的坐上去吃，客氣的禮節早已被飢餓之火燃燒得乾淨。飯後，走出辦事處，南京路上不時有一輛輛滿載黃色動物的卡車駛過，看看他們猙獰兇惡的面孔，心裏十分難過。搭了黃包車回家，經過二馬路漢口路，冷清清的使人幾乎不能相認。福州路號稱文化街的，可憐的僅有極少數的讀者在那裏徘徊着悵望着，找尋永遠買不到的抗戰書籍。但這只會使他們渴望精神食糧飢荒加深罷了。愛多亞路雖然車水馬龍，但各商店差不多皆門可羅雀。這淒涼的景況，是誰造成的呢？誰都明白！

到家已二點鐘了。出乎意外的光臨，使家人驚喜交集。骨肉團聚，天倫之樂，不言可喩。頭髮長得難看，到理髮所去。一對青年男女正在燙髮，嘴裏嘰咕，嫌技師的手術不高妙，甚至於高聲謾罵。這引起了我極度的嫌惡。在抗戰時期，還要如此荒淫無恥！這眞是行屍走肉了！從理髮店出來，竟然又是一個人了！回家不久，電話鈴響了，老友王君知道我回來，邀請我去一談。當然，立即驅車前往。他一見面劈頭就說：「我眞奇怪你竟會回到淪陷後孤島來。」我向他說明了回來的理由，取得了他友誼的諒解。末了，他告訴我上海淪陷後一年來救亡運動的情形，和最近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同時，他希望我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做應做的工作。他資備我應該在船上.

倔強地冒檢查的險，這是幼稚的舉動。看了孤島上表面的一切，也不要悲觀、憂鬱。他說：「孤島上的一切，在你初到者，當然是看不慣的。但正爲了這，你應該格外努力去鬥爭。用鬥爭去爭取大上海的復活！」我興奮極了，彷彿看到成千成萬的同胞，在嚴肅地爲祖國工作。雖然現在是在敵人包圍之中，但我已傲然地隱約地看到光明燦爛的明天，已在漫漫長夜的消逝中向我們走近來了。我感謝他的指導。時候不早，驅車回家。途過南京大戲院，觀衆像潮水般地湧出來。「一面仍是荒淫無恥！」熱鍋裏的遊魚，不知快樂到幾時？我爲他們憂慮！回家後，仍是狼吞虎嚥般的吃夜飯。整日奔跑，弄得一身疲乏。躺倒床上，就昏沈沈地睡去。夢中還好像在船上搖搖不定，直到天明，還有點天地在旋轉立足不穩的模樣！

第五輯 孤島的腥風

火腿下的啓示(二十七・一・三)

鴻(十九・學)

×日下午五點鐘，我跟鑫䲔兩人偕同外出。他提議要到×××路去看看，問我有無危險。

「沒有，絕對沒有！」我彷彿很有把握似地回道。「祇要不走出鐵門，站在裏面看看總可以的。」

× × × × ×

我們由租界鐵門朝外面看，首先看見的是以前我軍退守此地時所築的防禦工事。這工事擋住了我們正面的視線，使我們不能更朝前看，於是祇得把眼光轉移了向兩旁看去。兩旁又是那麼凄涼，鷄犬無聲，人影不見，沉靜寂滅，儼若夜半。被毁了的廢垣頹牆，都俯伏着，好似一堆堆的骷髏。這時我覺得自己是處在凄絕的夜景裏，陰森、慘怖、緊迫着我。

「禿禿禿！禿禿禿！」一個×國兵走來了。我以爲他至多叫我們離開，不要留在這裏，所以我仍舊毫不介意地站着，在憑吊這戰跡。

「拍！拍！」他提起了他的腿，鼓足了勁兒，狠狠的踢了我兩脚。

"I have just stood here, why you insult me?" 我被他踢呆了，不知怎樣纔好。但不一會即又回復了先前的平靜。於極度的憤怒下迸出這樣一句話來。他大概不了解英文吧！繼續的提起了他的毛腿，不，皮腿，再想朝我身上踢。我知道他不可冒昧，當時要想反抗，但一轉念間，這思想便雲消霧散了。「暫時忍受一下吧……假使亡了國，我們會受到更大的恥辱，並且也不單是恥辱而已！」想到這，十分沉重的心，轉覺輕鬆的多了！腦袋在命令我拔脚快跑，於是我便逃跑了。正在這時，却被旁邊其他兩個×國兵見到了，一個拿了竹掃帚——從平民手中奪下的——來追我，另一個則裂開了嘴在笑。

「鑫！還不走幹嗎？」我溜跑時喊着他。

「拍拍」又是兩脚。呵呵！這滋味他也嘗到了！我遠遠地站着，敢怒而不敢言。

「中國人，在中國的領土內走，也要受外人的干涉？況且那裏並不是不可以去，除了鐵絲網外，又無行人止步的標誌。我眞不懂他們爲什麼要如此？」我開始用低微的聲音說，極力地捺住了心

頭的火氣。一陣憤怒的光掠過鑫的臉，他對我所說的話語起了一種反感，面容變得莊嚴起來，眼裏發出强烈的光，望得我的臉發痛。

「我們的軍隊撤退了，人家把我們當做亡國奴！」我聽了他的話後，半響開不得口，臉紅着，心跳着，跟他一樣地苦惱。因了感情的激動，我又說：

「我們要保證不受侮辱，除非國家民族先有了出路。」這話鼓舞了他，他深深地被感動了。接着他說：

「今天的事，對於我們，不完全是不幸的。從今天起，我們可以更堅定我們自己。我們將毫無猶豫地向着收復大上海的目標邁進！」

「對了，對了！記着這火腿下的啟示！把一切個人的報復交付給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吧！」我堅決地明朗地說。我們沉默着，彼此交換了一個會心的眼色。

遠處傳來無線電裏的淒麗歌曲，鑫哭了，眼淚雨一般淌下來。

「讓人們都來體味體味這火腿下的滋味，」他啞着嗓子喊：「現在我們是處在什麼地位啊！」（223）

父與子

蓬　娜（十五·學）

這幾天，心中頗不寧靜。翻開報紙，東有人頭，西有手臂。怪氣人的，心中更覺得不舒服了。母親勸我外面遊遊，順便替她買點東西，我就拖着一顆愁悶的心往外散步。

跨進了××百貨商店，就聽到一陣喧嘩。

「到了這時候，你還這樣胡鬧，腦袋就要搬場的！」恐懼而低沉的聲音，顯然是出於一個老成的小商人之口。

「但是，父親，我沒有犯法，我做我應做的工作。」這大概是一個他的兒子。

這一段對話，引起我的注意。

「可是你，你看的什麼書？在這時候，你還這樣大膽，你……聽我的話，安分守己吧！拿書給我！」他命令兒子繳書。

「不，……難道我們連看書的自由都失去了嗎？我們並沒亡國呀！」他把書握得更緊些。

「你不聽我的話，我告訴你，恐怕隔壁就有漢奸！爲了你可不要連累了全家。」他講到「漢」字，語氣有些梗塞。

接着是父子倆對於那書的爭奪。

那膽小的父親得到了勝利，幾本認爲有抗敵思想的書籍，終於在一團可惡的火焰中毀滅了。父親喘着氣，亮出勝利的微笑。這微笑，好像在說他的頭能永久保住了。

兒子氣沖沖地衝出了店門。我像被他吸住似的跟出去。跟了三四十步之後，我望見他跨進專售抗敵書籍的××書店。（1414）

爸爸不讓讀書了（二十七・八・九・）

小林（十六・學）

早晨，天還沒有大亮，我就醒轉來；腦子很昏，四肢無力，覺得身體有點不舒適。

梳洗完畢，已經六點鐘，於是挾了一本書到公園去。一走進公園，腦子裏便清爽了許多。在和煦的微風中，我把書放在草地上，行深呼吸。

當我坐在一張櫈子上看書的時候，有二個學生模樣的人，在我的身旁轉來轉去，還講了許多難聽的話。我知道我今天遇到了「鬼」。「鬼」重新挾了書站起來，在樹林間漫步着。那兩個「鬼」還跟着我，我心裏很慌，但是勉强裝作鎭靜的樣子，在一棵大樹下面的草地上坐下來，依舊打開了書。

「不可以做朋友嗎，小姐？」

「爲什麼不理我們？你在什麼學校讀書？」

我感到厭惡和憎恨，只得離開公園。

回到家裏，父親母親都已起身了，我一人躲在亭子間裏，回想着剛才的事。

「這就是中國的有爲的學生嗎？當自己的國家正和敵人生死決鬥的時候，他們在幹些什麼？……」

我覺得非常痛心！

十點鐘，太陽正烈，我的亭子間悶得要命，窗口只有豆腐乾樣的一方，永遠被陰暗所佔有着。我頭上的汗，像淋雨般地從我的面頰，額頭，髮梢滴下來；我熱得不敢動一動。

郵差送來一封掛號信，父親看了以後，嘴唇變得灰白了。我連忙走過去扶住他，一面把眼睛斜過去看信。

「逕啟者……物價高昂……自來水，地價以及其他各項開支較前倍增，爲顧全成本，不得不將房租略予增加……自本月份起，加三成，……尊府每月租金應爲國幣三十六元……，」

「信上說的什麼啦？」母親問我。

「從本月份起，房錢要加到三十六塊！」

「哼！難道要我們的命嗎？自己失業在家裏，一個小錢也沒有進來，租了二個亭子間就要三十塊，連開銷最少也要四十塊，還要加他媽的房錢，簡直要逼我去死！」

父親發怒地說着，睜大了眼睛，把手敲着櫈子。

「爸爸！爸爸！息息吧！」

「滾開！你們這班賠錢貨！下半年你書也不用讀了，替我到工廠裏去做工！」

我嚇得哭起來，因爲我從來沒有看見父親發過這麼大的脾氣。我恐怕父親再要罵我，便躲到自己的亭子間裏，隱隱地還聽見

父親在罵人。

「簡直同漢奸一樣沒有人心！」

吃飯的時候，父親躺在床上，沒有起來。我很快的吃了一碗飯，便走開了。

下午天更熱，亭子間裏沒有一絲絲風，我皺起了眉頭，揮着一把蒲扇。

母親推開門走進來。

「孩子！父親頭上燒得很利害呢！面色也很難看，你去問問對門的醫生，問他可不可以免費診一診？快去，好孩子！」

「人家不肯診的。沒有錢的事誰肯做！」

「孩子！你沒有去問怎麼知道？」

「爸爸說下半年不讓我讀書了。」

「不要緊，他是發怒時候說說的。孩子！快去問問看。」

回來的時候，我告訴母親，對門王醫生說一定要掛了號，才能够看病。於是母親的眉毛更蹙得緊了。

晚上，父親的熱度更高，母親急得什麼似的。我知道今天的事情很不妙，很早就回到自己的亭子間裏，把電燈熄去，坐在窗口，發獃地望着這僅有的一線藍天和天空裏的星星。(751)

開除之後（廿七・五・十五・）

沉　之（十八・學）

起來得較遲了，爲的今天是星期日。推開窗，鮮紅的陽光透進來，天是蔚藍得可愛。「這麼久不見陽光了！」心裏這樣想。幾天來爲陰鬱的思想所充滿着的頭腦，終算暫時的舒展了一下。

早飯後，預備去赴××公園的聚談會，希冀着在那邊找到一些熱情，一些希望。六個月來，我好比走盡了人生的沙漠；沉悶，沉悶，到處都是沉悶。黑暗的勢力到處潛伏着，我相信終有那麼一天，我會跟這勢力搏鬥起來。「與其做一個屈服的奴隸而生存，毋寧做一個自由的戰士而死亡。」這句話又在我心底叫起來。我想不到自己會變得這樣快，近幾天來簡直沒有休息，一安靜就有許多紛亂的思想。

突然有人推進門來，是敏。他一進來就說：

「阿蒙和小李被開除了。」

這消息使我震驚，但是他底陰沉的臉部的表情却使我本能地相信了這消息的真實。

「他們……爲什麼？」雖然我是那樣地問着，但回答不是很明顯地放在我底腦際？小李是本市「學協」的幹事，阿蒙是會員。在校中他們是有名的急進派，有一次爲了出版壁報的事情，他們和學校裏的王主任起過很大的衝突。

敏並不回答我底話，他底眼在望着空中，好像在尋找什麼。

「王主任爲什麼要這樣做呢？難道他忍心要把這最低微的

柔弱的呼聲亦毀滅掉嗎？這地方不已經是太沉悶太使人窒息了嗎？」我已經沒有剛才那樣興奮，雖然從這消息所展開去的一切聯想充塞了我底整個腦際。我這樣像是在問自己，我底痛苦太大了。

敏站起來，我也站了起來。

「找小李去。昨晚佈告出來後，他一直到現在都是在悲憤之中。」我跟着敏走出去，沿着公共汽車站朝西向小李住所前進。在路上，他詳細地告訴我王主任怎樣知道小李和阿蒙參加「學協」，小李怎樣和王主任起了嚴重的衝突。

王主任放在小李他們頭上的罪名是：行動囂張，不遵師訓。小李反問他，什麼是「師訓」？何謂「囂張」？他沒有回答他，只睜開了他底那雙老鼠眼，擺出一副殘酷的樣子。據說他已經得到了阿蒙起草的本月卅日「告本市民衆書」的草稿，作爲開除他們的理由。小李呢，他預備叫「學協」署名警告學校當局，叫他們別把教育作爲賺錢的工具，加緊壓迫學生，爲虎作倀，實施敵人的奴化教育。

當我們到了小李家的時候，已經是烈日當空的中午了。進了他底臥室，他正在起草給「學協」的信。

「小李」敏叫起來。「昨晚的交涉有沒有結果？」

小李倒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激昂。祇是一開口，他底尖銳的眼中，就放射出光輝的憤怒的火燄。「你們坐下來吧！」他說着，把未完的信稿放入抽斗中。

「你們很可放心，這樣的學校我是沒有一絲留戀的。只是我要使王主任知道，在上海的數萬學生，並不都能任他擺佈，任他支配的。我要設法破壞他以教育作爲生財之道，討好敵人，以奴化教育麻醉青年的迷夢。加強壓力的結果只有更大的反響。」小李響亮地說着，他底被稱爲政治家風度的眼中，放射出報復的光來。

我沉靜地聽着他底話，但我底思緒卻混亂得像亂麻一般。我担心着教育商業化的高速度的發展，「教育者」天良的泯沒。我低下了頭，說出了久想說而從未出過口的話：

「上海也許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了。」

「這裏，什麼都是不入眼，污氣，污氣，到處是牠！」小李爲了我底這句平凡的話而跳起來：「到內地去！在上海有熱血的人是不能生存的。」

我們在小李處吃中飯。經過熱烈的討論，他又決心和阿蒙留在上海共同奮鬥。他說「只要我有一分力量，我要給這裏高速度發展着的奴化教育一分打擊。」

三點鐘，我先告辭了出來，回到家裏，許多複雜的思想縈繞着我，使我感到痛苦。

「沒有用，沒有用，這裏奴才太多了！」一個聲音在我耳邊喊

起來。

這一天，我又是在昏沉之中。(701)

焚書記

吳運開（十九．學）

初冬的季節，老是陰霾的欲雨不雨。太陽像遮了一層黃紗，淡淡地，照在身上也沒有暖氣。寒意是流露在每個人的臉上，祇有那廚房裏的僕婦們，在暖和的溫度下，正忙着他們的工作。特別的是那樓下的房東太太今天也精神抖擻的跑進灶間，捲起了衣袖，用那銳尖的嗓子，指揮着僕婦們。

「王媽，你把那昨天阿根齊好的書去拿來。」房東太太感到緊張，迫切，心裏老是轉着念頭，呆呆的握緊了手裏的火鉗，雙目注視着灶傍一堆作引火用的字紙。

車夫阿根正從外面回來，手裏拿了一張有紅字的日報，很悠閒地吹着口哨，他見到太太也在灶間內，立刻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太太！」

她抬起頭來看見了阿根，無關緊要的問了幾句，最後見到他手裏拿的日報，隨便地說：

「今天有些什麼消息？」

阿根斷續的報告着，一面仍舊把兩只眼睛釘在報紙上。

她一壁聽着，一壁把頭伸了一下，又用那尖而高的嗓子叫了：

「王媽快些啊！怎麼拿幾本書要這樣久？」

王媽很費力的把幾十本書捧到灶間，順手就放在灶邊。房東太太便拿起書來不問情由的把一本本書撕成片片，引了火向灶內送進去。

「太太，罪過啊！怎麼把書燒飯吃？」王媽似乎很憐惜地瞧着那些書本。

「罪過！你知道嗎？這些留着會惹出亂子來的。」房東太太很正經的告訴王媽，額上的青筋更顯露了，削瘦的臉似乎很少血色。

自「步兵操典」「陣中要務令」直到很久以前出版的「永生」「大衆生活」都一本本從太太手中撕破，變成了一片片碎紙，從火鉗中傳進灶內，被火焰舐成灰燼。

大少爺從校中回來了。順便的向灶間探望一下，看到他母親亦在灶下，除了叫一聲「媽」之外，很驚異地看着他母親的工作。

「媽！怎麼把我的書都燒掉了！雖說現在沒有多用，到將來也許要用到的。」

「真是傻孩子！要留着這些書什麼用？還不如趁早燒掉乾淨。」房東太太講出很多的道理去教訓那「不懂事」的孩子。

「早知今天都燒成灰的話，當初何必吃辛吃苦從蘇州帶到

上海來呢？」大少爺現出很感嘆的神情，懶懶地離開了灶間。這時候，灶間內正充滿着熱騰騰的飯香。（630）

一個弱者（二十七・七・二・）

梅特生（商廿・）

炎熱的太陽，掛在那天空的中央，我獨個兒坐在牀前的櫈上，倚着欄，閱着高爾基的少年時代。雖然眼光注視着紙面，但我的腦子啊，不知纏渉到那裏去了！

綠衣人來，投給我一信，我想又有什麼不辭的消息到來了。但接過一看，才知是一個朋友給我的信，我喜出望外。立刻把信拆開，誰知却給了我不少的悲哀。我爲要保存牠作爲最後的紀念，於是把那信抄了下來。

「特生兄：

好久沒有和你通信，不知道你近來的身體怎樣？我很掛念你，但我將和你訣別了，不能來和你會面，這在我是很爲遺憾的。

我近來心中是如何的憂悶啊！我這枝禿筆，那能描寫我心中千萬分之一的憂悶呢？我不欲再活下去，連一日都不希望再活下去了！我想永遠隱藏着我的不幸的種種，然而我不能瞞你，因爲你是我最親愛的摯友！

親愛的摯友啊！此刻她們都睡熟了，屋中靜寂得很，祇有我的筆尖在紙上發出微微的聲音。

我本不願告訴你，告訴你我失業已經整整的一月了，因爲恐怕我的悲哀，引起了你的悲哀！

我對於廠方，沒有一點過失，然而廠中捏造了事實，於上月的三十一日，給了我一封荒謬的信。內容說：「近來廠中生意慘淡，銷數日見減少。前得經理之命令，有減少職員之議，以節省消費而維持時日。且先生近日似有怠懶，故不得不以勤懶獎懲之例，請先生在家稍住，待廠中之生意興隆，再通知先生來廠任事也……」

哦，我眞不解其意，廠中的生意一天好似一天，何以說是銷路日見減少呢？既是銷路減少，那末爲什麼從前祇有日工，現在又添了夜工呢？這且不管牠。牠又說：「近日似有怠懶。」我自問沒有一些怠懶的地方。我每天到廠任事，總在上午七時左右，（廠中任事的時間是八時，）沒有一天遲到過。然而牠却說我是怠懶，這不是捏造是什麼呢？我記得有一天，廠中開什麼會議，那天經理也來，我祇和他點了點頭，沒有在他的面前獻功頌德。也許是就此觸他之怒罷？啊！我生性是這樣，我不願攀龍附鳳，有所諂媚。雖然如今爲了我的個性而失業了，但我並不怪自己。我早不願在該廠任事了——這是敵人經營的廠啊！我不能流了自己的汗血，替敵人賺了錢，變了槍與彈來打死我們的同胞！

親愛的摯友！我整整的失業已一月了，我物質上所受的壓迫

遊好，我精神上所受的損失啊，眞是不可以塡補！我開始和她認識的時候她的言語和行爲，是何等迎合我的心情啊！然而當我失業以後呀，她對我的態度，巳天淵之別了。然我對她的態度始終如一，我想不到女子的心情，是這樣的善變啊！目前我倆的感情，有一觸即破的形勢。然而幸有那我倆的結晶——小女孩，勉强維持我倆間的關係。

親愛的摯友！我看透現社會的一切，我豈但因失業而消極？我生活的資源，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房金已拖欠了二個月，柴米油鹽，一切生活的費用，都在無有之鄉。啊！明天的生活呀！我已解決了！她們怎樣？我却不知道。

親愛的摯友啊！你如果有能力的時候，必定要扶助她倆，使她倆好好的生活下去，因爲我對她的態度始終如一。

我將走了，悄悄的走了，她們是毫不知道，祇少讓我死個清爽！

我寫到這裏，已經不能再寫了。心悸很甚，脈搏已加快了，呼吸也有些急促，手腕也軟了，使我不能不就此擱筆。

你接到我這信的時候，說不定我已到了那清冷的水晶宮了。

你的朋友維仁。」

閱完後，我馬上奔去勸他，但是他已不在。於是我留了一封信。

「親愛的維仁：

我接到你的那信，閱後便我全身的肌肉、都在顫抖着了。我的眼睛，不期而然的充滿了兩眶熱淚，滴在你給我的信上，同時字跡也已糊塗起來了。我不願再讀下去了，閉了眼睛，讓我眼淚包着在眶裏！

啊！朋友啊！你的消極而自殺，不是靑年人應有的態度——這不是太懦弱嗎？

親愛的朋友！你該認淸呀！今天抗戰中的靑年，該有鐵的意志，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目前的環境奮鬥、奮鬥出我們前途的光明！

親愛的朋友！你已看透了現社會的一切，但你不該就擺脫的去了。我們該振作起精神，讓我們的能力，來改造目前的社會，這是我們應有的責任，也是我們應盡的義務！中國今天不正在向着新社會邁進嗎？

你希望我扶助她倆，我有能力的時候，決不使你失望！

親愛的朋友！我的眼淚時時奪眶而出，同時手也顫抖得很，就此不寫了。你看到我這信後，希望你不走那消極的道路，來加入我們的隊伍，負起對祖國應盡的責任！

然而，我的朋友，從此就沒再見面了！　你的朋友特生。」(828)

失業（二十七·四·一·）

野葦（廿五）

今天清早，我從北新涇的瓦礫堆裏，走上白利南路。閃亮的刺

刀，猙獰的臉貌，嚴厲的搜查侮辱，……一切「順民」們應受的損害，都沒有叫我怕懼。因爲我才從那殘破的家鄉出來在那裏，我是嚐遍了一切迫害了的。

過了梵皇渡車站，折入愚園路，大上海幽雅的處所，又跳進我眼裏了。富麗的小姐太太們，風流的老爺公子們，優閒地在整潔的馬路上漫步着，躺在柔軟的汽車裏飛馳着，他們的臉蛋，依然是那樣紅潤，那樣快樂。整個民族在死亡線上掙扎，幾千萬同胞在飢餓線上流亡，這裏是看不出來的。眞是謎樣的上海呵！

在膠州路轉了灣，不久便到廠裏。工開了，機器鬧着洪大的聲響，在隔別了半年的耳朵裏，彷彿是老朋友唱着歡迎的歌曲。

我很熟悉地進走宿舍，生熟的同事，都向我投着生疏的眼光。但我非常高興。

去年戰事發生後，老板哭喪着臉，向同人很誠懇的說：「這裏每人十元川資，你們回去吧。本來應該多給點，銀行裏提不到錢呀。將來廠開了，我會寫信叫你們的。」我們想要求多付點錢，老板在法租界借了房子，不回來了，廠裏又不開伙食，怎麼辦呢，只好回老家去。

現在回到上海，工開了，又有工作了，怎麼不開心呢！於是，我便去找去年存在這裏的衣物。但什麼都變樣了，搬的搬了，失的失了。後來一個同事悄悄的告訴我：

「前幾天，有二個日本人來捉人，說法租界捉到了游擊隊，有你的名字呢！」

我離開上海半年多了，這不是很滑稽的事嗎？我隨口問道：

「眞的嗎？」

「可也說不定呀，那次來了二個不三不四的人，給老板鬼混一陣，走了就沒再來。老板說是日本人來捉人，那還不是……哼！」

我的同事有點憤然。我一切明白了，我沒有把希望拋掉。吃飯時候，我和從前一樣隨着去吃飯。飯堂裏新貼了一張告白：

「非本廠僱定職員，不得留廠膳宿。」

我終於厚着臉在那裏吃飯，因爲我還沒有正式解僱呢。我還有許多熟悉的同事，我不能把希望拋掉呀！

吃過飯，我慢慢的去收拾失散的衣物，衣服是大部「不翼而飛」了。想來，大概是老板以爲我們這批淪在戰區的夥計，大抵都眞的回了「老家」，永不會碰頭了。所以便「慷他人之慨」把「遺物」恩賜給別人了。

宣且不提，橫直在家鄉也要遭到一樣的遺損，可惜什麼呢！叫我痛心的，還是七年來節儉下幾個錢，買了三百來本心愛的書籍，這次也給老板在不知不覺中全部焚燬了。

我正在悲痛的時候，有二個先我來滬的「非僱定」舊同事，跑來約我了：「你來得正好，今天一起去見老板吧！」

「好！」我很快的答應他們，他們便走了。

我又在廠裏吃了頓「非份」的晚餐。

夜裏，我們一起進了老板的總理室。他正嘴裏啣着雪茄，把豬一樣肥的身子囤在沙發裏，悠慢地在想什麽；一看見我們進來，頭要點不點的勤一下，從眼鏡裏射出討厭的目光來。

「黃先生，請你原諒啦。」一坐下來，我們就談正經：

「同人們現在家破人亡……」

「怎麽，你們的意思，你們不在上海，叫我廠都不要開嗎？喂，叫我把新職員辭了讓你們？」

他冷冷的搶着譏諷我們，把煙尾朝痰盂裏一丟。

「不是這樣說，現在廠裏很發達，日夜班幹貨都來不及，職員又比從前少，總要請你幫幫忙啦！」

「嘿，我不能保你們一世，老實說，『復職』兩字談不到！」

一個字一個字像要把人朝井裏推，聽來不覺冒火。我憤憤地說：「那末，你應該把我們的衣物，書籍還我們！」

「哼，廠裏要你們的？自己去尋是了！你的書，告訴你，燒了還是爲你的好，否則，嘿嘿嘿！」

他冷笑起來，環境決定他那樣放肆，不顧人情。

我失業了，我還失去了心愛的書籍，我知道是誰奪去了牠們，我憤恨！

但憤恨有什麽用呢？我想，我應該把這筆賬一起上在民族敵人的血債上，求一個總的結算。(226)

如此生活(二十七·八·二·)

秋嶽

每天在報紙的分類廣告內打圈子，明明知道那是不會有甚麽希望的。

今天，天氣不知道怎麽這樣悶熱，鴿子籠似的亭子間內委實留不住。更使人難過的是一張張愁苦的臉；慈母的臉，老父的臉。往外跑吧！不看見倒也罷，看了眞難受。

早飯也沒有吃，因爲吃下去了實在不能消化。昨晚嚥下的兩碗薄粥，還悶在心口。「報紙上的分類廣告或許會給你點希望，不是嗎？每天有上十來條聘請。」我想着，越想越有把握有希望。

決定了去看報，上圖書館裏去看報。雖則到那裏要枉跑許多腿，但是在老槍報販那裏揩油，總得挨氣，討厭你窮癟三弄皺了報，沒有主顧。況且昨天才去過，不是還受過他的嚕嗦。

本來，窮小子還要看什麽報，沒錢就配不上看的。

跑進圖書館，那裏的確恬靜得多。但是那些在座的總是些閒散的熟悉的臉，從圖書館開門坐到關門，昨天在今天在明天還會在。

這不知道是否象徵着太平時代。

第一份要看的是新聞報，第一欄要看的是分類廣告內的聘請欄。雖然這幾天前線打得很吃緊，後方游擊隊又很活躍，但是還是先讓我找到了職業飽了乾癟肚子再說。

新聞報有人在看、大概是同我一樣想找職業的人吧。

「先看看別的報紙，看看時事吧！」自己這樣的想。但是那裏有心緒，一面看一面偷眼看着新聞報座上的人。

唉！那傢伙眞不識事務；在我接連看了幾份報紙以後，他還坐在那裏，屁股似乎給橈子膠住了。偷眼看過去，不錯，那鉛字排得最密的一頁上他的眼珠子在那裏儘溜，一遍又一遍，也是在找分類廣告內的希望呀。哈！同樣的是失業鬼。

肚子有點餓了，口也渴得要命。我眞要咒咀那同病相憐的傢伙爲什麼要獨佔。

肚子裏擬定計劃，他再不走我準會上前去趕跑他，因爲時候已很匆促啦，看了廣告還要去應徵呢。遲了誰說得定不會給人捷足先登。

時鐘上的針正成一直線，九點一刻。

口渴了先去喝點水再說。這裏預備的是沙濾水，眞闊氣！

回來時，那失業鬼走了，急急的跑去看，同時想總要看他媽的一個仔細。

眞開心，我憧憬起來了。我已在那廣告欄內得到了希望。一張張中、中、交、的鈔票飛進了袋子，潮湧那樣的。母親看見這情景，笑了，父親看見，也笑了。

沒有多閒功夫看戰事消息，急急的翻到聘請欄。但是他媽的不知是否那個失業鬼或別的王八蛋，竟將其中的一則聘請裁了去，留下了一個空白。眞該死！那混賬東西！眞該絕子絕孫！看在腦袋裏就行啦，爲什麼還要吞進肚子裏去呢！來挖個空心讓你一人登金龍殿。

一則一則的聘請新聞這樣唸下去：

「……某時令物品極需推銷員，每月至少有五六十元至百元進益，但爲救濟失業起見，不限名額，錄取辦法簡便，實爲失業者之良機，有意者請……」

推銷員，這勞什子不行，既然出品無人要，爲什麼還要轉空念頭，美其名曰救濟失業，無非是要在失業鬼身上搾點油，騙上幾塊保證金。

第二則寫着：

「本洋行急需買辦一人，每月月薪五百元，但需有五千元押金者爲合格……」

嘿！五千元，數目倒眞不小，況且像我們這種窮小子決够不上作「江白渡」的。

過了第二則，第三則這樣寫着：

「……本店需賬席一位，但爲進出銀錢起見，需具相當現金保證……」

他媽的，雖然賬席倒可以幹一下，但是又要現金保證！銀錢出入，無非是騙人，要騙錢直爽點說得啦！爲什麽還要活見鬼，說怕我是壞東西要捲錢跑，我準會剖肚子給你看。跳過那個挖空了的一則，的確不錯：

「某大報館出版在卽，欲召大批職員，練習生及賬席二人，但賬席需有二百元保證金，職員五十，練習生練習期半年，半年後量才正式錄用，但練習期間每月津貼八元……」

眞好！好得使我直跳起來。挺一下腰，賬席需保證金，職員，亦需保證金。但是，嚇！練習生，不錯！自己埋怨着以前幾次應徵沒成功爲了希望太高。當練習生也眞不妨，自己年歲也沒多大，現在先混飽肚子再說。況且再有八元錢的津貼，住也準會住得舒適點，不要再在亭子間內打地舖。

讀了一遍又一遍，細細的幾乎每個字都能背誦了出來，那地址也記得怪牢的。那一則給挖了心的或許機會來得更好，但是管他娘。時間還祇有十點多，拔出腿來去應徵也不會遲。

別了圖書館，腳步眞輕快，走路時常會會心地笑起來了。八元錢多好，還有新聞記者的希望呢！那時爸爸媽媽一定笑了，用不着再苦愁着臉。家給鬼子燒了就燒了，老家也用不到回去啦！報館總是一個雄偉的建築吧？「申報館」多大，「新聞報館」多大，都是大洋房。「立報館」還是小型報呢，報館也不小。廣告上不是寫着大報館嗎？一定是洋房，士敏土的厚建築。做個練習生總不會沒資格，沒出息吧！

跑上那指定的路，不錯，大建築眞不少，於是依着門牌找着。

從路頭跑到路梢，但是沒見那報館的一點影子。心底委實有點着急，大報館大建築那裏會錯過，要不是沒生眼睛，準是記錯了路！見鬼！

打回頭，再找一次。格外的纖細，一個一個門牌依次地找着。來啦！×報。白奶色的玻璃窗上冲着的兩個黑字，眞是。看門牌，又不錯。但是爲什麽這樣的小，小得像一個理髮店。

住洋房的幻想破滅了。出入的人眞多，都是應聘的，位位漂亮，個個少爺樣，那裏看得出是掙扎在飢餓線上的呢？

別管這揩乾額上的汗珠，很謹愼地跑進去，裏面擠滿了黑壓壓的人頭，至少有上三四十，肚子裏在打草稿。現在祇有上午十時多呢，報紙也才剛出，老槍報販也還正在馬路上叫喊呢。到下午六時，準有幾千人來應徵。

進去後塡上了一張油印的履歷表。姓名，年齡，當然是一套老花頭，一項項都用正楷塡上了。但是最後一項，就是所謂保證金。眞難；許多人在那裏住了筆。但是，練習生，八元津貼，練習期半年，報上

沒有提到保證金啊！留下一個空就是了。

塡好了以後將紙送給一個中年人，一頭長頭髮，是一個記者，我想。我這估計是不會錯，因爲這裏是報館啊！

等候着經理先生一個個的叫喚，叫進一間經理室去。

挨着挨着最後總算叫上了我的名字。

於是我就匆匆的跑了進去，一個穿着筆挺西裝的中年人站着。三十多歲，鼻下一簇短鬍子，眞有點經理的威嚴。

「×××，是你嗎。」

「是！經理先生。」

於是他就提起了我塡就了的一張履歷表看着：

「噢！你是來當練習生的。××學校畢業，高中程度，不錯！××學校我也很知道，出來的學生不會錯。在我們這裏當練習生吧，也很有出路，先幫助寫點稿子，以後就在新聞界跑跑，撕混熟了，新聞記者是不會成問題的。」

他接着又在那紙上看下去，突然反變了面色：「怎麼？保證金怎樣沒塡？」

於是我立卽這樣分辯：「經理先生，在你的廣告上，練習生一項內，不是沒有保證金的嗎？」

「唉！是，」他微微的笑了一下，「保證金是沒有。不過練習生每月需貼膳費六元，半年六六三十六元，一次付淸。你想想自己有沒有能力。付清了那麼我可以替你留下一個位子。一來，看你先來，塡上的幾個字又不錯。」

「經理先生，是要三十六元嗎？練習生每月不是有八元津貼的，那麼我祗要拿二元錢好了。」

他冷冷的笑了一下，「哼！那怎麼可以？我們的規矩是一次付清膳費，以後再支津貼，你怎麼可以任意改我的規矩，有沒有？現在到家裏去拿來也行，機會是很好的呢！不過我們的規矩是這樣的。」語句裏充分露出了馬脚，使盡了一面威脅一面利誘的手段。

眞像當頭傾下了一盆冷水，我當時淸醒了過來。旁邊還有一個年歲相當老的，是來當眼席的，在苦苦哀求，希望能夠寬限幾天付保證金，但是我恨不得大聲告訴他，這是一個怎樣的騙局。

跑了出來，在路上完全變了另一個我，我癡想爲什麼還要每天在分類廣告內讀呢？類似的事件不是碰到過好幾次了嗎！

但是明天呢，我準還會如此的生活，這樣地幹。明明知道在分類廣告內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但是終究是誰叫我這樣的呢？不是因爲敵人毀了我的家，使我成了一個一無所有的流亡者，叫我天天在飢餓線上掙扎嗎？（343）

不是亡國奴（二十六・十一・十三）

夏棄起

「姊姊！起來呀！已經七點了，你忘了我昨晚對你說的事嗎？」在甜夢中被大弟高聲地叫着推着。雖則我的睡魔還未脫體，也只得張着二隻朦朧的眼沒精打彩的披上晨衣起牀。時候很侷促，將要近七時半了，在短短的十分鐘內把「分數」的意義與種類約略地教給他。

「眞討厭，昨天不叫我教，人家要睡的時候偏來麻煩。」接着我不高興地說。

「都是媽不好，前幾天不讓我去上課，難道流彈這麼巧眞會飛到我身上嗎？害我算術也沒教到，不然，誰要你教！」他撅起了小嘴邊說邊走了。

「快走小鬼！」我狠狠的駡他！

「不！大姊！你不該駡他，是媽不好，不肯讓他去上課，算寶貝他啦。」睡在被窩裏的小弟嫉忌似的說。

「也不能說媽不好，歸根結底還是日本鬼子害人啊……」不好說話的淑妹難得她說了這套怪有理的話。

我索性不再睡了，翻開報看了幾項大題目——

「昨日淒風苦雨中大上海全部淪陷，守衛南市的孤軍流最後一滴血，昨日傍晚作最壯烈戰鬥。」

「民國路上十萬難胞在敵軍刺刀下掙扎，風雨飢寒交迫中渴望着援手。」

「太原守城部隊全部殉國。」

雖則滿載着觸目驚心的消息，可是我並不因此而憂愁，悲哀，甚至灰心，相反的，更使我興奮，更使我仇恨。我理智的想着，在這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的過程中，是免不掉有得失的，同胞也免不掉要遭難與犧牲，更免不掉有前線戰士光榮的殉國。誰都不會否認，我們要獲最後的勝利，必須要經過一個持久的鬥爭。同時因爲這是整個民族的生死戰，所以這個鬥爭是十分艱苦的。每個國民處身於這個鬥爭的大時代中，應該用冷靜的頭腦來應付這偉大的環境，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姊姊……姊姊！……」大弟提着書包飛快地叫着進來！

咦？怎麼你一會兒又回來了？是不是肚子還痛？」我很驚奇地問着他！

「肚子痛倒好了，可是……」他皺緊了眉頭，後一句話還未說完，便放聲大哭起來。

「究竟爲了什麼？別哭！快說呀！」我要他告訴我聽。

「我很匆忙地一口氣跑到校門口，恐怕太遲了，所以就一直往裏面衝進去。誰知校門外的×國兵拿着鞭子抽了我兩下。當時我也不覺痛，只見裏面許許多多解去武裝的中國兵，同時有一部分在操場上被×國捕巡在檢查着香煙毛巾電光燈……等東西，都被×捕抄去了。有很多勇士爲着不願被他拿去，正被××巡捕

狠狠地抽打呢。可憐我們的戰士都穿得單單的！他們臉上都現出憤慨而不服的神氣。」他氣喘喘地說了這麼一大篇。

「姊姊，我們到底是不是已經做了亡國奴了呢？爲什麼×國巡捕這樣的看不起我們中國人？欺負我們的將士？」他憤憤的問我。

「不！我們決不會做亡國奴！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我們應該勝不驕，敗不餒！上海今天是淪陷了，但是終究還會插上我們的軍旗。今後痛心的事實多着呢，我們要把這些血和淚的經驗深印在心裏，努力進行恢復大上海的工作。只要我們自己誓死不當亡國奴，我們就永遠不會是亡國奴！只怕我們自己不爭氣……」我哽咽起來。大弟的小眼睛也濕了。他瘋狂地喊：「中華民國萬歲！」



第六輯

蛆蟲樣的一羣

從早晨到晚上

自振

說是早晨，太陽可已晒得竹簾子簌簌的發響，天空裏早已滿佈着爆炸的聲音，但是驀地裏一聲巨大的砲響，却把趙先生從舒適的甜夢中驚醒過來。他伸一伸懶腰：

「呵……哈！」看一看表，十點四分。

四姨太太老早就煮好了一盅燕窩，瞧着他醒了，連忙端過來給他喝：她看一看老爺的面色今天又不大好，於是嬌媚而又帶着關心的說：

「你也太忙了！從早晨出去，一直就到晚上老晏的回來，外面流彈多着呢，我看你今天還是不要出去罷！」

「不要緊的，心肝！我今天的事多着呢，妳叫阿鄰去預備車子罷！」說着捏了一把四姨太太的腮膀，露着牙笑着，又對着鏡子打領結去了。

公司裏滿眼都是人；閘北分公司裏的，南市棧房裏的，黑壓壓的擠滿了整個的公司。

「是月底呢，不要今天就發人罷？」

「照理說：公司裏去年賺了二百多萬，今年一上半年工夫，就賺了一百多萬。要是眞肯維持我們這麼一年半年的話，可眞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何況這些錢都是我們幫着公司賺的呢！」

趙先生一踏進大門，嘈雜的空氣，就立刻突然的壓低了下來。他連正眼都不看一看的，一直跑進經理室。

案頭上有二封信，一封是天津廠裏來的，報告戰事中受損的情形，現在已經整理就緒，大約損失三四萬光景。

「三四萬！還好還好！那不算是一個怎麼大的數目。只要市面平靜，做一票××貨的投機，不就可以撈回來了嗎？」他心裏這樣想。接着又拆開另外一封信來，那是××傷兵醫院籌備處的通知，約在今天下午四時開會，他輕輕的往旁邊一丢，心裏想着：

「開會，又得要錢！」但接着他的思緒又轉到三四萬的數目上去了：

「三四萬！在這個的公司基金和自己的財產上比例起來，那自然是一個很小的數目。但是要掙回來可也不容易啊！而且戰事到什麼時候結束，是誰都不能逆料的。交通阻礙了，商業停頓了，公

司的開支是浩大的，職工的人數又那麼多。」他突然的提起筆來：

「裁員裁員！」

下午通告牌上新添上了一張十八項頭的文稿紙，而緊跟着這一張文稿紙後面的小職員的命運，正像這一張新通告後面的舊通告一樣，悽慘地給罩上了一身的黑暗，生命被拖住了。

四點半鐘，趙先生出現在××傷兵醫院的籌備會裏，他首先是深致抱歉：

「啊！對不起來遲了一步。兄弟實在有些窮忙，剛從商會裏出來，同鄉會要辦收容所又打電話把我找了去。」

「啊！趙先生眞忙，眞熱心！」於是全場都對他肅然的起敬。會議繼續着：

「……不過，經費少了是不行的！現在預定是五萬元，已經由兄弟和在座的幾位拚湊了一萬八千元光景，不足的數目，想向外面去募捐。」主席汪先生整一整面前的捐簿。

「這裏是幾本募款的捐簿，憑着諸位在社會上的手面和熱心，我想不難一下子就湊足這個數目的。」

「主席，諸位！」微微地一躬。趙先生瞧着是自己的發話機會來了，於是站起來激昂地說：

「在敵人已經打到我們的面前來了的現在，還有人會吝惜自己的財產，而不去救救傷兵，幫幫難民的忙的話，那眞是一個守財奴……守財奴！」他本來想說：是漢奸的，可是覺着，覺着那總有些不那麼順口似的。在一陣哆囉之後，他再繼續的講下去：

「……像兄弟這樣外表上汽車保鑣，骨子裏滿身是債的人，也已經東幾千，西幾千的捐了許多，總算對得起國家了！我想這一些數目，諸位一定能夠很熱心的去盡力經募的。」

於是捐款簿一本一本的擺在各人的面前，但是主席汪先生的心裏是明白的。

「東幾千，西幾千？屁！幾時看見你出過錢？」

散會了，闊人們一個個跨上了汽車，主席一把拉住了趙先生：

「老兄上一次籌備會老兄因爲忙沒有來，使我們不能聽見你那使人興奮的演講。我想：老兄也是發起人之一，又是一個最熱心愛國的人，關於經費方面，請老兄也隨便寫些吧。」這給予趙先生以一個本來就惴惴着的，突然的襲擊。他心裏想着：

「倒霉！逃過了上次，這次可又給他拉住了！」他本來想連這次也不來的，但是在衆人面前，他當時曾作過慷慨激昂的論調，要是連這次也不來的話，會不會給人家罵冷血漢……漢什麼，他不敢再往下想了！他覺着主席是深知道他還會事的，但是提起錢，却又使他肉痛。不過趙先生畢竟不愧是一個老於外交的脚色，他立刻扮下笑臉：

「老汪，不瞞你老兄說，這二年我眞是外強中乾！雖然從前做

××貨賺了一些錢，但是天津廠裏損失得很多，生意不好做，自己虧空的也就很大……這樣罷！我總盡力的去募捐，總要對得起國家，對得起自己！」

於是點一點頭：

「再見，再見！」

在一天的愛國工作中，趙先生是覺得太辛苦的疲勞了，因此他必須有一個舒適的地方給他消磨一個晚上，調劑一下枯燥的精神。於是他輕輕的對汽車夫阿福命令着說：

「××路……××舞廳！」（1416）

騙局

何斯基

「嗡胡……嗡胡……嗡胡……」

黯淡的店堂，寂寥得似座死城，買客連搭訕的都沒個兒。滿臉灰塵的電扇在整天打旋之後，像要求停留似地喘息出工作的辛苦。

今天比往日更熱，馬路上的柏油，還是今夏第一次溶化得沸滾似的翻着泡沫。雖然有撒沙，噴水，可是柏油仍在溶化。一片片輪跡和足印划下了血汗之痕。臨窗，我望着馬路上在奔波的人。啊！爲了金錢！我抹着從額角流到臉上的汗珠，在悶窒的心裏蕩漾着一種可厭惡的奏鳴。

「獨……獨……獨……」沉重的步伐，使勁地打得地板抽搐似的震動，蘇主任走過我肩邊。

「丟那媽，電扇開得格麼子多！關掉幾個來！」——蘇主任看到電扇多開了兩個，對我使氣的叱責。他臉上罩着一陣陰霾的恐怖，彷彿眼珠欲躍出眼鏡外來，一雙重疊抹成的闊眉，露着一股淫威。我想委實是生意太清淡了，否則我也不會做出氣管吧！

「生意格末子清，哼！去喊永增來。」蘇主任在部長室裏提高着喉嚨，叫着任何一個的學生，——或叫練習生。永增被從裏面貨房間喊到部長室來。

「還喬其紗貨倉間裏還有不？」「大約還存有幾箱。」順手從玻璃窗中抽出一本實×洋行的樣品給他看。翻着一塊紅格瀰空的喬其紗，上面已漬上了模糊的許多汗斑，還剪掉了幾小塊——是給跑街做推銷樣品的。

「這……」猶豫了一下，彈着手指，「恐怕還有五箱吧！」永增說：

「五箱！」

「喔！××綢莊的一箱還沒取去，這只有四箱了。」

「四箱……，一箱有幾多疋數？」

「五十疋。一疋是三十碼。」

「唔！」蘇主任從西裝袋裏抽出塊手帕抹着汗。他說：「今天是星期五，明天……」細心地轉身看一下日曆，「永增，你把四箱就綁開去作犧牲貨賣提一下生意經。永增，准明天賣！」

「獨……獨……獨……」沉重的步伐打着地板，部長室沒有人了。

喫過飯，下午，我們就開始做上午所指定的工作了。六七個練習生擁擠在湫隘的貨倉間裏。牆上是那麼陰濕，呼吸到的空氣，祇是霉氣和汗息。但慣常了的我們，還不致作嘔。在貨倉間裏等候了許多時候，才見永增大搖大擺的拿了取貨單緩緩地踱來，驕矜，奸刁，主任的寵愛把他養成的。

「開四箱嗎？」喘呼呼的金榮在開始搬動木箱。

「是的。六八四號不要開！」永增說。

五疋，十疋……直到三十疋，一箱箱的開着。在身旁地上已聳起了一堆堆的紗。不耐煩的口吻刺進了我們的耳膜。

「喂！快些搬呀！……搬呀！……你們做什麼的！」聽到這話後，我就湊肩上去，這樣他就給我一放十五疋的壓上我的肩頭。

「永增，十五疋我吃不消，十疋吧！」我自量力不勝任。

「十五疋都搬不動。喫飯的氣力在那裏？真有這麼沒用！」他神氣十足的回答我這麼幾句。我本想與他掙駁一下，但想到他會用公報私仇的手段，我終於啞然無言了。

我在扶梯的轉灣處險險地栽個跟斗。皮鞋是容易滑的，又是水泥的扶梯，沉重的脚步一踏空，把我旁邊一個女主顧嚇了一大跳。她憐惆似地說：「搬不動不要搬這麼多呀！嚇得我來！」我痙攣地對她苦笑。我的心比她跳得更厲害呢！假使萬一摔出血……摔折骨……甚至摔死……在公司的定章中亦只有少得可憐的五十元恤金。

「練習生真不是人做的。」爽心直氣的瑞民在旁吼上一聲。

「要喫飯沒法呀！副經理不是講過嗎？就是被主顧打了耳光，也還得賠笑去道歉。還要盡天良甘心作賊的奸商們，國家還要背叛，何況對我們職工的待遇呢！」

無力，脚輭，腰酸，……但是無論如何，總得搬光為止，

星期六，天氣比昨天少熱了一點。蘇主任露着猙獰的笑臉在我們旁邊踱來踱去。「票簽不要穿錯，當心點。機頭弗要忘記剪去。永增你留心察看察看他們！」於是，他踱了出去。

本來，機頭是他最關心的。因為那上面都印着製造的地址與廠名。要是沒剪去機頭而拿了出去，那麼，蘇主任的把戲被戳穿了，我們也就得遭殃。所以我們不得不昧着心察看週到。

下午生意果然來得擁擠，廣告的効力畢竟是偉大的。進來的人們，都擱着那隻犧牲貨櫃檯，買着其紗。幾乎鬧得水洩不通。像在櫃檯四周打上了一道道的人牆。「縱縮」的喧嘩，剔擻的敲尺，縣

熙攘攘的往來，這些合奏的節拍，打進每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心，是多麼慘痛呀！然而蘇主任的頭腦中却早給利欲的烟薰得僵黑了。他現在只是在打着圈兒，巡視着。櫃上的紗一件件的稀少下去，擄貨的板，一塊塊的堆積起來。今天他臉上滿堆着笑。宗還個喪盡天良的騙局！這裏只有價廉、物美、便宜、賺錢，沒有良心、道德！沒有祖國！

擁擠，喧嚷，敲尺聲，在合奏着傷心的節拍。在眼前的景物我彷彿模糊了，在我腦中所展現的，只是同胞們的血一滴滴地流到侵略者的錢袋裏去！（1415）

金票

匀羊

氣候是這樣的熱，悶在辦公室內，眞是難受。電風扇雖然不停地在旋轉着，但是事實上並不因此而減少熱的程度。點點滴滴的汗珠，依然由皮膚的細毛孔中沁露出來。

午後，櫃台上忽然來了個中年的顧客，穿着畢挺的西裝，喜氣洋洋的踱着紳士式的步伐走將過來。「這裏是國外匯兌部嗎？這票子請你煩勞一下吧！」他從褲袋內摸出了一疊綠色的狹而且長的紙鈔，一望而知道是美金票。厚厚的一疊，他很小心地，很整齊地，把牠疊在櫃上。但是當他銳利的目光，移轉到我們面上的時候，我們的回答却是：「這票子是美金票。對於外國紙幣的買賣，有幾家銀行是辦理的，但是大多數，為了手續上的麻煩，以及種種的不便，大多是不做的。所以，對於先生的請求，我們祇得抱歉了。因為對於牠本身的是眞是偽，我們也無從加以辨別，這是很對不起的。」他聽了這話之後，顯然是沉默了，但是他並不失望。得意的微笑，依然爬在他的臉上。當時我就有意無意地搭訕着：「你先生什麼時候從美國回來的？他們對於中日戰爭，作何感想？美國的人民，不是向來主張和平的嗎？但是他們的政府為什麼要實施中立法案？這是美國的人民所樂意的嗎？」他聽了這話？搖搖頭，這樣回答我：「不是的。這是從四川路上的小錢莊裏買來的。在戰事初開始的時候，我早已料到法幣的必然跌價，因此我早已結成外匯。但是恐怕政府將來會沒收私人存款，所以我特地來把牠掉成金票。利息上雖然吃虧了一點，但這樣却可以高枕無憂了。」他依然帶着滿面得意的笑容，拖着他那輕快的脚步，走出了行門。

聽了他這席話後，這才明白他那微笑的由來。我眞佩服他那見解的「遠大，」思慮的「週到，」但是我不明白，他是不是中國的人民？命錢固然是人生活命的唯一要素，但是要知道還有比它更重要的東西存在着。要是國亡之後，縱然你有百萬的家財，到那時候試問你可還有什麼用呢？可還有誰來保護你的產業呢？說不定因此反把你的生命送掉！

匯價由一先令二辨士半，跌到八辨士，一般自以爲聰明的人，又自傲了，什麼國幣又在貶值了。雖然徐州是陷落了，九江是失守了，但是對於中國整個的金融，可有什麼影響？根據四行準備庫的報告，法幣的準備金不是較前益發充足而有餘嗎？倫敦的金市，不是還在七鎊？這跌落的由來，實在是由於一般投機者的操縱，和一些非必需品的進口商行的極力扒進，這才造成了這種畸形的行市。

看到漢口獻金運動的活躍，使我感想到同是一個國家的國民，他們爲什麼願意把他們的所有積蓄、金銀、財產來獻給自己的國家呢？難道他們沒有「遠見」「週慮？」他們是爲着國家民族，也就是爲着自己的前途，才願意把他們的財力供獻給政府，以盡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的責任。自作聰明的朋友們，可以醒醒了！可歌可泣的淞滬三月戰事，怒吼着的大砲聲，難道你們已忘掉了嗎？看看前方將士的浴血苦戰，看看後方同胞的積極工作，千萬人的死傷，千萬人的流離，他們爲的是什麼！（732）

拾來的一頁

慶

某一個夏夜，信步於××路，偶爾拾得日記一冊，內容殊堪尋味，惜大都已告殘缺，爰特選其中比較完整之一天，錄之於后：

七月八日 天晴

雖則昨天整整的打了一天牌，但是今天還是起身得比往日早，在十點鐘敲得沒多久，我已連早飯都咽下了。我總是奇怪，他們爲什麼還樣歡呀！才敲過七時就起身了，眞是有福不會享！

胡媽把報紙遞過來，我照例就立刻把本埠附刊打開，看那幾個去處將足够消磨我這一天。

跳舞場，戲院子，因爲天天去，我已經膩了。游泳池總沒有上年高橋的爽快，跑冰我根本不會。還是跑狗場比較得有點兒刺激，要是買得一張獨贏，就會有整千的鈔票向你口袋裏塞。

偶然翻翻第一張，昨天又有投炸彈案發生，我見到了覺得頭痛！心悸！

上午就這麼在無聊中過去。

今天飯太硬。

才放下碗，在「××局」近來得很意的知友×君來啦！我早就托他弄一件掛名的差使，今天他來，大概總已有了點眉目。我早就想好，假使報紙上把我的名字登了出來，那我只消來一下子「諒係傳聞失實，特此鄭重更正！」的啟事，就沒有事了。每個月的乾薪×百元卻現撈，嚇！果然×君眞够朋友！

「××酒樓離這裏沒多遠，我們走去吧！比較的少注目一點。」×君這樣的提議，我當然很恭敬的應了聲「是！」

走出門，我們儘檢着熱鬧的街道走，那些女人眞够瞧，依着性，我準把她們從上至下狠狠的盯上還麼幾眼，才够痛快！但是因爲×君在旁邊，必須放正經點兒，所以我只是從眼角邊偷偷的斜視着。

在××路上，我還遠遠望見一隊××憲兵，正向我們對面走來，我覺得有點不自在，想躲一躱。於是立刻使用着我的聰明，推說對面的櫥窗前圍着一大堆人，我們去瞧瞧好嗎？否則要是對×君直說了，准會引起他極不好的印象的，現在他是我的上司啦！

當我面上掛着一絲得意的微笑，從酒樓中踱出來的時候，我又似乎自我的意識到我的運氣正太好啦，十元一張難民奬券，就在這意識下很有把握似的購到了手。

「先生！多購一張就多救一條命！」

「嚇！難民！他們都是命中注定了要吃苦的，又不是我害他們的，要是我做了難民，他們會來救我嗎？眞是！」我心中雖是這麼想，但是口中還樣的回答：「對不起！我力量不够，這十元一張已是勉強了的。」

踏出彩票店，又突然想到袋中有着×百元鈔票，晚上跑狗場中還要靠他來做本呢？別給扒手扒了去。但是，幸而沒有。

一個乞丐，老是跟着我，我因爲怕損了我的好運，所以終於用了最大的决心，把一個一分銅幣打發了他。同時告訴他：「還是一分頭的！」

回家洗了一個浴，同妻及兩個孩子湊成了一桌麻將。兩個孩子的打牌正同他們學習日文一般，天天的有着進步。臉上不禁露出了一絲微笑。

晚飯又相反的太爛了。

車夫撥動引擎，氣惱的喜又來啦！儘撳着喇叭，前面的行人同黃包車眞如死了一般，總是緩緩的拖着步子，擠在前面，要是……，嚇！我早就把他們輾死幾個來洩洩胸中的悶氣了。

跑狗場，人同潮水一般，儘向內擠，未來的財翁眞太多啦！

幾個穿制服的人，牽着狗，環場繞了三匝，歸入了木籠。於是人們開始蠢動啦！在那幾條狗身上，搜求着他們的對象——號目。一陣狂呼之後，就決定了各人的命運。從每一個人的臉部的表情上，很容易的能辨出誰是勝利？失敗？

當我踏上歸途的時候，袋裏已塞滿着沒有跑得的狗票。我早就意料到，日間的乞丐會損害了我的好運的。唉！可殺的乞丐！

今天特別早上床，還只一點半呢！

妻沒有回來。（367）

依賴死人生活的一羣　綠霞

讀者也許要奇怪嗎？天下那有活人靠死人來維持自己生活

的道理？然而在中國各處，很奇怪的都有他們的蹤跡。尤其在無奇不有的上海，他們還一羣人散佈在每一隻角落裏，等候着死人。特別在今年，他們無不「笑顏逐開」在交着所謂「紅運。」這一羣人散居在醫院、棺材店、壽衣莊、殯儀館、祠堂、庵廟、寺院、以及香燭錫箔店，冥器店等各處，還有道士，吹打，軍樂隊等無一定居處。他們在居民死亡率激增着的時候，莫不額手稱慶，讚嘆生財有道。活着要錢生活，死了要錢安放，羊毛出在羊身上，死人的錢當然由活人出。於是活人的痛苦勝過死者萬分，既遭家屬死亡之悲，又逢大量金錢流出之慘。靠死人生活的一羣，抑在歡笑。筆者於七月三日遭慈母棄養之痛，親歷許多可悲痛的事，一日之間，在他們這一羣裏轉了一個圈，茲特約略記下。

照例，醫院中的規則，每晚十二時，護士必須替病人測量溫度，可是我們在的醫院，却要趁護士們的高興。在七月三日二點鐘，護士先生高興了或者說是睡醒了，到我們病房內來測量我母親的溫度。「體溫表」剛取出，我們急着問「幾度？」他沒有回答，大概他表示他的尊嚴吧。再問「幾度？」「稍微有一些熱，卅八度一」然而我們的眼光集中於慈母和藹的臉上時，發覺臉色有點紅潤，特別是一雙眼睛，有點異樣。所以對於護士的回答，有點懷疑。不得不再請他量一下。敵不過我們糾纏，他氣憤憤地量了大聲道：「不是三十八度一嗎？」我們開始和母親談話，發覺他發音是多麼吃力。同時有點神志昏迷的模樣，於是請護士去叫醫生來，他又有點似顯非顯大踏步走出去了。隔了良久，醫生來了，睡眼惺忪的把脈和量熱度，同時他把手指給母親數數得一點不錯。於是他說：「病狀甚佳。」但當他再問母親時，母親却不開口了，眼睛在昏藉，牙齒在咬緊。「有點神志昏迷，給他打一針強心劑吧？」醫生講着慌亂的樣子說着，隨即匆匆的走出去。隔了一會，來注射了強心劑。但是母親漸漸地發噪起來，脈息依舊那樣微弱，恐怕前途危險，請院長來罷。打了無數次的電話，院長來了，看看病人的變化，皺眉蹙額一籌莫展。也不說什麼話，匆匆下去，在休息室中打轉想辦法，坐了立起來，立起來了又坐，隨即匆匆地帶了儀器，奔到病房裏驗血壓。血壓表飛速地升上去，但他說血壓却不高。又打了強心針，匆匆下去又匆匆上來，實行人工呼吸法。可是牙齒愈咬愈緊，眼珠兒更昏沉暗淡下去，淚水像泉水般的從我們每個人的眼眶黑湧出。天亮了，戒嚴令取消了，家裏的人在驚慌中趕到，母親竭力還在和死神掙扎，睜大了瞳孔，向每個人望着，好像有許多話要說而說不出。多末難過啊！終於在鐘鳴六下時，經過一個鐘點令人斷腸的呻吟後，母親眼皮漸漸地合上了，面色慘白——淒慘的哭聲在病房中展開！用去許多的錢，住了二十天的醫院，請了許多的醫生，誰不說病勢在逐漸減輕，然而這「輕病」却會致死，誰相信呢？死了，醫院一筆龐大的醫藥費却還必須付清。死人由中央殯儀館中派運柩車接

去。我們收拾了一切，急速地離開「救世」的醫院，登上汽車，開到戈登路中央殯儀館去。屍首被移到化裝室去消毒整容。走進停屍處，母親緊閉着眼永遠地睡着了。哭聲又展開，在我的眼前世界成了一團黑漆。我坐在大廳上休息，沉思着過去一切。突然，在隔壁又展開喪失慈母的「斷腸」的哭聲。大禮堂前面是小禮堂，小禮堂已有人家在殯殮。而大禮堂的價格是三百元，規定只租三天，小禮堂亦須一百元呢。別的還不算在內。這樣大的數目，可以養活一大羣活人了。殯儀館中哭聲震天，我想也許有的是在哭這些乘火打刼的剝削者。棺材店，壽衣店，莫不生意興旺，而且還新開了許多家。他們大家同心協意的提高價格，好在死人身上賺一票。錫箔蠟燭店也在特殊地繁榮着。冥器店生意也不壞。在他們開奔跑着，眞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概。回到殯儀館，穿起了麻衣白鞋，戴起了白帽，拿了哭竹棒，跪在地上。等母親穿起壽衣，我們內心的痛苦忍不住流淚哭起來。接着母親被送進棺材。看他們在材中放了許多防腐劑，又看他們把材蓋上用漆封了，於是最後的遺容永不能再見。從此，世界上不再有母親的足跡了！跟在材後，登上送柩車，向瞿家祠堂進行。不一會，低而矮的木房子出現，就是所謂殯舍了。這木房子顯明的表示着建造得沒有多久，牠的出現表示「適應環境」及所謂「服務大衆」。寄材的價目甲級須一百八十元全年。普通亦須六元計一月、先付半年、中途退出概不發還。比活人租屋還貴。然而每天進來的還至少有五六具材。停放在裏面的已有數百具，大多是今年死亡的。他們半年的進益竟有一萬幾千元之鉅，誰想得到呢？他們還在加造木房子，更想多刮點哩。出瞿家祠堂，回到殯儀館——人生歸宿處，顯得冷靜死寂！登上汽車，請送殯的親友們至素月樓吃飯。素月樓中，人山人海，擁擠着，嘈雜着，吵鬧着，樓上樓下都客滿。後來者像不要錢的樣子，搶着前客剛走的位置。我們總算搶到了幾只位子，漸漸地擴展成全桌。儘管菜是怎樣的佳美，但是如何吃得下呢？——回到家裏，疲乏地躺在床上，想想這一日所遇見的無數奇蹟，心裏不知是什麼滋味。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一羣人。專門在敲死人的竹槓，靠死人吃飯賺錢，甚至剝削死人藉以致富呵！（665）

人和牛

伊人

在上海，往往有許多人，終日不做一些事情，只是四個人聚在一堆打牌。尤其是淪陷了的上海，打牌的風氣竟蔓延到我們青年的隊伍裏來。爲了要適應那畸形的環境，青年們也竟然會舉出許多似通非通的理由堂皇地做起這風氣的沾染者來。呵！這種風氣如果一直讓他蔓延下去我相信孤島是必定會沉沒到水底下去的。

××——：昨天看到了××——君打牌的情形，今天就寫了封信去勸告他。

昨天我到你家來看你的時候，想不到你竟會在打牌。什麼「白板」啦！什麼「東風」啦！看上去眞興奮極了。可是你那裏知道你的興奮就是我的心痛的根源呢！

你看見我來了，就端了一把椅子給我坐下，以後，又很熱切地只顧自己打牌去了。

我看見你把牌用手指一挪，那手指就似乎挪在我的心上，我的心就感覺到一陣劇痛。我看見您把牌向桌子一拍，我們所居住着的孤島似乎就沉下一寸。不！不是被您拍下了一寸。我再看看你的臉部，你正在表演着得意的神色。我奇怪，我萬分的奇怪，你平日視賭博如仇敵的，你現在也竟會鬧這一套玩意兒了。

坐在你右面的那一位，指着自己的牌，對我說：「你看我這付牌好不好？」

「不懂！」我直率地搖着頭。

那時，你很就輕易地吐出了「對牛彈琴」四個字來。但是，××——，這四個字的意義，我却是懂得的呢！

我覺得十分幸運，因爲我能够從你們那裏得到了一個這樣新穎的「人」和「牛」的界說——人會打牌而牛却不懂得打牌。呵！××——，如果您這界說是正確的話，那末我要告訴你，在兩者之間，我情願做一條牛，一條不懂打牌的蠢牛！

當你們正在十分高興的當兒，我驀地從椅子裏站了起來，踱來踱去看看房間四週的陳設，又坐下椅子，緊閉着眼，裝做不耐煩的神氣。滿望着你們可以歇手了，然而你們是已被牌迷了腦子，一眼也不來看我。我只得從衣袋裏摸出了一本雜記簿來，颼颼地書寫着。

在這時候，你方才略略顯露着一些驚異的目光，向我一瞥，一方面仍舊履行你那做人的條件——雀戰。

我在雜記簿上，不停地俯首寫着。我寫出了我心的劇痛，我寫出了我對於你的忠實的勸告和期望。我熱情地流着眼淚，我把淚一半灑在紙上，一半吞到肚子裏。我足足寫了兩個鐘頭方才結束。剛想把我所書寫好的交到你的手裏，可是，當我的目光接觸到你的面前桌上放着的高高的錢幣和你那得意的臉色的時候，我就憤然地站起來，把我所書寫的一齊撕毀，大踏步地走出了你的家。

經過了一夜的考慮，我後悔我昨天的孟浪。我想，在昨天我爲什麼不明白地宛轉地勸告你呢！

呵！××——，現在我懇切地對你說，從此請你不要再玩那雀牌吧！至於雀戰的害處，你是個聰明的人，當然用不着我再來瑣瑣地告訴你了。

您想：在現在這樣的大時代中，而且是在上海，你難道不可以做些較有意義的事嗎？除了終日打牌以外，你難道沒有其他的事可以做了嗎？

自然，在上海的一舉一動，每每會受嚴厲的注意或干涉的；自然，在這漫漫的長夏中，很容易使人感覺到萬分的寂寞和枯燥的；但是這決不能算是可以打雀牌的充分理由。我們的年紀還青，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我們不能終日以打牌來消磨我們的志氣和時間。我們應該利用我們的年青，來做幾件有意義的事情，至少，我們不應該做出那些消磨志氣的事情來。

我還記得你從前曾經說過：「賭博是一件最無聊不過的事，在贏錢的人，把錢看做是他們的『外快』，荒淫無度地去揮霍，在輸錢的人因為輸的是自己的錢，所以窮凶極惡地想『翻本』，結果往往會發生出很多很多的煩惱來。」這句話你自己難道倒先就忘了嗎？

我希望你看了這封信以後，能夠立刻醒悟起來，並且發誓永遠不再賭博。這樣，才是偉大的全面抗戰時期中的中國前進的青年所應有的精神呢！

我的話也許是說得太過火一些，但是，你如果能夠細細地把他咀嚼一下，你終可以知道我對於你是完全出於一片極愛的誠意呢！盼望您能了解我。

親愛的朋友請想一想我們那受難着的祖國吧！

再會！

您的最忠實的友人。（354）

蟊蠹

小王

今天是入院後的第二天。早晨五點半起床，洗過臉，看看窗外的風景：一片綠茵的草坪，高高的樹，密密地圍成半圓形。太陽從薄雲裏透出柔軟的，溫和的微光，除有時看護小姐的白皮鞋壓着地板發出吱吱的聲音，和深綠色的樹葉被風吹得嘩啦嘩啦的音響外，四週鴉雀無聲。在這樣優美靜清的環境中，吃吃睡睡，無所憂慮。假使不看報紙，那知道還有殘酷的戰爭在祖國的各處發生着有多少同胞為祖國的自由和獨立而戰鬥，而犧牲，還以為世上正歌舞昇平呢！

從這一極端——冷靜——的生活，我便想起了舅父們的另一極端——熱鬧——的生活。他們每天五時以後，不是宴會就是賭博，不然，便是看譚富英的定軍山，或喜彩蓮的馬寡婦開店。差不多忙得不可開交，晚上非到深夜不休息。自然早上老是到十時才姍姍地上辦公廳。叉起麻雀來，五元底還是馬馬虎虎，拔過癮的，是十元底以上。沒有麻雀叉，來玩撲克，牌九也還將就。因為打仗，家裏

人數激增，於是乎脚色也增加不少，幾乎無日不賭了。並且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或許今天高興就到晉隆吃大菜大三元福祿壽吃點心。每天所計劃的是怎樣吃，怎樣玩。什麼「三十萬難胞急待救濟，」滾他媽的！縱情歡樂就是了。只要開心寫意，什麼「買×貨就等於買子彈打自己」都管不着！

他們也恨日本人，因為南京的漂亮房子受過「皇軍」縱火的洗禮。在南京時候，日機害得他們攢地窖。後來又害得他們不斷的奔波，自南京而漢口而上海，吃了許多苦頭。現在安定了，自然得快樂一下子！糜爛的生活籠罩着整個家庭，年輕的表兄弟也都在做糊塗夢。

他們也關心時局，自然就得看報。勝利了，他們覺得愉快些，但又覺得總歸要失敗的，不過時間問題。若是失敗了，就罵聲飯桶，嘆一口氣：「怎麼辦呢？」還是他們苦惱的時候。對漢奸，也很痛恨。漢奸被殺，也說聲：「活該！痛快！」對他們說節約，幾乎是白費口舌。苦口婆心地說了許多話，才肯每月出薪俸——三百餘元的薪俸這數目在抗戰期內不可為不多了——的千分之二做難民捐。

還有表姨夫拿了四百餘元的薪俸，坐了公家的汽車，無公可辦。日夜飲酒賦詩。且有孟嘗君之風，門下食客數千，中有「維新政府」之「新貴」的走狗很多。他常常用公家汽車接送走狗之徒。

舅父和表姨夫都是政府的高級官員，負有為人表率的責任，竟然如此！他們雖然不是漢奸，直可說是國家的蟊蠹。看看領導抗戰的艱苦卓絕的蔣委員長，看他們將何以自容？（667）

誤會之後

攀

早上踢球回來，剛洗好澡，秋來了。我還記着昨夜的誤會。他很不安的說：

「怎麼，你這樣的不高興！」

「不，沒有什麼。」我不願過分使他難堪，就笑着把話題拉到別地方。秋提議過一天狂歡的日子，二弟與我便也附和着一同出去。走了一刻，秋又想去吃大菜，開開洋葷，可是又怕做洋盤。我便領了他到四馬路一家西菜社去大嚼了一頓。可是這一餐的代價，要是吃楊春麵，就够我們吃五天。秋還很高興的說着這樣好，那樣好。我眾性順他的意思，領了他們到永安溜了一會冰，再去看電影。我隱約記得似乎在文匯報上登着一張漫畫，上面一個西裝少爺在溜着花式冰，旁邊一項標題：

「足下一夕溜，難民半月糧。」

等散戲出來，都有些疲倦了。秋近日正發着瘧疾，時發時愈。我也因為多吃了幾杯冰結蓮，肚子不大好。

臨別時，秋向我作了一個苦笑。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431）

夜

孤星

夜，——一個神祕美妙的夜！

孤島上，爆發了青春的火焰，麻痺了人們的意志，在爵士音樂的聲律裏，每個人都懷着一顆沒落的心。

高跟鞋和尖頭鞋在塗上一層蠟的地板上接觸着，隨着音律旋轉着。在尖頭鞋上支撐着二條直線的西褲，沒有一點兒歪曲，怪可自慰的！在高跟鞋的上面，現着二條富有彈性的腿，薄紗緊裹着蛇一般的身體，呈現着每部分的曲線美，細的腰，肥的臀，在擺動着。他們和她們擁抱着，熱烈的低語着，樂合上奏着熱情的曲調，脚底下滑着輕飄飄的狐步。黯淡的燈光映着每一個帶有醉意的臉，态情地微笑了。酒香、粉香、肉香、充滿了這整個的樂園。在這裏沒有大炮和飛機，有的是美酒和女人。聽不到悽傷的呻吟，聽到的是迷人的音樂。朋友，醉吧！醉在爵士音樂的旋律上，醉在嬌豔少女的胸懷裏，醉在紅燈綠酒的漩渦中！這裏是天堂！樂園！仙窟！

白色的檯布，四角也在輕飄飄的伴舞着。中間安着一個摩登的花瓶，插上了一束鮮紅色的康納生。威士忌和啤酒瓶兒，依着長短很有次序的排列着。高脚杯不住地在吻着紅唇，一杯又一杯，儘量沉醉，瘋狂地忘了自己，忘了整個世界。迷人的媚眼活躍着，織成一個粉紅色的夢。

青春的火在燃燒。熱灼灼的青年男女們縱橫地舞着，瘋狂地舞着。

「親愛的，你舞累了吧？我們還是早一點兒出去，好嗎？」夾着一股強烈的酒味。

回答的只是如情非情的嬌笑，撥媚人的！隨着她打開了粉匣，俏臉在鏡面上照了一照，又重重的敷了一層，紅色的臉兒，黛色的眉兒，兩顆水銀似的眼珠，含着好迷人的情意啊！

午夜——十二點鐘！

正是街頭漸形寂靜的時候，正是偷兒爬牆的時候，賣淫婦焦灼地勾引對象的時候，也是離兒揑心明早挨打的時候，罪惡活躍在這繁榮的都市！

兩個影兒緊緊地走下石階，鑽進了一輛一九三八年最新式的汽車裏，還不住的哼着良宵曲。車夫敏捷地旋轉車舵在大旅館的門首停下。於是高跟鞋和尖頭鞋托托地走了進去，兩個影兒消失在這神祕的黑夜裏。

× × × ×

依舊是這個美妙神秘的夜。

一盞黯淡無情的燈光照在一個約莫二十多歲的少婦面上，憂鬱飛上了她的雙頰，淚珠在她面上舞着，抽泣代替了音樂，點綴

這寂靜的空間。她拿着半溼的手帕在紅紅的眼圈上拭揩了一下，黯然地望了望時鐘，那短針已快移近三點了。她似乎在對她說：「他不會來了，妳還不睡嗎？眞是一個癡子！」她又何嘗不知道呢？她早已知道是不會回來了。就是丈夫平日的形迹和一切，也未始不明白。她會幾次問過車夫，知道丈夫戀上了一個姓什麼的舞女，攪得火一般熱。丈夫在她身上已耗費了不少的錢，她幾次想去質問那個妖怪般的舞女，爲什麼侵佔人家的丈夫？破壞人家的幸福？可是她沒有這樣的勇氣，除了自嘆所適非人之外，她簡直沒有其他方法來解決這一個不可思議的難題。

眞的，時候是不早了，她也不想睡，就是睡在床上也是睡不熟的。她緩緩地走近靠壁的寫字檯，從抽屜中抽出一束桃色的情書，一頁一頁的翻着，甜情密意在她眼前活躍着。她的心碎了。在轉椅上坐下，舒了一口氣，對着牆上掛的結婚照片，不勝感慨地望了一下，再翻那甜蜜蜜的情書。

「我心愛的×妹，請你信任我，我是永遠地愛着你。我絕不願有一刻離開你，我願永久的伏在你的懷裏，受你的撫慰，像一頭羔羊般地柔和。只要你愛我，那我什麼都樂於犧牲的！」

「眞的，你還用我說嗎？我的愛你眞比愛我自己的心還要眞切。決不爲像那般意志薄弱的青年一樣，我有一顆赤誠的心。我的確看不起那些紙醉金迷，沉醉在燈紅酒綠下的人們。我是決不會如此的，請你別多疑我吧！」

……………………………………

她一頁一頁的看那些桃色的情書，過去的一切，都在她腦膜上再現着，眼眶裏的淚珠一點點地滴在信箋上，濕透了每一句每一個字。

唉！欺人的情書啊！如今我是明白了，覺悟了。說什麼永久的愛着我，說什麼始終如一？那裏是柔和的羔羊，簡直是一頭凶猛的惡獸！男子在婚前是一頭羔羊，再馴和也沒有了。可是婚後呢？馴和的羔羊馬上會變成一頭猛虎，啣着女人的心靈。不是嗎？

她沒有勇氣再看下去了，恨恨的將那束信撕成片片，和衣地倒在床上，掩着被窩哭了。她的背是抽動得多厲害，冷淚滴了滿面，正像雨中的一朶憔悴了的梨花！

時鐘很有節奏的擺動着，好似在同情的泣訴着。

……………………………………

外面，勞動的人們起來了，車子的聲音，倒垃圾的聲音，推糞車的聲音……湊成了大都會晨間的交響樂——代替了這個神祕的，美妙的夜。（175）

狂歡者

達徵

七月的微風輕輕地拂過都市的末梢。雨不時地下着，却又並不大。天空總是板着一副陰霾的面孔，使人抬不起頭來。

禮拜堂晨禱的鐘聲響起來，雨也暫時停止了，法國公園又充滿了一些「常務園董」式的遊客。他們都很安靜。有的是老年人，孤獨地坐在一隅，似乎在懺悔；有的是病人，用一雙軟弱的眼睛去看這早晨的花木，很自滿的樣子；而大多數還是青年，其實這些人與其說他們是青年還不如說「未老先衰」的廢物，因爲他們底靈魂雖不見得汙濁，然已失去了它底本性，他們的神經雖不見得遲鈍，然已消失了牠底知覺，——最多也不過是逃避現實的「羅亭型」的懦怯者。

「我昨天在麗都看戰地笙歌，麥唐納的歌喉和表情眞不錯呢！」一個穿西裝的青年走近來，在對他旁邊的友人說。

「哼！總比不上上次大光明開映的『羅賓漢』，哈佛爾的臉架子多漂亮！票價漲到一元一角呢！」

「那當然！」說着，眼光却盯在一個漂亮的姑娘身上。

「這個怎樣？不很够味嗎？去試試看！」一個提議道，意思裏竭力慫恿他去「搭。」

「OK」西裝朋友打一句時髦的美國語答應着。

才想趕上去，天空中僅餘的一塊青天也被烏雲所吞沒，雨點無情地掉下來，似乎一時沒有還晴的希望了。他們便隨着大衆躲到大亭子裏去。而這時大多數的遊客都回去了，留下的起初還多，後來只剩了寥寥可數的幾個人，終於連西裝朋友也冒雨走了。

角隅裏是些中年人在談天，但結果總是歎氣，中間還常常擡頭。斜對面的兩個時髦女人滿口蘇州話從猩紅的嘴唇裏漏了出來，眼睛老是向四周看。從裝束上看來像是舞女，口裏所講的却是學校裏的事情。我能不仔細地看她們一下嗎？身上是巴黎花樣的紗質旗袍，玉臂和粉腿都露出熱情的姿態，……很是「好看。」不過中國人——現在的中國人不應如此。可是事實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她們是中國人！

雨稍稍地小了，我舒了一口氣，似乎覺得很輕快。

突然西邊靠水池聚了一堆人，中間雜了幾個「羅宋」巡捕。漸漸地近來，却是一對青年男女，後面跟着許多閒漢們指手劃脚地批評着。

「也太不識相，到這裏來幹這一套，眞是活該！」

「要睡女人乾脆到旅館裏去。開不起房間那末還是不睡。有啥狗必倒糟的到廁所裏去的！」

「太不要臉！假使我是法官老爺，一定叫他們脫得一絲不掛

地去遊街，……眞是「白晝宣淫」比禽獸還不如！」

「眞勇敢！「新」青年，打破羞恥觀念！」

「狗×的！那雌兒倒是個狐精兒，——那怪迷人的一雙眼睛！假如……哈……」

我聽了他們的批評，已經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但是一種莫名的困惱襲擊着我，使我呆呆地站着望這班可憐蟲，直到他們背影的消失。——我底心思像團理不清的麻，我想把它向火裏一擲，讓它立刻消滅！空虛和厭惡佔領了我，我要喊，但是喊不出什麼來。

又是一片淡淡的陽光從雲隙裏漏了出來。

跑出公園去，在我身邊擦過好些南國情調的姑娘，有一個向我呆瞪一下，似乎說：「是一個瘋子！」我不管，步子更放緊些，險些給長衫拌倒。當我聽見幾聲汽車聲，我才明白自己已在公園外了。

「嗚！」一輛運貨汽車突然一聲叫，似乎對於我這昏亂的人下了個警告，又似在問我：「你往何處去？」

我只管往前衝！法國兵，安南兵，在我底眼簾裏很快的飛過。

在爵士音樂的弦音中，我恍悟我經過了一家舞廳，門口停滿了車輛，還有幾個年輕而又漂亮的姑娘們安閑地望着路人。一些很有「知識」的中國人從車上跳下，用高貴的步子跑進這華貴的銷金窟。門口有幾個難民叫化子想從舞廳裏出來的紳士們得到些施捨，然而未開尊口已被巡捕老爺逐走，並且還得到了「豬玀」的稱號。

音樂又響了，「紳士」「淑女」們的茶舞在熱烈地進行。狂歡啊！

「九江失陷……堅決抗戰……不做亡國奴！……」賣報童子沙破的喉嚨高喊着。

人們都驚覺了一下，但有「知識」的「紳士」「淑女」們却似毫無感覺，依舊去跳舞，——去狂歡！

這樣奇怪的中國人！當他們的祖國臨着一個最危險的關頭，他們却依舊在「死人不管」地狂歡！

這不是小說，這是實事，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的上海所發生——而且將一直繼續下去的實事！

親愛的祖國啊，把你的血潑在這般狂歡者的頭上吧！（512）

第七輯　苦悶・徬徨・覺醒

瘋語錄

顧旭初

一

人家都叫我瘋子。我睡在牀上想了三日三夜，卻始終想不出其緣由來。

或許，我想，大概是被近來的緊張氛圍嚇壞了的，但是仔細想想，也不見得對。第一，在好久以前，在背後就有人叫我瘋子；第二，在外面受到一些極小極小的驚嚇（譬如給巡捕抄了一下靶子）我就牢記在心上，回到家裏一定要招次魂的！「魂呀，歸來，我要活下去！」

天那麽熱，腦又有點兒昏，還去想他幹麽？自討苦吃末，嗯，眞是！就做做瘋子吧，雖然聽起來好像總有點刺耳。但是瘋子至少還是個人，比對門終日嘻嘻哈哈的那羣豬要強得多。和隔壁「王八爺」家裏那隻不分日夜給主子牽着鼻子套着嘴套的叭兒狗比，那簡直不可同日而語，雖然那狗有牛肉吃。

二

夜半，門敲得「咚咚」響，不時還有一二聲狗吠。我急得出了一身冷汗，拚命地向最厚的那條棉被裏鑽。心裏想，一準是隔壁的那隻叭兒狗來領捉了，因爲我前天黃昏對它發了一陣瘋，而且還臭罵它狗東家一頓。但是再想想，呸，活見鬼！「怕火不眞金」我就怕了你？

開了門，奇怪，進來的是一個衣冠楚楚的人。不，明明聽見它吠過，一定是狗精搖身變了人的。

「××，把門關起來，我有話跟你說！」他媽媽的，它居然還認識我。鬼鬼祟祟的！

面熟倒的確有點面熟。哦，記起了，一起念過書的，而且還好過一番的。但是又記起了，它已入了狗籍，我憤怒了起來！

「滾出去！你這狗！」

「不××，不……不要發火！我跟你說，你現在不是失業着嗎？」

「不干你鳥事！替我滾！告訴你，我是人，我要活下去！」

我氣得週身發熱，像害了寒熱病一樣。

「但是沒有這個，」它從袋裏摸出一疊花紙：「你能活下去嗎？」

我揪住了它的耳朵，把它踢出門外。

「瘋子，不識抬舉的瘋子！」他媽媽，這狗子也叫我瘋子起來。

你自己才是瘋，而且還是隻狗！我是人！

睡下去，做了個惡夢！

三

我在想：瘋一定是神經失常。那末，假使我的神經麻木了，同對過的那羣豬一樣，一天到晚昏昏沈沈迷戀於聲色之間，摸摸女人的屁股，寫寫豔情濫谷，來一下肉麻當有趣，或者自得其樂的吃吃豆腐，我一定不會變得這樣瘋瘋顛顛了。然而，可恨就可恨在這一點，我偏偏有着一顆未泯的良心，和一個清醒的腦子。

正在懊喪之際，來了個朋友，邀我一起上火山去。我連忙跪下來，對他磕了三個響頭。他大吃一驚，問我幹什麼？我說：「我不去！」他聽了大笑起來說：「××，你眞有點神經病，怪不得人家都在議論你。」

他走後，我把這話細細咀嚼一番，似乎有點懂，但是一會兒又糊塗了。倒在牀上就睡。

四

發了個狠勁，我鬼鬼祟祟的溜出了家，像小偷似的斜着眼睛，向前後左右窺着。饅頭店的老司務當我有偷饅頭的嫌疑，監視着我。但是他錯了，我是想上火山去的。因爲這樣才可以免掉瘋子之譏。（昨天朋友的那句話，明明是暗示我。）我變得聰明了！

歇斯底里的爬到火山門口，鼓起跳黃浦自殺似的勇氣，想衝進門去。但是摸摸自己的血液還在流動，額角也沒有冰冷，於是我灰頹的退了回來。

註定的瘋子命，沒辦法。我跺着脚跟。

五

跑到××××公司去探望朋友。他們在那兒怪有勁的打牌，我跟×君招呼，他連忙站起來和我握手。他說：「××，你看我墮落了。」接着又說：「你來打，好不好？」

他明明說墮落了，而偏偏又拉我打。是什麼意思呢？回去得想想才好！我說：「沒有空，我還要打防疫針去！」

送我出來的是一片笑聲，大概又在罵我了！

六

回到家裏，就想。

「一定要活埋我，一準是的！」

不然，爲什麼在我四週都佈滿了恐怖和陷井呢？

愈想愈怕，心也愈痛，我大哭了一場。

七

月亮當空的時候，跳下了牀，拳着發了近一星期瘋勁寫成的標語和壁報，向外走去。因爲戒嚴，我不能到馬路上去，好在這裏有

五條大街。一張又一張地在我手裏的紙是貼着在牆壁上了，一直到手有點酸，眼有點花時才完工大吉。輕鬆的呼了口氣，踱到街口，把頭探出去一望，不得了，給在外面巡查的巡捕一把抓住。我暗暗叫了聲苦：「完了，完了，瘋子完了！」

「我不是恐怖份子，也不是激烈份子，我只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民！不，不，不，我是瘋子……」

但是，我終究被捉到了一間房子裏——不知道是不是瘋人院——裏面塞滿了人，大概也是瘋子。

一

謝天謝地，瘋救了我的命！

沒有成為豬，更沒有淪為狗。

以後，大概我仍舊是瘋瘋顚顚的，或者要更瘋一點，（因為我的瘋病已根深蒂固，）雖然我進過瘋人院。

無聊

兟

今晨醒來，十點已過，這幾天總是如此貪睡，要想早起總做不到。「字，」幾天沒有寫日記，也空了一星期多。吃好一碗菜飯，離吃午飯的時候，只有一小時了。翻翻當天的報紙，觸目都是暗殺案，暗殺不到我的頭上，就不去仔細觀閱，國家大事的一版上不用說，一定是××大會戰……保衛大武漢……

父親出去了，伯父在教從弟讀：「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隔壁的廂房裏，傳出剛從鄉下逃來的表嫂尖銳的怪聲，在憐惜昨天的一副清一色沒和出，無聊……無聊，……比沙漠還寂寞，……這種生活……

攸來了一封信，他進了抗大，那裏的生活比上海苦上幾萬倍，但他很快樂，因為在那裏得到了春天，美麗的春天，每天行軍，爬山，演習，在這自由的原野裏，燃燒着解放民族的烽火，興奮，……使人興奮的生活。……這封信本使我興奮的，却帶給我無名的傷感。我想起了那天，送攸上船的那天，我興奮的說，我一定步你的後塵，到內地去，那時候，你可給我有力的指導，幫助；或者，我們在前線相會。可是，我到今日依舊滯留在孤島，不能脫離這黑暗的氛圍。以前一起工作的同志——攸却在那裏悵望我的影子。

挨到吃午飯，母親又是一套菜貴，肉漲價了，小菜場上買菜的人多了，我勉強的吃了一碗飯，想起從前受訓的時候，一碗菜湯也吃上四碗飯，眞不堪回憶。……

下午，家人硬拉我打牌，我不打，後來，父親睡午覺，替他打了四圈。因為打牌，學會了抽烟，手指上黃黃的。回憶從前同了攸組織「新生活糾察隊」，禁止路上抽烟，如今自己……眞矛盾，……

表哥來了個電話，要請我去看譚富英張君秋臨別紀念的扮

河灣，不便推辭，只得答應下來，下午的一半時間，又過去了，眞無聊，……我的生活只有無聊敷衍，我已經受環境支配了。

書櫥中剩了些命玉緣古今奇觀點綴點綴，抗戰的書報：烽火，抵抗，救亡日報和其他稍含有政治作用的書籍早已焚燒完了，他們要我燒就燒，我一點不反抗像馴良的奴隸服從主人的命令什麼都跟着他們做。

我在五年前看過巴金的「激流」之一家，我一心要做覺慧，不想這幻夢在今日打碎了，覺慧做不成反作了覺新，那時在看這本小說時，連夢都想不到。

隔壁人家的小少爺又在哼着：「揚延輝，坐宮院……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困在沙灘……」這種聲音，更使我的頭腦充滿了迷惘悵，我不能容納這樣的累贅……煩惱，這種都在摧折我弱小的心靈。

晚上表哥又來電話，催我險些把他忘記，近來記憶力大不如前，蟄居在家中，連記憶力也遲鈍了。再下去，要變成什麼了呢？……

到戲院裏面充滿着歌舞昇平的氣象，樂聲，歌聲，喋聲，打成一片。他們叫好，我也跟他們喊，直到我的頭腦要昏碎的時候，還是叫好，戲也停止了，藝員卸裝後，答謝來賓，我央着表哥走出了來，身體輕了一半，頭腦小了許多。我已脫離這牢籠，自由……

回家安睡，已一小時蔽過一天又過去了，無聊了一天，我像蟄居的青蛙，一隻聾耳的青蛙，聽不見蟋蟀，雷鳴，我永在黃土中，沒有人知道我，我是廢料……我是……

等待

蘭

雅弟：

謝謝你贈的照片。來信中滿露着友情的狂傾，不過我以爲太多了幾個「子乎者也」否則也許更加使人感動。

怎樣，你生病了？骨肉的歡敘，青山綠水的幽雅，還不够使你開心嗎？

也許爲了上學期的學業成績的不滿意而煩惱着吧？這未免太無謂了。對於這點，我有些意見。你不能說不用功，但我說你太死板了。讀書這東西說易而實難；要是永遠只聽先生說一些，就記一些，這非但太不够，而先生有時也會教錯的。你應該多多讀課外的書，或者就把每晨的習字改作了看書。練字固然是好的，可是學好了，甚至於像刻板一樣的端正，也不過是把手做成一架打字機。反之，熟讀了社會科學的書，他就有一個靈活的頭腦，可以做任何的事，因此，我勸你把書活讀。

現在我來報告一些我家遷申後的情形。我們住的是二間中等房間。媽是全日服侍着爸。她高興的時候吃兩瓶啤酒，叫兩隻菜，

偶然也至金城看看國產影片。小妹與小弟整日跟鄰舍小孩瞎鬧。母親雖然也帶他們出去，但要是費用在半元以上的，可就沒有他們的份了，他們最起勁的事，就是每天下午在下面皇后劇院看話劇。既不用化錢，又合胃口。三弟隔一星期來一次，也是看話劇，洗澡。我知道他常會忘記給你寫信的。二弟頂喜歡看電影。至於我呢？因爲身子的太弱，就發狠專攻體育。我們的小球隊已經以五對三，三五對〇得了二次勝仗。心裏高興，練習也格外巴結。又學會了溜冰，像飛燕似的掠着時，確實有些得意。但結果出了半元錢買了一身臭汗，終覺得不合算。還有現在報上的副刊中常把溜冰同跳舞列在一起，這實在是一種恥辱，以後我預備不去了，此外，又在學游泳，雖然這也是一種消費很著的場所，但我爲了增進自己的技術與興趣，也就顧不得許多了。昨天還有一個新的心得，就是張了眼在水中泳，下面的景色眞美妙得很呀！要是叫昌兄到這裏一望，就够他肉感一輩子。

你也許以爲我很快樂吧？不！我比在鄉時煩悶得多了。有時索性拚命吃冰結漣。

假使這時在鄉下，也行。譬如每散晨一會步，看幾篇書，寫寫東西。午後打一會中覺，醒來時，划只船盪到幽靜的江中，飄着，高興時就跳入水中跟魚兒作伴，至興盡而歸。晚上納着涼談天說地，不是一樣的安樂瀟洒嗎？總之，一個人的心情是跟着環境走的，希望你嘗自體驗，早離苦海。

最後問一聲；宜姐從「幹部」回來，可曾作過什麼？希望在鄉的姊妹們，在她啟示下，發生強大影響。內地是滿蓄着生氣，這裏就不行，動不動就把你當作恐怖份子，抓去完結。但在這時期中，也不應該白白過去的。我在這裏多看一些東西，多知道一些事情，這是我在儲蓄着應具的力量。你不要以爲我平日的妥協就缺乏了勇氣，等待某一時期到臨時，大家都是有力的鬥士呀！祝

健！

駟上

永遠地埋葬吧

駿

睜開眼，耀目的陽光從中匯巨廈的玻璃上反射過來。看一下錶，時間還早，躺在牀上望着這高大的建築物，又開始一天莫名的煩燥。

× × × ×

穿長衫，在我好像是一種桎梏。我撩起下襟，踏着蔭涼的路。晨風清醒了我的腦袋，我感到一種輕快。在一個善堂前，我發現了一羣可憐的僅剩薄皮包着骸骨的難民。假如在荒野裏，我相信誰都會疑心，那是從枯樹上跌下來的焦枝。我感覺到，他們和收容所中的難民，也還有着天壤之別！

× × × ×

接到薦遙從麗水碧鎮的來信和一幀雄壯的軍裝照相；她說：

「……最近我們少女團到麗水去演劇宣傳，够興奮！但回來疲乏得生起病來。在流浪式的逃難求學裏，寫下了逃難日記，下次想寄給你看。從這裏，你可知道我們是多麽的苦！」

我的血隨着那詞句的蒸發而沸騰起來了。我神往而又羞慚！我從信望到照相，又從照相望到信；緊緊地握着，怕會失去了似的。我底眼前浮現出活生生的一幕幕：

——薦在台上發演某一件瘋獸暴行的寫實。台下擠得滿滿的不怕炎熱的觀衆，恥辱和憤怒的火花在他們的心頭交迸。他們喊出發自心底深處的咀駡。他們在暴怒，他們一定要復仇！

——一隊雄健的將士，最前的一個就是薦，她們在廣漠的原野裏行進。她們心頭沒有些微像敵軍的恐懼，怨恨，悲哀，和頹唐。她們祇有興奮，憤激，快樂，和歡笑。她們達到了久懷的爲民族犧牲的願望。她們爲了正義與和平，她們高唱着戰歌，聲音響澈雲霄。她們在前線視死如歸的肉搏；她們在被燬的碉堡缺陷上叠起肉的城牆；她們實踐了像故事中所寫的，用自己的屍體來填塞河流，讓後來的伙伴渡過去。

我手中的信和相片鬆弛地跌落在地上；我沒有一點力。我感到無上的羞恥！我失掉了一切，沒有手足也沒有嘴！我一無所有！

記憶又落上我的腦裏：去年今日不正是和鼎等一羣，參加救護訓練，時事演講會，救亡歌咏隊，……那轟轟烈烈的工作？聽着「傷兵怎樣救護，毒氣怎樣防備。」的急救法；唱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中華民族是鐵一般的集體，我們不能失去一寸土地……」的雄壯歌曲。回來我把這情形去告訴薦，激勵她，鼓舞她，希望她成一個「中國的女兒」不要做「金絲籠中的嬌鳥。」然而今年今日呢？却反是她來報告我這些實踐的生活記錄了。她已經從「金絲籠」中奔上了救國的前線，而我，却仍跪縮在這「孤島」上，任那魔手來摧折！

一道熱的力通過我的全身，我緊握起筆寫下了覆薦底信。

「薦：我希望你的話不是向我訴苦，而是榮譽的誇耀！我就以這樣的心情讀你的來信，我自已感到了無限的羞恥！

「我感激你的信給予我『力量』，映出了我的錯誤，驚起我要重做一個像樣的，前進的青年。

「薦：我希望你懂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一個壯健活發的嬰孩誕生前，產婦總得受難；在自由強盛的新中國產生前，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也得像產婦樣地受難！」

× × × ×

不快事，偏會一齊來。接到了一個親戚的勸誠而又帶威脅的來信：「你今後應該腳踏實地去做事，不要弄到沒飯吃。」唯恐我

誤解，還加上一句：「這些話怕你不領悟。」其實我是不會誤解爲「不要徒事口頭空論，要在『幹』的實際行動裏表現！」我知道那些話是另一個意思：「現在幸有安安穩穩的飯吃，國家事管他娘！漢奸讓他去，只要你不做。」然而這信對我是不會發生「動搖」的效力，祗有反堅強我的信念，使我更了解，這「孤島」上有着多少的「危險思想」存在，——像暴風撲打燃燒的火堆一樣！因爲我的心沒有死去。

我決不以「小我」的幸運而滿足！我知道美麗的故鄉給誰燬壞？可愛的家給誰焚燒？父母爲什麼離散？親友爲什麼死亡？姊妹們爲誰姦淫？兄弟們爲誰殺戮？……只要一個人還有靈魂，還有正義的愛，必然會起而與其仇敵搏鬥！

× × ×

爲了心頭感到窒息，向強那裏跑，想在談話裏發洩一點悶。可是夜的路景給了我更大的苦楚。蠕蠕蠢動的毒蛇似的霓虹燈光；連串的綢布莊，百貨店，雜貨舖……充斥着吸血的敵貨，擠滿了購買的人羣；茶室，舞場，酒吧間，咖啡館，溜冰場，一羣出來了，一羣又進去；戲院門口掛上了「客滿」的牌子，失望的少爺小姐們，却還在門口拋着留戀而失悔的眼光。輕的紗，薄的綢，光亮的皮鞋，筆挺的西裝，殷紅的唇，赤裸的腿；狐步舞，香檳酒；柔蜜的笑，脂粉的香；……交織成了「歌舞昇平」的東方巴黎之夜的享樂網。誰相信這是一個存亡絕續的苦難國家的淪陷都市？誰相信這一伙伙是他們底祖國正在用血肉和黑暗鬥爭中的人民？我疑惑我自己在做夢。我把我的右手向我底左手臂上擰了一把，我還感到痛，我知道這並不是夢！我又疑心我的眼花了，看錯了人種。擦一擦眼睛，一點也沒花，還明明都是春風滿面的同胞！

我想起一個人對我說的話來：「你這傻子，憂憂憤憤做什麼？在孤島上落得快活呀！你不見我們的生命朝不保夕？」我恍然大悟，大概這一羣羣都是那個人的信徒吧？我眞不懂得，他們對我的「憂憂憤憤」要發問「做什麼？」而不在「我們的生命朝不保夕」上加上一個「爲什麼」的問號，——爲什麼我們的生命朝不保夕？可憐的無靈魂的人們，你們想一想吧！

× × × ×

強興奮地給我轉述了一件浙東淪陷區的事實。據說：一個素來抱不抵抗主義的人，在他屈膝叩頭跪迎日兵下，老妻稚女被姦淫，房屋被火燒，仍免不了刺刀加上他的身。在臨死時，終於對他的兒子迸出了這樣的話來：「你加入游擊隊去吧！做順民祗有死，唯有抵抗纔能活！你不必管我，我的覺悟已是太遲了！」這故事很可給孤島上沉睡的人們以警惕！豺狼見了綿羊才敢吞，見了獵犬祇好逃跑！

× × × ×

歸來，夜已深。同事們都還沒睡，喝酒的，打牌的，看劍俠小說的也有大談舞經的。

隨手拿起一張日報，幾百位幽閒紳士、居士們所發起的重建××寺水陸法會的廣告很觸目，一篇大道理，我却不忍看下去。

大地的他處，戰士們正爲了他們祖國的生存在大量地流血，但大地的這一角呢？

也好吧！這一羣羣腐爛了肺臟失去了靈魂的人們，索興讓時代的篩子無情地濾下，墮落到泥坑中去，永遠地埋葬吧！

陰晦

鴻

醒時尙早，溫暖的陽光剛自窗外射進。飯後，天又陰晦了，雖是下午，天空却染上了暗灰色。

寒假來了。我心裏的憂悶，像屋後遠山一般，濛朧朧的又罩深了一層。

在紀念週上，曾聽校長這樣地說過：「凡下學期不能繳費的同學，就沒有書讀。」這句話，我聽得分外的清楚。它對我是一種悲哀的襲擊，深深的刺痛我的心。

「向人借去……」這種事情，我何嘗做過？但爲了要滿足我僅有的想繼續讀書的願望，所以不得不老着臉硬着頭皮走進人家，不避一切，跟別的青年一樣，可是可是呵！結果失望，我要說我憎恨了！

回來就往牀上一倒，人流的沖瀉，騷音的噴噪，全勾不起我的興奮和驚奇。

天空愈覺陰黯了。濃重而潮濕的陰雲，好似一塊一塊的鉛，正在爬行着。時間過得很慢。一切的事物，彷彿都是寒冷的，黑暗的，惡意的！

吃過晚飯，沒精打彩的回到自己的房裏，無所事事。懶洋洋的推開窗戶向外望去，我看見了夜的面目。遠遠處有些燈光，它們都是從長方的窗口中射出，好像一個漫無邊際的黑色宇宙的破口。它們有的排列得很整齊，有的却是凌亂的。那些整齊的，或許是在顯示大戶人家的闊綽和華貴；那些凌亂的或許是在顯示窮人的緊縮和窘迫。

百無聊賴裏，抽出紋的作文簿來。在「憶故鄉」的那篇裏，我看到：「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之句。她還寫着：「明月皓潔的清夜，每會發生無限的感慨。可是在這四圍楚歌的孤島上，就是白日的現在，也够引起我對於故鄉的思念了！」她的每一句話，像是一個沉重的鐵錘，打在我的胸膛上。

阿呀！我的心情更不安寧，整個的心靈又陷入於愁慮的煩悶裏了。我不僅爲現在自己的命運悲戚，同時更爲一般環境跟我一

樣也許比我再壞些的人們痛惜。

我這樣胡思亂想了一會，不知怎麽，身體一橫，竟睡着了。當燈在什麽時候熄？他們又什麽時候睡？我完全不知道。

恍惚裏，接到一封從家鄉寄來的信，一看見，我的心頓時緊張起來。急忙拆開看，非常惴惴然：

「鴻兒！我生活得很好，你不必掛念！我自認不是一個無志懦弱的婦人。在你離開時，我沒有牽着你的衣襟阻止過你。我並不因為環境的惡劣，日常生活的苦惱而掛上幅愁苦與啼哭的臉來傷你遠遊者的心。……這樣的年辰，我怎敢望你回來？你在外面舒適麽？錢用完了沒有？告訴我，好替你寄來。……你爸爸真可憐！他差不多快瘋了。每當他神志錯亂——不，不過分哀慟時，他總喊着你的名字，哭着被毀了的家！天哪！我得怎樣啊？……」

我捧着這封信，不禁積習地傷感起來，却又不自覺地在模糊的記憶中沉溺下去，沉溺下去！

父親的臉，母親的影，時前時後地在我四圍忽隱忽現。好幾個月了，沒有看到爸的倔強的性格，媽的溫和的笑容！我在惦念他們，也在譴責自己。我內心的痛苦一天天地在加深了。

眼睛盯着信上的幾句，一字一字地反覆着讀。心裏比嚥下了猪胆汁與的黃蓮還苦些。

正睡得矇矇朧朧的，忽被人家的嚷語聲驚醒。原來可在做夢。

抑鬱

強

天像發了瘋，一熱就是那麽久。

睡不熟，到洋台上去眺早晨的街景。

霞飛路鋪上張黃金色的地毯，街樹雖濃蔭倒映，還是火辣辣的。人不多，電車的輪聲却厭人。

看寒暑表華氏九十二度。

吃早餐想添點菜，猛記起「節約」，省幾個銅板也好。

八點鐘沒來電話，說湘姚新聞學科不開班。一團濃郁熱烈的火又在我心底熄下；我簡直有點惱。

很不滿，環境，身子又乏力，索興告了假。

心緒不寧靜。躺在硬板鋪上，看天才的努力，新華日報評論集。

看不進，苦悶，我全把牠們擲下床。

懶得要命，只拿了團扇亂揮。報也不想看。

去望天，高高地沒有雲。我記起在江南烽火中的家，熱愛我的母親，姊妹，和那些跟着我長成起來的一切。我不是狹小的個人主義者，但不能無「愛」。

野風吹去了我額上的汗珠；却吹不散內心的抑鬱。

拾起辯證法講話來看，沒有別的：

「做人應該理智化，不能太重情感，因爲兒女般的情感作用往往會使你吃虧受苦，而且會阻礙你的行動。凡事認爲應該爲此，就勇敢的做去，千萬不要懦弱的進退彷徨，須要造成堅強的意志，有百折不撓的精神，在可能範圍內苦幹！」的確，我應該對人生「理智」一點，「情感」把我浪費了一個寶貴的童年。

眼前展開了一片模糊，我疑心自己在哭了。

健來看我，他總那副老成持重的樣子。

「你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他劈頭就來了一個命令：「我覺得你又墮入在矛盾的漩渦中了。親愛的孩子，安靜一點吧！國家固然很需要我們到內地去，但終是要緊的。我看還是去住一下醫院再說。」

聽厭了的話，我把他推開了：

「老文章，勸人家要忍耐拋去了我寶貴的童年，毀滅了我應走的路。以往，把我的「明天」寄託在『抗戰』的來到；而今，上海又變成了所謂「孤島」，吸不着自由的氣息，你仍一味叫我把整個生命投降給畸形社會。人類的敵人以友人面孔出現的小漢奸！」我瘋狂似地漫罵起來。

「朋友！」少息，他又說：「你得明白這對於你的身體是極大的損害。我曉得你在你的腦皮上展開着壯烈的戰鬥，在你的胸膛裏澎湃着鮮紅的熱血。然而我們還年青，還有很遠的路要趕。切莫被情感掩埋了有用的青春。」他的聲調變得非常柔和，我再不發一句話。

「到公園去走走吧，這兒空氣很壞！」健提議，我同意了。

在華龍路，偏又做了次「暴動的嫌疑者。」

在成都路一家小麵鋪里吃完午餐，就別了健走回來。

同時接到兩封信。一封是景自成都發的航空信：

「……信是被檢查去了。我們的血還熱着，我們寶貴的友誼仍保持着，決不能阻止我們青年應有的表示，更不能抑住我們的嘶喊和掙扎！

「……起初我就預備進川大繼續求學，後因文憑和興趣的關係，也就打銷了這個主意。以後就過起『馬浪蕩』的生活來，一天到晚躑躅躊躇，沒有一點事可做，連書都沒有心思去唸牠。我自己覺得這半年的光景是我個人的歷史中最痛心也最危險的一着。那時候，會一度淪落在酒缸裏，『借酒澆愁，』卻不知道眞的會『愁更愁』起來。於是，放棄了酒，又積極起來，鎭天價的看書。好在生活書店是認識的，看書不出錢，是最便宜不過的事。一天，忽然靈機一動，我想離開家，約了幾個友人到陝北進『抗大』去。可是在要想動身的那晚上給家裏的人阻止了。否則，現在或許已在窰洞裏過着新穎的

生活了。這是我思想上第一次劇變，然而沒有做成功！

「後來，靠了朋友的『路』走進通訊社，開始『報徒』的生活，因了興趣和內心需要的關係，對地位和報酬是一點也不計較。進社後的生活雖是勞苦一點，精神上却痛快得多了。

「……強友，我們將來一定要攜手同向前，等機會來的時候，我來叫你或你來喚我，定要幹番工作，不辜負了我們自己的期望！」

呵，我太激動了！

另一封是書從紹興發的單掛號：

「……七月×日晚來紹，即趕到紹中『戰事青年修習班』報告，×日考試前檢驗體格，×日揭曉考取。我到紹的目的本預備考『婦女幹部訓練班』，但時間和名額已不允許我進去了。

「不過在『修習班』，一切都須自備，膳食，制服，雜用：…現在已先付八塊錢。從×日起已開始訓練了。

「強！請你用熱情來鼓勵我。用『愛』去發掘人性吧！你來！我希望你能來！」

我不能不疑心這是一個夢：「小家碧玉」的書怎麼也幹起來啦？

呆坐着，讓慚愧和羞恥深深地抹過我的心。

夜，去看淩，淩礁着。

過愛多亞路，沿街躺的難民很多。在大世界，一個華麗新裝的肉感女人向我送秋波。

「到阿拉屋裏鄉去坐一息！」

紅錫包的霓紅燈不變換地在激跳，我帶着可怖的心境加速了步伐。

「我必須離開這孤島！」

回來，想寫信，腦脹得難動筆。

心臟病患者的生活永遠是矛盾的。

救救朋友

陸　明

我最親愛的麗姊：

自八一三展開了偉大的抗戰，至今不覺已是恰足三月。在這三月中，經敵人砲火的摧毀，不知葬送了多少人的生命，犧牲了多多人的前程。可知你可憐的苯妹，也墮入了不幸的深淵，也竟成了悲劇中的一員？

學校的生活，我是無緣再得享受。你眞是一個幸運者，我眞羨慕你。但我不能以生動的文筆來祝福你，我祇能哭泣，祇可拿我不

斷的淚珠，慶幸你不斷的無限的幸運！

長江因戰事的影響，已實行封鎖。父親所服務的輪船，竟因兵役而不能駛回上海。目前景況不明，香訊毫無。平日全賴父親所得以生存的我們，怎能永久的支持下去呢？房租的加價，物價的飛漲，更使我們生活感受到無限的苦痛，重大的威脅。

可憐我們要掙扎，要苟延，要圖生存，因此，不得不典質，變賣，借貸，度此淒苦的歲月。可是人們是殘忍的，冷酷的！沒有什麼人情，更無所謂憐憫！連這樣的歲月，都不讓我們活下去！唉，人生也太够耐人尋味了。它有甜蜜，有苦痛，有種種莫測的憂煩。豈是人生不經苦痛，畢竟不是人生？

二房東的女兒，現在也收起她那和藹可親的臉，藉着她母親的餘威，變得猙獰可怕了。她向我母親逼索拖欠二月的房金，迫她遷移。一種冷酷殘忍的情景，使我感到無限的憤恨。她已忘了以往的友誼，完全暴露了她的狠毒。

從前我對父親的放浪，母親的嗜好，都曾諫阻而終歸失敗。所以積蓄毫無，以至於目前的窘境。而現在母親早威逼着我去操賤業式的「嚮導」來滿足她的嗜好。我屢思自盡，但目睹着母親與弟妹們的生活無着，又不得不忍痛犧牲，供人們玩弄，被人們嘲笑，任人們欺凌，以搏取我們生活的代價。

此短短的數月，浸沉在苦海的我，已嚐遍了人世間的凄涼，人生中的苦痛。而市儈般的母親，近更受着利誘，而將我出賣，使我永遠沉溺於苦海了。

我眞是砲火中的犧牲者！我沒有什麼快樂，沒有安慰，更無法使你感到愉快。我已失去天眞，潔白，及女子的寶貴的一切。我不復是在學校中的我，我已不能再和你一般高傲地站立着，而竟成被人踐踏的「路柳牆花」了。但我並不是自甘墮落，是暴日所造成，是環境所逼迫，使我這樣，使我無法掙扎，抵抗！

這是我的哀鳴！是我染着血淚的呼聲！但我終究是個無能爲力的弱女子。須你們去奮鬥，去獲取最後的勝利！最親愛的麗姊，努力吧！救我們的祖國，也就是救你的好友——我這個不幸的女人！祝你成功！

你的墮落了的學友萃香泣上

× × × ×

接到以上這封信，我心裏非常難過。在這萬惡的孤島上，正不知有多少像萃香這樣的犧牲者呢！然而我恨我自己。我究竟在過着怎樣的生活。「昇平」的孤島，「昇平」的生活。我就這樣昇平下去嗎？不！我要奮鬥，爲了祖國，爲了萃香！也爲了和萃香一樣的人。

怎麼辦呢

陳瑞寶

我懷着滿腔的悲憤，到何處去發洩呢？的確，人生是太乏味了！

從甜蜜中生活過來的我，到如今不免也感到苦悶了。我雖竭力的想避免這惡劣的環境，但它偏偏繞在我的四周，使我喘不過氣來。被它緊緊的壓迫着，我應當向它挑戰，可是沒用勇氣。雖然鞭撻驅策着我，情感利用着我，幾次想衝進幸福之門，都被我推了出來。因此，我只是徬徨終日，苦悶終日，甚至煩悶終日。

我做過乞丐般老着面皮要錢的勾當，嘗到了失學失業的苦楚，幾次眼睛裏止不住要掉下淚來，但終於又給我的理智所壓制了。哭有什麼用呢？這是弱者的表現呀！我為什麼要向人示弱？人們根本沒有同情之心，壓根兒沒想到窮人的苦況，只圖自已的享樂。

現在什麼都認清了，污濁的孤島是洗不清我的清白，也可以說根本沒有清白的地方。我只羨慕那些在前線為國犧牲的人們，他們含着光榮的笑死去了。我想自殺，但自殺是一種恥辱，尤其在抗戰的今天，然而這罪惡的孤島卻正逼着人自殺呢！

那麼，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

不堪回首

柳展

是微雨的午後，灰雲籠罩着整個的大地。天繃緊着臉，似乎在為誰悲苦。

時辰鐘敲過了三點，雨聲不曾停息，反而一陣陣大了起來，淒淒咽咽像少婦哭他剛死去的丈夫。

本來預定好下午出去望一個朋友，因為下雨只好打消了原意。坐在窗邊的一張椅子上，看着窗外的雨點，無情地向着本來乾燥的馬路上，像報復一樣的狂射着。同時在我腦海裏的幻象像電影般一幕一幕地現了出來：

「是去年『八一三』的第二天，店中的生意非常清淡。店堂內的職員們，都是議論紛紛，三五成羣。有的談着空話，有的縐着眉想心事。九點鐘後，經理先生從外面跑了進來，一見他進來，大家就有點恐懼。因為平時他進來的時候，是一個很自然的臉面，今天卻掛着一臉非常煩燥的樣子。

「果然在下午二時，開始裁員了。全店一共裁去三十多個，我也是被裁的一個。既已被裁，只有回老家去了。這時候到家鄉的輪船航行已被阻。雖還有火車可通，但又受鐵鳥的威脅。我就疑惑不定起來，走呢？還是不走呢？

「失業了在上海怎麼活得下去，並且現在國家在抗戰期中，我也應當盡一份國民的力量。我雖不能上前線去殺敵，也應當在後方做一點救國工作，好容易受了許多折磨，我回到了闊別多年的故鄉。我和卅幾個舊時的同學，組織了一個宣傳隊，常常出外去向民間作口頭宣傳及化裝表演。」

現在，誰又料到一年後的我，受着家庭經濟的驅使，又回到這

孤島上來仍舊做個小職員呢？回憶起過去的情景，只能暗自嘆息，只得向夢裏找尋舊跡了！看看孤島的醉生夢死，我覺得煩惱痛苦，憤怒悲哀，……甚至自己也頹唐起來。眞是不堪回首呀！

我要飛

鳳岐

太陽已完畢牠一天的路程而走下地平線去，只露着那血紅的餘照，好像猶在爲宇宙力爭最後一線的光明。晚霞正隨着微微的寒風在波蕩蔚藍色的天空，恰清楚的，襯着幾條戰區餘燼復燃的烏煙。這是一個初冬的傍晚，在被稱爲安全區域的租界的一角，住着爲砲火所迫而逃亡的一羣——我們全家。

兩間並不寬舒的屋子悠悠躺在靜僻的滬西，這便是我們的新家，裏面住了爸媽我和二個弟妹，一起五個人。

妹妹很懂事，她會幫媽燒煮。弟弟永遠是那樣的頑皮可愛，他每次散學回家便要着要錢，說什麼：「媽，學校裏先生說的爲救濟難民，每人要捐五角錢」「媽，前線將士要衣裳，先生又要我們捐錢。」不但這樣，他還常說，別人都捐一元二元，我頂好更多捐些。如有一次不依他，他便會賭氣的悶睡在床上，不到校，不吃飯，母親只得順從他了事。

「岐，你年紀不小了，該懂點事。我們逃出已近二個半月了，店被毀了，家被焚了，生意不必說。這樣的時候到那裏去賺錢呢？現在你們兄弟二個還有機會讀書已是大幸了。」這晚媽停了她手裏的針線，向我忠告着說。

「你父親這二天東奔西走，無非爲了我們的生活。你看他自開戰至今還未安安心心的在家一天，老是勞苦忙碌。岐，你應該了解你父親的苦衷。」

「岐，一切都得馬虎點，要克勤克儉，不要還是那樣少爺脾氣，現在不是那個時候了！」

「岐，你……」悲哀刺入了她的心頭，傷感湧上她的臉，她哽咽了，她不再說什麼，她惟有悲憤飲泣。

夜緩緩的爬行着。黑暗填滿了整個房間，屋子裏靜悄悄的。媽還是在流淚，我除了俯首沉思外，找不出一句話去安慰她。

房門開了，進來一個蒼老的中年人——我底父親。那憔悴的面容，緊鎖的愁眉，仍隱隱有無限的煩憂。

「爸爸！」天眞的弟弟，衝破了孤寂，照常的這樣歡呼着。

近來父親很失意，但從未把痛苦現於形色。平時弟弟喚他，他總會微笑的應着他，溫柔地撫摩他。可是今天却變了，他非但不睬，而且用眼睛狠狠的瞪他一下，板着機重重的坐了下來。這可把我們嚇壞了，弟弟緊依在媽的懷裏，媽命妹妹去開燈。大家在慘淡的燈光下，默默無言胡亂的吃了晚飯。

「你今天究有什麼不如意的事？還是身子不健？爲什麼這樣不言不語」飯後媽忍不住開口問父親了。

「唉！你們還不曉得，剛才的晚報上已刋了我們故鄉失陷的消息啦！並且聽說……」

啊！眞的嗎？天哪！一個山明水秀，物產豐饒的故鄉，就此被敵人佔據去嗎？每一個人都如臨到晴天的霹靂。素愛胡鬧的弟弟不知怎的，這時也會識相地呆呆的注視着父親。

「聽說敵軍紀律極壞，慘無人道。到處焚舍掠人，任所欲爲，……」父親繼續着說。

「那末家裏的祖父母怎樣了呢？」母親迫不及待的打斷了父親底話，極關切地問着。

「就爲這個！他倆年紀都很老了，家裏除了那個老媽子外，又沒有別人。怕不會發生什麼亂子？唉！一旦……我們都在外埠，叫我如何是好呢？」

父親只是在歎息，母親又在哭泣，妹妹伴着弟弟坐在一角。多愁的我，悶依在一張臨時避入租界時帶着的行軍牀上深深的懷着那風燭殘年的兩老。蒼白的頭髮，枯瘦的身材，縐紋密佈的面上顯着慈祥的笑容。每次我們回去看望他們，他倆總是欣喜萬分。尤其在他倆眼中的長孫的我，特別被關懷熱愛。每當臨別的前夜，他倆會拖着我在身邊千叮萬囑，甚至還問爸爸待你可好？媽媽罵你嗎？你受了委屈，儘可寫信告訴我，我替你翻本，知道嗎？一切的一切，都盤旋在我的腦際。可是現在，唉！不堪回首！我恨我不是孫行者，否則我化作千萬精兵，回家去同侵略者決鬥，把他們逐出家鄉！

「岐，時候不早了，進去睡吧。」像是母親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潮。

父親仍坐在原地方，弟妹早已入了夢鄉，媽還在那裏補衣服。我不能抑制自已的眼淚，一溜煙的跑進了臥房。

夜還是繼續不斷的推進，幾顆燦爛的小星忽明忽暗地在閃爍，四周萬籟無聲，只有最後的一班電車駛過。我伏在牀上，悲憤塡塞了我的胸膛，熱淚充滿了我的兩眼。我不想睡，我要飛，飛出這牢籠似的孤島，飛向我那淪陷了的故鄉去。我不能夠活在這裏！

我依舊在徬徨

山流

風刮得厲害，玻璃窗迎着一陣陣的雨點，像一顆潔白無告的心兒，受着外界的打擊，不斷地流出點點淚珠來。房裏又是那末靜寂和黝黑的，嗒的嗒的鐘聲，一刻也不肯留停地帶走了我們寶貝的青春。在這苦雨凄風中怎不使棲身異地的我感覺到苦悶？斜躺在沙發上，也無心再看手上的書了，閉上眼睛，讓一幕幕的回憶，從腦海中掠過。回憶中的一切是很足令人興奮的，但一張開眼睛，一

切就都消失了。的確：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快樂的回憶。

郵差把我的回憶打斷了。好久沒有接到家鄉友人的來信，看見內地來的信，快樂是難以言喻的。它能夠報道我所關心的家鄉的一切。當我一看到朋友們活躍在內地的情形，看到他們一個個泳浴在時代的潮流裏，我就想到自己是個落伍者，是被時代所擯棄了。我想現在倘再不肯努力充實自己的學識，而每日只是不知所從地苟活着，再過了一兩年後，生怕會眼看着同學們一個個登堂入室，自己則依然故我地在十字街頭徘徊。我決不能以生病作掩飾，我要拚命地追趕時代的輪子，拉住牠，決不要輕易放鬆，即使不幸被碾在輪下，而成爲犧牲，我還不要放手！然而事實却不是這樣的。我還有種種的苦衷，暫時是不能脫離孤島。滿腔的憤怒和熱情向誰申訴呢？是的，我要忍耐，我還有我的前途，只要我會保重身體，充實我的學識，更不改變我的志向，來日還長着哩！這是我常有的現象，當我在苦悶的當兒，就會自己來安慰自己。但我還覺得我自己太矛盾了，我的心理太會變卦了，恐怕一時的理智不能壓住激情，這是多末危險的現象！

定一定神，才記起手中還有一封信，拆開一看，又是一樁令人悲憤的事蹟：

「朋友：事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十二日晚接到你的來信，歡喜至極。那時我正忙于整理行裝，決定明天先到武漢去。次日晨七時卅分，我們沒有向學校當局告假，就走上征途。這時不幸的事情發生了。當我們各懷興奮的情緒向車窗外的朋友們告別時，幾個憲兵走上來將我們扣留。朋友！你想想看我們這時是多麼難過？一顆熱滾滾的心，像被一盆冷水澆下去的樣子，我們感到失望。此後由連部轉到營部，送入拘留所，禁閉了廿四小時，由學校担保才釋放出來。學校當局對我們如此不告而去的行爲大爲憤怒，要開除我們的學籍，追繳三年的學膳費。後來幸得同學們的聯合請求，減輕處罰，立悔過書，記兩大過，要我們非讀完師範不能他去。朋友！我們西北去的理想，現在已被軍警和校方的威力所消滅了。唉！困難情形，嚴重到如此田地，眞使我悲憤之極。但是看看整個的民族的新興氣象，我也只有忍痛罷了。雖然我經過了此次的挫折，我決不灰心變志，我也決不會被環境所屈服。我對於環境的奮鬥力只有加強而沒有減低。我的心更加溫暖，我的意志更加堅強。我認清了目標，我認清了責任，我的願望總有實現的一天。

「前線的戰事最近變化劇烈，暫時的失敗，我們絕對不應悲觀。但是也不要過於樂觀，光明快要到臨的時候，牠的過程必定是非常艱苦的。不是嗎？破曉前的一剎那，比任何時候都來得黑暗。我知道，自由是需要爭取的，而不是等待賜予的。爲着爭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我們要忍受人間最大的痛苦，才能得到光輝燦爛的明天。

處此情景之下，我想極力充實自已的學識，決定潛心研究社會科學。朋友我極希望你常常鼓勵我向上，我也祈望你努力！」

我一字字念下去，心中的熱情也隨着字句而起伏着。他雖然遇到此次阻礙，但一顆青年人活躍的心，和前進的思想仍然是不會更改的。記得一月前他的來信云：「我擬最近期間內往西北去，不過此去路途遙遠，而且需費甚多，我兄能否助我以成此行：：：。」不意未出一月之內，竟演出了如此悲憤的事蹟來。他是一個純粹生長在農村的青年，就學於鄉村師範。雖然年齡還未到廿歲，但已具有强健的體魄，堅韌的意志，有勇氣，有毅力，有能說能行的精神。他早就認清了歷史的動向，和青年人應有的責任。更從農村破產的痛苦生活中鍛鍊出來，使他更認明了此後應走的途徑。

自從砲聲響後，我們各走其路。他仍能留居內地繼續奮鬥。我呢？留在孤島上在苦悶和嘆息中度日。但我好像是一個愛自由的鳥，並不因居留的地方是金籠子或銀籠子，而甘心自滿，因爲我覺得這籠子裏的一切都是裝飾門面，滿佈着騙人的陷阱。我的同伴有的已經忘却了自已所處的是什麽地方，而被聲色迷住了，有的也在漩渦中不能自主的翻滾着，然而我不願意在此罪惡的環境中苟活下去！我不能這樣把生命無謂地浪費！但是有時我又有點彷徨。

今天見到他們的來信，又使我心中起了激動，我想我不該再留在孤島上了。

我恨許多青年人逃身到租界上來，即使他們有充份的理由爲自已辯護。是的，租界上還有不少熱血青年在幹着有意義的工作，同時還有許多有意義的工作在等待着青年人去幹，但是誰能說，鑽在租界裏的人都在做着艱苦的鬥爭呢？

我們想想看，世界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情：讓他人拚着熱血和頭顱去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你們（我也在內）却舒舒服服地躲在外人的旗幟下等待着他們把勝利奪到後，你們也就回去坐享其福？然而我，——哦，天哪！

風依舊在刮，雨依舊在下，我依舊在彷徨！

月也號啕

黃漢民

黃隱沒了，月兒已經由東邊緩緩的升起。河邊的野草中和兩岸的草坪裏不斷地發出秋蟲的悲鳴，路旁一帶只剩了枯枝的樹影，跟着月亮光而轉移。

用以殺人的銀鴿子——飛機，繼續不斷地在月亮的脚下飛過。馬達的聲音，轟轟的炸響，直要把她——月亮——的耳膜震破。她忍不住俯瞰她脚下的大地。

高大的建設悄悄地聳立在瑩澈的河流旁邊，在四週黑暗的

包圍中，飄散着炫燿的燈光。只有人們的嘈雜聲，和着機械的轉動聲，去打破這淒寂的景象。

在工廠附近的一間破屋裏，暗淡的燈光下，她看見幾個枯瘦的臉，在發出一種饑餓的呻吟。

在瑰麗的大廈旁邊，她聽見迷人的音樂在奏弄着，芬芳的酒香在飛蕩着，一般男女隨着牠們旋轉旋轉旋轉得迷惘了，麻醉了，忘記了自己，忘記了國家。

她一轉眼，又看見到煙霧瀰漫的戰區內，莊嚴宏偉的建築，已變成了東一堆西一堆的破瓦殘垣了。枕着抱着的愛國忠魂的屍首，俯着、仰着地點綴這陰森的荒郊。熱血的健兒們，出生入死，前仆後繼地向着他們的敵人進攻，喉中發出雄壯的吼聲，面上顯出勝利的微笑。

於是大地的一切，都被月亮深深地認識了。「呀！那不是擁有廣土衆民的中華民族嗎？那不是在歐洲人的租界內，荒淫無恥，不知死活地仍舊作着桃紅色的濃夢的中華民族的人民嗎？那在前線，爲着全民族的自由平等而浴血作戰的鐵血健兒，不也是黃帝的子孫嗎？！唉！在同一的受難着的祖國裏，竟會有這樣不同的兩輩人！」

她哭了！她號啕地哭了！她那同情於人類的心，深深地感動了。

秋蟲仍舊不斷地悲鳴，一陣一陣的微風，微微地波動着窄狹的河流，水面起了許多的花紋，倒映在水上的平滑的月亮，現在也起了波紋，好像她正在皺眉！

感奮

鼓聲儁能

我們行裏的經理，雖則是個「商人」，却是一個「新式」的。當抗戰剛開始時，他對同人們常常講解此次抗戰的「偉大」，並且勸導捐救國捐，難胞捐。他自己亦極熱心，每次如果同人們捐得四五十元，那末他便來湊成百元整數，送交救亡機關。每逢紀念日，舉行儀式後，必定有一次捐款運動，由各人簽名。尤其雙十節那天，他召集全體同人十八九人，共聚一堂，在會中他說了許多慷慨激昂的辭句，過後當然又得認捐了。此次分慰勞傷兵，兵士棉背心，軍用急救藥包，以及救國公債四種。每人各種均得承認若干，並由於同人的互相激勵，不甘落後，（幾隻守財奴在外）總數倒也有一千多元。這成績還算不錯吧！其中我們的經理占了三分之一。同人們呢？大多超過了月薪數。最痛快的，就是老司務，茶房，司閽等，亦均走來自動認捐。這給予我們多麼的愉快安慰和興奮！

沒趣的事終於來了！那天，大約是國軍退至蘇州的時候吧？本來行中「生意」自從戰事一起，便一落千丈。起初，大家一心注意國事，而現在砲聲沒有了，上海成爲「孤島。」於是，我們的經理亦

重又注意到「生意」上來。從他的言語中，忽然我發現，（大家都已發現了吧）他的心變了。他厭棄抗戰，甚至說：「現在若不講和，弄到一敗塗地爲止。」這幾句話如箭般的直刺到我的心，我不信我自己的耳朵沒有「毛病。」定一定神，的確這是從那人嘴裏說出來的。那人正是我們的經理，以前對於國事的熱心者。我滿腔的怒火，想從眼光中射出，射到經理的身上，射到他的心臟，要看看他究竟怎樣。我想跳起來。可是我終於沒有說一句話，憤怒冲滿了胸懷。我想走，不願再在這惡劣的環境中，斷送了我的青春。但我還是在，這自有我的苦衷。

再想起以前的情景，我苦惱。我們的經理，是個五分鐘的熱度者！是個沒有澈底覺悟的中國商人！同時我希望，全上海，全中國，再沒有與他同樣一無恒心的人！在他講這話的時候，過去我們一向尊敬他，佩服他熱心國事的態度，現在却變成了蔑視，冷酷，常投以卑鄙的目光；這使他慌張，慚愧。因爲他的言語雖則沒有人出來責辯，在這沉靜嚴肅的空氣中，他同樣受到威脅，而且比有人責辯他還要難過呢。

也許是這威脅所收的效果，到了下午他便改了語氣，再不敢對抗戰稍有輕視，在我們同人面前。並且對於抗戰，又抱着樂觀了。他說：「前途一定光明！」不知他是「眞心」還是「假意?」

總之，他的「眞心」或「假意」我們暫不管他，當時我們心中的緊張確實是寬鬆了。

因爲我們認爲我們的經理業已醒悟，再不爲了自己的利害而放棄抗戰。我愉快，欣慰，直到現在，每逢紀念日，我們還是自認「雞胞捐。」

一件應做的事

秋漁

積壓多年的烏氣，隨時想發作出來。可是祇是積上去，不能發作。好容易這個「最後關頭」挨到啦，也就是揚眉吐氣的時候到了，這該是多麼大快人心呀！怪不得洪形章明整天跳進跳出，飯也不想吃。最有趣的是阿興，糖攤也不擺了，跟他們一同去搬沙袋。搬到二點鐘，一身大汗，索性不想睡了。一邊坐着乘涼，一邊討論着加入保衛團，還是加入公民訓練隊。決議是加入保衛團，理由是加入後就可以有新槍械發給。

洪形更加興奮，嘴裏哼着義勇軍進行曲，腦海中不住展開一幕幕幻想：「看！敵軍衝過來了！準備！放！機關槍，步槍，軋軋軋軋！一齊迸發，一個、二個、三個、……應聲而倒，其餘的就狼狽地逃了，於是大家互相慶祝勝利。」

但是在實現他們理想以前，因爲環境所迫，不得不向租界撤退逃難了。在法租界勞神父路租了一間很小的房間，代價却相當

大。上海成了孤島以後，他們的生活也像孤島樣頹廢下去；跟着大家喊苦悶。眼看着少數人以聲色犬馬爲解除苦悶的方法，更加苦悶了。

他們隔壁一家，也是南市逃出來的。夫婦倆約莫五十歲左右，有三個女兒兩個兒子。最大的女兒已幫助她媽做家中一切事務了。因爲小孩多，每天總不是打就是哭鬧得烏煙瘴氣。

「倒霉！一天到晚沒有安靜！」洪彤更加苦悶，並且煩燥起來。小孩一安靜，大人又吵起來：

「床沒床，櫈沒櫈，白天沒有休息，晚上又不能伸手伸脚好好地睡一下。熱烘烘擠在一起，唉！這日子如何過得下？」

「斷命仗，打又打勿好，不曉得要打到幾時才肯完結？早知道打不過東洋人，老早好勿打，斷命仗害得我好苦呀！」

「唉！×××眞是壞星宿，董先生說得一點不錯，這是因爲人心太壞，天上派這天殺星來收拾收拾的。否則×××不要打，東洋人如何會打到上海來呢！」

「唉！人實在太多了，要好好地死掉一大半，才會太平。那天三阿嬸說：某處捉住一隻白鴿很肥胖，想要稱一稱看，那白鴿忽然說起話來了：『稱稱三斤半，不稱也是三斤半，中國死一半，東洋人都死完。』這話要應驗了。×××眞是害人精。」

「眞討厭！嘮嘮叨叨地，眞沒有辦法！」洪彤覺得非常忿怒，想駡他們一頓，繼之又憐憫他們的無知。

「救亡圖存是我們每一個人應有的職責，決不會有不可克服的苦悶。要知道救國是多方面的，並不是定要在前線，祇要各自儘可能地做對於國家有利的事情。」洪彤記起在悶苦中體驗出的眞理，現在是把牠實踐起來了。

於是對鄰舍們說：「東洋人打中國是老早計劃好的。我們從前不抵抗，一下子，東北幾千里地方都搶去了。接着搶華北，要是再不抵抗，全中國都要給東洋人搶去。你看我們現在打了一年，祇給東洋人搶去幾條鐵路線，並且時常還有游擊隊來破壞。所以祇要我們再忍耐吃一點苦，就可以把他們趕出。不然的話，假使給東洋人滅亡了，那就永遠沒有好日子過了。保衛國家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不過領導我們。董先生的話不大可靠，白鴿會說話，更不是事實。要是我們熱烈愛國，不久就可以有太平日子過了。」

洪彤微笑地喘息着，覺得做了一件應做的事情。

恢復了人形

張俊如

我揉了揉眼睛，伸一下懶腰，像是還沒睡醒，但卻已吃驚樣的坐了起來。我以每天的經驗來觀察，確是不早了。匆匆披起了鵝黄色的睡衣，按一下電鈴，房門口便立刻探進一個頭來：「先生！起來

了嗎？」於是便照例的有人捧進洗面水來。輕快的洗完了臉，梳光了髮，打好了領結，披起了上衣，照一下鏡子，已經是衣冠楚楚了。啊！今天還是星期六呢，小王昨天不是對我說，有一個好玩的去處，要星期六才告訴我嗎？想到這裏，不覺增加了些精神，興冲冲的轉入了辦公室，可不是嗎？已是九點鐘還差五分了，簽到簿上已列到最後的一個。

為了明天放假，今天像是忙了一點，然而戰後的忙，還比不上戰前的空，仍是那樣優閒。抽一支烟，喝一口茶，以已前繁忙的經驗來處理這些，反感到怪輕鬆的。顧客們由十個……五個……二個一個，終於都滿足的出去了。營業室裏慢慢的由熱鬧而冷清，邊上方主任帶着懊喪的意味在對楊主任講話：「可惜少買進了些美金，否則不是穩穩的賺進幾千塊錢了嗎？這幾天又可爽快的玩一下了。」老樊和老周在談法租界找不到房子，蔬菜又貴了等等，嘮叨叨講個不休。這些我全不去注意，只輕輕的去問小王，今天到底是怎樣一會事？小王偏放刁，不肯告訴我，一定要晚飯後叫我跟他一塊兒跑。懷着個悶葫蘆，怪難受的。

今天的鐘，似乎走得比平日特別慢，好容易等到吃過晚飯，我拉了小王便走。他帶我跑了許多我所認識的路，最後到了一個熟識的去所。不！這是戰前所熟識的處所。

一進門，便又重聆到別了十個月的爵士音樂聲，那隻 Good night my love，奏得多麼動聽啊！拘束了十個月的心弦，重又活躍了起來。忽然右角上來了一位怪面善的姑娘，不錯，我記起了，我是曾和她跳過的，雖然相隔了多少時日，但也還依稀記得。「先生！你怎麼也會請過來的，好久沒見了。」她是慣會媚人的說着，我是不自在的破戒了。我甜蜜蜜的陶醉了。還不止我呢，在這裏每一個青年，也都和我一樣，失去了自制力，失去了靈魂。她又媚笑着說了：「你為什麼好久不來這裏？」這時候良心驅使着我回答她：「在這時期，我不願跳舞。」「嗯，都像你這樣，我們不是都餓死了嗎？」她似乎有點怨恨似的說了這一句。我也只能報以苦笑。五分鐘後，全場回復了光明，汗流浹背的我，只回說有點不爽快，急急離開了她，離開了小王，離開了這動聽的搖擺樂隊，更離開了這標準的冷氣場。快步的走出了大門，我怕誰會從後面拉住我，罵我是亡國奴！罵我是冷了血的廢物！罵我是不自覺的漢奸，逃出了霓紅燈的光圈，身上像輕了點，更相反的感到比裏面涼爽。

回到宿舍，第一件看到的便是桌上有二封信。我迅速的拆去了第一封信的封口。原來是家裏寫來的。大概是因為要檢査的緣故吧，寫得很含糊：

「我兒入目：此間自淪陷後，盜匪橫行，家中一切，已蕩然不存……此後生活困難，……吾兒當每月寄下生活費……」唔！我心在忐忑了。我將怎樣節省呢？自古道：「養兒防老，積穀防饑。」對！我

當負起這責任來！以後我當節省了，我當另過着一種生活，一種節儉的生活。接着我又啟開這第二封信來。喔！這是我一個以前的好同學賢寄來的：

「親愛的同學：不！我當稱你同志：

「爲了民族的抗戰，我們的學校由杭州而遷到漢口，現在更又由漢口遷到這兒——昆明來了。我和你不見已足一年，然而在這一年中變幻是多麼的大啊！我們的國家爲了爭自由而抗戰，不惜任何犧牲已近一年了。我們爲了民族，更應擁護領袖，抱必勝的決心，抗戰到底！更以赤誠的心來愛護我們的國家！因此我們這兒，除了預備節約獻金外，同學們更努力學習軍事技術，以作將來獻身於國的準備。我想你們處於稱爲孤島的上海，直接感到民族被壓迫的痛苦，一定比我們更熱心於國事吧？……」

我愈看愈慚愧了。由慚愧而深深的痛恨，痛恨着自己的生活。腦海中充塞地盤旋着：「國！」「家！」「自己！」我深深明瞭有了國，才有家，才有我自己。我應該改變一種生活，爲祖國而生活的生活。想到這裏我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內心平安了許多。

當我脫去所謂衣冠楚楚的服裝，重又換上睡衣的時候，再照一下鏡子，我似乎發現自己重又恢復了人形。

× × × ×

× × × ×

這忍耐決不是長久的

序陸

陽光從窗外斜射到牀上，露着的上身給曬得有點像螞蟻咬着一樣的痛。翻一個身，眼膜遇到那樣强烈的陽光弄得連偷張一下的勇氣都沒有了。

遠處傳來了稀疏的槍聲。英勇的游擊隊戰士該歸了去休息吧？想到他們退走時，曾給敵人以嚴重的打擊，我恍惚看見他們歸去時嘴角邊掛着的微笑。

眼皮終於張開了。目光射到那雪白的房頂上，我才抓住了自己，昨晚的一幕，像影片樣的又出映在含飽了淚珠的眼膜中。九個人躲在那靜靜的角落，無聲地喝着酒。我們望着泉和泰從那兩副堅定的眼珠裏，我們發掘了他倆內在的信心。此去的目的，泉是入航校，泰則往機械化部隊工作。三年的友情，把這幾顆年輕的心靈，像溶化了的方塊糖樣給融成一片。這突然的別離，雖早在意料之中，但是誰又曾預想到在這種特殊環境下的別離呢？每個人的心中堆了說不完的要說的話，可是比亂絲還要混雜的情緒，再也抽不出一句適當的話頭來。終於在沉重的，凝滯的目光交織中，泉和泰重重的挨序的握了每個人的手，頭也不回的，一直向東走了。七個人——剩下的——拖着疲倦的步伐寂靜的各奔自己的歸途。

到了宜的家門口，剛踏進屋裏，他迅速的回過頭來，慢吞吞的說：

「我……只想……哭！」我望着他消逝的背影。

客廳的鐘聲，打斷了我的思潮。洗臉時照着鏡子，我發現我眼睛已經紅了。

意外地在信箱裏發現了泉和泰的信，是昨天早上付郵的。裏面只短短的幾句話：「別了，明友們！這裏的生活已沒有什麼值得我們留戀！這時代是我們的，我們要挺着脊背做一個新中國的主人！你們記得我們的家鄉麼？長白山下是我們的臥床，松花江畔是我們的搖籃！走了，朋友們！沒有悲愁，只有憤恨！沒有眼淚，只有沸血！到了漢口，能幹就住下，不成的話，上關外去找咱哥哥一塊打游擊去。今晚，我們要碰面，但，我們想到時決沒有話可說。等到明早你們看到這信時，我倆已出吳淞口了。別了，朋友們，我們將天天等候你們的降臨。」

吃過早飯，到宜家。跟着沛宋昆也來了。遞過去早晨收到的信，他們四個人圍在一起看，看完沒有聲音。沛走到窗前，靜靜的望着天空，宜用手捧着臉，宋和昆定神地看住地板，我心中只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突然沛轉過身子，像一隻猛獸衝到宜的面前，兩手握住了，抖顫的問：「為什麼我們不走？」沒有人回答。他握住椅背，懶懶的坐下去。我猜想他心中也想哭。他果真哭了，在抽噎中他擠出一個字：「家！」

是的，是家阻住了我們。雖然我們誰都不是家庭的奴隸，但我們多少總有點受自己的家的束縛。

回來，吃飯，母親在家已等了半個鐘頭。

飯後，給同學會撰了一份簡章。第一次常務委員會定後日開會，會刊打算在本月內出版，分散的學友們，將怎樣的希望得到各人的生活報導啊！

榮哥來了一封信，已經五個多月沒有接到他的信了，他說他已畢業，大概派到漢口工作。信裏更提到杰，說他在上月已在前線「成仁」了。我在書箱裏找到他在蘇州軍訓時的照片：黧黑的臉，粗壯的臂，襯着矮矮的個子，格外顯出一種英武。我耳邊似乎還掛着他臨走的最後一句話：「你等着吧！不成功就成仁，決沒有第三條路！」杰，願你勝利的安息吧！

下午給榮哥寫回信，一直寫到天黑，還沒有寫完。窗外括起一陣微風，弄裏暗黃的燈光，射到那搖擺的樹上，好像移動着的人影。

父親從辦公處歸來了。整天的勞作，使父親更顯得衰弱。失陷了的家鄉久已沒有消息。父親掂記着年老的祖父祖母，這幾夜來，我曉得他沒有一夜曾合住眼安安靜靜的睡眠過。有時，我夜間突然的醒過來，聽到隔房的嘆息聲，心中就像刀割一樣難受。除了自己暗暗的陪着淌幾滴眼淚，我始終沒有勇氣去安慰他們。

晚飯後，同父親談了一些時事。

民打電話來約我晚上去看電影，我說我信沒有寫完回絕了他。眞奇怪，同樣的青年，而各人的生活會差得這樣遠。過去社會畸形的發展，造成了一個萬花筒樣的不同生活。

屠格涅夫在他的十五封信裏曾有這樣一句話：「各人造成他自己的命運，命運造成各個人。」我憧憬着我自己的未來。

繼續給榮哥寫信。也許近來周圍的變化太多了，我曾這樣的寫着：「……你知道，我從小就在熱情中生長的。年幼的時候，受着家庭的溫暖，到了最近年齡漸漸的長大，友誼又將我鼓舞起來。這幾年來，我始終在朋友們的愛護中奮鬥，學習。感謝他們，我因爲他們給我的同情，鼓勵，使我們的生命更有活力，更求上進。抗戰像暴風雨樣的突然降臨，許多朋友都給拉走了。我常愛說：這時代是該我們怒吼了！可是，當送一個一個走上征途的時候，我心裏自然地會起一種難受——這難受所含的成分，不僅是悲哀，還有慚愧和憤怒。我始終還沒有勇氣跟着他們一塊走，然而，失去了他們，我將怎樣的苦痛啊！中國傳統社會遺留下的種種劣根性，雖仍在蔓延，但我還不敢做一個『叛徒。』我的環境是這樣的優美，我不忍因此去驚醒一些人的幻想，更不忍去使一些人爲失了我而苦痛。不過，這忍耐決不長久的！我還年青，我要生活！我的理智不會爲情感壓服的！告訴我的朋友們，我一定會逃到他們那一堆去！一定！我相信這時期不會遠的！……對他們說：黎明是不遠了，黑暗終會毀滅！……」

到九點鐘，信才寫完。

在牀上又看了幾頁「春」，我覺得我自己曾眞實地同他們生活在一起，因爲像高家那樣的家族，覺新，覺民，覺慧，琴，淑英，淑華，蕙，枚，……那些不同典型的個性，不但自己過去曾看過不少，而目前卻仍有不少在周圍出現着。

這社會！這世界！

遠處又傳來了槍聲。那稀疏的，想是步槍聲；那連續的，迅速而剛强，想是機關槍聲了。

窗外，一片黑，月亮躲到屋的那邊去了。

倚在窗口，我望着遠方。

隔壁弄裏突然發出一陣清晰的雀牌聲音，接着是放縱的笑聲。

重復躺到牀上，我想我今天思想太多了。

以後，以後我睡着了。

我笑了

劉超岩

早晨，太陽還躲在地平線下面。濛濛的雲彩籠罩着大地，使人們——尤其是使淪陷了的上海的人們，感覺到異樣的恐怖。風瘋

狂地，呼呼地刮着更顯出老天的兇神惡煞相。

「這陰沉的天氣！將要下雨了罷？」

憑在窗格上，我還麼傷心地想着，同時，口裏還低吟着「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句子。

風停止了吼號；外面是一片驚心的寂靜。

我又在想了。我想到戰爭的可怖和敵人的殘酷，不禁戰慄起來。突然間，我的腦海裏浮現出一幅令人心悸的圖畫，先施公司門前的慘劇。

先施公司被炸的那天，我是親眼見過這些模糊的血肉和殘廢的屍體的。他們縱橫地，雜亂地躺在凍凝了的血泊中，沒有半點聲息，像沉默在仇恨和報復裏。呵，他們不幸而犧牲了，並沒有換得絲毫的代價。這總該是件憾事罷？他們死不瞑目的！

太陽升起來了，牠睥睨世上的一切。牠衝破黃雲，放射出強烈的光彩來。

轔轔的車聲從外面傳來，隱約地，斷續地。

街上的行人也多了，來來往往，好像電影院散場的時候觀客的蜂擁。

我從窗口向街上瞭望着，一聲不響，但一股奇異的感觸突然爬上我的心頭，使我不得不再揭起回憶的幕。

去年的夏天，在新閘路上，一輛一輛的傷兵車從我眼前浮過，浮過，在紅十字醫院門前停住了。我急急地跑了過去。每一輛傷兵車上臥着八九個傷兵。他們枕在染了血的草墊上面，用手掩着創口，低聲地，堅決地呻吟着。他們沒有流半點痛苦的淚，只緘默地咬着牙，翻起雙目，在那想像着的勝利的陣地上沉迷了。不久，他們被簞子車舁進了醫院。我看不見他們了。「呵，英勇的戰士！你們以血肉築成鐵壘，保衛我們的祖國。你們的舉動是何等的悲壯！何等的可佩！但你們受了傷了！不要緊，你們偉大地犧牲着，你們所最關懷的祖國却得救了！」那時，我還麼自語着，感動的眼淚已掛在我的面頰上了。

又是一幅回憶的圖畫：

在華曹鎮中正營受訓時候，我們的總隊長，王敬久將軍，在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這樣地對我們訓話：「親愛的同學們！我們爭取解放的時候到了。我們要明白，爲自衛，爲民族自由的戰爭，是神聖的戰爭。以戰爭爲侵略工具的戰爭，是野心家的醜行！……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同學們！起來起來呀！」高聲喊着的總隊長是多麼興奮，肅肅地諦聽着的同學們也高呼起口號來。

× × × ×

「哥哥！吃早飯去罷。」

可愛的小妹妹帶了驚異的眼光，這麼喊着我。她的喊聲使我嚇了一跳。我從默想的懷抱裏驚醒了。恢復了原來的知覺之後，我

執任妹妹的手，隨着她那活潑的身子，離開了久滯的窗格。她忽而興奮地對我說：

「哥哥！你沒有看見麼？街上滿掛着靑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呢。剛才姊姊說，今天是我們中國和日本打仗的週年紀念日，我們今天要紀念這次偉大的抗戰！」

「是的，妹妹，我們今天要紀念這次偉大的抗戰！」

我雖然這樣地回答着，心裏却充滿了異樣的慚愧，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尙且有這樣的愛國心，我是二十歲的靑年，怎能忽視祖國的存亡而生起怕懼之心呢？

於是我們就開步走下樓去了。

到了飯廳裏，妹妹就首先跑到姊姊面前，在姊姊耳朵旁邊不知道說些甚麼話。我也就在靠近姊姊左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姊姊忽然微笑地對我說道：「岩弟，你剛才在樓上想些甚麼？你要知道，在今日『萬方多難』的中國，爲國家工作還來不及，那有空餘的時間給你想那些私人的事？」我深深感動了。但我明白她的意思，她以爲我是在想我那死了的女友江眉心。她雖然是誤會了，但我仍然感謝她。因爲她所給與我的，不但是學識上的指示，而且是精神上的鼓勵。「姊姊！我很感謝你！不過，那死了的眉心，我早已不想了。請你不要誤會。」她只微笑着點了點頭。

我們在吃着早飯。

我們的女僕方媽，拿着一條竹竿跑進來，對我說：

「少爺！人家曬台上都掛着國旗呢。我們也要掛的。我們的國旗呢？在書櫥裏？」

「是的，在書櫥裏。方媽，讓我自己去拿。」

我說着，把筷子一擲，就急急地跑上樓去。

早飯後，我家的曬台上，高高地飄着靑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我又在想了。我想到「掛旗」的事，我就非常慚愧。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女僕，尙且有這樣的愛國心，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靑年學生，怎能坐視這危急的國難？「呵，你這幾乎像守着中立一般的小子！沒有人性的罪人！」我自責着，心裏稍爲覺得寬慰一點。

在中日戰爭中的中國國民，抱着中立態度的，是變相的漢奸！

× × × ×

下午三點鐘了，太陽仍舊在發着光輝，不過沒有正午那麼猛烈。

我和萍爽讀圍坐在一間設備簡單的書房裏的圓桌旁邊。我們在談笑着。

萍一開口就是這麼一大篇的牢騷：

「唉！成了孤島的上海，簡直是酣歌醉舞的迷宮！不知道有多少靑年男女沉醉在這迷宮裏！他們在灼灼的燈光下面唱着，舞着，忘記了外面的世界。他們忘記了敵人的殘暴的侵略，前線將士們

的英勇的犧牲，以及國民應有的責任！」

呷了一口開水，他又接着說下去：

「在另一方面呢，許多逃難的同胞是在過着非人的生活。他們美滿的家庭被敵人的砲火破壞了。父母失掉了兒女，妻子不見了丈夫。那是多麼悲慘！還有許多老的，幼的因爲身體的衰弱和細小，死在擁擠的人叢裏，或者死在難以挨耐的饑餓中。他們和那些醉生夢死的人比較起來，眞有天壤之別，眞有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景象呢！」

「萍，昨天我還看見你家的女僕把一碗魚倒在垃圾桶裏……

……」夷滑稽地說着，哈哈地笑了起來。

大家也跟着笑了。

暫時的沉默。

「讓我報告你們一點消息：今天是『七七』紀念日，想大家都知道了。據說早上虹口發生了五六起暗殺案，被殺的大概都是日本崗警。」

讓自在的說話聲，打破了這沉寂的小世界。他是果斷的。他那端莊的臉和一雙神氣十足的眼，使人一望而知是一個勇敢的人物。

「啊，眞是人心未死！」又是萍的感慨。

「我們只要看明天的報紙，就知道得更詳細了。」

我參加了這麼一句。夷沒有聲音，只恬靜地微笑着。

「可不是麼？不過，我們所要知道的並不是『暗殺』這一回事，乃是利用『暗殺』這驚人的名詞去喚起民衆的團結，醉生夢死者的回頭。這工作該是……」

萍的話被夷打斷了。夷這樣說：

「不錯，對於沉迷者的勸化的工作是應該做的。但是，據我看來，用感歎詞和旁觀者的口吻來闡揚『暗殺』的作用，許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罷？」

「對的。我們不能夠用這『消極』的辦法，我們要『積極』些。我們至少要用『筆墨』來『蠻幹』一下。我相信『筆墨』這東西是『無形的暗殺』——無形的感化工具。」

「我不信任『筆墨』，因爲牠只有局部的感化作用，沒有普遍性的。牠只會感化智識階級，但有時連智識階級都感化不來。我信任音樂，音樂的本身就有極大的感化力量。」

「那也不盡然，我個人就不喜歡音樂。」

萍和夷辯論了許久，還不曾得到正確的結論。最後讓從椅裏立起來結束了還未決的紛爭：

「儘感歎和爭辯是無益於救國工作的。你有救國的志念，你就得切實去幹。坐在客堂裏爭論着筆墨好還是音樂好，爭論完了卻什麼也不做，那簡直是一種罪惡！只要你眞去做，筆墨也好，音樂

也好，說明並批判「暗殺」也好。」

夷一個人踱着，踱着，踱到了窗口。他一面高吟着「從戎縱有願，其奈殘家何」的句子，一面搖着頭。這兩句詩是他自己作的題目是感懷，在他剛做好這詩的時候，曾叫我删改過，那時，我非常地同情他。現在却不然了。我厭棄他動搖和消極！

「只有青衫承苦淚，何來芳草向斜陽。」

這是我弔亡友江眉心女士詩中的兩句，消極極了。從前的我也就在這裏而陶醉着，消沉着，忘了其他的一切的。

從今天——「七七」紀念日——起，我的新生活要開始了。我決心拋棄過去的絢爛的美夢。因此，今天，對於我，是特別的有意義。我要尊敬牠，頌歌牠。

× × × ×

送客回來之後，我立在大門口，癡癡地在預想着將來的勝利。然而，在某一種情形下，我又聯想到酣歌醉舞的迷宮裏唱着、跳着的青年男女。他們沒有盡半點力，費半個錢，而想安享勝利的榮耀。這是不公平的。他們無論如何，應當受一番嚴重的懲戒。

是黃昏的時候，太陽還露出半個臉兒。

妹妹由屋內跑出來，拉住我的手，一面用手指着晒台上掛着的國旗，說道：

「哥哥，你看！多麼美麗的國旗！自由地，英武地在天空中飄揚着！」

我笑了。笑着今天是我新的生活開始的一天！

第八輯 炮火照射着每個角落

新的信念

金素琴

「八一三」的炮聲驚醒了上海一班過着無知無覺的生活的人們。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是個伶人，一向是無知無覺地生活着的。這次抗戰一起來，我沒有法子再苟安下去了。因爲我是個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可是我能做點什麼呢？雖然我可以在舞臺上唱全本木蘭從軍，如果假戲眞做，我可辦不了，我使不出那勁兒。我既然是唱戲的，便唱點有意義的戲給大家看罷。於是，我接受了歐陽予倩先生新編的梁紅玉劇本，集合了幾位伶界同志，組織了一個中華劇團，趕排着梁紅玉。那時候，我軍還扼守在北新涇一帶，閘北燃起一片火光，大炮和炸彈，成天轟隆轟隆的響。我們仍舊排好了上演。在南市失陷的那天，正是我們開演梁紅玉的第一天。當時有人警告似的向我說：「情形不對了，當心出岔子！」我說：「沒什麼大了不得，至多把我捉去，我不怕死！」眞的，我那時已橫了心，不知道什麼叫怕。當我在舞臺上演到金山擊鼓的一段，我咬着牙用盡氣力敲鼓。我的心正像南市的房子一樣，同被焚燒着。我幾乎忘記了劇中人的身分，大聲的喊出口號來。從此以後，我的心裏起了一種重大的變化。我對我的職業發生了一種新的信念。我認爲梁紅玉的上演，是我頭腦轉變的開始，同時又是我軍退出上海的一天。我永遠記得那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沒有人喝彩的工作

金素雯

「八一三」的炮聲怒吼了。人們除那些只重家不重國的，在忙着掌妻子搬家避難外，其他的人都負起抗戰時期國民應盡的責任來，如救護慰勞宣傳運輸等，都很緊張地工作着。我，一向是在舞臺上演悲歡離合的伶人，但也是熱血奔騰的國民一份子，當然也該負起救國的責任，再不願意演那與抗戰無關的戲劇了。

一個伶人，停止了粉墨登場的生活，去做別一件事，定要感到百分困難的。但我也顧不到那些了，在國難時期，誰也要嘗到些「難味。」你如果不嘗這種滋味，那末一定要被人責你是「商女不知亡國，隔江猶唱後庭花」的商女了。

但我是一個未經世故的女子，力量既不能荷槍殺賊，學識又不够組織民衆。那麼做什麼事呢？覺得還是辦那喚醒國魂籌募經費的事比較來得有把握些。於是我由一向走慣面積不滿十方丈的舞臺走出來，奔波於二百里遼闊的大上海。當然，工作是煩重了不知好幾倍！

要達到喚醒國魂籌募經費的目的，非從聯絡、宣傳着手不可。因此，天天奔走於同業的家中及工作所在地，希望他們也能負起這個責任來。因爲「杯水車薪」是無濟於事的，人愈多力量也愈大，事業也愈能見效。至於宣傳最好的工具，不用說當然是播音機了。爲了這事出入於戰區，幾乎爲彈火所炸死，至今思之，不免有些不寒而慄。

這樣出生入死，雖然危險，但成績却很使人欣慰。在一個月內，捐款達八九萬元。現在雖然這個會也早已解散了，經費也早已支配盡了，但回憶起來，好像剛吃過咖啡般，嘴裏還餘留着不少香味。

談到那時候的生活，眞是興奮極了。比在舞台上演戲和電台上播音時興奮得多。雖然辦這工作是無人喝彩的，但我覺得做對於民族解放有利的事，勝過人家對你喝彩的事千萬倍。因之我甘心情願地幹着，不怕難，不怕苦，也不怕死！然而現在呢？能否再過着當時那種激昂慷慨、愉快、光榮的生活？提起了，眞令人欲哭無淚！

現在這孤島上爭光榮求生存的炮聲已經聽不到了，却充滿着歌舞昇平的氣象。國家是不是已得救了呢？民族是不是已自由解放了呢？不，仍是度着十分危殆的日子！但那些只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們，以爲炮聲遠了，可以安心癡情的享樂了。這醉生夢死的人，我眞爲他們惋惜和痛心！

但我呢？我決不願意過那在棺材中跳舞，羅網裏游泳的生活。我要過那像國軍未離滬時的有意義的生活。雖然目下孤島上的環境變了，但總有地方可以使我發展的。漢口、長沙、廣州、桂林，這都是我將來工作的地方。有人問我：「你本是一位享慣都市生活的女子，何必定要自尋煩惱呢？」我的答覆只有一句話，就是「我良心上不允許我過苟且偷安的生活！」

守住這條戰線

藍蘭

親愛的：

你的信到我的手裏，已經兩天了。我總是提不起筆來覆你。嗳！你看這討厭的夏天，寒暑表總是繼續向上升，那條水銀好像要跑到木框子外面來了。眞的，這孤島悶的使人氣都透不過來，這怎麼生活下去呢？

朋友們說我變了，的確，我也發現我自己變了！這些日子，我喜歡孤獨，我喜歡一個人關起門來，登在樓上，有時候簡直是坐着發

呆，有時候又會煩燥的走來走去。我像得了傳染病似的須要隔離。所以朋友們不來找我，我也不覺得寂寞，自己簡直不想出去。唔，我知道你看了我的信一定又要担心我身心的健康了。可是請你放心，我是在想。是的，我是在想：

爲甚麼我不能
飛到天空——
像一匹遒勁的鷂鷹，
制止敵人的瘋狂，
消滅殘酷的暴行？
爲甚麼我沒有
犀利的武器——
做個英勇的戰鬥員，
踏着死者的血跡，
把祖國恥辱來湔雪？
爲甚麼我不去——
騎着高俊的大馬，
戰死在疆場，
讓我沸騰的鮮血，
塗抹在民族解放的史冊上？

親愛的，寫到這裏我的手在抖，心在跳。請你告訴我，是否我無能，我怯懦呢？可是！

我不敢想：
我走後，
誰來——
侍奉爹娘？
誰來——
教育兒郎？
呵，熱情！
期望！
矛盾麼？
能雙全？
摯愛的爹娘的撫養，
國家的後代的成長，
這責任，
也得有人來担當。
我這樣想，
我是這樣想啊！

眞的，我痛苦，我煩惱！我像熱鍋上的螞蟻！看書看不進，吃飯吃不下，甚麼都不起勁！唔，現在好一點了，你的信給了我不少的安慰。你說的對，我再也不該彷徨了。

好！就讓我守着這孤島吧！
從今後我要更加地「瘋狂」——
瘋狂地去看護戰士們的爹娘，
瘋狂地把這些小英雄們來撫養，
將孤獨和寂寞趕出我的心房。
但是這不就是我的事業，
這僅僅是我的責任和期望。
把舞臺作成崗位，
來發揮藝術武器的光芒，
要把我的名字伙伴的名字，
來鑄在藝術抗戰的豐碑上！
堅強地守住這條戰線，
戰鬥到出征的勇士們勝利了還鄉。
親愛的，這是我的夢吧？
可是我的確是這樣想地啊！

給一個在漢口的朋友

曉音

H：

廿八日航函已收到，謝謝！閱信後，我覺得心裏有許多感慨。我們將在這烽煙遍野裏含着血淚，懷着感奮的心來紀念「八一三」滬戰的週年祭。去年的今日，正是中國民族解放史揭幕的一天，那時候我們英勇的戰士，毅然負起捍衞國家的責任，予敵人以重大的打擊。同時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大衆鐵石般抗戰的決心，各黨各派共赴國難，堅定的團結，和軍政積弊的掃除形成了一座堅固無比的保衞中華民族的堡壘，它粉碎了敵人侵略的迷夢；清算了過去一切屈辱的血債；啟示了我們最後的徹底的勝利；奠定了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基石；燃起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民衆反抗侵略者的一把輝煌的火炬！我們是爲祖國而戰，是爲全世界和平而戰。這一年來的經歷實無疑地是無限悲痛和辛酸，我們忍受了巨大的犧牲，努力地執行着歷史所授予的任務。這些都是歷史必經的階段，我們無法規避，只有更堅強我們革命鬥爭的信心，更充實我們的力量，來搗毀敵人的陣線，撲滅敵人的野心，加速法西斯必然命運的到來。這一年來，成千成萬同胞被慘絕人倫地姦淫殺戮，廣大的錦繡河山被擄奪蹂躪；文化經濟中心被肆意摧殘；最使人悲痛感奮的，是前線將士們的壯烈犧牲。但我要重復地說，H，我們是爲全人類執行着殲滅人類文明的公敵的反侵略的非凡艱巨的任務。

抗戰的形勢追隨着時代的進展，已進入第三期的階段。這一年中的犧牲和損失雖足令人椎心泣血，但是我們已獲得了最光

榮最寶貴的代價——一年來的勝利。最後勝利的金冠正在光輝燦爛地期待着加在爲世界和平而奮鬥的中國偉大的戰士的頭上。H，我們舉起和諧一致的步伐，切實地負起這大時代給予的責任，遵循着眞理的領導，來給黷武者以致命的鞭撻，給侵略的幻夢以無情的摧毀。讓我們來完成這歷史的最偉大的事業，創造中國的新生吧！

H，你說你從前老是把我當做小孩子看，可是現在却又以爲我是頂了解你頂能幫助你的人。是的，H，雖然從我們認識到現在祇有不足兩年的歲月，而惡意的毀謗常常阻梗着我們友誼的增進；但是我始終能了解你是一個勇敢有爲的青年。記得有一個時期，你頹廢沈湎的生活曾使我失去了爲你辯護的勇氣，可是我仍舊相信你是潔白無瑕的青年，你是不幸地受着現社會惡劣環境的播弄，你幾乎失足了，不過我深信「A llers are made not born」。而且我知道你是蘊蓄着充分的自拔的毅力，我對你仍懷着無限的熱望，我希望我們的脆弱的友誼對你會有些幫助。但是八一三的砲火把我們遙遠地隔離着，家庭的幾度聚散，生活的流離坎坷斬斷了我們昔信的聯繫。不過我依然能够想像到抗戰的砲聲驚醒了你的迷夢，帝國主義的强盜般的行爲刺痛了你的充滿着熱血的心。你是正在從生活的陷阱裏掙扎起來，投入社會的懷抱，用你的堅强的體魄把握住你前進的理論基礎來負起責任，推進民族解放歷史必然的發展。謝謝你的信和照像，H，我幾乎不敢相信那馬背上全副戎裝英武的青年戰士就是曩者沈溺在紙醉金迷的生活裏的你。我知道你正是在做着我理想中的工作，同時你的弟弟也已充分地發揮了他空中殲滅的威力，獲得了崇高的榮譽。啊，H，你知道我的心瘋狂似地鼓舞着，但是我總不能解脫溫馨的家庭，感情的桎梏，我終於僅能偷偷地躲在這魔窟般的孤島上，時時感謝你的信息，它給帶來了無限的興奮和喜悅。

不久以前我得到你弟弟在「四二九」武漢空戰中壯烈殉國的消息。我知道你精神上是受了猛烈的刺激，你的衷心是在悲痛中煎熬着。但是，H，我也知道你明白傷害你親愛的弟弟的仇人並不是敵機中的軍士而是全世界的法西斯主義者。漢口經過無數次殘酷的空襲，血肉橫飛的慘狀，你是目睹得到的，它更將燃起你的報復的火焰，我更知道你明白你現在是該怎樣地負起雙重的責任，爲民族爭解放和繼承你的可敬的弟弟的遺志，以慰英魂於地下。

最近接讀你的來信之後，我感覺到異常的驚愕和憂慮，因爲你竟會感到常常被失望的空氣籠罩住。你認爲中國的政治機構彷彿是一部光塞着朽壞的木頭的牛車。對的，倘若在一年以前的話，我當然不能否認你的意見的正確性。但是自從「七七」全面抗戰發動以來，我們已努力於掃除朽木的工作，沒有李服膺，韓復

渠等人的伏法，抗戰前途可能受到更大的阻梗。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長期抗戰廣泛的工作中，政治的革新，動搖分子的肅清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知道本身有缺點，我們不能失望和灰心。彷徨，悲觀祇是一個反革命唯心論者的可怖的歸宿。我們不能忽略對於客觀環境的反作用，我們應該努力來剋制它，克服它。同時我們更應該澈底檢討自己本身的缺點。H，倘使你祇是屈服於環境的支配之下，妥協地放鬆了你革命的使命，那末饒恕我啊，H，你自己也正是你所詛咒的朽木呢？我將感覺十分失望，不知該怎樣地担心你：怎能忍受那「反革命」、「漢奸」（廣義的）等可恥的名詞的凌辱。但是，H，我相信你終是忠於我們神聖的事業的青年，你的微小的失望的表示僅是受了過度的刺激和奔走顛簸的辛勞而吐出的暫時的嘆息。H，把自己充實起來，鼓起勇氣吧！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得來的結果才是眞善美的呢！

狂瘋和暴雨交響中的夜晚。週圍除了風雨之聲，剩下的祇是一陣死寂。我彷彿是怒濤澎湃的大海中的一葉繫舟。這時伴着我的，祇是案首的一盞孤燈和一個鉛塊般沈重的心。最近幾天，嚴重的空氣窒息着整個孤島上的居民，我更是時時留戀着念着過去的砲火聲，我知道不久的將來將又有更珍貴的砲聲來打破四週的岑寂，被人唾棄的孤島終有恢復昔日光榮的一天。我們正熱烈地期待着那衝破巢暗，振奮人心的悲劇的搬演，那正是孤島上三百萬同胞不屈不撓的光榮的表徵，用以紀念這歷史上沈痛鮮爛的一頁。

末了，我希望你，H，澈底掃蕩我們所共有着的劣根性！不要失望，不要頹唐，不要徘徊！在我們前面的光明的路途，祇有一條抗戰到底的大道。對於令弟的戰死，不要老掛在心頭。人死不能復生，而且死，原是人生必然的歸宿。他已盡了國民的天責，死得異常的壯烈和光榮，博得全國同胞一致的景仰和紀念。而且他的遺骸已在那風景幽美的青山磯頭得了個永久的歸宿。痛惜的是在少年英俊壯志未酬時就已一坯黃土埋了他未來的更英勇偉大的事業！

SY

校魯迅先生遺著

將離

七月三日，晴，晨，校死魂靈十頁，有疑問三處，用筆勾出，預備往××坊時找先生手寫原稿一查。此書原本係文化生活社版，經先生校閱，錯字較少。全集初校也極仔細，總計十頁中可以明白勘定的錯字，僅兩處。

又新來，爲新文字研究會索稿。

君夷來，計劃××出版事，決定以間接的描寫，說服的方法，加强×工護×和抗戰的情緒。

接家書，接黎庵電。

午後赴××坊，請許先生將死魂靈原稿找出，其中一處確係文化生活社版誤排；餘兩處手寫稿皆如此，筆誤雖屬可能，但爲存眞起見，未予改動。

許先生對魯迅先生手寫稿極重視，倘有疑似之點，一概仍舊。而先生手寫各稿，倦也精細絕倫，如漢文學史綱，稽康集，古小說鈎沉等書，寫本裝訂古樸，字迹勁秀，自始至終，無一敗筆，無一錯字，此等工力，以余所見，近世蓋無第二人。全集校對，也很重視先生生前的意見，字的方面，如於皆作于，預作豫，採作采，館作舘，這裏那裏的裏作里（裏面的裏仍作裏），涂途並用，讚贊則加以明晰的區別。此等處多至不勝枚舉。又，先生文章，運用日本名詞及紹興土話頗多。

今日下午來校者。計任叔，斯曙，觀周，沄蘭及余。任叔爲言復社因全集版稅事；社員間略有爭執。按全集版稅，一至一千部爲每部一元（二百分之一。）一千另一至一千五百部爲每部兩元（百分之一，）此爲初版。後以需要增多，又添印一千部，社員間有人顧念先生紀念委員會之進行紀念工作，主張將版稅提高；一部份則以復社因全集虧蝕頗巨，仍維持百分之一率，即每部兩元。

幼雄來編校處與任叔商談版稅事。

晚，將舊譯稿一篇，加以整理。

兜售

穎

惺忪的眼睛，瞧着天花板。什麼時候了？人懶得不願意離開床。

「噹……噹」的六響，時辰鐘忠實的在執行他的職務。「什麼？已經這麼遲了？」急忙的從床上跳了起來，用最高的速率，洗漱完畢。委曲了「胃」先生，沒有讓他得到絲毫的食物，就挾着幾本書，向電車站走去。

在卡爾登門口，看見兩邊人行道上，各有四五個穿短香雲紗衫袴的大漢，在檢查行人。「八一三 週年紀念日將近了，上海的形勢緊張起來。天才微明，耳朵裏就傳來一陣隆隆的飛機聲，是某方的飛機在偵察。一切的人們都在談論「八一三」，每個人的腦裏都想像着那一天英勇志士的活躍。一般「新貴」們，提心吊胆的當心着自己的生命。

到學校裏，先生已經在講書了，內心不住的不埋怨自己，「睡得像一隻豬。」

休息的時候，翻閱今天的報，一個很惹人注意的漂亮同學走過來，「借給我看看好嗎？」沒有等我的回答就拿了過去。「『罪犯養成所』這一定是一張好片子，你們看名字多麼有意思。「『風流丈人』命名多滑稽。……喂！」這位小姐把報一摺，嬝嬝的說：

「你們要知道什麼是托派嗎？這裏有一本小冊子，能明白的告訴你們。只三分錢一本。眞討厭一位朋友叫我買的其實什麼是『托派』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眞奇怪，她這種兜售刊物的手法，很妙！

母親告訴我，有一位先生，不知如何進了日本籍，有六七年之久，這次假道僞滿返中國探望他的雙親。據他說日本國內情形，實在很亂。有兩千多大學生因了組織「反戰運動會」被幽禁了。日本人都穿木屐，節省皮鞋的消費。他看到上海的情形，覺得很奇怪。眞的，我們的畸形的上海，娛樂的繁榮和生活的困難矛盾的對立着。一部份的青年沈淪於「好花不常開……今有酒今日醉」的歌聲中各人都在找尋片刻的快樂忘了抗戰忘了國家！

暑期內（廿六・八・二）之一

放了暑假我還要上學，不是好笑嗎？其實這都是自己不好。誰叫自己上學期留下不及格的科目呢？雖然交了幾塊錢下學期一定可以升級而形式上總要做作做作。

上學時路旁躺着一個死屍。這有什麼希奇，總又是顴骨高高，眼珠深入一副包着汙泥皮的瘦骨頭。無論他的形狀是如何的可憐，總不能引起過路人的哀悼因爲是司空見慣了。路人只是留心一點，不要踏脚，碰到那死屍的身上去——觸霉頭！

這年頭死掉一個人比在和平時死掉一條狗還不如。即如我在難民收容所服務的時候，每天死人大概總有兩三個，小的尙不止呢。有一次我曾經看見一個善堂裏的人來收屍，一隻手提三個小孩子，另一隻手提一個，向那裝滿棺材的車上很隨便的一拋，便完工大吉！該記得大世界前面掉下一個炸彈，便送了六百多人的終。那麼路旁躺下一兩個有什麼大不了呢？

回到學校裏，差不多可以算定，一坐下便打鈴，再打鈴時便溜之大吉。坐在教室裏像坐牢似的眞苦。同學們又沒有一個談得來的。

那些同學最奇怪的是什麼也不要理——除了自己的功課成績之外。即如最近自己學校在外面的名譽鬧得很壞，但是見不到一個同學的關心，也聽不到同學們互相詢問這些事情的說話。怪嗎？好像什麼也和他們不相關一樣。認眞的說起來又可以算希奇，根本他們平日不喜歡看報紙，連國家大事也只在高興時看看標題。說他們落伍得可憐嗎？却又不是，他們比別人「摩登」什麼游泳、什麼溜冰，他們都會。

但，這只是上海青年的一部分吧了——又唯有這一所學校裏才有這一種學生。我的許多朋友們現在正分頭努力在進行護校運動的工作。大上海的靑年是奮鬥的，並不因爲幾個落伍者的黑暗而遮沒整個的光明光。明的前途是屬於青年們的啊！我們沒

有忘却五四運動的光榮，一二九的壯烈的史跡！這回，讓我們來吧，來一次轟天動地的鬥爭！用我們新青年的熱血去創造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放學回來才九時，又走過那條路，又見到那個死屍。不過，這回是多了一條蓆子蓋上了，但還露出兩隻黑瘦的脚。蒼蠅嗡嗡的在蓆子的縫口飛出飛進，像蜜蜂出入於蜂房一般。

上下還有幾個鐘頭，不知做什麼事好。其實自己有許多事情沒有做，可是心裏怪悶悶的，連動一動手也不想。終於睡了一回覺。這幾日來太興奮了，晚上有時寫文章或寫日記總要到十一點多十二點才可以睡。早上六點鐘便非起來不可。近日差不多每天都東奔西走，身子很疲倦；這回是一躺在床上便呼呼的熟睡了。

吃過中飯便又游俠一般地到處走。

帶了好幾本書去借給張。這個青年非常努力，是八一三以後的新朋友，而我倆的交情却比得上許多老朋友呢。他做起事來很認眞。因爲努力工作的關係，他需要一種更高深的學問來配合他的行動，所以求知慾是非常之强。他在校裏放了暑假之後還和許多同學組織了一個座談會和讀書會。

從張那裏出來時間還早，我便順道去看看珍妮。我已有許久沒有見到她了。

少女的力量眞是了不得——也可以說珍妮的力量了不得。只要見到她，我便感到滿足，感到快樂。

我們先是談談各人校內的情形，然後再談到上海學生界近來的事情。到後來，從意阿戰爭談到西班牙內戰，談到德奧合併……以至談到最近蘇日在張鼓峰所發生的事情與我國抗戰的關係。不管我的分析怎樣，她總很高興的聽，因而我也愈談愈高興了。

誰說戀愛會阻礙青年的上進呢！許多人都不了解戀愛的本意。我總以爲愛只要處理得好，它能誘導一個青年安心努力工作，能推動一個青年走上至善的道路。

帶着一顆無上愉快的心情回家。

晚飯時接到父親給我的警告書，他說八一三前後不要到處瞎撞，否則被抓入捕房他不管，何況如今又有愛國犯提交敵人的危險呢。

對於這些話，我一向是置之不理。你知道，我的父親是非常「利害」的一位法西斯獨裁者。他便是我的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其實他懂得的事很少，可是他却有父親的權力。假使我要和他解釋的時候，有理也講不清。我以前也曾和他對中日的國力比較舌戰過幾次，到後來免不了總要自己低頭。原因不是我的見解不正確，而是因爲他是我的父親。到現在我學會了新的方法了，無論他說什麼我也不理也不答應，不要和他發生正面衝突。他不准我出去，我偷偷地去了回來再說，最多不過給他罵兩句罷了。只要我實

562 828

際行動上對得起我的祖國，給他罵兩句有什麼關係。橫豎我的父親的任務彷彿就是罵兒子。

晚上去找維在那裏見到流和強。青年們總是喜歡開玩笑的，見到總免不了要問問各人的「女朋友。」那些已經有老情人的總要像老前輩似的教訓我一番。這有什麼關係，大家笑笑總開心開心。

女朋友問題結束後，像平日開座談會一樣的提出一個中心題目來談。今晚談的是護校運動。因爲五個人彼此都很熟識，所以各人都不會像在正式座談會中那樣的拘束。這種小組討論的收獲，往往比在十多個人的座談會中來得大。我們的結論是：護校運動的最重要的是團結，是要校內同學的團結，師生的團結，各校互相間的團結以及和一切同情我們的人們取得一種聯絡。

強自己的消暑會辦了一份刊物，要在八一三出特輯，他要我們各人爲他寫一篇文章，我們都答應了。

假日

陳魚

今天是「八一三」了，學校、銀行和公司都放假一天。兩租界臨時戒嚴，到今天也有三四天了。商店關上了牌門，娛樂場所停了業，街上靜悄悄的，行人稀少得從來未有。然而在高空在兩旁飄揚着無數的滿地紅的國旗，却也極空前之盛。

公司裏放了假，倒叫我沒法過這一天。眞的要叫我坐在家裏沉痛地紀念一天嗎？找娛樂場所以外的娛樂，又於心不忍。逛馬路，又怕遭無辜（吃流彈、炸彈、手溜彈……。）還是坐在家裏看一天書好。

我不想在這樣可紀念的一天裏看那些不關痛癢的小說書，於是就決計看完那本還沒有看完的政治經濟學。並且決定以後每天都要看點書。自己既不能直接爲國家犧牲，在這孤島上也不應再苟安下去。目前要多充實自己，以備將來之用。

下午去看方家祖母，相距只有兩三條馬路，順便在馬路上瀏覽了一下。火毒的太陽下臥着赤裸的孩子，乾癟的乳頭塞在乾癟了小嘴裏。逃亡的媽媽插着草標出賣親生兒子。天空是飛機聲，地下是咀咒恐懼和憤激聲。然而那黃包車上兩位少奶奶却在說着：「明朝大光明的『小鳥依人』有兩支動聽的歌曲，應當去看一看。」

回到家裏想想在這「八一三」週年紀念的時候，淪陷了的上海竟有這樣「一面是荒淫無恥，一面是莊嚴的工作」的現象，心裏有說不出的感想。

像我們這樣每天過着單調的職業生活的人，來一天這樣的假日，對我們的生活是有極大的影響的。

在銀行裏

李東吳

天氣顯得那麼陰沉；狹小而低矮的辦公室裏，似乎籠罩上一層輕霧。日曆上兩個很大的「七」字，却好像黑暗中瞪着燈籠眼的巨蟒，毫不放鬆的對每一個人射着熱辣辣的光芒。這使懦弱者受到了鼓勵，煩悶者受到了刺激。

每個人都沉默的簽了到；又沉默的捧起報紙，在黯黃的燈光下披閱。

「七七，啊；七月七日！」黃君自語着，突然立起身來，推了我一把，說道：「又是一年了！」

不錯，整整的又是一年，一年一年前我們坐在寬闊高大的辦公室裏，櫃台邊站滿了顧客，存款的數字天天往上爬，心中的愉快也跟着「忙」而增加。而黃君呢，在南翔有着自己的房產，妻兒都安適的住在那裏。

「喂，先生！」窗口外一個虛心而畏縮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潮。

「先生，這裏是一張到期的存單，數目不大，只有五百，並且已過期了幾天，可以通融些吧，我正有急用。」

「不行，財政部的安定金融辦法你知道吧？定存到期，在三百元以上的都得轉活期，每週祇可支取百分之五。現在給你利息和二十五元，其餘請你每週憑摺繼續來取。」我把幾月來常講的一番話又機械式的背了一遍。接着對賬，做傳票，出所得稅收據，一本正經的祇是低着頭。如果眼角一歪，我想那定是一副苦惱得像判決了的罪人的臉。憑我過去的經驗，越不敢對他望一望了。

「怎麼利息只有……噢！還扣所得稅，你們繳到那裏去？」他憤然的質問，頭頸裏都紅了起來。顯然的一元五角是不應該再扣了，是不是？在這淪陷區域，在這中國政府遷移後的租界上。

這可真沒法打發他走，像這種一錢如命的傢伙。可是他終於走了。同事楊卻冷冷的道：「即使東洋人過來，也要納稅的呢！」

又是一個顧客來了，一身青布衫褲，怪老誠模樣的，一張支票拿了進來。

「只好付劃條。喂！劃條要嗎？」核對圖章之後，會計高聲的說。

「什麼劃條，我要鈔票！劃條劃來劃去有什麼用？」他開始焦急了，似懂非懂的申辯着。

「支票上沒有註明要付現鈔，況且出票人賬上根本全部匯劃。」記賬員翻了翻賬簿，一絲不苟的報告。

「那，那怎麼辦呢？拿了劃條……」

「你可拿劃條去貼換現鈔。」

「貼給你們要吧？」

「我們小數目是不做的。」

他終於拿着劃條走了。

接着吃飯，飯桌就擺在辦公室裏。

「喚！眞眞不成樣。」老成若有所感。可是我們已經這樣擠了整整將近一年，差點兒大小便沒撤在辦公室裏。

飯後天下雨了，有一搭沒一搭的，可是路面全濕了。

可怕的沉靜繼續着。

張在熱心的看報紙，背兒都有些彎了。

陸似乎在打瞌睡，眼睛一閉一張，嘴拉開着。

黃在想心事「南翔自家的房子呀，喇格納路的鴿棚呀……」

駱在用鋼筆速寫陸的睡態。

林癡癡的望着屋頂。

三點打過不久，交換所來了，大家似乎振足了一些。可是電話搖過來只有九張。以前每天二次交換，每次數十張，唉！不堪說起，不堪說起！

拉鐵門的時間到了，行役氣咻咻的把賬簿搬到庫裏去。出納黃在結現金收付日記表，望過去祇短短的半截，給兩條紅線把空白處一劃，更顯得孤零的難看了。

「今天新開活存二個：王儀記、陳妍記。」我在寫完存戶開結表後，不經意的讀着。

披上長衫，邊戴帽子邊走出鐵門，一個挨一個。

「陸先生去了，黃先生去了……」炳臣慇懃的問。

「嗯……嗯……嗯……」。

「安分」的人

非心

早上還不到七點鐘，就開了店堂門，刷灰、揩賬台，除了幾個老師兄外，其餘的小學生，都忙着做起工作來。四眼圈的營業主任，在店堂裏踱來踱去，一付天生成的凸出的眼珠，襯在黑色的鏡框里，益顯得凶狠了。除了幾個老師兄，誰不見他怕。只要你的工作稍有停滯或站着呆想，就一定免不了一頓臭罵。

今天仲明眞夠倒霉，因爲稍微遲起了一點，就觸動了營業主任的雷霆，甚至將昨夜從他太太處受來的悶氣，一股腦兒都移到仲明的身上來。仲明是店裏最年幼而且是最近進來的新學生。因爲他有一對近視到極度的眼睛，不但做起事來不方便，就是在二三尺內也會看不清人。遭四眼圈的臭罵，他可算是老手了。不但如此，就是遭老師兄們的打罵，也成了他通常的日課一樣。

刷灰的仍管刷灰，揩賬台的仍是揩賬台，已經洩過了氣的營業主任，現在也不在店堂裏了。幾個老師兄在翻閱着報紙，哼着歌，只有仲明站在壁角裏暗泣。

一到七點半，剛從床上跳下來的幾個客師，都赤着背到店堂裏來閑貨。他們不是擦着剛蘇醒的眼皮便是大談其昨夜在戲院裏碰着女人的事和三六九筒二五八萬的勝利等等。

八點鐘，正式的開了店堂門，一天十二小時的工作，就在這時候開始了。幸虧今年受了戰事的影響，生意清淡了許多，若在往年，這樣清涼的早晨，買客們都會源源地不絕而來。學生們就要辛苦了許多，遞煙倒茶以虛偽的殷勤，換老闆顧客的歡欣。今年還好，或者也是仲明的命運好，生意一清淡，當然的，工作也不會和去年一樣的忙了。除了刷灰和整理貨物外，其餘的時候，都足以供給你閒站。不過，你總得機警一點，否則一碰到四眼圈營業主任，就會像沒有照會的小販碰見外國「三道頭」一樣，叫你晦氣。

只要買客一步踏進店堂門，拖凳子，倒茶遞煙等等的事情，就會很自然的動作起來。不過，做這些事的大都是仲明獨個，師兄們只在那裏指導他。

老師兄的面孔，比營業主任更來得難看。俗話說得不錯：「閻王好見，小鬼難當。」的確，仲明這時所遭遇的也正是這樣。他認爲四眼圈的話，或者有點爲了要他好，而師兄們的笑罵，却使他更憤恨。然而他始終沒有反抗的力量，有時只阿式Q的笑一笑，作爲報復。

本來幾個年齡和仲明相仿，而且在差不多時候進來的學生，待遇是應該平等的。但實際上呢，不但不能說是平等，相反的正是相差得很遠。單拿四眼圈來做個例，他對其他幾個和對仲明講話時的態度，就顯然不同了。推其原因，是因爲仲明沒有拍馬的本領。

到了下午三四點鐘時，仲明的工作，是更加繁忙了，滿額流着豆粒般的汗珠，動作是更加呆笨了，因此更能作爲師兄們的笑料。

只要時辰一敲過八下，仲明的工作也就自此輕鬆了下來。看他日間呆板得沒有一點表情的臉上，此刻現露出一陣陣的微笑。他不但沒有厭恨生活的刻苦，反而感着像得到了勝利一樣的快慰。他不是甘心做奴隸，是被炮火毀了的家和時時在飢餓中掙扎的母親逼得他這樣「安分」的。

然而在更深夜靜，轉側難眠的時候，他也偶而會對自己的「安分」懷疑。「我的一生，就這樣完了嗎？」

子夜

樂靜波

醒來，扭亮電燈，是半夜。剛敲過十二點的鐘聲還在繚繞着，左臂仍在作痛，神志却比往日清醒得多。然而想起半月前的事，心又不禁跳躍起來。

一天中午，我站在店門口，等待着顧客的光臨。突然，在一陣響亮的爆炸聲中含着火藥氣味的煙塵和沙石，猛烈地撲射到我的

身上來。我倒在地上，完全失去了知覺，任人們擺佈，醒來時我已躺在四周全是灰色的病院裏。

「微倖，微倖……差點兒我這一條性命就糊里糊塗地送掉！」

可是，恐怖的回憶，仍在極度驚懼的心靈裏蠢動着，而且一點點的擴大開來。我彷彿看見白壁上有一點灰黑色的斑點，牠逐漸擴大擴大，終於變成三個黑色的輪廓：慈祥的老母，和年輕的妻女，一塊兒蹲在地上，愁眉苦臉，處處顯出飢餓的傷痕。……

悲哀，佔滿了我的心。我想從床上掙起來。突然，病房的門慢慢地開了，一個穿白色制服的女看護，走到他的床邊，用輕柔的聲音對我說：

「王先生，一點多鐘了，爲什麼還不睡？別胡思亂想吧！過去的事，總算是微倖的。我們希望你早日痊愈。但是你痊愈後，是否仍回到那間商店去服務呢？」

「唔，是……是的，我想回去。不過……否則，否則……」

「如果先生回去的話，我或許在這裏還要和你見幾次面。」

「……」我覺得自己臉上起了一陣痙攣，兩眼注望着看護，眼淚像斷珠一樣的下。

恐怖的思想，在我的腦海裏旋轉着，我憶起店裏滿堆着的私貨，上下午生意的忙碌，櫥窗裏陳着的都是漂亮的印花紡。的確，倘若仍舊回到店裏去，不但會發生許多次同樣的事情，而且說不定會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生命但要是不去，那有什麼辦法呢？

生命，失業，老母，妻子和小孩……侵佔了我整個的心，十二萬分的矛盾，我的內心有許多東西在相互咬嚙。

幻滅

文琴

早上，四點鐘就醒了，追憶着昨晚和陳明的事，心中自然暢快起來。我不能够死守這不體面的行業，給許多人認爲是不名譽的女人；各種齷齪的事，不明不白地加到身上，遭受着四週無情的打擊。爲着母親，忍痛地過着這種生活。可是我不能讓青春隨便拋掉。明年紀輕，有錢，又忠實，願意拯救我。過了三月，他畢業了，就來娶我，將來住着高大的洋房，富麗的臥室，出入都是汽車……想得太甜蜜了，來一個內心的微笑。

「文琴，醒來呀！」

媽的聲音打斷我的思路，沒精打彩地道：

「唔，剛醒。」

「你要告訴客人不會喝酒，昨晚又醉了。」

「我知道。」

「你年紀不小了，不要受人家欺騙。客人不會眞正歡喜女招

待的。」

「是，嬌。」老太婆式的可憐使我笑起來，「嬌真不懂。」

×　×　×　×

下午一時，就上××酒店，林珠迎着我，哭訴着受丈夫的虐待，還要受客人的閒氣。在她黃臘色的臉上，佈滿了閃鑠的淚珠。我除了同情外，有什麼辦法呢？就安慰她說：

「想開些吧！」

「不像你，人家太可憐了。」

門簾一閃，進來三個林珠的熟客，向她點點頭，她就跟進去了。

天很快地黑下來，上下的電燈都亮了，店內熱鬧起來，服房忙碌地送客，堂倌高聲的叫喊，於是我就忙着上樓、下樓、報菜、絞手巾。

這時，昂然地走進一個人來，矮胖小方臉孔滿臉短鬍。他接連來了三晚，據說是東洋人。

照例，我走過去招呼一會，陪着喝酒。忽然，一隻粗蠻的手伸到我的胸脯；另一隻手用力在我肩上一壓，我知道不好，趕忙掙脫他又叫我去燃烟，劃了五根火柴才燃着。我怕得很，火柴每亮一次，總要看見灰黑色的掛着仁丹鬚的獰猙的臉。我反身想走，一隻手給揑住了。

「呀！」我痛得喊了出來。他用燃着的烟頭燙我的手背，燙起了泡。

這男子却鬼似的笑了。

我忍受着報復似的看他一眼就離開房間。樓下遇着林珠，我顫聲地告訴她，憤恨和恐怖罩滿了我的心。現在是遭着地獄似的苦難，我真不信以前日子是怎樣過？隔壁老鴉似的笑聲傳過來，我從板縫裏看。另一女招待露着胸膛，一只手在上下摸索着，痛苦又增加了。

「在這裏看西洋鏡，你那房間的客人叫你還不快去。」堂倌拉拉我說。

沒法，又跑到那裏，掀開門簾，畏懼地向裏一瞧。客人喝醉了酒，臉孔漲得紫紅，充滿着血的眼球閃鑠着色慾的光。

「來，走近來。」含糊的聲音。

我又被捉了，粗魯地將我按在他腿上，手在我上下活動起來。一叢短鬍刷子似的擦在我臉上。酒沫噴滿我一臉，雜閒的大蒜味使我嘔吐，我掙扎着，一隻手又探進了我的褲子。我怒極了，望着那凶惡的臉，用勁地一掌打去。

——拍。

一隻惡狗跳起來了，拳頭猛烈地敲着桌子，盆碗都翻到了。

「嘿，你打我耳光！」

我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呆立在門口。忽然，一隻盆子，直打過來，我不及躲避，盆子的利口咬破我的臉，鮮血直冒出來。

堂倌賬房聞聲趕來看熱鬧的顧客圍住我們那惡漢愈瘋狂了，將桌子，凳子都推倒。

賬房低聲下氣地賠罪後，那醉漢才踉踉蹌蹌踏着沉重的腳步走下樓去。於是大家目光都注視着我。

「好，你使性子，家裏去吧！所有損失在工資裏扣除。」賬房怒氣冲冲地說。

林珠替我包了受傷的臉，輕輕地對我說：

「文琴姊，找陳先生去，他很忠實。」

極大的希望在胸中成長了，今晚脫離了鬼的生活，就直往陳家。

「陳先生根本沒有這種相識的人。」僕人進入通報後，出來回答。

「你說文琴來看他。」我懇求着。

「是呀，我是這麼說。」

「謝謝你，領我自己去看他吧！」

「不可以，主人吩咐不准你進去。」

於是我明白了，我記起了媽的話：

「不要受人欺騙呀，闊客人不會真歡喜女招待的。」

給新四軍一個戰士的信

曉鐘

××兄

你在六月十一日從××店發來的信，直到今天我才收到，需要二十幾天功夫，眞是慢極了。大概因爲交通不便的原故吧？我每當接到你來信的時候，都翻開地圖來看，可以明瞭你的健足到達了什麼地方。但是，這一次在地圖上找了半天，沒有找到××店的名稱。因此，我又翻開郵政局所彙編的來看，才知道××店離開××不遠。××早已失陷了，你和你的同志們，現在正向那方面——敵人的後方發展吧？近幾天來，我在報上看到新四軍開到京滬沿線各地的消息，我就聯想到你。

民給你的信上說：他自己失業了，並非事實。雖然他服務的書局，曾經大裁員，但是他僥倖被留用了。他因感孤島生活無聊，情願放棄職業，而到後方去服務，所以他常對朋友說失業了，希望朋友能夠介紹他到內地去服務。他這個願望，果然實現了。在×月×日那一天，走上了征途，到浙江××縣做組織民衆的工作。他這一次離開上海很費周折，先辭了原有職務，後又說服他哥哥的阻撓，才能起身。最近他來信說：已有信給你了，但是不知何時得到你的回信？你向他建議：組織××團到戰區去，我已寫信告訴他了。

京滬戰區郵政，重要城市都已恢復了。我和你的父親常通音信。今天又收到他寄來一封信，裏面說：他和你的母親，都很想念你，並且告訴我生活困苦情形。我每次總婉言勸慰他們，又代你關照

他們好好教育你的弟弟。我因爲經濟不寬裕，不能多多幫助你的家庭。在這個月一號我託便人帶給你父親八元，並且把在和濟當的衣服也代贖出，託帶錢的人帶給你父親了。

在這抗戰時期各黨派要合作，我們勞資也要合作。但是，我們店主反藉口營業不好，減低我們員工的薪水。其實營業比較戰前並不十分壞，不過店主要想省一點開支，飽自己的私囊罷了。今日同事間傳說：店主因爲近來營業不惡，本月份起減低薪水折扣，表示體諒同人。但是一二十元以內的小職員還不免打折扣，不過折扣改小了。你想，現在生活程度比戰前高了，小職員的薪水還能再打折扣麼？你以前也是小職員，苦衷不用多說就會知道的。

你要我告訴您上海近況，我告訴你什麼好呢？上海租界，已經恢復了戰前的「繁榮」，並且人口比戰前加多。這因爲內地有許多有產者都來避難。漢奸很活躍，而我們愛國同胞，對他們無恥的勾當不斷地揭發宣佈他們的罪狀。並且有許多大漢奸被擊斃了。至於近郊游擊隊活躍的情形，你已知道，用不着我再說。今天是「七七」抗戰週年紀念，上海表面上又緊張了，租界上巡捕包探都出動，在要道口地方還盤查行人。市民照政府命令，素食一天，將其所餘的錢來救濟難民。因爲環境關係，雖不能舉行獻金運動，但市民們行的節約捐，已有相當成績。我們店中，多數素食，可是節約捐沒有捐到多少。你在今天一定用加緊鬥爭來紀念抗戰一週年，比我們在孤島上紀念的方式格外有意義啊！

章先生已到了重慶。他來信告訴我們，國家很需要青年人。並希望我們自己教育自己，不要過苟安生活。我眞慚愧，到現在還是動搖不定，所以特別苦悶。要是我有決心的話，我現在已在陝北，而不在上海。我太滑稽，當我看了陝北公學招生章程以後，因爲它要繳膳費關係，曾去信要求免除。那知道，等了多時，沒有回信。大概因爲郵信不便的原故吧？其實不必要求，說走就走，到了那邊，繳不出膳費，他們總不會把我餓死的，只要我眞有抗戰建國的熱忱。

不知不覺的亂寫了許多，又要您花費寶貴的時間來看，或者和上次一樣，還要多點一刻燭火。因爲不知你現在到了什麼地方，而且你到的地方郵政也不會通，所以這封信仍寄到××請李先生轉上。謹致

民族革命敬禮！

舞女的信

文鹿

銘功：

八一三的砲聲，把我們驅入了另一種生活。（十六日開始。）可說是我生活史上值得紀念的一段，現在讓我來慢慢地告訴你，請你耐心聽着。

詩、英、雪、和我，大家說要去服務。許多人勸我們不要去，我們不聽他們。

先到寧波同鄉會去報名，冒充了寧波慈谿人。再到上海婦女補習學校去報名，加入救護訓練班。

報名的第一天，就派到第一收容所。（四明公所。）眞糟！他們有的在舞場中見過我們的，說我們出風頭去的。（銘，你可知道他們是什麼意思？）其實靑布短衫，黑布裙，那兒來風頭？四人同樣的打扮，沒擦一點點脂粉。不過我們在那兒確是沒有多麼大事幹，就是夜班也當個巡察員。

新辦第五收容所缺人，要我和雪去。四個人不願分開，一起去了。到了那面有事了。登記、人事、分麵包、巡察、都有份。因地方小，（在明星大戲院，）難胞又少，沒滿七百人，倒不覺得忙。四人分日夜班。在夜班也不覺辛苦。我們能找到事做，已很高興，辛苦是當然的了。半個月收容所結束了。難胞有的送到寧波去，餘下一半送到十四收容所去。我們也跟着去。

在第五收容所結束前兩天，我們還去伴過兩天舞。你相信嗎？八月廿九卅日，大新開幕，因原有的姊妹，逃難走的很多，人少，非要我們去幫忙不可。在這時候，丟了那個忙，來幫這個忙，太不應該吧！好在丟了白天，還能値夜班就是了。你猜怎樣情形？玩的人比平時星期六還多。跟我舞的也有三四個。去玩的人，滿嘴說得很愛國，例如：「其實我們不應當跳舞。浦東、南市的火光，叫人看了眞慘。但也爲了你們，我們不出來玩，那末……。」話也算是對的。他們不化錢，我們那兒去賺？第三天不開了，不知是巡捕房，還是社會局禁止的。

到了十四收容所的第一天，我們向臨時主任陳君請假：「今天不能値夜班，因護訓班明天早晨要到膠州路一個傷兵院去。」誰知這位臨時主任先生，拿出一付上司對下屬的面孔說：「今天第一天應當要到齊，否則怎樣分配工作。雖則盡義務，貪懶就不行的。」雪差一些要下淚了。我想解釋，想想多講也無用的，我又不善講。就在簽到簿寫了個「退」字回家了。銘，對這樣的人，你有什麼感想？

到後來我的脚太不爭氣，救護訓練班剛結束，（校中叫我們等着，有機會就出去，）十四收容所還沒結束，濕氣發出來了。全在脚底下，路也不能走。一個不去，四個人就全不去了。閒在家中沒事幹，只能幫隔壁人家做綿馬夾。除了詩，我們三人是住在一起的。

整整的一個月兩脚才全好。巧得很，舞場又復業了。雙十節前二天開的。爲了生活，我們又進去了。否則家中連秈米飯也吃不成了啊。去玩的人仍有「八一三」前那末多。銘，你可不要說他們沒心肝，到今天他們也「救濟」我們十個月了！

得了，上辦公室（舞場）的時候又到了。下次再談。

祝你

努力你的工作！

桃色圈裏（附）

瑪玉鳳仙

這悲痛淒惻的故事，先從我的母親說起罷。

遠在二十餘年以前，母親還是江南水鄉的種田姑娘，在那蘇州嵯峨的天平山麓，跟着外祖母度慣苦的生活。然而那時是自由的，母親永不會忘記這快樂的時日。有時閒着在田隴上哼些山歌；或者同鄰居的姊妹們，一夥兒在田野間，在土邱上，採拾野果子吃；否則就到天平山上亂跑。可是這樣天眞活潑的生活，母親沒有能够享得很久。

隨着帝國主義侵略魔爪的深入農村，母親嫩綠色的生活片斷，也跟着整個農村的破產而破滅了。

外祖母有十二個孩子，在平時尙可艱苦地維持田家生活，現在可不行啦。外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內有軍閥的盤踞和內訌，眼見農村一天天崩潰下來，有十幾個口粮的人家，怎會不受影響呢？當然囉！最倒楣的還是女孩子，在種種原因下，母親就流入了都市。

那時，母親剛剛十六歲，長得十分漂亮。起初在書寓裏充作女傭，後來經狎客們的慫恿，就正式做了長三里的姑娘。

在這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底下，男子玩弄女子的方式，總是那麼一套。起初實騙利誘，講得天花亂墜，使你不能不相信他是一個知心的客人。可是直等你所有的秘密給他完全發掘以後，那末你的愛（？）你的一切，就被宣告死刑。可憐啊！慈淑的母親，就在這樣的場合下懷了孕。

我始終承認母親是一個有骨氣的女性。雖然她沒有讀過書，沒有了解男性壓迫女性的基本原因，但她却不願長久過這嬌歷妖氣的頹廢生活。他更不願使她唯一的女兒也生活在這桃色的圈子裏。

人事的變遷，眞難以臆斷。這也許是所謂「黃金時代」吧？我讀完了六年的完全小學。正像我母親一樣，我的天眞的生活，也是祇許一刹那的。母親是不會生產了，僅僅靠一點微細的積蓄，濟得什麼事？在幾年來貧病交迫的無形的鞭笞下，母親離着淚，放她的女兒也去跳進她跳進過的火坑。

我眞不懂男子的無恥卑鄙，竟有意想不到的天才的發揮。當他們也盡情縱歡的時候，早把他們的祖母、母親、妻女，也同樣是女性的思想都拋擲到九霄雲外去了！

妓女的生活苦燥而刻板。人家說起來，長三裏的姑娘，總要比鹹肉莊裏、么二裏、花煙間裏，好得多了。固然在表面上看來，似乎物質的享受比較好些，可是精神上的痛苦，却完全是一樣的。我們雖不能說是出賣肉體，但無疑是出賣了靈魂。

在一般的生活上說來，真可令人髮指。不論那一個嫖客，都非到一二點鐘是不肯走的。嬉皮笑臉地同你瞎纏。我們又不能不去湊搭他們，敷衍他們。等他們走了，還要把房間收拾清潔。這樣，在睡覺時，總敲了三點鐘。於是明天的起身，就要在十一點左右。起身後胡亂的忙了一會，就吃中飯。午後跟琴師吊嗓子。這裏有五個姊妹，一個個挨下去吊，非要整個下半天不可。抽個空想捏一冊書本子，真有登天之難。因為頭腦已在悠揚而尖銳的長時間的京胡聲中昏沉了！

姊妹們都沒有讀過書，她們是不會了解這個社會中男性壓迫女性的原因的。因此她們大都拿「紅顏薄命」自嘆身世。她們祇有一個唯一的願望，就是嫁個「如意郎君。」可是「如意郎君」在何處呢？嫖客們真會憐恤這羣不幸的女性嗎？

我很明瞭，我並不是一個最不幸的女子。我還有唯一的母親，母親在花界還有一些地位，她的女兒所受的摧殘，總比較好些。當銘心跨進這門檻時，我才覺得她是更不幸呢！

銘心是一個敏捷結實的美麗的姑娘，她有一付封建女兒雅逸的舉止。和其他姊妹「跳跳蹦蹦」的個性、是截然不同的。也許是內心的痛楚壓制了她的行動吧？在深夜裏，秋蟲唱着凄涼的曲調，她告訴我流亡的一切，還使人髮指的一切。

當×軍攻陷蘇州時，炮彈炸彈在黑暗裏亂竄，人羣也在黑暗裏亂竄。在這混沌恐怖的狀態下就失去了可愛的雙親和獨一的胞弟。她昏沉地跟着鄉人亂跑，在輾轉的逃亡線上，衝到上海。飯是要吃的，衣是要穿的，生活程度高到可以的銷金窟，那裏能長久住下去。在無可奈何之下，鄉人欲使其入鹹肉莊，她抵死不肯。於是就間接地介紹到這裏來，和我「同病相憐」的成了一對可憐蟲。

這並不是說我忽視了其他的姊妹們可憐的遭遇，我們姊妹淘是一樣的。因為銘心也識字，也能閱讀，也有像我一樣的感想，古諺說：「物以類聚」自然比較更容易接近了。

我早想一吐內心的苦痛了，可是從何說起呢？三百六十五天，那天不是沉浮在糜爛的生活中？它是一樣的呆滯；一樣的惱恨；一樣的苦悶；一樣的被蹂躪！不過去年的「八一三」之夜，我得到了一個意外的快感。

人亂鬨鬨的擠滿了二個小小的房間，八月的天氣，還有如此酷熱，空氣裏沒有一絲風，二隻搖頭的電風，格外顯出軟弱無力，不過在雪亮的電燈下，點綴而已。粉的氣息，酒的氣息，菜肴的氣息，夾着嫖客們的汗酸，把凝滯的空氣攪得更混濁，更窒息。

雖然窗外的賣報童子，震天價喊着×軍的挑釁和戰釁濃厚的新聞，可是這班沒靈魂的人羣的打牌聲比他更響。這羣東西，祇知道一天到晚的花天酒地，玩女人，什末國家大事，壓根兒是全不理會的。

今天做花頭（請客）的是史大少，他的交遊非常廣闊，各方面的朋友都有。而玩女人的本領也是他最靈光，最毒辣！

鄒大少是四十開外的上層買辦階級。他的酒量最宏。他自認是我的知心客。每次酒宴，不論落雨下雪，都有局票飛來（講起局票也是挺苦的事情，有時候已經睡了也要起來應局。）今天我也坐在他的身邊，瞧他拇戰輸了就要你替他飲下。自然囉！「你有身體我有錢。」管你吃得下吃不下。在這樣的場合下，不勝酒力的姊妹們，每每即席嘔吐。可憐我們，有時竟二天不能起牀。

有時乘你一個冷不防，就來一下突吻。天喲！那酒氣不可嚮邇的嘴巴，實在使你哭笑不得，這類似的侮辱，差不多天天在搬演着。

在現階段的社會裏，男性壓迫女性，恐怕再沒有在妓院裏這樣具體的表現了。自然囉！那異族的魔鬼衝到我們祖國的時候，其慘無人道的侮辱，更不用說了。

當第二天的中午，我得到了一個快意的消息。這羣「不知亡國恨」的東西，他們不知租界已入戒嚴狀態，在走出去的時候他們被抓進捕房，整整坐了五小時的冷板凳。

花界的姊妹們！你們厭惡這醉生夢死的生活嗎？誰使我們墮落到如此地步？一小半固是半封建的惡勢力所造成，而大部還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促成的！所以我們要自身解放，必先求民族能够獨立，要民族獨立，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悟（附）

聖滑

「……打回老家去！打走日本帝國主義！……」雄壯激昂的歌聲，自收音機中播出。緊張的空氣，充滿全室。這收音機也知道厄運將至了，但是在未被魔掌攫住之前，依舊繼續它的使命。

「……起來！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歌聲更響了，收音機要爆炸開來似的。室內正中斜擺着一只方桌，四個人圍坐着雀戰，劈拍的聲音時時發出，和歌聲混雜着，難聽極了！

這是一間廂房，舖着軟皮的地毯，兩壁有彈簧的沙發，佈置得很雅緻而富麗。門窗檯椅，纖塵不染。本來是一間會客室，現在權作雀戰之場。

坐在左側的是丁，他是一個聞名的實業家，這實業家的名譽是他半生的辛勞心血換來的。他二十年前創立××工廠於南市，營業非常發達，已擴充過三次。不料侵略者掀起「一八一三」烽火，他閘北的第二廠先毀在火中了。第三廠和總廠都在南市，又使他整夜杌隉不安。但是，不安有什麼用處呢？偉大的抗戰的烽火蔓延開來，已決戰於南市了。他在前天昨天，幾乎要發狂。唉！半生的心血，將要變成焦土，踐踏於鐵蹄之下了！留在租界上的僅這個發行所

和一點浮財而已，叫他如何不傷心呢！

今天L和F來了，對他說「你空自傷心什麼用呢？別急壞了身體。南市的財產雖你焦急也是保不住的。吉人自有天相，橫豎橫罷。我們三個月不叉麻雀了，今天來叉叉解悶。」他們不待T答應，已打電話去邀了H來。T既不贊成也不推辭，胡亂入座了。

T總覺得腦海中有什麼在作祟，始終不安定。叉了不久，他望着面前的一隻「九束」眼睛漸漸模糊。咦！整整齊齊的九行排列着，不是南市的廠房嗎？上面還蓋着紅色的洋瓦，他發怔着。

「喂老T打呀！」L有點忍不住催促他。

「噓」他一驚眼前的廠房消失了，依然是一隻「九束」

——就順手一甩。

「咦老T，你沒有取，怎麼先打了？」L驚奇地問他。

「嗯」他伸手去一取拿來一看，討嫌的東西又來了！撲的一丟，檯中又增了一隻「九束」。

「哈哈！」H笑了：「老T叫你取，你又打了！」

「哈哈哈！」H也笑起來了。

只有H，他是T的同病者，知道T的心事，又引起他自己的心事，所以默不作聲。同時T已取了又一隻牌。

他們繼續叉下去，刺入他們耳膜的是轟轟的炮聲，劈拍的槍聲，和軋軋的飛機聲，雖然各人用力拍着牌，加以收音機在高歌着，但是，總掩不了外來的聲音。

槍炮聲愈近了，飛機聲更響了，而且又增加了許多嘈雜聲。T的心中像躲着一隻刺蝟，不時亂竄。牌已錯了好幾次，但還竭力想鎮定自己的神經。

「轟！」一個巨大的聲音，窗上的玻璃震動，空中冒起了一大堆黑烟。T呆了，他望過去，腦海中幻起了他的工廠正中了一個炸彈，立刻燃燒起來，火舌四伸，他的血，他的汗，都付於火焰中了。他狂跳起來。而轟轟的聲音不斷的又傳來。他終於把牌一推，忽忽地跑到辦公室，用力一拉抽屜，捏着望遠鏡跑上晒台去了。

他再爬上屋頂，對着南方架上望遠鏡望去。

在他的眼簾中，清清楚楚看到日人的四處縱火，又看到任意殺戮逃跑的人，又看到他們的槍尖上刺着二個粉白的小孩子，他心坎起了無限的憤怒，他切齒痛恨。

「對面嗲格喇小學！」屋頂上發出尖厲的警號聲，似深夜的狼嗥，又像幽谷的鬼嘯，往耳鼓直鑽。他抬頭望去，三五架飛機在半空狂翔，他看到血腥的太陽徽，還看見猙獰的飛機師，將一個個炸彈往下擲去。

炸彈落下的地方，屋坍，路毀，烟火瀰漫開來。他彷彿看到自己的廠房也正在燃燒着。（其實他望不見自己的工廠。）

砰！砰！砰！炸彈連串下降，烟霧也擴大起來，他眼中的景象更悽

慘了。他憤憤地將手一揚——砰！又是一聲。這不是炸彈，屋上碎了一塊瓦，他的望遠鏡也同歸於盡。

「還看些什麼？錦繡山河也破碎了！我幾個工廠值得什麼？中—華民國—復興了！我H××—也會復興的！」他鄭重自誓。

他當回轉頭，看見北面馬路上擠滿着流亡的人們，扶老攜幼，連哭帶嚷，絡繹不斷，慘絕人寰的「流民圖」展在他的眼前。

「記住罷！誰使你們流亡？誰毀我的事業？」他沒有一絲留戀，跑下屋頂，離開晒台。

第九輯 走上征途

新路（廿七・廿九・六）

王煜（失業）

像寄生在人腸胃裏的蛔蟲似的，我在朋友辦的小學裏，住了整個的月頭。

朋友對我的友情，確實是不能忘懷的。雖然，「噓寒問暖」這般的殷勤，非我所敢受；可是，當每餐粗飯淡菜擺滿了食桌的當兒，他總不無關心的喊：

「小王，吃飯啦！」

當然，有了主人這句話，我才毫不靦顏的嚥下飯粒去。不過，寄生蟲的生活在我總感到不甘。因爲，我知道朋友也許爲了我的厄運而憐憫我吧。受人憐憫，是最可恥的事！

親愛的雪，我忍着不知千萬次，想不把這厄運告訴你，斷傷你的心，使憂鬱毀了你的身體。可是，祇有天知道，我又忍不住要向你說了。

是去年冬末的一天，太陽還沒落盡，讓餘霞薰着山頂，山村的傍晚是美麗的。可是村上人都驚心肉跳着。女人怕恐得更不堪，把錢底灰塗滿了的臉，——帶着乾饅饅，太陽還沒起身，就躲進山上濃密的枇杷叢中，或是山溝裏，——整天的不露面。村上少了女人，更死氣沉沉了。男人又有影無蹤的造些怕人的謠言。終究不是謠言！幾十個鬼子兵到了這逃難者視爲安樂村的山隅了，穿家闖戶的，像脫了窠的蜂羣。

開始，我的老年祖父驚恐得全身抖了。一枝圓柄的手槍，樣呀樣的，咕嚕着些互不相通的語言。

「沒有錢……你搜呀！」

祖父是飽經了兵災的痛苦，一下子就明白他們的用意的。可是，豺狼那裏肯讓羔羊脫網呢！他們粗暴地把祖父的袍子、襯衣都翻了個遍。結果，似乎還很失望地帶去了幾件絨襯衣。事情算是「和平」地過去了，我的祖父卻已跪在床前，全身顫抖得很厲害了。等到鬼子兵的影子消失了許久之後，才用盡僅餘的一點老精力，站了起來：

「赤佬！殺盡你們這些矮赤佬！」

你那裏能想像到在第二天的夜晚，老年人竟再不留下一句

更強硬的話，而長逝了！

雪！雪呀你也不用爲我的祖父而悲傷而流淚，我要你也記住他的僅有的遺言：

「赤佬殺盡你們這些矮赤佬！」

辦小學的朋友也爲我祖父流過淚，而且深切的同情我，憐憫我，給予我這般的盛情。但這那裏是我應走的路子呀？

我要找尋我的路子！

親愛的雪，就在今天，我幹了件趁心爽快的事。我尋着我的路子了！雖然這是滿佈荊棘的漫長的路，可是你應該鼓勵我！你早知道我的家是毀在強盜的一舉手之間。那一片瓦礫場，你也早爲它灑過渴望復興的熱淚。現在，你又知道，我的祖父是怎樣的在山村間死去了。可憐那屍骨還寄寓在人家的茭園上呢！我已經什麼都完了，所留下的就祇有我這疲憊的肉體和苦惱的靈魂。假使，我再不決定走這新的路子，我的靈魂要背叛我了！只剩下一個肉體，還不是廢物去和泥土一同腐爛嗎？

我不願意這樣腐爛，所以雖然朋友爲了我辭退一個教員，挪出一個空缺來，我却並沒接受他的好意。我另外去找了一個久別的同學。

在××大旅社的四層樓上，我這穿着土老兒式的長褂子的人，在走出電梯的時候，幾乎被侍役下逐客令。

是三年不見面了。我知道這個同學是暗無天日的過了三年的牢獄生活。可是當我看見他的奕奕的眼神時，我就知道他是更堅定更深沉了。他像塊鋼鑄得這般堅硬！見了面，他也許有點疑慮我，把親熱的成分減低了許多，有意無意地唐塞我：

「哈哈！三年呀！你變了，發福吧？」

太驚異了，其實我什麼都明白他在幹着什麼工作。怎麼他這般圓滑起來了呢？

他爲我點了枝香煙，於是房間裏繚繞着濃煙。我倆只對濃煙沉默着，找不到一句話談。

「是三年前吧？我們在——靈岩的琴台上唱過畢業歌？」他有些感舊的心情，打破了沉默：「可是現在那美麗的山呀！……不也丟了嗎？」

我好像湧起了一陣心酸。接着，我告訴他，我家怎樣毀了，我的老祖父怎樣送了命，我現在過的是什麼生活。

他用銳利的目光端相了我一番，站起身來，沉着地說：

「王，誰給你吃這苦？要報仇呀！」

「我知道，我什麼都知道！我要報仇！」

我，迅速地回答着。他握住我的手：

「王，你什麼都沒變，事實增加了你的毅力和決心！」

我的手在他掌心中發燙，幾乎要沸騰了。

「我知道，新的路子正在前面等待我！」

於是，他請我出去吃一餐夜飯。

在飯館裏他告訴我許多血腥的故事。例如：一個懦弱的丈夫，眼巴巴地看着他的嬌妻被姦，而自已祇跪在地下磕頭，到末了，成了瘋子。

也有爲了一張穿軍服的照片，活活地被埋在泥坑裏。

小學生們在牆壁上亂塗了幾個愛國的字樣，就像掐死個蒼蠅那樣的便當，被吊打死了。那個無恥的校長對家長還理由充足地說着：「養不教父之過。」慈愛的媽，就在當天晚上哭暈過去，跟着，就追隨他的愛子於地下。

這些，他興奮地談講着。爽朗的談風，還是三年前的樣子。

「你爲祖國想一想；丟了個家，死了個祖父，還算得什麼？」

他朗朗地笑了。

在返回旅館的道途中，他鄭重地說：

「在三天後，我得離開上海，在這裏再不能逗留了。我希望你跟我一起走，那兒有你的春天！不要爲家敗人亡而沮喪，沮喪是懦弱的！」

我握住了他的手，緊緊的，道了別。雪，我眞高興，爲了祖國，爲了毁了的家，爲了死了的祖父，我願意跟他走！

回到寄住的處所，朋友們正在打牌，我沒和他們搭一句話。雪，我滿懷着希望躺在床上。一閉目，又想起那一片瓦礫場和祖父垂死時的一張慘臉！

三天後，我將離開上海了——我在夢裏微笑了！

親愛的雪，慶祝我，慶祝我走上了新路！ (320)

贈送現錢（廿七·八·四）

惟 沙（廿二·教育）

「在孤島上生活是太沒意思，太沉悶了！」

我從去年年底來到上海之後，就發生這種感想。老是想到內地去，好爲國家出力，呼吸一口新鮮空氣。

盛鴻祥，北方人，他的年紀比我還要輕，祇有十九歲，一見了我，就會發出不滿環境的共鳴。可惜各自爲了職務關係，不能多見面幾次，來一個徹底的解決辦法。

暮春天氣是怪舒服的，尤其是在傍晚，天地間充滿了暖洋洋的氣息。我獨個子在弄堂四週兜圈子。

忽然肩頭上被人一拍，掉轉頭來一看，唷，原來是張君正呵！還是這麼一身半新舊的藍布工裝，黑蒼蒼的臉，眉毛生得特別濃，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健康的工人。我們點了點頭，正要問他盛鴻祥的事，盛鴻祥已經笑嘻嘻地迎面走來啦。他從前是個工人，現在已在幹義務教育的工作了，外穿靑布長衫一件，是多麼文雅啊！

「我明天要到漢口去了！」他一見我，就告訴了我這麼一件事。滿臉堆着愉快和輕鬆的笑，他又繼續說下去：「張君正是跟我同去的。我們準備到內地去爲國家做一點工作。」

像受了一根巨棒的打擊，我心上頓時有一種苦楚的感覺。我羨慕他們！他們從明天開始，就可以得到國民的自由，從心底發出的口號，也可以喊得響亮一點了。許多話擁塞在我的喉嚨裏，只能吞吞吐吐地說了半句話：

「你們一共幾個人？」

「這樣罷，我吃了晚飯後，再來看你。」盛鴻祥性急匆匆，好似有很多的事情尙未辦妥。他們倆提着輕快的步子走遠了，我呆呆地望着他們的背影。他們才是偉大的青年！

回到自己的亭子間裏，床舖是沒有生氣的躺在一邊，灰塵遮滿了寫字檯，寂寞的氛圍，籠罩住我的整個心田。我不再顧看書和寫字，這些是青年人次要的工作。橫在我們面前的，更有個非常重大的責任！

腦海裏起了狂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摸着自己袋底，空的！送他們些什麼呢？覺得很有些對不起那兩個朋友。可是時勢不好，沒有辦法！也許是受了心境不愉快的影響，今夜的電燈光，顯得特別黯淡。

看看八點鐘已經打過了，前樓幾個活潑天眞的孩子，這時也都睡熟了。四周寂靜無聲。我只期待着，期待着。果然，盛鴻祥腋下挾了個紙包走來了。他先打開紙包告訴我：

「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小小的救亡集團，這些是我們團裏的油印刊物，從去年八一三後一直到今天，每半月一次，內容是很純正的。我不該從前不把這事情告訴你。現在我們爲了種種關係，要到內地去了，且把這些刊物給你做個紀念品吧！」

「你們明天就動身嗎？」一時候實在想不出什麼問話，只得硬拉扯着敷衍了幾句。見了面而沒有話講，是最使朋友坐立不安的。還沒有坐滿十分鐘，一杯熱開水，差不多是不怕熱地硬灌下肚子去的。他立起身要走了。這時，我就鼓足了我的勇氣，一隻手先伸在袋子裏：

「盛，你一路上零用錢夠嗎？我本來想買一點東西送給你的。但是老實問你，如果錢不夠的話，那麼我就送兩塊錢給你罷。眞慚愧！實在是袋子裏沒有第三塊錢了！」

這時，他的臉上表示出一種感激和希望，兩眼對我更親熱的看了看，躊躇了一回，才輕輕地說：

「我自己感覺到不好開口。告訴你，我身邊只有兩塊八角錢，幸虧沿路膳宿都有人供給。不過要經過香港，廣州，路太遠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把兩塊錢交給他。在平常，我的錢是輕易不肯送給人家的，因爲得之非易。有個吃粉筆灰的同志說：「做教

員得來的錢，是每個錢上有血的！」盡知道我的辛苦，因之就再三地稱謝我。我當時很乾脆的對他說：

「接濟你並不是爲了你是我的朋友，因爲你是個愛國青年，幹抗戰工作的。多接濟愛國的人就是我自己多愛國去吧！努力爲國家奮鬥！」

從此，他就踏上了長征之旅。(602)

黯然（廿七・七・十四・）

水甫（十八・失學・）

「到內地去」的口號，刺進了每個青年的心窩。今天我那相交兩載的××君要和我暫別，乘澤生輪赴香港再轉往中國的心腹地成都去了。

上海到成都是一條多麼漫長的路程啊！××今天斷然地離了他孤獨而慈愛的老母，別了他親切的友人，毫不留戀的下了最大的決心向這遙遠的成都找尋他青年的新生命。

以往成都在封建軍閥的盤踞下，她始終蒙着一層恐怖的黑霧，不知犧牲了多少思想前進的青年，不知阻礙了幾次新中國的進展。現今她在全面抗戰中已是後方唯一的重鎮；一切文化、建設、社會經濟都在與日俱進。我期望這一位具有技術而熱血的××，一定能負起建設嶄新成都的一分子的責任。

午後，我陪伴他運行李至羅斯福碼頭送別，他住的是房艙，是一間長闊不及我臥室大的小間，裏面卻要安置約十隻的雙層鐵牀，僅有三個圓形的窗透空氣。在這炎日高照的暑期，當然是相當的窒塞。可是三四天的航程，船票卻要三十餘元之鉅。統艙的待遇更不用提及。往內地是在艱苦中找求生長啊！憑我們的年青軀體，會忍不住這微微的不舒適嗎？

××是一個有思想而富於情感的青年；他的抱負很高，自決力極強。他痛恨一般度糜爛生活的青年，每當舞場的悠揚歌聲傳入他的耳中，就會引起他的憤恨。他說：「你聽！不知幾千幾萬的有作爲的青年給這種殺人不見血的毒素謀害了，我不能再忍居在這萬惡的孤島上，我要到內地去。」

不錯，上海現在是變了。以往的吼聲，以往的光明，都隨着西去的熱浪消彈了。大多數的青年在歌台、舞榭、滑冰、游泳……的生活中磨滅了意志，拋棄了抱負。它沒有給你發洩悲憤情緒的餘地，它是一所鍍金的城！

「那裏的生活一定寒苦得多，我正需要鍛鍊自身。」在船梢上他對我說。可異的是他今天的態度特別沉靜；沒有一些離別的憔悴！他已摒棄原有的舒適生活，向瀰漫着的抗戰烽火迎頭趕去。然而我還禁錮在孤島上！

「你要自己奮勉，不應該過分埋怨環境的惡劣。不能求學，就

是自修也好。」他似乎很瞭解我的痛苦，安慰着說：「下次你的機會也多呢！」我只對他呆看。

「願兄乘長風破萬里浪。」我祝他：「再見！到了香港，就寫信告訴我沿途情形，說不定來日我也要追蹤你到內地。」最後我迸出了不願說的話。他的臉現出微微的笑容，點着頭。這時我幾乎流下盈滿眼眶中的淚水！

別了，我又和一個知己暫別了。往日我們間的情誼，在我腦中一一的追憶着。的確，二年來××對待我太親切，太熱摯了！

江文通說過：「黯然消魂者，惟別而已。」我今天又嘗到了一種人們不可耐的滋味。(535)

飛鳥（廿七·廿三·七）

余羽

眨眨睡眼，天已經大亮了。

陽光把這狹小的亭子間照得通紅，大清早，汗已從面上跌下來。

看看對床，弟弟已經不在了。

近幾天來眞奇怪，他這麼大了，還整天出去游蕩。

記得故鄉燃起烽火的時候，年老的父親迫着我們走：

「孩子，出去亡命吧，我老了，願留在這裏看管家園。希望你們和睦地生活，我想終會有那麼的一天，你們一同歸來了。」

想起這，我忍耐着這裏的一切。可是近來弟弟變了，常常跟人打架，有時還哭……

懶懶地起了床，正想在破桌上拿襪，突然地發現了寫着潦草字跡的紙條：

「哥哥，我走了，我不會再回來了。

在這裏住久下去，我知道我的青春會被蠶食的。我還年青，我忍受不了痛苦與恥辱。

我到一個地方去了，那地方有很美麗的星光。

我決不是去自殺的，你一定知道我不會幹這種蠢事情。

相反的，我要去找尋侵略我們祖國的仇人，我要爲祖國而生，爲祖國而死。

我需要的是急切的復仇。我不會再回來了，我是具着犧牲的決心而去的。

哥哥！你並沒有老，你不要慢性地殺害你自己！　你的弟弟。」

這事情來得太突然，馬上穿好襪和鞋，預備出外尋找。

跑下樓，迎面碰着二房東投給我一個鄙視的眼光。

素稱有忍耐性的我，終於在途中人叢裏滴下了我底眼淚。

我到處找尋弟弟的影子，可是沒有一些音訊。

是的，弟弟不會再回來了，像一隻飛鳥似地衝向遼闊的天際。

(341)

大哥走了(廿七・七・廿四・)

櫻　年(十八・學生・)

從大世界旁邊一家小旅館出來，我和大哥帶着幾分醉態，步履欹斜地踏上了回家的路途。陰鬱的天空，厚厚地堆了灰墨色的雲層；疏疏的雨絲刮到臉上，打醒了幾分酒意。

早晨七點鐘了，但也許正是夜之都市裏的人們的午夜呢。垃圾汽車搖曳着，發出一種像被壓迫者的呼聲，飛馳過去。街頭冷清清地散佈着幾輛黃包車，人行道上來往着一些勞動的羣衆。幾家大百貨公司的門裏正有幾個臉上滿露着倦容，眼睛還在半閉着的年輕的夥友，無力地緩推着那鐵柵欄門。賣報童子勉強提高了嘶啞的嗓子，用乞憐的目光向顧客兜售昨天的晚報。遠遠的一陣「叮鈴」聲，送來了十多個乘着脚踏車的安南巡捕。

我和大哥默然轉進薩坡賽路，踏踏的脚步聲奏着很有節奏的音調。「嗚」的駛過一輛運煤卡車，衝破了沉默的空氣。

「媽的，這日子眞不是人過的！」大哥終於憤憤地講了，紅紅的臉上更泛起一層紫色：「好容易冒了危險從北平逃出來，一路上還受了不知多少悶氣，滿望着到了上海就能看到些新生的氣象，那知道仍舊和北平一樣。上海人是忘了自己，忘了祖國了！要不是因爲路過，我才不願意登在這兒呢。」

我似乎無聊地抬起頭來，注視着牆角上的香烟廣告。

大哥今年二十六歲，有一個強健過人的體格，頭上散着蓬鬆的亂髮，長長的臉上堆着兩道濃眉，下面是一雙發光的眸子。他性情燥急，但平和時，却溫煦如處子。好久以前，他就嚷着要考航空學校了，可是母親始終捨不得她的愛子去做一個她認爲危險的飛行員。而且父親去世後，她老人家認爲家裏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哥。因此，飛將軍之志願，終未能實現。八一三後，大哥在家中天天吵鬧，年老的母親，怕他在北平生事，就暫時從權地允許他南下，獻身航空事業。在幾度商榷之下，她老人家自動地拋棄了辛苦經營了三十年的家庭，帶着我們和一個七歲的芸妹，在兩月前來到這號稱孤島的上海。一路上受檢查的時候，大哥早就不耐煩了，可是母親接連地丟眼色，他才勉強抑住了怒火。

住了一個半月以上的旅館，嘗盡了人地生疏無親無友的客窗滋味，更跑酸了厚堆老繭的脚底板，才萬分困難地在昨天下午找到了一間比較便宜的客棧。物件已經搬去了，我和大哥還住在這個客棧裏過這最後一夜的宿店生活。晚間我們買了些酒來小酌，而大哥剛接到漢口友人報告航空學校招生的信，快志將酬，更放量作牛飲，直到今天早晨，還覺得有幾分醉。

我們在芸妹的歡迎中，踏進我們的新居，母親剛在漱口，芸妹

倚在大哥身上弄着自己的衣角，我漫不經意地瞧着室內的佈置。

雨停了，窗櫺裏晒進一方方的陽光，樓下二房東的掛鐘「鐺鐺」地敲了八下，窗外透進了賣早報的呼聲。我匆匆下樓買了一份華美晨刊，一翻轉，「抗戰週年紀念」幾個字映上我的眼簾。呀，又是七月七日了！我抬頭望望四週，依舊是平常情景。再匆匆上樓和大哥芸妹到晒台上去瞭望遠處。如果不是在高聳的洋樓中還偶然地露出兩三方國旗，我簡直疑惑今天不是七七呢。

「媽的」大哥又感慨了：「上海怎麼住得下去呢？」

忽然，芸妹嚷着看東洋飛機。抬頭望去，太陽發出暖暖的光輝，幾架銀翼的飛機在團絮似的白雲中悠然旋轉，隱約地看見每個機翼上有一個圓圓的點子。

芸妹拖住大哥說：「大哥！你去學飛機，要把這些東洋飛機打下來啊！」大哥笑了，把小妹妹緊抱在肩頭。

回到房裏，大哥開始向母親說考航空學校的事。母親竭力地勸大哥不要去冒險，她用了最誠摯最慈和的口吻，叫大哥想想這毀了的家庭。她說：大哥現在應該設法恢復父親在日的榮譽。但是大哥的意志卻非常堅決。他說：這時候他不能再遲延了。他是想恢復父親在日的榮譽，是想建設一個完善的家庭。可是，誰毀滅了我們的家？我們得先算淸這筆賬！他又講算賬的唯一方法，便是不顧性命的去冒險。連父親在日也曾說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的話呢。

他越說越響，在旁邊專心玩畫片的芸妹也怔住了。她翻着圓溜溜的眼珠望着大哥，大哥在向我一瞥後，就轉到母親臉上，最後仍靜靜地注視着大哥。

涕淚滂沱的母親，當大哥說出不到漢口就得在上海做點事情的話以後，可沒法想了。她愛大哥，可是她更怕大哥在上海闖禍。於是在勸解不成之下，她無法地答應了大哥的要求。

午後，我同大哥出去打聽船期。在路上，我始終沉默着；大哥卻興高采烈的談到將來的事。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紅紅的臉，濃眉下面炯炯的眸子，蓬鬆的髮，相聚了十七年的大哥，他是要別我們而去了。再見卻不知在什麼時候，或許這是最後一次聚首吧？我又黯然地抬起頭來，預備再看他一眼，可是在發現他正望着我，於是我本能地低下頭來，看着已經汙滿了泥灰的皮鞋尖。

探詢到香港的船期是在後天。我和大哥順路到靜安寺路一家照相館合攝了一張照片。大哥又買了一隻玩具飛機，預備送給芸妹。路過大光明影戲院時，一羣羣青年們正魚貫地帶着傲然的態度走進去。大哥又憤慨了：「這兒眞不能再住下去，上海人是忘了祖國，忘了自己了！」

歸來，母親聽得大哥能多就擱一天，從無可奈何中露出了幾分愉快的樣子。她忙着替大哥整理衣服箱籠。芸妹則俯伏在樓板

上玩弄着新得到的玩具。她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飛機轉動時頭上發出的火花，似乎認爲這是一樁奇蹟。

晚上的菜不怎麼豐盛，却全是對大哥口味的。這是他在家末二次的晚餐了。

飯後，大哥伏案作書，寄給遠在北平的友人，報告今後的行蹤。芸妹爬在桌子上露出狐疑的神態，問大哥：

「大哥！眞的去了？將來學好了飛機一定要帶我去看看日本飛機，倒底是怎樣被打下來的！」大哥和我都笑了，連在旁邊收拾物件的母親也悽然地露出一絲微笑。

夜深了，母親老是催我去睡，我總遲延着。但四張眼皮却不由自主的合攏來。一會兒，我歪在桌上了。母親打醒了我好幾次，我終於撐不住地睡上牀去。幾分鐘後，我和芸妹的鼾聲已在應和着，但我却似乎聽見母親在和大哥叮嚀地講着話。

午夜，我彷彿看見大哥帶了芸妹，架着一隻飛機在追擊好幾架敵機，子彈在耳旁呼呼地穿過。不一刻，所有的敵機全給打落了，於是大哥開足馬力向東疾馳而去。飛機逐漸的小了，但我還能看見芸妹在向我招手。

我跪下來，舉起了手：

「願上帝降福大哥！」（1432）

× × × ×

送別（·廿六·十七·十）

茄

今天意要走了，要走到他所願意去的地方。

他對於我的影響很大；他教我讀書的方法，他告訴我思想的方法，他更指導我做人的方法。我敬愛他，我需要他的熱情，我需要他的鼓舞，我需要他的指導，我需要他的幫助，我不能離開他。但是他要走了，走到老遠的地方！

我挽留過他，他終於給他嚴正的回答打消了這個自私的念頭。我慚愧極了！不過，眞的，我離不開他，我失去了他就像失去了一條手臂，我將陷入寂寞的深淵！同樣的，他也需要我，我知道，他也說過。可是這是自私的，可怕的！他不能單是我的，他還該是祖國的。現在祖國迫切地需要他，他就只有走到需要他的地方去，我只有讓他去，讓他去的一條路。

我也曾對他說過，我要跟他去，不管冒多少風險，不管吃怎樣的苦。這不是全爲了他，也爲了祖國。可是他說：現在沒有辦法，車錢不夠。要我自己慢慢的想法弄了錢，再找他去。並且這兒還有許多需要我做的工作。我要什麼時候才做完這兒的工作呢？我要什麼時候才有一項那末大的款子呢？我現在只是倚賴着親戚的失業者啊！也許等到去找他的時候，我要踏着他的殷紅的血跡了！隨時

隨地都可以死的現在，我怎麼能夠讓他單獨的出去呢？呵！不，我不該咒他，他一定會凱旋歸來的。他不能死！但是誰說得定呢？

我愛他，他愛我，可是我們更愛祖國。沒有了祖國，我們再能共同過平靜的夢想的日子嗎？不能的！我不能這樣的愚蠢，我不能屈服於情感！現在他正望着我，他那對大眼睛裏沒有一點陰霾，只有關切的鼓舞的光芒。他瞭解我的心情，他瞭解我的苦悶。我離不開他呵！

這是末一次的聚餐了，小洪、季、吳、金、英、珠和我七個特地爲要走的凡、雄、意三個人湊了錢給他們餞別的。我就把一件舊絨綫衫當了三塊錢，留下一塊錢零用。菜是相當豐盛的，而且還有酒。可是大家都很沉默，都輕輕的動筷，輕輕的嚼菜，輕輕的喝酒。我更只是對着酒呆着，一點也不想吃。

意的聲音沉重地激勵着寂靜的空氣：

「喝啊，大家爽爽快快地樂一下吧！」

我抬起頭來望了他一下，他的眼睛裏有了薄薄的濃霧了，我的心更往下沉了。

「對啊！喝吧！我眞要悶死了！」

這是成天價嘻嘻哈哈的小洪響亮的聲音，他眞的很快地舉起了杯子把酒喝下去了。於是只聽見碰杯的聲音，我也勉强地跟着大家舉起了杯子。平日我很愛喝酒的，現在我却覺得苦而澀了，只一口就放下。不意跟珠的眼光碰着了，她的凡今天也要走了。淚水正在她的眼眶裏滾着，我連忙把頭低下了。

「我敬祝我們的壯士凱旋而回！」金沉重地說。他和意等各碰了一下杯。可是這聲音就像是雷打在我的心上，意一定要走了！我的心開始微痛了。那可詛咒的感情又苦擾着我，意眞能凱旋而回嗎？

「我們共同敬一杯，爲我們的壯士祝福，並賀我們民族的解放！」吳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於是杯子跟杯子碰出了更大的聲音。

「謝謝各位的盛意，我們只願凱旋而回！」意和凡、雄同聲地說。

我急速地帶着柔弱的請求的眼光，望了他一眼。但是他的眼睛裏恢復了嚴正的堅決的光芒。我不敢再看他的眼睛了。我慚愧，我羞極了！我太自私了！我該快活，眞的，我該快活！意是帶着神聖的偉大的責任走的，他是去爲民族求解放，爲全人類求和平！

「銘」珠推着我的臂膀。

我回過頭來看她，嬌嫩的臉上正閃着兩顆水晶一般的淚珠。我懂得她的心境，我也傷心了。可是我支持着，我戰顫着，我對她說：

「珠！別傷心呢！爲了求民族的解放，爲了求全人類的和平，他們離開了我們，這是我們的……光榮！我們只有……快活！……我

們要支持……！」我的話終於哽住了。

珠却更傷心地哭出了聲，她衰弱地把頭靠在我的肩上，凡跟出烟蹤。我望着意，意對我苦笑了一下，淚珠開始在我的眼眶裏打滾了。

「珠！還不是中國好女兒的行爲！勇敢起來！你不能動搖凡的決心！」還是沉默的英說的，可是她不瞭解我們的心啊！

「你不……知道！……你……不懂得！……」珠哽咽着。

「珠！我懂得你。別傷心！……我們……要支持！……」我輕輕的撫着她的頭髮，我的心要碎裂了！

「珠！勇敢起來！」凡走過來了。他搖着珠的抽縮着的肩，安慰着：「不久我一定會想法寄錢來，我們一同工作不好嗎？珠你要做一個勇敢的中國的女兒才對！」

終於把珠哄好了。

時鐘敲了十一下，苦楚的別宴算結束了。大家輕輕的站了起來。意幫着我穿大衣，還是我們認識他到現在的第一次。他從來就不曉得這種殷勤，他並且駡過這是公子哥兒的媚勁。現在我懂得他爲什麽要這樣做，我底心痛得更厲害了！

走出了館子的門，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他熱情地握了我的手說：

「再會了，妳！保重自己！」

「我送你……上船吧！」我的聲音裏充滿了淚。

「不，快到戒嚴時間了，讓小洪送我們吧！」意堅決地說。送君千里終須別，沒有挽回的希望了！

「那麽，……爲國保重……」

他點了一點頭，跟凡等迅速地消沒在黑暗中了。

忽然一陣疲乏襲擊着我，我睜大着無力的眼睛呆望着黑暗。

但是他走遠了，遠得看不見了！

「他們就這樣地離開我們了嗎？」珠突然搖着我的臂膀說。

「唔」我感到臉頰上有些涼意了。

一片沉寂。

「呵！我們太軟弱了！我們要勇敢起來，我們要繼續他們留下的工作。他們是祖國的，我們也是祖國的！」我掙扎着！我戰勝了！

「是的！」凡說：「勇敢起來勇敢起來！」珠喊着。

我們對望着笑了。我們緊緊地挽着手，踏着堅實的脚步向前走去，輕哼着歌。一切憂愁和煩惱都走了。我們不再寂寞了，因爲我們有事業的安慰！（1431）

征前一吻

愛龍

仲冬的季節，一個飄着絲絲細雨的黃昏。

是在××路的中段，我剛從電車上下來，忽地看見我最摯愛的朋友——玲，她穿着一件布絨袍，蓬散着頭髮，興奮而不定的神情，沿着路邊走。

「玲！你到什麼地方去呀？」我追上一步去問。

「哦……」她似乎正在想着別的事情，被我一問，她側轉身來愕了一愕！

「我到一個朋友那裏去。」平淡地回答我。

在她那萎黃而沒有飾脂粉的面龐上，找不出一絲笑意；誰也不信這是摯友相逢。

「你的面色怎麽這樣？」

「噢？」她用手掠一掠髮鬢，接着說：

「這兩晚沒有好好地睡。」

「又是失眠了不是？」

「不是，因爲準備……」

「準備什麼？」我緊問了一句。

「和幾個朋友準備……離開上海。」

在刹那間，我驚奇，我慚愧，我又感傷！我不知從那裏繼續地問她才好。

從國軍退出滬郊以來，我已經陸續地送別了好多朋友；想不到今天，她也要離開我！

是的，她在上海是沒有了職業，也沒有了家。

她的意識在某一時期是覺醒的，也可說是前進的，而某一時期又給幻想着的幸福生活所動搖。她有一顆高傲的心，聰明的頭腦，可是她的心理缺乏健康！始終幻想着將來——那遙遠的將來，而不肯面對着現實。在重重矛盾之下，她是感到極度苦悶的。但她不願意消沉，她要「活」！然而，她的唯一的「活」底方法，似乎是「發洩和逃避」！而今，她告訴我準備走，走向前方去！這使我萬分驚訝的。

蘆溝橋事變開始，我就多方面準備着離滬長征。沒想到滬戰爆發得那麼快。那時，因爲眼前工作緊張，就放棄了長征的計劃。她，本是我長征的伴侶之一，因我放棄了原先的計劃，而給她很大的失望。今天她準備與其他的朋友遠走，我衷心的慚愧，是不亞於她上次的失望的。

她本身所具有長征的條件，我是很瞭解的。在那嚴寒的冬天，我唯一的擔憂，擔憂她的身心經受不起折磨。萬一長征未遂，而臥病中途，那時的苦痛，怕不是她所能對付。所以，我不免感傷。

在「驚奇」「慚愧」「感傷」交織之下，眼前浮起一片模糊。削膚的寒風吹來一陣報販聲，纔喚回我的意識，回頭看看，已經陪她走了一程。

「你不要太難過，我們可以常常通信的。」她似乎是忍着辛

酸來安慰我。

「玲！你可以從此獲得前程，然而……」氣哽住了我的咽喉。

四年來，我們的感情，從未逾出友誼範圍之外，雖然大家有「祝我們永遠」的想念，但是總存在着若干距離。

這時，這夜，在抗戰烽火彌漫着而將驅使一對朋友離別的前夜，彼此蘊蓄着的熱情迸發了。談吐間流露出無限的眞意：

「我是等着你的！」她說，她誠摯地說。

「不！玲，我已經使你失望了。不過，我現在担心的是你的身體。……」

「不要緊的，我自已知道保重，況且，還有同去的朋友，你放心好了。」她緊握着我的手臂。

「不要傷心哪！在抗戰勝利之後，我們也就可以會面的。」淚珠潤濕了她的眼眶。

「玲！……」我凝視着她，像是有多少話要說。

「你對我還有什麼要求麼？」

「我願……」

她會意了，在凄風苦雨之下，興奮而又惶悚地。開始我們的愛底交流，最初的也許是最後的一吻！（327）

× × × × × × × ×

最後一餐（廿七・七・五）

子久（失學）

七月五日晨，薄薄的陽光裏，柏油路褐色的膚體被十二條茁壯的腿踐踏着。幽閒的靜安寺路上揚起陣陣的灰沙，空氣汚濁了。

我們一行六人，是同學，是有血性的青年：劉、王、龍、孫、邵和我。爲了要去送另一同學周君到香港再到內地，我們以步行來顯示誠意，從大西路經靜安寺路到南京路的某食品公司去舉行一個歡送會。雖然這段路程是相當的長，但是想到橫在周君面前的生疏而遼遠的行程時，我們忘去了一切的辛苦和疲勞。

今天，的確每人的心胸似乎愉悅暢快得多，不過驟然想到自已的依然故我，却馬上會跌進痛苦和慚愧的深淵裏了！眼看着一個同學滾進神聖的戰鬥中去，負起那令人欽仰的使命，我們各人內心的歉仄漸形膨漲，蓋住了先前的欣喜。

然而六副面目仍是笑容可掬。

寬闊和沉重的步伐，結實有如鐵錘，身子向前方挺進。口中海闊天空地談論着。

早上七時許，已不能算早了，然而馬路裏的車輛和行人道上的絡繹者，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稀少。

輕漾的微風，像一片軟絨似的擦過人的雙頰，舒適而靜穆。幾

個茶販在悠揚起叫賣着使人想起月夜的船歌

我們過了安凱第商塲北極閣那自詡不可一世，其實是被廣大愛國同胞所不齒的××游泳池出現了。早上游人非常之少，大概青年男女的夜生活太緊張了，因而忽略這美好的早晨。

邊馬霍路、虞洽卿路，到了那預先約定的某食品公司了。

到了，嚕囌在我們口裏的無謂的談話亦無形中停止了。一種嚴肅的心情拱遍我們全身。踏進那家食品公司時，壁上的時計正敲着八點。

侍役來招呼了。但當我們述明來意之際，周君已從××號餐室中出來，像一隻麻雀似的奔跳着。他說：

「你們來了，我等了你們好一刻了：快些進去，喲呀！」他看着我們發赤的面色和被汗浸透的襯衫，就說「你們走來的，沒有坐嗎？」

「當然呀！這才表示誠意呢！」我們說。

風扇唰唰地擲，絲絲涼意駿進了我們的心胸。我們走在甬道中，兩旁的罐頭食物和麵包一類的紙包，擠得喘不出氣。蜜餞的糖果及冰淇淋的包匣緊輒得要想跳出來。

於是一種分辨不出的氣息，刺激着人的嗅覺。

光綫不足，白天裏也祗能用電燈來維持這狹隘的環境。

我們的眼珠子有些發酸。

當一片潔白的顏色出現在我們目前，餐室裏已經有着三個人了。

「喲呀，你倆也在呀！」

我望着裏面三個中的二個熟識的面孔，——孔和凌，說：「那位是誰呀！」

於是在一陣互相介紹之下，大家握着手。

另外一個姓閔大學四年生。有着高大的身軀，一身筆挺的西裝，和光亮的頭髮，站起來握手，像一尊比薩的斜塔。

有的是新識，有的是舊交，但在這一瞬間已無法來區分這一條小小的鴻溝了。心與心之間互相爲周君的壯行的湧動所貫穿。

胡亂地渴着茶一杯一杯……

侍役是唯一的好耐性人。

一組一組的談話，雖然擺顯示着部落式的色彩，不過要避免暫時的沉默，也不得不以此來解救。

初起談話的聲浪是相當的低微，繼後由於感情的奔放和心情的衰適，聲浪是逐漸嘹喨起來了。

茶和水菓的消耗非常快，早晨每個枵着的肚腹給填滿了。

嗑嗑喞喞的談話中突然雜有盌盞……

九時了。一小時的光陰在淩亂中寂寂地消逝。

這時各人的桌面上多了麵包之類的東西。

談話沉靜了。——一聲尖銳的汽車笛滑過，電車上的鈴聲不斷地響。

風扇也不斷地響：嗡嗡嗡……

大家注視一下，似無話可說的樣子。

劉晃了晃身體，望着周的臉說：

「小周，你到內地倒底有什麽工作呢？可否告訴我們一些？」接着掃了我們一眼。

我們感覺得也有這樣的需要，就附和着：「小周，請你告訴我們此行的任務，或者說是什麽工作，好嗎？」

「也無所謂任務，也無所謂工作。」周放下了手裏的茶杯說：「不過要有任務，要有工作，到內地必定有相當的辦法……」

這種令人跌進迷茫中去的話，打擊着我們每個人的熱心。終於劉和閔是耐不住了，同聲地搶着說：

「豈不是等於去流浪麽？小周，你！」

「但是總有機會的。」周回答。

閔睜大了眼睛，搶着說：

「預先沒有目標，盲目地去瞎撞，這……」

周呵呵地笑了，然後說：「喲呀！你這傢伙，阿閔，難道那邊爲了我去，特地建造洋房來等我不成？」

於是，大家鬨然大笑。閔的面孔和麵包的皮包一樣了。他嚅嚅地說：

「話不錯，但是先前總得考慮一下，果眞去流浪也不是好的辦法。」

「不錯。」我切了一片麵包，說：「小周，閔君的話確是誠懇的，倘使萬一沒有成就，那不是浪費精力和浪費金錢嗎？這樣，還不如把這筆旅費捐助給難民，倒來得有用呢。」

「唔，唔……」周有恃無恐地呻吟了一聲。

視線永遠釘在周的臉上的邵，看見他在猶豫，以爲是內心動搖的象徵了，說：

「小周，子久的話不錯，內地不一定有辦法，何不暫緩動身呢？眞是，與其往返徒勞，到不如把旅費捐給難民來得値得。你看如何？」

這小小的浪花，越潑越大，本來祇有三四個人發言，後來竟一致的動員向小周這項弱點下總攻擊令，希望就內地任務的渺茫而來阻止他的行期。

「流浪生活固然是不好，但是內地軍事學校很多，總有一些辦法吧。」

周作着堅毅的總答覆：「七星期三，小李有信來說，內地航空學校在招生，第一次考試他考取了。因此，我到內地去即使一時找不到工作，則什麽機械化訓練學校，航空學校也可以去考的。將來

一旦能學成功，到反而有更多的技能來替國家服務了。你們以爲如何？」

我們沒有回答，祇有靜的緊張。

麵包、水菓、茶水，已宣佈「停銷。」

靜靜的空氣裏只有周的音浪如春雷也似抖動我們的心房：

「上海生活的享受固然精美，但是這懷柔的溫存，實足以促成志氣的隨落。在這時期，還有安閑的心情在沙發裏打滾嗎？上海——這『孤島』眞是太令人憂傷了。你們想吧，街頭巷尾，在先的雄偉的歌聲那裏去了？

「生活是人爲的，但環境的勾引，經過一個長時間，難免不使人同流合汙。我到內地去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把一副呆滯了一些時的身心來振作一下。

「當然，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馬上能執槍桿上前線，爲祖國奮鬥！」

最後，周用了更嘹亮的嗓音：

「卽使中彈陣亡也可以消耗了敵人一顆子彈呀！」

這時我們的心也同時的炸裂了。一種不可言宣的衝動，使我們的熱血沸騰沸騰，恨不得能立刻上前線去。

又沉靜了一刻。

「濟南號是明天起程嗎？票買了沒有？」

閔打破窒息的空氣。

周點了點頭說道：「票還沒買，好在要下午上船，上船時買一樣的。」

「船在法大馬路外灘吧？」王第一次發言：「你下午什麼時候上船？我想去送你。」

「這倒不必。」周謙遜地：「我們大家都是知己的同學，何必客套！況且我上船的時刻又不能決定，大約起碼要在晚上。」

「既如此，我們也就不送了，那末現在且儘量的暢敘吧。」

「希望你前程無量！」我們一齊說。

現在刀和叉紛亂地交錯着，各人的牙齒不斷地上下相迎，很快的麵包和水菓是殆盡了。但是由於衷心的暢快，食慾大大地增加。雖然我們都裝下了兩個小麵包和六七塊水菓幾杯茶，胃裏還微覺空虛。

每人就再來一小碗麵。

空氣慢慢地熱起來，然而先前我們的溫暖的心都慢慢地隨着碗裏的麵湯而陰冷了。

歡迎會行將閉幕，在上海和周君的同桌而餐也許是最後的一瞬了。雖然還有將來，但在眼前的別情怎能排遣，縱使周君此去是値得我們狂喜的。

在時鐘打十下的當口，我們走出了那食品公司的大門，內心

的「悲」與「憤」交流着。我們除互道一聲珍重外，僅說了一句話來祝賀周君的前程：

「發揮你的雄圖吧！」

在深切的期望裏，我們的心都碎了。再也不能互相注視了。沉下了頭，心在想：

「周君走了！」

太陽光從頭頂上澆下，我幾乎昏過去。……（120）

忘了他（廿六・廿九・十二）

夢影

是最後一頁的日記了，至少是離滬前的最後一頁了。後天跟他們一同出發到內地去。被朋友們的熱情鼓舞着，使我有勇氣和決心來丟棄這相處了二十餘年的家，遠離這太過熟悉了的都市。在過去我是猶豫的，雖然常有一個願望，想為國家民族幹一點比較實際的工作，但是不過是想想而已。這次就不同了。八一三的炮火直接地打擊了我，打擊了我的家，打擊了我的朋友們。一個友人失踪了，一個被日本飛機的炸彈炸得粉碎。哦，我怎麼敢再去想呀！是怎樣使人震慄的慘象呀！每次想起了，憤怒的火就燃痛我的心。於是，我慢慢地不再是膽小者了。

不過，更推動我下最後的決心的，還是今天那可笑的戀愛交涉。事情總算在今天晚上全弄明白了，原來華並不十分愛我。本來還可以把這件事在模糊裏延長些時間的，我既預備離開上海，就非把它澈底弄明白不可。我約了他在一家俄國茶館裏會談一下。在七時一刻的時候，我們已坐在一間僻靜的餐室裏了。那地方很雅緻，有月光，有遠處傳來的音樂。我偷偷地看着華。他呢，只熱心地吃菜。他永遠是那麼靜止，好像從沒有什麼事情會擾亂過他。我問他索閱寫給我的回信，他給了我。都是個完全令我失望的內容！他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只在離滬一點上，他算肯定的答復我。他說：他不想走了，因為天冷了。聰敏的華看出了我那帶有不快的面容，他說：「怎麼？你不滿意嗎？」他說話時的態度很有點傲慢，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後來又給我看一封他寫給另一女友的信。有着用意的吧？他們好像很知己呢！可是我知道他另外還有兩個相當好的女友。忽然一種潛在的力量支配着我，這種力量使我非常鎮定。大概我的突如其來的鎮靜給了他驚奇吧，他要再同我談幾句話。我的樣子很像一個臨刑的人，雖有着內心的失望和創痛，卻表示出泰然自若。既然事情明白了，也就不必多談。然而也不妨再談談，因為我反正已決心離滬，沒有幾天和他做朋友了。於是我們隨便走着，我唇邊掛着笑，一面問他：「講什麼呀？」他反倒弄得為難起來，有點進退維谷的樣子。走到法國公園的後門了，他依在一顆大樹上，我殘忍起來用堅定的眼光逼視他，我要看他將做些什麼。

他覺得站得並不合適，走去靠在園門的柵欄上，他招呼我，我就跟着走過去。立定在他的對面，把兩個手插在衣袋裏，顯得很優閒。他覺得這個方式還是不對，叫我也靠在木柵上。我知道他將有什麼舉動了，可是我一點高興也沒有。以前曾經在半夜醒來的時候也想吻他的，今晚却引不起我絲毫的愛感。他把我的愛情侮辱了！不過由於好奇，我終於把身子移近他，慢慢的，他一隻手擱上了我的肩，又將我的左手拿來握着，揉着。我聽得見他的心跳，我却不。說我的心死了，還比較確切些。他再吻我的手，我任着他。他才用了感歎驕矜的聲音說道：「唉！爲什麼我常常碰到這類情形。你難道不曉得愛情是不能讓第三者插進來的嗎？並且，我從來沒有向你表示過愛。」啊，他說得多輕鬆，大概以多情者自居了。我告訴了一些我對他態度的觀察，我提醒他我們曾在幽靜的馬斯南路上作過幾次快樂的散步，我們也曾一塊兒游泳，一塊兒照相，一塊兒寫文章。在那些個場合中，我們是多麼親蜜！

「不錯，你有着一位國小姐，但是沒有一次你承認過你們的愛。我聽到的只是你對她的不滿……」我不再接下去了。

「是的。」他說：「她有着不少缺點，但是她待我太好了，簡直沒法可想啊！現在我請你原諒我！不過我可以給你一半的愛，如果你要。」

漸漸地，他那隻擱在我肩上的手在摟緊我，又把頭低下來想吻我。我不願意，讓開他，却不走。「我們接個吻好嗎？表示我們是愛過的。你以後就做我的妹妹，不好嗎？」他這樣說。眞可笑，叫我做他的妹妹，但是想吻我！憑我內在的自尊的力量，我拒絕了他。我走了，他無可奈何地跟着。

「影，你恨我嗎？你肯原諒我嗎？我是犯罪的嗎？」他癡假地問。

恨他？沒有價値！我請他放心，我不會去破壞他們。最後我把寫給他的信索回了。我說，我很快就會把這件事忘記的。我送到他弄口，用着很客氣的態度向他說再會。

華走了，我獨自走在霞飛路上。一陣孤寂之感突然來侵襲我，使我像失去一件心愛之物似的感到空洞。回到寄宿的地方去痛哭一下吧，可是那邊何嘗是一個方便處呢？剛才的鎭定，剛才的堅強，到那兒去了？我畢竟是個脆弱的女性喲！

走着走着，到了亞爾培路了。我記起了我最知己的朋友岱，我相信她能够安慰我。進去之後，岱給我的蒼白的臉色駭着了。她丟下了她的正在預備的功課，殷勤地問我是不是生病了，或是遭遇了什麼不幸。給她這麼一問，我的淚忍不住了，我沒有來得及回答她，我開始啜泣。我願眼淚能把我的悲傷冲走。岱當時怎樣呢？我不知道。我只記得她放了一隻手在我的頭上，她輕輕地撫摩着，我的頭髮，沒說一句話。我記不清我究竟哭了多久，大概我後來是疲乏了。我那受了損傷的心變成了麻木，我於是靜止了下來。

岱知道我要走了，她留我宿在她家裏。一直到睡在床上的時候，我才把事實全部的告訴她。「救我吧，岱！我不能不想念他呀！」末了，我發出求救的呼聲。她並不正面安慰我，她根本否定了這次的戀愛。他說：華不過是個左右賣弄的男子。你看他多麼壞，剩了你的心不夠，還想吻你！算了，忘記了這件事吧！現在很好，使你增加離遐的決心。好好地幹工作去吧！不要太女兒態！

是的！是的！岱，我感謝你！我對自己說：「忘了他，忘了他啊！」

（583）

離別之夜

阿鶯（十七・女學生）

時間很快的到了六點半，倦懶了的太陽，已開始無力的向着地平線慢慢的爬下去，祇留下一片美麗的晚霞，佔着西半天，映照着繁華的霞飛路，和正在馳行着的電車。

電車照例的在呂班路口停了下來，照例的吐出了許多人，又吞進了許多人。在平日，當我回家時，我會習慣的跨下車來，但今天我並不，我仍留在電車中讓它送到了亞爾培路。

目的地是在蒲石路的××邨×號，這裏，我是常常來的，所以不經過任何麻煩，很熟習地跨進了後門。我一直跑上樓梯，接着我在門上輕輕的敲了二下。

「喂，那一位？」很清楚，這是沙的聲音。

「是我！」

「噢，鶯！嗎？怎麼，你這時才來？累我等得好焦急呀！」他好像要發怒似的，但音調仍是那樣溫和，像以前一樣的溫和。

「對不起！因爲是月底，眼弄清楚，天已晚了。」我向着裏面說。

門開了，一雙熱的手緊緊的握着。當了面，我沒有平時那般自然，心裏只想哭，但我沒有讓眼淚流出來。

「請坐吧！」一分鐘的靜默後，他開口了。接着他在書桌旁的一隻椅上坐下，拿了一枝墨水筆，又在紀念冊上繼續開始它的工作——畫圖。於是我也坐在旁邊的一隻椅子上，放下了手裏的幾本書。

書桌上堆滿了他的作品；木刻集，漫畫集，以及幾本木刻，漫畫，的參考書，一旁又放着兩本紀念冊。我認得一本是我叫他畫的，一本是憶的。而他正在趕畫的是二哥的那本。

「沙，謝謝你替我畫得這麼好。眞不錯！」我翻看着自己的一本，覺得他的漫畫越發進步了。實在，我並沒有過分誇獎他。

「噢唷！想不到你也會這麼一套了。現在我眞不滿意我自己，將來我再來報答你的恭維吧。」

「眞的，在美麗的將來，你會使用這鐵的筆頭，來報答你友人的期望的，我相信。」

「謝謝你的好意！」手不停筆的沙邊說邊寫下去。

「沙，你明天眞的就要走了嗎？」我忽而想到這位朋友今夜就要和我離別了，但我還希望從他口裏得到明天不走的消息。然而，那是不可能的，因爲我已聽見他說了，他是那樣毫沒留戀：「是的，明天就要動身了。在這孤島上，我再也不能住下去……明天一早，我就要離開上海，離開這窒息的魔窟！」

「走！你走了，今天起我便又缺少了一位友人，知己的友人！」

「是的，離別是悲傷的，但有時候離別却是無上的愉快。現在我們這年靑的一代，爲了祖國的生存，爲了要貢獻自己的一點藝術上的力量，我們需要離別！到那自由的場地去，找尋我們的安慰，不，找尋新的生命！」顯然他的話是非常激昂的。

我的喉頭好像有什麼東西塞住了似的，說不出話來。眼睫毛上濕潤潤的，我知道我要流淚了。這流淚不是悲哀，而是熱情的感動。我顫抖着說：「沙，對了，我們需要離別！好在凱旋的曙光就在目前閃耀着了。我們等着更愉快的重逢吧！」

時鐘已打了八下，我不覺得肚子餓，相反的我覺得肚裏像塞足了什麼東西。

可是沙一定要我早些回去吃飯，他把二本紀念冊給了我，催着我走。

於是五分鐘後，我們的身影在滿石路的短牆旁出現了。在一個月夜，月光送着我回去，身旁還有個年靑的沙。

「去後別懶通信呀！一星期一次！」我要求着他。他含笑的點了下頭。

「瞧呀！你看今夜月色多好！在富春江畔，我相信月色一定會更皎潔的。因爲那裏正有千萬顆心，懷着戰鬥的光輝。」

「對，月色眞好。但願月色有一天會照到一個地方，那裏已沒有創傷，沒有敵人的屐痕！」

說着，我們已到了霞飛路，我不要他再送了。我們的手，又緊緊地握了起來。

最後，我迸出了一句：

「再會吧，沙！珍重你的前途！爲苦難中的祖國努力吧！」

「再見！……」下面的話，被一陣煩囂的市聲冲碎了。(718)

憶孩子劇團

譚越蓀

去年秋天眞很寒冷的一天，窗外颳着挺大的風，無情的秋雨翻江倒海似的下個不停。噹噹噹的下課鈴響了，我站在樓上欣賞那雨天的美妙，或者那時有些雜念，纏繞着我的心。忽聽得有人喚我的名字：「越蓀！我們的朋友來了，快去招待。」這是哲蓀的聲音。我急忙跑下樓去看，有六七位十多歲的小勇士，赤着脚，捲着褲管，

淋得滿身雨水，眞像落水的小麻雀一樣。他們的手中拿着各色的紙捲，和各種各樣的圖書，想來一定是到什麼地方去宣傳的標語和掛圖吧。後來他們說明來意，他們是剛工作完，順便來訪問我們的，並且還送給我們幾份宣傳品。他們立刻就告別了，爲怕就擱他們寶貴的光陰。好在我們都是同志，見面的機會多着呢。我看他們踏在地板上的脚印，這脚印子是含着無限壯烈的光芒，並且還含着無窮的沸騰着的熱血。我看着不覺呆住了，把送客的禮節都忘了。直到他們招呼我，我才甦醒過來，送他們出門。我立着看這隊年幼的戰士的背影，好一個値得留戀的背影呀！永遠不會使我忘記的。個個都抱着滿腔愛國熱忱，不怕風雪，挺神氣的勇往直前！我好像是個母親送別她親愛的兒女上戰場，又喜又悲地站在雨中。

勇敢的戰士們，勇敢地前進吧！中華民族有了你們，前途是光明的，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我不知覺地跟着上課鈴回到教室。

這是「八一三」後上海的一羣流離失所的孤苦伶仃的災兒，所組織成的孩子劇團。他們的工作，我們不問而知的。他們深恨敵人把他們甜蜜的家庭炸毀了，父母兄弟失散了，快樂的學校生活斷送了。無數的同胞，受盡敵人殘酷毒辣的搶掠姦淫，弄得家破人亡。這種種他們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們就組織了這個團體，不惜犧牲一切，去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他們的志願是要求得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和幸福，他們想到自己的父親和數百萬同胞斷肢裂腹的死在敵人殘忍的炮火下，不，不是想到，而是親眼看到的。他們並不覺得崎嶇的路難走，他們更不怕風雨，他們有的是神勇和機智，他們認爲來日方長，報仇的機會多着呢。

同胞們！我們不會成爲異族的奴隸的，可是空談又有何益呢？惟有我們吃苦奮鬥，在我們最高的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各黨各派精神團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心合力地用我們的熱血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抗戰到底！

這些小勇士——孩子劇團——隨着上海的炮聲，跟着國軍退出了上海。今已赴漢，負起更偉大更壯烈的救亡工作了。

我時常想到人家都能對國家有莫大的貢獻，我却沒有。人家整天在外奔走國事，而我却很悠閑的看看書報，就這樣的過了一年了！但是後來又自己解答的說：「別忙，別着急，抗戰時期長着呢！現在不過是抗戰的開始，今後工作還多着呢！你應該鍛鍊自己，準備獻身國家！」這是一種聲音，是小勇士們傳來的一種聲音。叫我鞭策自己，好像我平常鞭策學生一樣，叫我準備着做他們的後盾。是的，我是一定會遵命的！我要踏着你們的脚跡，努力到底，從敵人手中奪回祖國的生存！

窗外依然是風雨聲，然而這是九個月前的事。這隊小勇士何時何地再能相見呢？（846）

× × × ×

還鄉（廿七・三・八）

周師建（十九・公司職員・）

上海，冒險家的樂園，自從淪爲成「孤島」後，四方戰區內的飄泊者都在這裏暫時寄棲一下子。爲了活，是應該掙扎的。

青年炳亦因環境關係，毅然拋棄了家，帶了年老的母親和新婚一年的妻子瑛，在一個暴風雨的晚上，悄悄地離別多年的鄉土。

到了上海，他們在英租界的一家親戚處暫居一下。上海正鬧着空前的「居住荒」，沒有法子啊。

年老的母親，在住了半月之後，患了極大的思鄉病，整天在吵嚷着要回家鄉去。這在青年炳感到極大的痛苦，他也是愛自己的家鄉的。

「母親，家是萬萬不能回去的了，家鄉正在進行着游擊戰爭呢。」炳想安慰她老人家的焦燥。

「什麽游擊，管它呢！我要我的家！炳，你……」她感到心酸，頓時住了嘴，靜默地垂着頭沉思。

「炳！到幾時我們才可以去呢？」年老的母親又微抬起頭，用希望的眼光期待着愛兒的答覆。

炳正在出神地瞧着腹部挺起的瑛出神，暗思着不過四五個月吧，又有一副重担子會壓到肩上。他心似潮水般在澎湃着。母親的話打斷了他的思想，於是用着敷衍的口吻回答：

「放心吧，再過幾天！」

「是呀！我要是死在外面，也要屍骨還鄉的。和你父親……」提起父親兩字時，老淚像雨水般掛在面頰上，嗚咽得不能成聲。

× × × ×

過了幾天，炳的母親終因水土不服和營養不良，而病倒在床上了。直到奄奄一息的時候，母親還喃喃着：

「炳，死在外面，也要屍骨還鄉，和你父親……」

噫！一口痰從嘴裏溜了出來，闔上了眼，母親與世長辭了。

炳在沉痛中含着淚和瑛給母親收殮，寄放在一所同鄉會的會館裏。當他們離開會館的時候，炳打開了一個小紙包裏的家鄉的泥土，取了幾撮撒在老人家柩上，低語着：「放心吧！您總會有一天回到家鄉的。」

從此，炳每天對着窗外的馬路出神，想着父親，母親……

「什麽事？又流淚了？當心身體呀！」瑛挺着凸出的肚子，一搖一擺的走過來。

炳一瞧見瑛的肚子，就要苦笑。這苦笑裏卻含着不可分析的成分。看看蘋果般的臉會憔悴到如此，真使人啼笑皆非。

「沒有什麽，瑛。」炳強笑着說。

「又要說謊了，打你！」瑛伸過手輕輕地在他身上敲了幾下。

「你這肚子可……」炳裝着說笑。

「唔！」瑛開始全身痙攣起來，由少女時期激轉到做母親的命運了。

「都是爲了你呀！」瑛突然嗚咽。

「乖乖，不要哭！都是我的不是。」炳一面抱歉着，一面用手帕替瑛揩眼淚，無情的熱淚却紛紛灑下。

× × × ×

炳默坐在窗子邊，馬路上的一切都使他難堪。憤懣在他心底上燃燒着，全身的血沸騰到最高度。

瞿！瞿！一輛插着「太陽旗」的卡車耀武揚威的駛過，一種奇熱爬過了炳的胸口，心在加速地跳躍。

母親臨死時的遺言，又在復活了：「屍骨也要還鄉。」

「這是恥辱呀！不讓母親的願望達到。」炳自語着。

但同時，他又想：「瑛的生活問題以後如何呢？還有肚中……」

唉！炳望着壁上的那張母親的遺容流淚。接着，他打開了那插屏的一包家鄉的泥土來，用鼻子嗅了一下，把頭伏在這上面。

「我要！我要！」他發狂地用頭擦着泥土。這泥土裏有着家園，親友，祖塋的氣息。

他彷彿看見家鄉正在鐵蹄下受着蹂躪；到處是刼掠，奸淫，殺戮，焚燒。同時，也正有許多同胞們在執行着神聖的職務，——用血肉搶回自己的家鄉。

× × × ×

炳鎮靜地把自來水筆沙沙地在一張白紙上寫着，是和瑛永訣的信：

「……祖國的烽火在燃燒着，父親的不共戴天之仇未報，母親的願望未曾實現，我活在世上有什麼意義呢？你想，我怎麼能再就下去！……」（979）

我救了一個人

沙洲（十九·失學）

我的朋友李君，他是一個中學生，家庭狀況很好，有力量給他讀大學。可是他爲了一個女友而失戀了。在他是非得到她不可，而他的父親又強迫他娶了一個鄉下的姑娘。但他沒有力量和他的父親反抗。後來他就抱着消極的態度，故意犧牲他自己。

他弄得平常的生活，是那麼可怕；每天不是跳舞廳，就是溜冰場。在這短短的幾個月內，他學會了跳舞，溜冰，飲酒，打麻將，和其他一切墮落的遊戲。他消極了！他墮落了！他終不覺悟，他向着黑暗前進。

在今年「一二八」紀念日的時候，我特地到他家裏去看他，他恰巧在家，我就同他閒談起來。在我不斷的鼓勵下，他還是好像

不覺悟的樣子，後來我又舉了好多的例子給他聽。我把我們的工作狀況很詳細的講給他聽，我又把目前的時局分析給他聽，還告訴他：等到我們得到最後勝利的時候，我們就是新中國的主人了。我幾次三翻地勸他，他是有點覺悟了。我就向他說：

「你仔細地想想，我所說的話對嗎？」

「當然對的，我自己也知道我的行爲不對，可是總沒有決心做好人。你這樣的勸我，我當然對我有益的。」

「只要你知道對你有益就得了。」

「在上海總是不能够使得我振作起來。」

「只要你家庭許可，你儘可以到內地去。倘使你想要求點眞知實學的話，在陝北及內地有很多的好學校。」

「好的，讓我仔細考慮一下。」

「祝你能得到光明！你考慮定當之後，請通知我一聲，好嗎？」

「當然，當然一定要通知你。」

我們就在這短短的談話後分別了。

大約隔了一星期吧，我在家裏收到他給我的信，告訴我他不日將離開上海了。雖然他沒有將目的地告訴我，可是我知道他將改變他消極的生活了。

在他約定的日子，我又到了他的家裏。只見他正在理東西呢。我就開始問他：

「你決定走了嗎？」

「是的。我的再生完全是你鼓勵的。不知怎樣感謝你才好！」

「這是什麼話，我們是最要好的同學，應當如此的。」

我們沉默了一下，我又向他問：

「那麼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決定到陝北去」

「噢，眞的？」

「我預備到陝北公學去讀書。」

「再好也沒有了。我希望你一路順風的到達那裏！」

「我明天就要動身了！」

「那麼今天是我們暫時分別的時候了！」

「等到新中國誕生時，我們再握手吧！」我們倆同時說着這句話。

在最後一步離開他家的時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心裏在想：

「我救活了一個人，我做了一件有功於國家的事了！」(149)

大貓星

甯微

夜，是深夜了。

我雖是睡在床上，但心裏好像有許多說不出的煩惱的事情纏繞着，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

討厭越是睡不着，蚊子和臭蟲越和我開玩笑，肌膚被它們咬得一塊塊發紅，異常的癢，兩手不停的東抓一把西抓一把，天氣又悶熱得可怕。

不知是月色，還是星光，從棚子外射了進來，很慈愛地輕撫着人們正在做夢的微笑的臉。夜風吹動着樹葉，發出瑟瑟的聲音，引誘我到外面去納涼。

外面的確很好，這麼明亮，這麼涼快，又是這麼清靜，這個幽閒的環境，平息了我那日間心中的煩惱。我就開始踱步，沿着棚子的竹壁，從第一棚到第七棚，從第七棚再踱到第一棚。

人們都睡着了，低低的棚子裏面透出微弱的燈光，發出呼呼的鼾聲……

「哇哇！……寶寶睡覺啦！……」偶然的這個聲音傳到我的耳鼓，我知道這是孩子醒了，哭了，媽媽便拍着他唱催眠曲了。這裏也有一點溫暖的家庭的氣氛，雖然他們是可憐的難民。

踱着踱着太無聊了，還是席地坐下來吧。

呀！大貓星！一顆最明亮的星星首先映進我的眼簾。其實比它更亮的還是那半個月亮呢。那麼，也許它在找我吧！因為——一星期前，朋友中的一個美雲到內地去了，她就是「大貓星」啊！

美雲是我一個很普通的朋友，在平時，講話的時候也很少，最近漸漸的熟識些了。為着我們幾個年紀相差不多的關係，所以比較「合得來」，常常在一塊談話，唱歌，吃東西，玩耍。

這比較融樂的生活剛開始，我們的美雲要離開上海了，而且在一二天內就要走。這個消息給了我們很大的刺激。「美雲要走了，我們少了一個朋友了。」我這樣想。

當美雲和我們別離的前夕，我們曾作過一次最後的團聚。這次的團聚却和平常不同；不如平常那樣快活，大家都默默的坐着，好像我是心事重重似的為着獃。沉寂的氣氛籠罩着我們，這是怪難受的。偶然的，我們的視線射在一道，一會兒，又低下頭來，各自盤想自己心裏的事了。月亮圓而且大的掛在天空，它的清光晒遍了我們的軀體，也照透我們的心。也許它也知道的，我們是為着「離別」而哀傷。只有樹上的秋蟬，彷彿奏着激昂的凱歌——「喳喳……」。

「為什麼不講話，你們？」美雲突然打破了沉默。

大家不過抬起頭來互相望一望，沒有一個人講話。

「我知道的。」美雲繼續說下去說：「你們為我要走是在難過吧？」停一息，她又說：「不要這樣。你們要知道我這次到內地去，是為着國家民族的前途呀！」

「在上海，我們不是也做着救國工作麼？內地有內地的人在，

我們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做事，不是一樣的嗎？」我這樣說。

「話是對的，」她說：「不過你要知道，上海人才倒底比內地多些。」她那炯炯的眼睛不停地轉動着：「而內地呢，做事的人少得多極了。爲要動員全國民衆參加抗戰，內地工作是何等迫切呢！」她的興奮的情緒，表露在她憔悴的臉上。

又沉默了。「嘀嗒……」的蟬聲依然響着。

「你們好好的在這裏做事，知道麼？小弟弟！小妹妹！」她拍拍我們的肩。

「那麼你是一定要走的了？」小弟弟問。

「當然囉！」

「什麼時候回來呢？」我問。

「那很難說，」她蹙着眉頭，悽切地：「也許永遠不回來了！」她又注視了我們一下，面部的表情慢慢變了，「好，到反攻到上海的時候再回來再來看我的小弟弟，小妹妹。」

酸溜溜的別離的滋味逼出了我的熱淚。

「天空還這麼多的星，那一顆最亮呀！」小弟弟問。

「那顆最亮。」我就指給他看。

「這叫大貓星啊，你們認識嗎？」美雲說：「這樣的星有三顆，在太陽剛落的時候就昇起來的，叫大貓星，直到半夜才降落；接着昇起來的是二貓星；最後是三貓星。這三顆是天空中最明亮的星。」

「眞的麼？好像三兄弟。」小弟弟好奇地說。

「當然是眞的，我們就用它們來代表我們好了，」美雲對我說：「我是大貓星，你是二貓星，三貓星就代表小弟弟。」

「好，很好！」我們說。

「當我不能見到你們的時候我就看看二貓星和三貓星。」美雲說。

「當我們不能見到你的時候，就看看大貓星。」我說。

大家又和剛才一樣的沉默着了。

後來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看見二貓星已昇到我們的頭頂上。

今夜的月，已是殘月了。大貓星還是這麼明亮的閃爍着光芒。

我祝遠方的美雲平安康健，希望他完成偉大的使命！（1439）

第十輯 在黑暗中爭取光明

爲了憎恨爲了愛（廿七・一・廿四・）

易貝

「我不願停止道德的戰爭，
我底刺刀也不肯在我手裏安靜。」
——W・勃萊克

炮火一天比一天遠了；南京路上熱鬧得像一所大規模的展覽會場。（那天空中行着猛烈的戰鬥，南京路上店門緊閉，冷清得像鬼市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人們湧來湧去地擠熱鬧，心裏想着各自的想頭。

——今天是陰曆十二月二十三日，送過灶，轉眼就是新年了。

——再過四天，又是「一二八」了！

（小街上，成串憔瘁的人們排着隊整天在每家米店門口等羅米。）

……………………

下午，在寒峭的風裏打南京路走到報館去，身上冷得有點打噤。三個星期以來，由於一位親戚的介紹，我每天得上一家報館去做六七小時的編譯工作。報館是「英商」，老板是個英國籍的錫蘭佛教徒，他底一個中國同道便當了「華人主筆」和一切中國官僚所走的路一樣，那人在「北洋派」手裏打過幾年滾，當到頭來落得一場空的時候，便在近六十的年紀上捧上「大乘」「小乘」做起「居士」之流來了。

報館裏瀰漫着的是寺院空氣，每餐開的飯食是淨素的，「社論」裏面是佛經上的辭彙，新聞欄裏是「印光大法師安然無恙」的消息，主筆先生對於在陷淪不久的南京舉行的「中日佛教徒聯合祈禱和平，超度亡魂」的「盛舉」就感到不少的興趣。

對於一切宗教，我是一直抱着最大的憎惡的；但這一回却想不到混進這樣的一個圈子裏來了。當初把這個職業接受下來的時候，原是爲了失業下來已經有三個月，這一向妻子又一直病着，看來是非進醫院不可了，這在一個生活沒有把握的人可不是輕易對付得了的；再則便是那位親戚底好意使人一下子難以拒絕；但最後——也是最大——的原因則是爲了在試版的那天又加入了那位親戚底兒子，兩個年青人碰在一起，便覺得不是沒有事

情可做了。在一個到報館去的路上，我們商量了一番：不管他們是什麼「敎」他們有「英商」的便利，我們要好好地利用，我們要把報紙弄得對得住每個同胞，我們要給大家和自己底靈魂把舵。

於是拋掉了惜惡，一天天地幹下去。

但情形可着實有點古怪：「社論」裏主張有「國」無「際」；翻譯的稿子得慎重地「先自檢舉」；對於各地「維持會」的消息可特別感到興味，從「新申報」(註)上剪下大篇的稿子來轉載；我們給在僞機關及職位名稱上一一打了引號（「」），第二天印出來卻一個也沒有了。「檢查所」一次次來了「很客氣的」（？）電話，主筆先生一個個地斟酌字眼。「I have responsibilities on my shoulder!」（我在肩膀上是有責任的）——他老是說那句洋話，他可着實懼怕那「責任」！

我那位親戚底兒子對我說：

「父親對於這報紙很……」

「很不滿意嗎？」我說出了自己底心思。

「豈但不滿意！簡直是懷疑哩。他要我同你說，如果看情形不對，我們便及早引退。」

「當然，我們得十分注意！」

過不了幾天，他便找到了另一個職業，走了。留下我一個人在那裏，決定再過六七天，混滿月，拿了薪水（妻已經躺在醫院裏了）也一樣的「潔身引退。」

……………………

一月二十四，離月底僅有六天了。

晚上十點鐘過後，另一位職員發了三篇西班牙的稿子，「主筆」先生在標題上發現了「叛軍」兩字，頓時發起脾氣來，把那一位職員無理地「敎訓」了一番，並且宣說此後凡關於西班牙的稿子，誰也不能用「叛軍」這字眼。而我，這一向正讀着U·辛克萊底一本小說不許通過，那裏暴露着佛朗哥軍隊底獸行，使人深深地切齒——我們是切齒憎恨牠的，爲了我們目前正身受着相同的殘暴！爲什麼不是「叛軍」呢，國際間不是確認祇有現存的西班牙民主政府爲合法的西班牙政府嗎？

我提出了異議，我沒有忘記「說服」，我說出那事實：即使在英文（或其他外國文）報紙上，依舊有用「Rebelists」（叛軍）這字的，正如在「“i.'aachugeu”」前面的「“ ”」號一樣。「名正言順」（用老法話來說），這形式上的規範，我們是要尊重的！

但是，「說服」嗎？沒有！可反而攪起主筆先生底無名火來了。起先是：「密斯脫×，我對你說，我們報上不許用『叛軍』之類的名辭！」

接着是——

「英文報？你從英文報上找出了『Rebelists』和加Quotation(引號)的『Manchugou』來我給你叩頭笑話笑話！」

我馬上在一張英文大美晚報上找出了「Rebolists」這個字，又在另一張報上找出了加引號的「滿洲國」字樣。

我給他看了，他底回答是：「不用看！我不要同你多說！我們是『英商』(他說得特別響)國際有國際的禮貌，我辦過外交，我做過大學教授，配你說！」

「請你客氣一點！德國跟意大利硬把中國底東四省稱做『滿洲國』，請問他們底『國際禮貌』到什麼地方去了？」

「你！——」他嗥叫起來了，磕着桌子：「你這種half-educated(半教育)的傢伙同我說話你不配！」

憤怒的血在我全身沸了起來，我顧不得生活了。眼前是最大的侮辱和卑汚，我還要寬容些什麼呢！我想起了宗教跟法西斯的勾結，我想起漢奸的無恥，我想起那流毒的文字，我想起前些日子妻子病得垂死，我為了生活不得不擬筆譯那些指定的無聊文字的那些深夜……這是為了什麼呢？我在生活份上，對於一切的卑汚妥協得太多了！而這一霎時，我簡直有一種衝動要衝過去把那個〇形漢奸拖死他……然而我沒有！——至少我還得給我那位親戚留個餘地——我轉過身一直衝出報館，已經忘記了明天的生活和病在醫院裏的妻子了。我把飯碗獻給了自己底靈魂，為了對於人類劊子手的最大的憎恨，也為了對於為世界的正義與人道流血的萬千人們(而今正包括了我們自己)的愛。……

——算了！算了！

外面是一片漆黑，冷風像針一樣地吹。已經近戒嚴的時光了。南京路上冷落蕭條，三兩個日本浪人在東倒西歪地行走。

「今後的生活呢？妻底醫藥費呢？……」

我漠然跳上了最後一輛往西去的電車。(428)

亡命生活的一頁(一九三八・八・十・)

朝鮮白頭山民(朝鮮革命者)

朋友們為了經濟的關係，三個兩個都住在亭子間裏。在這個年頭兒，有房子住，在我們總算是交了好運。但是像鴿子籠般大的亭子間內，多進去一兩個人，不但是禁不住酷熱，且可引起二房東的注目了。簡直痛痛快快地座談一次也不可能。朋友們所說的話，也不是北方話，也不是南方話，就說是福建廣東話也不會使人相信的。所以大家泥坐在一小間屋內，你一句，我一句，愈說愈會引起人家的疑心。

「八一三」快到了，外邊警備，空前森嚴，大上海的一切現象，都呈了「山雨欲來」的神氣。在這個時候，幾個光棍漢，為了談話，

祇有在旅館內開一個房間。但大家以爲這也不是妥當的辦法，因爲昨晨愛多亞路一帶的旅館都被搜査過了。大家默想半天，最後還是決定×晚八點鐘在××路××號H處會談，那兒的環境雖然不好，但是房子還能够容納這些人。

晚八點鐘，H、和C夫婦都準時到，祇有兩三個朋友還沒有到。

我們一方面閒談，一方面等候還沒有到的朋友。房間是大些，租金可不便宜，但是在裏頭住的朋友們的行裝太不像樣了。一大間房子裏並排放着兩張單身漢的小鐵床，中間放着一個破舊的寫字檯，幾個櫈子，一隻空箱，怎樣看也不像是正經人家住的。我們自己看來是如此，在人家的眼中更不用說了。

樓下房東的鐘打了九下，很清晰地聽見樓梯上的踏板聲音特別轟響，繼而有一個×國巡捕率領着四個探員一個繙譯，推進我們的房門，以尖銳的目光注視每個朋友的動作。×國巡捕首先問繙譯：「他們是不是中國人？」繙譯就轉問我：

「你是那兒的人？」

「我是××人。」

「做什麼事的？」

「我是××公司的會計。」

管他明天查不查我的來歷，我祇得泰然自若地順口答出一套話來再說。這樣簡單地問我幾句以後，又向H君發問。H君爲了證明自己是好人起見，從懷裏趕緊拿出內地某學校教員的證明文件給他們看了。但是×國人也很聰明，就說是上海並沒有這個學校。於是H君用極不流利的普通話勉強地回答說是：「自從××人佔領××以後，學校關了門，所以逃難到上海來的。」

旁邊的一個探員又對我說：

「你們有手槍炸彈沒有？」

「沒有，儘管搜一搜好了。」我祇有這樣回答。

那個外國巡捕和一般探員，打開檯子的抽屜，翻開箱子，搜了約一二分鐘，什麼也沒有發現，才帶着一種失望的神氣走回去了。今天還好，他們沒有搜到我的身上來。H和C都穿了一件襯衫一條褲，一望而知是沒有帶什麼東西。至於我呢，要緊的文件，放在西服的上身袋中。如果這些被發見了，結局如何，不堪設想了。

有兩個答應到的朋友，直至九點鐘還沒有來，好像他們已有預知。這是多麼幸運的事。如果連他們也都到齊了，實在是有口難辯了。吃過晚飯，穿上衣服，預備赴約之際，我也曾有一種預感，好像今晚上會發生什麼事似的。所以把口袋裏的文件，取出來要放在秘密場所的。但是文件裏頭有些認不出的外國字，爲了順便問一問朋友起見，依然帶出來了。朋友們經過了一次搜査之後，心裏多少是戰慄了一下。

「心有躊躇，或感不快，妙在當機立斷，決定行止。」這是自從

學習航空的時候起，在我十餘年的流浪生活中，自以爲遵守不渝的「行動的原則。」雖說是如此，好多次危險的遭遇，却出乎預感之外。

他們走過之後，朋友們一個個都散開了。以後談起此事，有的朋友說是，房東怕負責任，看了我們不像好人，就去密告的。有的說是弄口的「畢三」先生密告的。有的朋友說是：「穿的是西裝，住的是洋房，但沒有一件行李，祇剩些破桌子爛板櫈；我們的生活條件，與一般人太不配合了，怎會不引起人家的注意呢？況且在這個時候。」

這些推測，都有道理。誰不願意穿好的，住好的，吃好的。但我們究竟爲什麽使人瞧不起我們？爲了什麽，過這樣晝伏夜出的蝙蝠生活？爲了「麵包與自由」麽？當然也可以這樣說，因爲很少有吃飽了飯的人出來奔走革命。

但是人類也有人類的矛盾呀！亡命客的生活，命該窮困。並且需要這樣銀幕一樣的緊張的生活，否則談不到其他。有時連他們自己的人格也保不住。

唯有在奮鬥的生活中，才能發現眞正的革命行爲。（八・六）

雨（廿七・十二・八）

錢　明

浴着滿身的黏汗，把最後一張稿紙寫完，時間已經是下午五點了。望一望窗外，燕熱的太陽在瘋狂地喘出臨終的一口氣來。一片沉重而窒塞的空氣，緊壓着院子，使得它看起來格外孤寂。曾經在春風中搔首弄姿的嬌花弱草，現在都垂頭喪氣了。只有那一列頑強的大樹，依然無異地挺立着，而且更見葱蘢。

七點鐘節約會舉行聚餐，席上將有各人一年來的「自省。」在××家的客廳裏應當是安全的，雖然這幾天，只要是中國人聚在一起，彷彿連吃飯都觸犯刑章似的。

赴會之前去看一看芳。時間還來得及。這倒並不是完全爲「兒女情長，」我相信我可以把她從「臨時的牢獄」中拯救出來。「臨時的牢獄」，她這樣稱呼她的家庭。「八一三」一周年的前夕，孤島上將有無數的慈親，用這種「牢獄」來撫愛他們的子女。然而在鬥爭中的子女們畢竟是新的一代，他們會用爲祖國的服役來報答父母們的撫愛的。

「我不想同家裏鬧翻，那將會影響我們以後的工作的。老人們很喜歡你，你來幫我說服他們吧。」芳信上這麽說。假如不是爲了那篇急待付排的稿子，我早就在同「老人們」周旋了。

從天的四邊疾擁上來的濃雲，像要齊心協力地撲滅那個殘陽，簡直就不讓它壽終正寢。濃重的雨意，令人輕快。客堂間裏傳來清脆的歌聲：「夏天的驟雨打濕了枯萎的睡蓮，冲去了我心頭的

煩悶。酷日你死去吧！煩悶也跟着死去！我聞到了新鮮的氣息，我看見了光明的希望！」

當王先生呆坐在鋼琴旁邊的時候，露絲小姐照例要唱歌的。她並不是爲了應酬這位帶來的客人，而是爲了再不願同對方說一句話，用唱歌來做逐客令。省得使王先生更加難堪，我打算不招呼屋子裏的人，低着頭一直走出門去。

「錢先生，今天還出門嗎？」露絲小姐每次看我穿過客堂，總要招呼我的。今天却似乎特別親切，我不得不站住了同過身來：

「是的，露絲小姐。唔，王先生，您在這裏？」

王先生鼻子裏哼了一聲，幾乎是滿含着敵意的。一個人追求愛侶不順手的時候，往往會遷怒到毫不相干的第三者。我雖然租了露絲家的房子將近半年，除了很愛她的「小弟弟」以外，同她家的任何人就是連朋友都說不上的。最初我曉得露絲曾在學校裏參加過救亡運動，「八一三」以後還去傷兵醫院服務過，但是，上海一淪陷，我只聽見她在家裏唱歌。

逐客令式的唱歌，王先生未嘗不懂。然而他並不想走，一本正經地坐着，彷彿有一肚子的話還沒說完。他今天破天荒地改穿了中服，而且還帶着一副黑眼鏡。這使人一看就曉得他不像往常一樣來約露絲去游泳的。

「錢先生，『八一三』快到了，外面很緊張，你還是不要出去的好。」露絲小姐今天顯出驚人的關心，使我想起她每次向老娘姨打聽我的消息。我幾乎答不出話來，甚至懷疑她或許會危害我。自然這種懷疑是可笑的，因爲我早知道她對我的感情超過了我所應得的。

王先生突然活潑起來，他驕傲地對我說：「我已經改了裝了，抓了去不是玩的，驅逐出境，甚至會引渡！」

「其實你有什麼？」露絲小姐故意要傷他的心。

「我寫過幾首抗日的新詩。他們頂恨像我這樣的抗日文人！」

「你的詩不但不抗日，根本連詩都說不上！錢先生，我去拿來給你看，王先生寫給我的大作。」

無論怎樣可憐的人，忍耐總是有限度的。王先生終於堅決地站起身來，借「天要下雨了」爲由，大踏步地衝了出去。

我也正要走，露絲小姐用一種低微的聲息阻止我：「你不要走，我怕！」我倒眞怕起來了，怕的是她那含情脈脈的眼光。

「小弟弟」替我解了圍。他笑嘻嘻地跳進來：「錢先生，我已經積了一塊多錢了，到『八一三』你替我拿去捐給國家。」

「好孩子！」我撫摩他的頭髮。

「錢先生，姊姊說這幾天抓了許多愛國的人，眞的嗎？老娘姨也說的。咱們不怕！愛國就不怕死！你說對不對？」

我緊緊他擁抱他，默默地吻他。

「死但是你——」露絲小姐出神似地向我伸出手來。我不自覺地向前湊了一步。窗外突然發生激烈的噪聲——下雨了！

雨使我從剎那的魅惑中驚醒。我彷彿看見芳路在門口等我。順手把「小弟弟」遞給露絲，她擁抱他，吻他，然而那雙夢一般的眼睛却死盯着我。

後門口老娘姨拉住我的袖子，低聲向我叮嚀：「當心點呀！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亂抓人。像你們這樣的唸書人礙他們什麼！眞眞「嗐嗐嗐」的好漢，他們倒沒辦法，嘿嘿……」

天氣涼爽了。葉子上閃着油亮的光，幾棵大樹矯健地挺立在風雨中怒吼。我握了握老娘姨的手，迎着風雨走去。

我沒有回頭，心裏只想着芳和節約會。身後傳來的却是露絲的悲壯的歌聲：「夏天的驟雨……酷日，你死去吧！……」(515)

古色古香的兩隻盆子（廿七・五・十八・）　陳井

不知是什麼緣故，我沿着大新公司這一面向東走。誰都知道，在不到新新公司的中間有一家碗舖開着。這一次我不知怎的，會生出「看看究竟有沒有別家出品」的念頭，我走進去了。

大大小小的碗，茶杯，茶壺，當然，每件都使人沉痛的。我不知怎的，在一堆中國式的古色古香的盆子上注視起來，終於又低下頭去。

我可記得在當時的腦子裏，始終沒有模糊過，清清爽爽這是日本貨。可是我會去挑選一隻一隻在我手中選過，在我眼中看過，腦子裏湧起一陣又一陣的矛盾。唉唉！我終究被這古色古香的青花盆子騙上了。不是騙上，是我清清爽爽明明白白的選上它了！選上了十二隻，一陣矛盾，我丟了四隻。又一陣矛盾，我又丟了四隻。「包！」「包」終於兩隻明明白白的盆子，買在我手中。

一跨出門，「噯呀！這八分錢不是又供給敵人了嗎？這八分錢不是又去添他們的軍費了嗎？」賣夜報的迎面奔來，他叫着廣州大炸的標題。我內心有說不出的滋味。

一路走，一路隱痛着，一路呆呆的想：「我是四萬萬五千萬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一個。政府又是直接給我飯碗的人。不要說先人家去愛國，至少總該不做害自己國家的事。我該死！眞該死」低下頭，這兩隻明明白白的盆子，緊握在我手裏。

我糊亂的在人羣中走着，有時發呆，有時暈眩，有時劇烈的苦楚刺着我的心。

羞恥的踏上中國國貨公司的樓梯，在碗器部裏，選了一箇飯碗和一箇菜碗。不是想借此消罪，這是我原來就想買的。臨走我請他把二隻盆子包在一起，他一面接過去，一面看盆子的花色。他懷

疑起來，把盆子翻過來，底是光的，他指着中間一條藍字，向我一照：

「Made in Japan」！

在歸途中，我週身發着熱，腦子全昏了。到家裏我老老實實的告訴老婆。她叫我懺悔、懺悔什麼呢？在當時我並沒有模糊的是明明白白清清爽爽的事？我不配懺悔，我只配殺。殺了一隻狗都不如的畜生——是我。

我告訴我所有認識的人，我把我這不是人有的良心拿給他們看。我願他們來罵我，來打我，來譏諷我，來藐視我，我都接受，我樂於接受！因為這是我自己給我應該受的責罰。

我不能原諒我自己，我不願把「沒有看仔細」去欺騙人家，我不敢把「懺悔」來安慰我的良心。我要永遠保存着這在敵人屠殺得最最厲害的時期中買來的兩隻敵人的盆子。

一隻放在我時刻要喝開水的茶杯底下，一隻放在我最最心愛的花盆底下。我願跟它朝朝見面。一直等到這一隻狗都不如的畜生，變成一個很少人及得來的挺着脊背的戰士為止。（271）

快意

楊公懷（廿七·教員）

西北風，在天空狂嘯着，漫天的白雪，鵝毛似的飄落，平坦的馬路上，高低不等的房屋上，已厚厚的蓋着雪花，恍如一個粉裝玉琢的世界。時鐘已敲七點，很靜靜的，窗外的馬路上連賣報童子的喊聲也聽不見。我接連轉側了二下，橫豎沒有事，又呼呼的睡去了。

「×先生，有信！」房東太太把信從門縫中塞了進來，一面敲着門喊我。

我從睡夢中驚醒轉來，恍惚聽得「有信」兩個字，用目光向地上一掃，見一封長長信封的信，斜躺在門的傍邊。我趕忙揭開被，跳下床去，因為在兩星期前，發出了好幾封託親友介紹職業的信，說不定這信中有好消息帶來呢。興奮地拿起信，帶上近視眼鏡，把信口拆開，見一張便條箋上寫着：

「××兄：

明日上午十時，請至××校與×校長面洽，大概可不成問題。×校長處，已另函通知。

臻」

看罷，心頭一陣歡喜。因為固有的職務，被炮火毀滅了，逃亡到孤島上，已三月有半，無所事事。一旦在失業的洪流裏，重能得業，真是天大的喜事。向鐘上一看，已快八點半，連忙洗臉、刷牙、咬大餅、穿皮鞋、着大衣，化了半個鐘點，才算結束定當。各種聲響，把同住的老王、老張也驚醒了，他們問我雪天到什麼地方去，我把信遞給他們，沒有回答。

「恭祝我們的×大哥馬到成功！」當我踏着闊步跑出房門，

老王｜老張｜齊聲的高喊着。

× × × × ×

冒大風雪由電車而人力車，才抵學校。校舍還相當的寬大。進了教員室，見室內有一個帶着金絲邊眼鏡的小影子，頭髮梳得光光的，正在進早餐。還有一個四十開外，臉兒黑黑，身穿青布棉袍的男子，坐在辦公桌上稽核帳目。看上去，大概是事務先生吧！我向他們打了一個招呼，頭髮光光的小影子點了點頭，依舊吃粥。那個穿青布袍的總算站起來請教我的貴幹。我把來意一說，他似乎不屑地道：

「校長現在正在會客，請你等一等。」

說罷，依舊去稽核他的帳目。

等着，等着時間已快十二點了，肚裏餓得在發慌。窗外的雪花，依然漫天飛舞。

好容易校長先生延見的命令來了，匆匆跑上扶梯，進了一間精美的臥室。校長先生胖胖的臉上，已有幾根疏落的鬍鬚，略帶莊嚴地微動着。一個臃腫的軀體，裹在淡綠色的綢被內，像怪舒適的。他見了我，略微欠了欠身，說：

「恕我頭痛有失遠迎。請坐！請坐！」字面很客氣，但他的語調並不像字面那麼客氣。

接着，略談了幾句。他叫我塡了張登記表，把我的文憑、服務證書登記證，看了又看，向床裏一放。然後，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篇。歸納起來有下列各條：

一、教務主任兼高級級任，每週授課時間一千三百二十分，月薪念五元，五個月計算，膳宿自理。

二、文件存校，於解職時發還。聘書不發，僅由教員在學校聘約紙上簽名蓋章。

三、課外須協助兼理校務，雖瑣屑，也要做。

四、於到校之日起薪，中途如有事故，得把聘約停止敍用。

五、在校內不准談論國事，尤其不許向學生宣傳抗日。

在微帶着失望的神情中，我跨出了校門。

× × × × ×

歸途，想到在該校服務的友人賢，順便去訪問一下，探探實情。

賢告訴我，校中共有學生五百餘人，較戰前增加四分之一，教室却仍是六個。教員待遇，均每學期六月算而減爲五月算，標準由每人三十元減爲廿五元。甚至教室裏的畚箕、水盂、雞毛帚等也要級任教師掏腰包。計算起來，八個教員的全部收入，還抵不上校長先生的三分之一。

教員一天到晚，上課、改卷子、處理校務、解決學生間糾紛，每天要化上整整十二個鐘點以上，弄得目眩頭暈，還不能料理淸楚。而校長先生呢？除了支配校務給教員做外，整天在走廊中踱着，批評

教員的教學。事實上，他的批評，多半是不中肯的，因爲他對教育，根本是個門外漢。

還有學校商店內，整天出賣糖果、點心，雖飯後或課間的時候，也在賣着。因爲糖果、點心的銷路廣，獲利厚，所以校長先生經之營之，不遺餘力。至於學生的福利呢？根本談不到，連簡單的衛生設備也沒有。高級一教室坐了六十多個學生，課桌一直排到黑板邊，甚至課桌和課桌間的走路上，也做了活動座位。生財有道，匠心獨運，眞可以嘆爲觀止。聽說一年級教室裏竟坐了一百二十個學生，夏天的汗臭蒸騰滿室。那個級任陸女士三天有兩天要發痧，所以她決計放棄念元一月的薪金，發誓雖討飯也不願蟬聯下去了。

最後，他告訴我：「校長先生是個法學家，現正執行着律師職務。不知這種設施是否有背法律？我想校長先生自己該知道得最清楚。然而他除了說學生在租界內救亡是犯法以外，沒談過法律。」

× × × × ×

回寓，已風停雪霽，老王老張都不在，只得悶悶地倒在床上。想到了學校裏的一切和那幾個可憎的臉，不禁倒抽了口冷氣。我不願爲區區生活費而去做殺害孩子的「學棍」的助手，更不願走進聞不見祖國氣息的牢籠去。終於起身寫了兩封信。一封是給介紹人的，謝謝他的厚意，並申述不願擔任的原由。一封是給校長先生的，請他另選賢能！把文件寄還，末了，還祝他「辦學發財！順民萬歲！」

晚餐時，老王老張與匆匆的買了兩斤陳酒，一些牛肉和花生，預備來替我祝賀的。他們見我一臉的不高興，反怔住了。我却轉憂爲喜道：

「買來了，不吃做甚？」

於是三人對酌起來。我把今天的遭遇告訴他們，老王對於我的辦法，非常贊成，老張要代我起草辭職書。我把寫好的信拿出來給二人看，老王拍着我的肩道：

「不愧是我們的大哥！」

窗外的雪花又飄進來了，我們都帶着薄醉，躺上床去，酣然入夢，彷彿是做了件很快意的事！（144）

誓不合作（二十七·一·四·）

水甫（十八失業）

我的工作處是一個電訊機關。去年「七七」及「八一三」戰事暴發時，全體同人都極興奮地爲前線戰士傳播捷音至全世界。在上諭「不得擅離職務」之下，我們只知有公，不知有私。很多同人在病中也支持着各人都盡自己的能竭自己的力，爲着傳播在炮火中爲祖國爭生存的戰士堅強抵抗的事實，使全世界人士

都瞭解中國民衆是爲正義而戰。

戰事西移，隨着我的工作處也發生了動搖。在數度日人覬覦接收的窺邊中，我們一致在上司的命令下，鎭靜應付，依舊埋頭工作，不顧周圍一切的艱險環境，始終在「工作未受絲毫牽制時，我們繼續傳播敵人的黷武、屠殺、姦淫、刼掠」的原則下，維持主權有三月之久。

殘存在孤島上的政府機關總不免引起野心者的垂涎。本年一月三日形勢驟然緊張，原因是當日一起來了有二十名左右的日本警捕及便衣者，都執有武器。便衣者似乎都很「親善」，其中有幾個會講中國話的，找我們攀談，笑容可掬，語氣是異樣的溫和。要是顢預者一定還被他們引得眯花眼笑呢。據說：這批便衣者還是由日本國內特地遣派來與我們「合作」的呢。

那批日本警捕顯然是傲慢異常，一副嚴肅而強暴的姿態，大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勢。他們不准許搬運公物，監視我們工作，還……

……

我們雖然手無寸鐵，不能與這些惡魔作一次光榮的搏鬥，可是誰都不會在他們的武器下恐慄！我們都抱有唯一的信念：爲堅持我堂堂中華民國的漢節，雖死不辭！

他們爲更使我們明瞭他們的善意起見，在辦公處四周牆壁上，遍貼了「親善」「合作」的佈告。寫着：「日政府軍事當局行將於×日接收交通部××電台，全體員工仍安心留台工作，待遇及保障一律依舊。」

明理者究竟不會陷入這種迷人的廣告。誰都發現到在他「親善」的背影中，隱露着張牙裂嘴的猙獰鬼臉，隨時隨地會把我們吞噬。

他們大概是窺破了我們的拒絕「合作」了。在次日早晨，我推開辦公處門戶的時候，迎面來了兩位較我矮的不速之客。我恍然領悟這裏已不再是我的工作處了。那兩個傢伙對我招着手，我搖頭拒絕。不料他們竟跑出來拉我，好險啊，要不是我當時狂奔出來，那就遭了！我眞不瞭解他們爲什麽要硬拉我們來「親善」「合作」呢？

我願粉身碎骨，可是我大中華民族的人格不可犯！我誓死不與敵人「合作」！（1438）

更生（廿七・一・八）

矢 龔（十八・學生）

已經十點多了。

我守在電話機前，想着這時候道該報告我一個喜訊了。或者道祇要說：「不再是幽靈似的我了，」我該如何歡欣！幾天來的努力，不是無謂的，道也可以從此更生了。

幾分鐘過去，話機並沒把希望帶來。我在房裏慢慢地踱步，想想今天，也許這是個奇蹟。平素沉迷在溫馨的小康家庭裏，悠然自在，不問不聞的青年道，不爲沉迷而氣餒，不爲溫馨而志滿，他在少年老成的姿態下，仍活躍着青春之火光。在今天，我才眞切的認識他。我走近書桌旁，拿起他昨晨寫今晨才來的信——

「芹：我掩不了自己的熱情衝動，壓不下心花的怒放，我先這麼約定明天（一日）上午十時半給你電話。你以爲我唐突嗎？我不再緘默了，我要急迫地吶喊起來。明天，給你一個我的由衷的答復，向你表示我是青年，你所說的青年。……」

我想起那天對他說過，我的一位朋友，不但有才學，有熱情，而且有魄力的時代青年，這位朋友現正獻身國家，馳騁疆場。又說了：「我們的心不死，不怕……」等話。料不到對他起了這麼大的作用。我又想起當初他死心塌地預備做「良民」了，每天吃、睡、玩，書不讀，事也不做。他還說：「這是他的本分！」

「雖則，你看我已經沉迷了二十年，薰染了各色污穢，但我的心是純潔的，前進的，頭腦是冷靜的，是識事的。我決不會麻木不仁，我決不至於死寂得沒有生氣。我跟你們是同時代的人呀！我是現代的活人，……然而，我的覺悟較遲，理解力又薄弱，教育受的不多，訓練又不夠，在在使我進步得很慢，一切顯出我的落後。但是現在我醒了，懂了，努力用功了，不一樣可以趕上你們的行伍嗎？我知道這是我的需要，我的權利……」

一種教訓，就可以使人轉變過來，它的力量，多麼大，多麼驚人。同時它可以推動人，從穩健到激進，還可以把人在迷惑中，弄得聰明過來。

又幾分鐘消逝了，不過離十時半還有十分鐘。我放下信，把它夾在信稿裏。信稿上有今晨寫給道|的回信的底稿，我順便也讀了一遍——

「我不知怎樣爲你慶幸好，我也說不出我的快感。我祇覺着，我們現在是有力量的人了。……」

哈、哈，哈，話機終於響了。

「喂，道|瀟？事情怎樣了？」

「哦！你已跟他們決鬥？結果呢。」

「他們起先就反對嗎？——那末用說服——哼！不服？」

「他們還說這些話。你就我的回信中的計劃第二步。……」

「你說了以後怎樣？——他們開始攻擊嗎？你是馬上反攻！」

「結果你勝了不曾？——勝了！——他們以不睬你了之？哈哈！現在你自己預備怎樣？」

「跟我在一塊，好極了！現在的工作，照我信上做去得了。

正午時你到這兒來，以後我給你預備定當生活上一切。」

「不打緊的，你原應脫離奴籍，——我也原有幫助你的義務。」

「還不要留戀嗎？你，——不要臨陣而亂，——這是象徵你成功。」

「什麼都沒有問題，——這又是夢幻！——你毅然出來好了。」

「是的，我們這裏有充分的光明，有新的生命。專等待着你！——今天，新生活的開始！今天是你更生的日子！——正午這兒會。」

我擱上聽筒，爽快地呼了一口氣。

永久永久，我忘不了今天。我挽救了陷在絕境裏的道。他戰勝了敗類，開闢了一條新生之路。（351）

援助我

鑒（十八・失學）

懷——秋：

眞感謝你，在你工作很忙的時候，還路遠迢迢地給了我一封信。這使我如何的興奮和欣慰？但當我讀完後，我的慚愧勝過了喜悅。

還記得吧？秋！那是一個美麗的春天裏的一天，我們並肩坐在校園中東角的草地上。我不是說嗎？「做了一個中國人，必須要護他的祖國，不能直接去救國救民的話，至少也應該努力自己的事業，爲社會謀福利。」我還記得，我們握緊了手互祝前途。但現在，我不愿見你了，老實說，也不敢見你了。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毫無毅力的人。秋！請你忘了我吧！永遠地忘了我吧！不過我很願意你知道我的一切以後再忘記我。

在都會一角的黃浦江邊，矗立着一幢三層樓的屋子，頂上還有一個晒台。在這裏，有着明媚的春光，看着江邊的帆船；夏天人們都嚷着熱，這兒却沒有熱浪的襲擊；秋和冬，當然更各有妙處。總之，這兒是一個福地，一個上海市上僅有的桃源。這不是我的家嗎？你當然知道的囉。但好景不常，當神聖的抗戰爆發後，我們八口子，倉皇地逃入租界，而那可愛的家被敵人摧毀了。還有什麼！我們可以向那瘋狂的野獸去索取賠償，更大的賠償！但生計却迫得緊，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這是十二月的一天，可痛的一天；爸爸哥哥和我幾個人，擠在一個統間中間——那是月租四十八元的小小的一間廂房。

「戰事還是延長下去，只有天天的消費，日子怎樣過下去，你們總也得動動腦呀！我有一個老友，他說「×××」在月底大概成立，向我說要介紹你進去。雖然這是丟臉的，但生計呢？你還是忍耐些兒吧！」在沉默了幾分鐘以後，爸到底開口了，忸怩地向哥

哥說着。

「不，絕對不！」哥哥堅決地反對。他立起身來向外面跑了出去。

我用盡方式去向爸爸勸解，但他總是以生計爲重。甚至說：「那很好，你就去吧！離開家去盡你的天職吧！」可是我沒有自立的能力。

當我氣得到親戚家住了幾天回來，哥哥已經含垢忍辱地去替人家當走狗了。但這並不使我悲觀，因爲我明瞭我的哥哥。他的愛國的熱誠，正像蘊藏着的火燄，有一天一定會爆發出來的，我引以爲憂者，就是爸爸。他的思想，顯然的受了毒化，像視××爲××等人一般，任你說得天花亂墜舌敝唇焦，他只是不悟，甚至還罵人打人。「家醜不可外揚，」這卻叫我怎麼辦？！秋！救救我吧！

現在爸爸自己竟也加入了××貿易公司。並且時常對我說：「這是做漢奸賺來的臭錢，你是大中華民國的好國民，你的靈魂是香的，然而你卻靠這臭錢過日子，哈哈！」

我實在忍受不下去了，我要離開這個環境！

任何的壓迫和桎梏，仍不能抑制我的熱忱。由於××的介紹，我加入了一個集會，那兒有勇敢熱情的青年同志，堅毅不拔的救亡戰士。於是我和他們共同奮鬥着。可是事機不密，終於被爸爸發覺，把我軟禁起來。連書報都不准看，何況同外界交接呢！他更握住了我的命脈——經濟。我要反抗！但是慚愧得很，我沒有這能力。不過我想我是中國人的一份子，也就是一份的抗戰力量。難道人們會坐視着這一份國家的力量的消耗嗎？！秋援助我！我這兒熱切地等待着！（714）

出發

秋激仇

在一個狹小的亭子間裏，充滿了熱騰，每個人底臉上現出激憤的情容。這裏齊集着許多的青年，大家靜寂着，桌上的一隻玻璃座鐘在滴滴滴地走動。

「我們今天出發了！」智華欣然地說着。

「對了，我們一切早已預備好了。老王什麼時候出發？」李剛毅堅決的問着。

「就在今天晚上，你們都各人預備好了。」智華說着，走到書桌上，拿了一份當天的報紙翻着。他偶而見到外埠消息，如「××鎮全被敵軍炸毀，死傷無數」等，便不覺嘆了口氣說：「唉，日本兵眞可惡，到處轟炸民房及平民！」

「砰」書桌上忽地響了一聲，這時憤怒了的青年張在打桌子：「她媽的！總算快了！我們今天出發了，來日到了前線，非把我們的敵人殺光不可！」張激憤地喊着。

「老張你又在發脾氣了。怎麼這樣忍不住氣呢？」另一個青年在批評他。就在這個時候進來了一個人，身穿學生裝，踏着咯咯咯的皮鞋聲進了門，他略把各人的臉看了一看：「同志們都好？我們今天晚上要出發了！上面的命令。」

他一面說着，一面把自己的右手伸了出來，欲與每人握手示敬。他就是政治認識最高的老邵。

「你們預備好了嗎？」他很溫和地問。

「我們早已預備好了。」大家同聲回答。

「老邵，我們來開個臨時會議吧。」就在這個時間裏，他們討論了許多關於工作方面的問題。

最後他們出發了。他們去爲祖國爭光榮了！（237）

爲了使命

斐　琳

昨夜，在狂風暴雨裏給淋得像落湯鷄一樣的回來了。我沒有資格去僱一輛汽車，我更沒有勇氣去浪費這一筆有錢人認爲極小數目的金錢。當拖着一身很濕的衣衫回到親戚家的時候，我總是不能忘記着這時的馬路中正不知道有多少同胞們在飽受着這無情的風雨的侵蝕呢？

爲了來滬後每天都在奔波中，所以過分的疲勞磨折着我的精神，上床後不久就睡着了。

今朝一覺醒來，新秋的風雨，仍是輕輕的敲着這靜寂的窗櫺。同室的原茜還正在繼續着他們的好夢。我一翻身、又睡着了。

八時後雨止，淡淡的陽光射進了窗，我帶着昨夜的倦意，終於離開床舖起來了。照例的讀過報，消息還是那樣的使人不快啊！

到大後天是『八一三』了，這沉痛的紀念日子，我可惜已不能在上海過一年了！這光榮的抗戰已使兇惡的敵人在這一年裏受到無數次的打擊。侵略者的末日就在眼前了！

三日後我便會重又見到故鄉的一班出賣靈魂的人們了。這些正在戰慄的担心着過『八一三』的人，叫人想到就會笑出聲來。

爲了私人的留戀，我正不願意捨了我的茜蒙就回返到那淪陷了的孤寂的孔城去，飽受着敵人的侮辱和漢奸們的歧視。然而還是情感支配着人的時候嗎？爲了我所負的使命，我沒有再留連的餘地了。是的，爲了我所負的使命，我要更堅定我的意志，加强我的認識。可愛的茜蒙，她怎麼也留不住我的了。

今天的夜報上載着駐滬的同志們已經有了大批的傳單散發。這不特使敵人們覺得有點寒心，就是連本地的當局也感到相當的威脅呢。

可惜我不能再在上海多逗留一天以上的時間了，否則，可以看到這盛大的紀念日，一定會給全世界一個極大的震驚的。要知道中國是永遠以不屈的精神爭鬥着。他現在已不是一隻睡獅了！

窗外的風已經靜止，明天長江輪船的艙中，我一定要坐進去的了。

那一天再來上海呢？望着天邊皎潔的圓月，我恍然記起又是一個月圓的時節了。去年的秋天是幸福的，這短短的一年中，我已是好幾次做了敵人手下的漏網者了。夜靜得像死了一樣，馬路上特別戒嚴已阻止了夜行的車輛，想到明天後不知何時再可見到我的茜蒙的時候，我一顆受盡了刺激的心又不禁矛盾起來了。

明天這時我大約已在另一個環境中了，那時將沒有這樣的感傷的調子，而換上了一種鐵一般的意志了。（1436）

鎗聲（廿七·七·十七·）

海鷗（學生）

是一個清靜的星期日的早晨，因為昨晚給功課累着，閒了整晚的夜車，所以這一睡是舒服極了。夜間做了一場夢，醒來，我拿起小提琴奏着 Traumere，追憶那夢境。

突然「卜卜卜……」連珠似的聲音，隨着風從南窗透了進來，打亂了我的曲調，使我驚訝的停下演奏。

「什麼聲音呀？好像是從浦東那邊來的。」我自語着。

「卜卜卜……」繼續的在響。

那是機關槍的聲音呀！是槍聲！經驗告訴我。哦！一定是我們的游擊隊有所動作了。

槍聲越來越響，它使我興奮起來，把琴扔下，嚴肅地站立着。

「雖然還是很單調卜卜的聲音、卻是最有意義的聲音呀！」我默默地想。

那是最美麗的音色呢，是民族解放的號角！

「孤島上沉寂了九個月了。在這沉寂的氣氛下，人們失掉了自由。一片愛國心所激起的熱烈的情緒被抑制了。四面所包圍的，東一片焦土，北一堆瓦爍，和敵人趾高氣揚的巡邏。每當跑到外白渡橋，或四川路橋，看見那過橋的人們脫帽、鞠躬的情形，和那傲然有介事的站崗者，這簡直是一種莫大的恥辱！」一陣陣的思想如潮水般湧上心頭，增加了我的忿恨。可是這槍聲替我們報復了一切。

鎗聲沒有停過片刻，中間還夾着幾次爆炸的聲音。

我仰望着天，為我們那正在負着神聖任務的志士禱告：

「好男兒，善戰的勇士們呀，我祝禱你們完成這神聖的工作！今天你們在這裏殺敵，為了祖國的生存和同胞的幸福，你們流血，甚至毀了自己的身體。可是國家民族却因此而永

久的矗立着了。世界的正義也因你們犧牲了生命而被奪回來。你們是國家的棟樑，是世界的柱石！戰士們呀！抱緊你們的槍桿，對準人類的公敵，作最有價值的決鬥吧！」

「卜卜卜……」這樣連續的響了三十多分鐘，驟然來了一陣更密更響的射擊和爆炸聲，隨後便寂靜下去了。

「也許是志士們完成任務後退出了。」我想：「好吧！志士們！向根據地開回去吧！讓我來奏一個曲子，和着你們的步伐。」「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奏着。（311）

浦東歷險記

張志賢

浦東是我的誕生的地方，也是我世居的家鄉。八一三滬戰爆發，浦東亦爲我軍事重要防線之一，所以可愛的家鄉是敵機轟炸的目標了。在戰事發生後的第五天，我的房屋不幸即被敵機炸燬了。春假的第二天，我渡浦探望，竟遇了一次險。現在把我遇險和脫險的經過略述一下。我走出東昌路時，即見一人身穿藍布長衫、我這時亦身穿藍布長衫。這人年約二十左右，形狀異常活潑。在這時適有一輛載僞市長蘇錫文的汽車開來，這人忽由袖中拿出兩顆炸彈猛烈向這汽車拋去。但因用力過猛，適穿過車頂。頓時爆炸，聲震遐邇。一時形勢非常嚴重，各處日軍立即宣布戒嚴。鐵甲車橫行街市，好像入戰事狀態。我在此時走入一肉舖店中，暫避日軍即在街上一家一家的檢查、正走入我避的肉店中，日軍即不管情由將我用繩縛起來，在這危急萬分的時候，恰好有一個大道市府警察走來，這人平時我和他很知己的。他一看見我，就對日軍說：「這人是一定不會的，因爲他一個呆子，一定不會做這樣的事。」於是日軍就解繩放我。我被放以後，家也不去，就惴惴回到上海。（322）

鬥爭

陳秀珍（蘇民專修所女職員）

微風從竹籬外吹過來，我正坐在草地上，看團結週刊。忽然在我面前來一位童子軍，說有人找我。跑到外面一看，原來是我的弟弟來了。我就問他，來有什麼事？他說：「媽媽叫我來叫你回家去的。」我詫異的問他：「爲什麼要我回家去呢？」他說：「媽媽和妹妹都在生病，有四五天了，醫生已經看過三次。」我聽到弟弟這樣說，心裏難過極了，禁不住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眼淚流個不停。一面對弟弟說：「你等一會兒，我馬上和你一同回家。」我急忽忽跑回棚裏，同幾位同學說，我母親妹妹都生了病，我立刻要回家去。有一位同學說：「我知道了，一定你在這裏生活太苦，過不來，是嗎？」我說：「不是的！不是的！我的弟弟還在外面，你們可以問他去。」我也不管他們相信不相信，拿了幾件衣服就走，和弟弟坐了人力車回家。

到了家裏，就使我一怔。媽媽妹妹不是都好端端的坐在客堂裏嗎？而且正在吃點心。這時候，我才知道受騙了。媽媽見了我，冷冷的說：「你回來了嗎？」這時，我的臉變了色，好像雷打一般，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媽媽見我老是呆立着不響，她就大罵起來了：「一叫回來就這樣的心裏不好過！在收容所裏，家中的事可以不管了麼？」還說我到收容所去了以後，人變壞了。我哥哥也忍不住了：「照媽媽這樣說，沒有人肯到收容所裏去做事，盡義務了。那麼國家眞個要亡了！我並不是忘掉了家和媽媽。況且家裏的事，有妹妹可以幫助做。不好讓我爲國家出些力嗎？你看難民是多麼痛苦啊！我在家裏祇爲幾個人從事，在收容所裏可以爲二千多難胞做事，你想那個重要呢？」這些話總算有點把媽媽說服了，她氣也消了一點。後來她說：「天氣熱了，那裏的空氣多少不清潔，不衛生！霍亂，傷寒，染傳起來，多麼危險！吃的是麩皮飯，睡的是地板，你在家裏有沒有吃過這樣的苦？而且現在租界裏也有日本人的勢力，他們很注意收容所裏的人。因爲你年紀小不懂事，所以叫你回家來的。一來可以幫助媽媽做點事，二來在家裏看看書，有時同弟弟妹妹看看電影，不是比收容所裏要快樂得多嗎？也免得担風險。你要知道媽媽是愛你呀！」我就說：「媽媽固然是非常愛女兒，可是像這樣的愛反而是害女兒了！在目前我們每一個青年所應負的責任，是多麼重大。日本強盜一步一步的加緊侵略我們，搶去我們許多土地，殺死我們無數同胞，尤其我們女子受到的壓迫和痛苦最多。我們每一個女子，在這個時候再不起來爲國家做點事，我們的自由解放永遠得不到了！」講到這裏，我的心頓時奮發，堅決起來，不能爲媽媽和家庭而拋棄了民族解放的事業。這時我滿腔的熱血沸騰到極點，不顧一切的拿了原來的衣服往外就跑。跑到收容所裏，把這情由講給各位同學聽，他們都顯出快樂高興的面容，說：「想不到你有那樣的精神和勇氣，同家裏鬥爭，堅決的同我們來幹這艱苦的救亡工作。」（1433）

游擊戰士

何為（十七學生）

徘徊在黑夜與黎明之間，我做了一連串的惡夢。當最後的晨星在灰色的暗蒼中隱沒以後，破曉時的閃光，立即投到那扇木窗上。

又是一天了。

夏天的早晨，小市街完全浸在光輝的煦拂中。侵曉的風打從人面上溫柔的洗刷過去。在巷尾深處，浮動着淡淡的輕煙。但我們像是永遠不見新生的朝陽似的。我生活在陰暗的角落裏，在灰色的雲層下過慘澹的時光。無味的日子磨着人，人磨着無味的日子。

今天是什麼日子了？我不明白，明白了以後又怎樣呢？

再過不了幾天，已是一年了。一年了，每天喫，每天喝，還有每天的睡覺，我究竟做了些什麽事情？我爲自己慶幸生長在這個大時代裏，一方面又警惕着自己不要作「拴在歷史的巨輪上的一名罪犯。」

外面的街道上蠕蠕的蠢動起來，正在開始一天的生活。市儈們以各種面型大小一一出現。「戴上面具，卻向人間舞一回。」他們的「戲」一幕一幕的在我們眼前出現。我恨毒他們入骨，但又不善於投擲匕首與槍刺。

淸早起來就呆着。但張弦的歌聲劃破了凝滯沉悶的室內空氣。他毫無羈束的唱着：「我們祖國多麽遼闊廣大，他有無數田野……」那位「先生」躺在對面的破籐椅上，翻閱俄國革命的故事，這冊書使他的精神振奮起來。他不再唧唧的哼：「今朝呀……」那種憂鬱、感傷、毫無意味的調子了。

張弦失業久了，閑居在擱樓裏不知不覺地混過了再也數不淸的日子。緊依在身邊的只是冲淡的茶，吸剩的煙頭。他老是在哼着「今後生活方針」一類的東西，和我沒有什麽兩樣。今天他不知從什麽地方得來了計劃的靈感。他有自信，有毅力，他對我說：

「如若沒有過去的、所謂有點罪惡的、黑暗的舊生活；那裏還有現在的、合理的、所謂幸福的、光明的新生活？黑夜與光明永相對立，你明白嗎？而且——」他頓了一頓，再繼續的說下去：「黑暗的生活，在一個堅苦的鬥爭者是必需要經過的階段。理解什麽是罪惡的，才有奮鬥的決心。過去那種汚濁的生活，在我們應該是一個省悟和警惕。從今以後……」

我聽得有點不耐煩，而且有點厭憎。堂皇的言詞，初聽起來倒確像是一個有爲的革命者，可是他已經說了多少遍的「從今以後」了。他的計劃從來也沒有實行過，雖然每次都抱有絕大的決心的。

祇有一件事，他的決心開了一次花。

我們成天相對的那扇木窗，本是無裝飾的，有一次張弦特地在花店裏買了一盆不知名的花種，點綴在窗檽上。每天不斷的在乾枯的泥土裏灑上一小碗淸水，微小的萌芽，每天也接着觸從對面大牆上反射過來的落日。春天過後，開出一朵小花來，紅色的嘍。張弦眞像個孩子，高興得什麽似的，他不再發揮那一大套宏論，彷佛一朵花——他的希望都滿足了。然而這朵紅色的小生命，在這陰暗的角落裏，也已頗可驕傲的了。誰及得她那麽鮮豔？我們的生活原是連一點色彩也沒有的。我可不能寫出她那欣欣向榮的樣子。

張弦蹓到街上去了。我暗暗覺得好笑，大約他在實行他那「生活方針」吧。但人不是沒有感覺的，對着漸漸腐爛的地方實在受不住。既到街上，又莫名的覺得厭憎。

我想好好的念些書，今年夏天委實沒有看過什麼書。隨手在書架上抓來一本。一見書名就不想翻下去，更不用說看了。我不知道有些人像蛀蟲一樣的去鑽在紙裏，究竟有什麼用處？

書是看不成的了。不知怎麼忽然又想寫稿子。剛才抬頭望天花板的時候，想着一個典型的小市民心理動搖，矛盾，多疑，煩悶，憂鬱，苟安。如果把他描摹在紙上，想來一定是很深刻的。還有，寫「智識份子在這大時代的暴風雨下的畏縮、彷徨。」——這在抗戰以後也是一個極普遍的典型的個性。

兩個面影在我構思中異常地顯明，我將兩個典型的人物想馬上就速寫下來。捏緊了筆，將原稿紙攤平了，伏在桌上呆了半天。小市民與智識份子不知躲到那兒去了。沒有題材的時候怪生活空虛；題材一到手就嫌經驗不夠，或是推托心緒不寧，生活不安，環境欠佳，……怪來怪去，索性不寫了。

也許那兩個典型的人物就是我自己的寫照吧？

伏在木窗檻旁，對着撒滿着上午陽光的街道，想念着遠方。對面的窗口中，林藍的臉出現了。她向我招手，我回答她一個微笑。這種單調的生活，大家心裏都明白。

林藍是上海千萬女人中的一個女人，幸而她不和「那種女人」同流，也決不甘心墮落。對於她，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事跡。雖則平凡，但她卻頗想做點對國家民族有利的「小事情。」

不多久她過來了。她問我：

「活着是做什麼的？」

我答不出。這時我儘管有能力向她講一大套「什麼才是有意義的活，」「活着是做什麼的，」可是說出來以後誰會相信？我自己是第一個不相信的人。我自己會責備自己。天，我苦悶！我老實的回答她：

「只有懂得生活的人才知道怎樣去生活。可是，我連日子也模糊了。——」

傾聽着小鬧鐘的搖擺，覺得有說不清的迷茫。

在回憶裏找到甜蜜；人提到將來、我就害怕。我不知道怎樣生活下去。抽煙，喝酒，不過一時的興奮，是短的一剎那；實在我感到了疲倦，對於生的疲倦。我軟得沒有一點力氣。我將這些話告訴林藍，慚愧我還不如一個女人。她一點不客氣的批判我說：「在小說裏，我讀到這些字眼：空虛，軟弱，無望，悲傷，頹唐，對於生的疲倦。但是這些詞類應該在小說中才有。現在早就被淘汰了。我說，還是好好的活下去罷！」

我沉默着。面孔熱了起來。夏天的火在燃燒，我的臉也在燃燒。

將近中午，張弦回來了。帶來了兩本畫冊：一本題名為「西班牙的黎明；」一本題名為「西班牙的血。」林藍翻到那幅有生命的圖畫「一少女」的時候，大聲的叫了起來：

「假使我也能手執來福槍昂起頭成了一個英勇的鬥士……」

中午，蟬聲喧鬧着，人有點懶洋洋的。林藍回去了。直到下午才來。因爲在那個辰光，我們要討論一項工作。且聽辛可的話罷：

「蟄居在上海的人們是苦悶的，尤其是我們，常喊着沒有工作可做。現在工作來了，我們爲什麼不去完成它？我們是學習文藝的一羣，常常在一個狹圈子內打轉兒，決不是一個好辦法。我們需要新的內容新的形式——然而事情決不是這麽簡單，或是喊喊而已。我們應該有一樣有生命有靈魂的東西，使我們的『習作』有所寄托，並且能得以在批判中獲得學習的經驗，辦一個有血肉的『純創作』的刊物，是我們應做的工作。」

爲了這事情，整整討論了已有一個季節了。辛可是寫詩的，所喊的有時往往不着實際。這事情一時被提起，一時被遺忘。後來竟是想也不敢再想它了。難道這樣永久延遲下去，就算是我們的工作了嗎？

今天下午討論的四個人，都是幾個逃避現實的傢伙。我憤恨自己一點不好好的作成一件事情，辦雜誌的意義，對於上海一般的青年，是有着很大影響的。計劃中的刊物是『新』而有『力』態度嚴肅的。不過只會說說而已，說說而已。

站立漩渦的邊緣上永遠沒有休止的矛盾着，長此下去，前途眞是不堪設想。

有人叩門了。「請進來！」

原來是昌吉。我呆了半晌，才拉了他的手緊握了一下。久別重逢，露着無限欣喜的光彩。

昌吉以堅強的鬥士的姿態出現在眼前，這無論如何是可驚的。他的外表，「西班牙的黎明」中的「一個英雄」有着最深切的寫照：寬額、方顎、堅定的眼光，不屈不撓的精神。這是勇敢、智慧、毅力的表現。

「有點突然吧！」他向大家打招呼。

「講你的『經歷』吧，快一點，幾個月來，聽說你在外面過得怪有勁，我們想聽一聽。」

「我只能說一說大概，」他說：「一般的講，我們的工作是宣傳，鼓勵和組織。其實我們最主要的還是在於輔助新四軍進行廣泛的游擊戰爭。」

「新四軍？」

「是的。新四軍給我們的印象是太好了。你們當然明白新四軍是由紅軍改編而來的。這支強有力的軍隊是以堅苦與勇敢被人民所稱道、欽佩、愛戴的。有一次，我們和新四軍的帶領人項英與葉挺同在一桌上吃飯，談笑自若，一點沒有隔膜。」這時不難猜想到他的得意的面容了。

「我們一團裏共有××多人，是有系統有組織的。我們不曾和新四軍離開過，因此對於新四軍戰士的生活異常熟悉。在那邊，我們已是最友愛的兄弟了。在那邊軍隊與老百姓融洽地打成了一片。」

「你們的生活一定非常有興趣的吧？」

「對呀。我眞不想提到上海。在那邊，原野，鄉村，任何一地，都是值得留戀的。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我們還成立了一個小小的劇團在那裏出壁報，進行組織民衆。英勇的新四軍的少年先鋒隊幫助我們一起執行。老百姓對我們感情非常的好。新四軍裏的弟兄們也是如此，因爲我們什麼都是和他們合作的。軍隊裏的政治水準異常的高。少年先鋒隊的隊員和你談起政治上的各種問題時，他們的口吻像一個素有訓練的政治家。我們和新四軍在一起，最低限度的生活便要做到集體化軍隊化。也只有這種生活才是眞正有價值有意義的。我們的服務團遲早要歸併到軍隊裏去。而現在已經有二十幾個團員加入新四軍去作爲保衛國家的戰鬥了。」

「一個游擊戰士！」我們的呼聲。

「至於我自己，爲了職務上的關係——因爲我是一個副組長，暫時雖然不能這樣做，但以後是能夠的。在那四個月的中間，我們足跡所至的地點足足有二千華里以上。雖然不能與二萬五千里長征相比擬，但在我個人的歷史上可算是重要的一頁了。」

以下是他的結論「這次來上海一躭擱就是幾天，目的是買一萬加倫汽油。我不敢再住下去了，一個人如果在上海住得久了，是會麻木的，再也沒有勇氣掙脫這一方的小天地了。」

一個新的生命在招展着！一塊新的鋼鐵將在時代的熔爐中磨鍊出來！

「我去了。」他響亮的說：「我們再見！」

我對他說：「同志，祝你成功！」是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說出來的。

我被註定在角落裏，在灰色的雲層下生活似的。我有機會可以和他一起去的，但是我不曾。大約「日子一久，是會麻木的」罷！

落日燒紅了天空，燒紅了屋背。黃昏來了，又一併把單調與枯寂搬到室內。望着殷紅的夕陽出神，似乎神往着遼遠地方空曠的原野，神往着燎遠的烽火，神往着成千成萬偉大的行列在前進。

現在夜來了，仍舊恢復了暗黑的面孔，人都走了，只有張弦在渴望似的唱着「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他有無數田野……」那調子卻也帶點兒嘶啞。

窗外街道上的市聲漸漸的陷入休止狀態。我被隔膜起來，拿起筆，想寫一封信給「遠方的弟兄們……」

一團白紙劃上了一根火柴一亮，吹熄了，又丟到地上。假使我

慵倦的向牀上一倒，於是——

又是一天過去了。（1435）

小麻皮（二十七・八・三・）

挈　吾（廿三・教育外）

這是一個夏天的早上，離開「八一三」週年紀念祇有整整的十天。

天際湧起幾團烏雲，太陽被黑紗層層地圍繞了。陽光似乎很溫柔，但是又很慘淡。

一道短短的竹籬，劃出了二個不同的世界。籬外靜躺着一條平坦的大道，偶然一輛汽車駛過來，湊湊熱鬧。留在這裏的，祇有二個穿黃制服的動物，在他們崗位的四周踱着方步。

短籬的裏面包蘊着一個一畝見方的工場。青磚、石子、木材、水泥袋……堆滿了各處，二十多個工人正忙着用泥刀調了泥塗在青磚上砌牆。牆壁四周的清水牆已經砌了有二丈多高了。

小麻皮挑了兩隻泥桶慢慢地走上那一條木架的天橋。一桶一桶的黃泥倒在臨空的木台上，這是預備給他的師父們上來砌牆用的。

小金狗也挑着泥桶跟小麻皮走上來了。他是一個十三歲的鄉下孩子，比小麻皮短了一個頭。二個泥桶一顛一顛地老是碰在天橋的木板上。

這一個死寂的世界在小金狗看來是非常新鮮的。他細心地看那平坦的馬路，幾隻破碎的沙袋以及二個蠕動着的黃色動物。

「噢！這一個戴畚箕帽的傢伙，不是中國人嗎？」小金狗好像這是意外的發現。

「中國人？不要臉的東西，漢奸！他是漢奸呀！」小麻皮高聲地叫起來了，粗黑的臉色變成紫紅的了，每一個麻點裏都鑲嵌了精亮的汗珠。

罵聲激動了這靜穆的空氣，二個黃色動物注目地抬頭看了。戴鋼帽子的傢伙對這意外的聲音感到非常新奇，於是舉起那桿長槍向他們搖了幾搖。

鎗頭上的刺刀在幌動着。小金狗覺得這雪亮的刀尖馬上要臨到他的胸前來了。於是他慌忙地挑起兩隻空泥桶，一溜烟的滑下那座天橋。

「他媽的！這樣膽小。怕他們，就不是人養的！」小麻皮覺得小金狗這樣逃命似的狂奔，實在是丟盡中國人的臉。

師父大聲地在叫小麻皮，吩咐他們繼續的工作是搬運磚塊。

這命令對於小麻皮實在是一種重壓。雪亮的刀尖在腦際不斷地幌動，他感到心臟跳動得很快，滿身的熱氣都要從鼻管裏冒出來了。

暴日的毒焰燒遍了大地，但工場裏的工人們却在木架下層的陰地上睡午覺。他們各人直臥在一條狹長的木板上，橫七豎八的，像戰場上效命的英雄一樣。

小麻皮久待的機會到了。他像脫了韁繩的怒馬，從下層直衝到天橋的頂上。二個黃色動物對這強烈的陽光似乎也感到一種威脅，所以躲到沙發旁邊去了。

「喂東洋鬼子日本強盜！你還不要臉的東西漢奸！」罵一聲，右脚踏一下，右手機械地牽動一下，按着很正確的拍子。

四道毅戾的眼光向這邊射過來了。小麻皮覺得洩憤的時機到了，藏在心底的怒火，立刻迸成震耳的吼聲，他大叫起來：

「哼東洋鬼子！你以爲中國人都是好惹的嗎？總有一天，拿我的泥刀，來砍斷你的頭頸！」這幾句話在他底腦窩裏轉了好幾個圈子，所以很流利地傾倒出來，並且他兩手舞動着，眞有演說家那種風度。

戴畚箕帽的在向戴銅帽子的說話了。他微曲着背，像一條大黃狗在主人面前搖頭擺尾地乞憐。

他的殷勤的獻媚在他們之間似乎不發生甚麼効力，於是他從褲袋裏摸出一本小冊子來，一枝小鉛筆就在白紙上飛舞起來。

「亡國奴！甘心做亡國奴的壞蛋！算你會寫幾個屁字，就敢在老子面前獻醜嗎？」小麻皮罵得格外有勁了。

戴銅帽子的似乎生氣了，鼓起嘴，背了長鎗，把腰間的皮帶向上抬一抬，銅帽子向後推一推，拖着二條短腿，就向這邊走過來了。他跑到短籬的下面，仔細地向小麻皮端詳了一會，就向後轉了。

小麻皮不禁大笑了：「好東洋鬼子！有本領就爬上來呀！哈……！……」

小麻皮覺得這是他一生中最痛快的一刹那，於是他得意地步下天橋。

× × × ×

「啪！」一個耳光，小麻皮從甜夢中驚醒了。四周打下了一座黃色的圍牆，他不知自己已到了甚麼地方。等到他看見他的師父們和小金狗都張了嘴站在那裏，他就也迅速地站了起來。

十幾個黑牙的巡捕用繩子把他們連繫成一串一串，大蟹似的慢慢地向前蠕動，後面還跟着三個碧眼黃髮的武裝同志。

小麻皮的身子像在雲霧中推進，他不明白目前的遭遇是夢境還是現實。等到他的手指抓住了短髮和平時有同樣的感覺，他才解答了這個疑問。

大隊的進行停止了。在一座巍峨的建築物下，又陰涼，又清潔。小麻皮抬頭想估計這座大廈的高度，仰臉却看見一面三色的旗幟，正在半空中飄揚。

一聲雜亂的吆喝，這個團在一起的隊伍；被推過二扇大鐵門

了。很快的，又被塞到一間屋子裏去。

這裏是一間面積不到四百方公尺的屋子，靠東首擺了一隻長方形的辦公桌，後面安放着一隻靠背椅，其他甚麽也沒有了。

在黑牙巡捕們全把右手按在帽邊上的時候，門外走進一個身體魁梧的長官來。他的外貌和壓送這一串大蟹來的三個武裝同志長得差不多，不過似乎更神氣些。

接着一個穿洋服的中國人跟進來了，長官已很端莊地坐在那隻靠背椅上。

一陣嘰嘰咕咕，這一個緊擠的隊伍總算騷動了。小麻皮不禁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但師父眼中的怒焰卻向小麻皮的臉上直噴過來。

「那一個不識事務的東西，竟敢在現在謾罵日本人？」穿洋服的中國翻譯員在傳達他主人的命令，銳利的眼光向四周掃射了一下。

屋子裏的人幾乎都停止了呼吸，二十多個强壯的苦力都垂下了頭，如一羣無告的羔羊，等待人們去宰割。

小麻皮的心臟開始加速運動了。他覺得一時很侷促，用那一句話在這許多人面前回答呢？

「這是日本司令部來的報告，你們要抵賴是不成的！還是快一些供認了吧，免得大家吃苦！」翻譯員的話頭被一陣吼聲打斷了，陰沉的空氣，起了一個巨大的震盪：

「是我，是我罵他們的！」

滿屋子的眼光都集中在一個有麻點的臉上，有的是驚奇，有的是羨慕。

小麻皮覺得很輕快，身子似乎在慢慢地升高。他環顧四周，覺得他們很渺小，就是他平日畏懼的師父現在也給他的視線呆住了。

又是一陣嘰嘰咕咕，那個中國翻譯員溫和地問小麻皮：

「你姓甚麽，叫甚麽名字？」

「我姓張，認識我的人，都叫我小麻皮。」他說得很高興，右手的食指就在臉上畫了一個圈。

「不錯，這標記在他們的報告書裏是特別註明的。你是甚麽地方人？」

「浦東人。」

「今年幾歲了？」

「十七歲。」

「你沒有念過書吧？」

「……」小麻皮點了一下頭。

對於這個忠實的叛徒，翻譯員認爲無須再問了。於是那端坐在正中的長官，就把左手舉起來牽動了一下。

「嗶!」一個黑牙警察的手裏的皮鞭子在顫抖，小麻皮的背上立刻高起血紅的一條。

「嗶嗶嗶!」小麻皮覺得兩條腿在搖動，耳邊呼呼地在響着。他不知道突然的賞賜應該作怎樣的解釋。

「我已經供認了，為甚麼還要挨打?」他睜圓了眼睛大叫着，但眼前的東西却慢慢地在模糊中消失。他正待轉過身來執住那根皮鞭子，可是兩條手已被沉重的鐵銬架住了。

「你們為甚麼把我當做強盜一樣看待?除非是躲在日本強盜脚下的漢奸，那一個中國人不在痛罵日本強盜呢?」他想說這些話，但是喉頭已被一個硬核塞住了。

「現在你們可以回去了。但是你們要記住:小麻皮是一個傻子!從今天起你們不許再留在那個工場裏做工，否則，你們仍舊要捉到這裏來，算你們是一羣『土匪!』」翻譯員的聲調像傳教士在那裏佈道。二十幾個俘虜就被逐出這間恐怖的屋子。

小金狗懷着跳躍的心回頭向伏在地上的小麻皮看了一眼，眼眶裏充溢着熱淚。等到他跨出那兩扇大鐵門就嗚嗚地哭出聲來了。這是一隻迷途的羔羊在呼喊牠的同伴。

「哭什麼?小鬼!管他媽的他自己要吃苦，還要去可憐他嗎?」

現在是小麻皮的師父吐氣的時候了。

小麻皮以後怎樣呢?小金狗的腦袋裏被這個問題塞滿了。自然，這在他是不會得到甚麼結論的。(678)

最忙的一天(廿七·七·十)

諸葛青(淨行職員)

今天我眞忙得要命，連現在寫的日記，還是省下了晚上的洗澡時間，這種苦衷又能向誰去訴說?

實在是因為昨天晚上睡得太遲了，因此今天早上七點鐘才起身——平時在六點鐘就起身了——算算一共祇睡了六小時，這在一般人的生活習慣上，我相信是不大容易做到的。

吃苦是每個好靑年的一個信條，

起來之後不洗臉也不做旁的事，就拿起列寧主義問題來細細的看，一口氣就看完了五十三頁，桌上的鐘正指在七時卅分上。有人說早上看書容易記牢，因為——我是不去計較這些的，實際上因為早晨是比較清靜些罷了。

到了七點三刻，妻子孩子都醒了，這時，我跑到樓下去買了三隻燒甜餅。你會奇怪我是「刮皮」嗎?不是的，我是實行節約運動——說起節約運動，我記起了昨天跟老王他們着實的爭了一回。因為我說在現在時候，無論是買什麼用什麼，都要注意節約，要知道少化一分錢，就是替國家……哼，老王沒等我說完，就插上來說道:

「那末請問你究竟現在節下了好多錢?」這個問題眞正問得太特別了，可是我——我還是不響吧。過了一些時光，又在隨便談話之中，我對楊說預備去買一付太陽眼鏡，聽老王馬上就像諷刺似的說我爲什麼不節約了。我回答：

「只要不是東洋貨——，那是沒有問題的。」

「總是你有道理，我們說不過你!」老王跟人家爭論的結果，老是這句話，所以我不理他。

吃好了燒餅，又喝了一杯白開水，已經是八點鐘了。

記起今天八點半要去出席歌詠班，所以把早報的大標題，一五一十的看過一遍，把每天時事大概的分析了一下。

八點半還差五分就到了歌詠班——這眞是特別的湊巧，歌詠班今天恰在選舉新幹事，他們都選了我做幹事。我雖然以種種理由表示謝却，但他們再三的堅持，我還好意思推辭嗎?這樣我的事情又增多了。

大家選過了幹事，就討論起今後的工作來，首先是我站起來說：

「歌詠是民族解放的喇叭，牠能喚起全國不願做奴隸的民衆，牠能激起人民的熱血。歌詠班的確是偉大的。它能夠在解放運動中負起喚醒民衆的神聖任務!」

之後他們發表他們的工作計劃，討論他們執行計劃的辦法。

我是等不及了，我說還有旁的約會，就急急地跑出門外。

到了門外，呼了一口新鮮空氣，這時已經九點四十分了。

我趕到四馬路的書店裏去看看有沒有新書出版。然後到××收容所去出席一個難童的座談會。這些難童最大的只有十三歲，小的只有八歲。他們拖着鼻涕，有的孩子連眼屎還沒去掉，就來開會。

這些孩子很聽話，我講的，他們都表示願意接受。

「我講的你們都了解嗎?」

「都了解。」

中午跑到家裏，吃兩碗飯，睡了半點鐘午覺。睡夢中我看見一本艾思奇的哲學講話被弟弟掉在痰盂裏，我是多麼的氣憤。我跑去打了弟弟兩記頭。我說：「你……怎麼……」弟弟說：「你要這本書有什麼用，你不是看過十二遍了嗎?」我一想倒不錯，不覺有些高興起來。隨手拿了隻椅子，像英雄舞劍似的舞起來。忽然弟弟說道：「哥哥!你知道形而上學是什麼解釋?」這小子!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椅子擲了過去，眞巧，剛碰在弟弟的頭頂上。嚇醒了，額角上有着不少汗，一看鐘，正報告着一點〇六分。

我記起在一點半鐘，××週刊正要我去開編輯會議。因此我急急地揩了一把面然後帶了幾本××週刊跑出門外，是三脚兩步地。

那裏編輯會議剛開始舉行。經過約莫三刻鐘的研究來稿，主筆先生要求我發表一些關於××週刊的意見。我說了一些希望更通俗化的話。

三點鐘去訪一位朋友，跟他談了一小時的時事，我們的意見，也沒有什麽大的不同。不過他有時有點固執罷了。我想這是可能把他克服過來的。後來我又對他的生活批評了一下。我覺得他的生活太不緊張了。在目前的環境下，誰能允許他獨自關在家裏看小說書？雖然他說有時也出去走走的，但我不大相信這話。好在規勸在我，聽不聽在他。

回到家裏已五時一刻，翻了一下昨天出的華美週報，看了兩篇通信，我很感興趣。到了六時就吃晚飯，沒有好的小菜，然而却吃了三碗，因於我記得「七七紀念歌」中有「我們犧牲奮鬥，我們吃苦耐勞」的兩句話。沒有小菜吃不下飯是一種驕生慣養的人的壞脾氣，也是我從前的脾氣，可是現在我改了。七點鐘出席××夜校的教務會議。雖然我不是××夜校的教員，但開辦時我是發起人之一，因此他們每次開教務會議，都叫我去出席的，好在我只是聽聽他們的意見罷了。八時半，我趕到丁的家裏參加辯論會。今天辯論的題目是「七七是國恥紀念還是國慶紀念」，討論了三刻鐘才告結束。回到家，妻和孩子都睡了。我洗了面，又趁這個靜寂的機會，把列寧主義問題看了三十頁。今天是最忙的一天，還有一星期的舊報紙等着我去剪貼呢，好吧，今天日記已寫得不少，就此帶住。（1437）

我們在進步着（八·十七·）

亦文

淑：

我們差不多有一年不曾通信了吧？我非常的思念你。這一年你做些什麽呢？要不是有一天我看到春從哈爾濱寄來的信，我怕還無從寄這信給你。虧得春有一個固定的住址，把我你又拉近了。

這一年一切都跟着大時代變動了，是一種可怕而又可喜的變動。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南市失守了。可憐我們一家連一個茶杯都沒來得及搬出，就沒命的逃到租界上來。現在家用的東西全是新買起來的。一種多鉅大的損失啊！我們的房子也已經燒毀了，什麽都完了。淑！我多麽恨呀！可是我並不怨，我只想報復！

於是，我開始從私生活的圈子裏跑出來，我不再是小姐了。我投身到這個偉大的全面抗戰裏，預備為民族解放這一神聖的任務工作了。

幾月來的實際工作，幾月來的集體生活，對我，眞是一個偉大的學習。我懂得怎樣去接近羣衆，和他們打成一片。羣衆工作的主要原則是不讓他們把你看成外界的，與他們隔離的。我起始向誰

民們工人們宣傳的時候，會感到相當困難。我不能使他們每個人都理解我的意思。後來我用了由淺入深的方法，從他們切身問題講起，再把從書本中得來的知識融會着灌輸進去。有時也用詼諧的口吻，使談話不太枯燥。於是，他們滿意了，我也更高興了。

除了教育別人以外，我們也進行着集體的自我教育。只要不是漢奸，我們照例是一見如故的。大家的樣子挺熟，挺親蜜，沒一些兒虛僞，沒一些兒隱藏。感情的融洽更增加了工作的興趣。在狂濤般的時代裏，誰都知道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是薄弱的。對家庭又常常發生不滿，爲了避免自己的孤獨與被遺棄，我們都變成了好脾氣的人。這裏看不見少爺小姐式的人物。「不要太任性，否則羣衆會離開你！」現在懂得這句話的人確是很多了。

同志們都是年青的人。我們懂得快樂，懂得笑。我們覺得前途是光明的，我們有着堅强的信心。我們確信，我們一定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中國將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變成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中國是正在爲自己的新生和世界的和平而鬥爭呢！淑，歡愉的日子不久就會來臨了！侵略者一定會崩潰的。

現在報告一點我們日常的生活吧。

在一個接近我們工作範圍的地方我們合借了一個客堂，那是一個同志的親戚爲了同情而借給我們的。生活很刻苦。每天只吃些素菜之類，有時煮了一大鍋的麵，就當作一餐。不過每頓我們總是吃得很愉快的。女同志們弄飯，男同志們買這樣買那樣，沒有一個想偷懶。我們都睡在地板上，即使在冬天的時候，溫暖還是跟着我們。

每週我們有個工作檢討和自我批判，那時我們是嚴正的。沒有一點小的錯誤被含糊過去。各人的缺點和弱點被指出了，又很快地改正了。大家都在進步着，緊緊地跟隨着時代。

但是淑，你怎樣呢？更强健了吧？蓉告訴我，你在做農村的宣傳工作，這是很實際的工作呢。進行得還順利嗎？我們不少離滬的朋友們，一部分工作得很好，一部分却打回頭了。據說封建勢力還是強固地存留在某一帶的農村裏。你是勇敢的，你一定在作着堅決的鬥爭吧？那些單純得可愛的農民們，是不是消化了你們的宣傳呢？我急迫地等待着你的來信！我相信它會有一個極豐富的內容。」（608）

大上海的再生（廿七・一三・八）

馬立（廿二工人）

「是我們！是我們工人階級——保衞祖國最英勇最堅決的戰士！」主席老張激昂地結束了他的開會詞。我出神地望着他鄰鋼板一樣的臉。

工友們開始從過分緊張的心胸裏輕微地吐出一口氣來。有

幾個想習慣地鼓掌，被把守着大門的糾察隊員的警惕的目光阻止住了。坐在第一排的小黃牛，高舉着兩條臂膀，站起來打算歡呼，老張用手往下一揮，示意他安靜些。小黃牛撅起嘴吧，氣憤憤地把腦袋伏在腿上。

屋子裏一陣嚴肅的沉寂。臨時掛在牆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映着從窗口射進來的日光，發出煌爛奪目的光芒來。

一位年輕的工友，奮地站起來，接着演說：

「……今天紀念『八一三』一周年，我們是在淪陷了的土地上，過着俘虜一樣的生活。在這個偉大的紀念會上，我們連鼓掌的自由都沒有呀！偷偷摸摸的，我們可憐得像一個賊！……弟兄們！大上海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我們已經做了臨時亡國奴！……」

「對呀！」小黃牛像一隻惡脾氣的野狗，被人從夢裏驚醒了，跳起來狂吼：「我們都是亡國奴！亡國奴！亡國奴！」他滿臉的肌肉錯綜地抽搐着。

一陣劇烈的心酸，我的眼睛濕了。從淚光中望老張，鋼板上像呵了一口熱氣，一層沉痛的薄霧，蒙在他的臉上。

「然而我們不要灰心！」那位年輕工友繼續着說下去：「把快要死去了的中國救活了的，是我們精誠團結的全國同胞！擊退法西斯的侵略，粉碎漢奸托派的陰謀，在苦難中創造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是團結在民族統一戰士下的優秀的黃帝子孫！鬥爭的火炬，會衝破一切黑暗。只要我們全上海的同胞，不甘心做奴隸，團結奮鬥，大上海是不久就會復活的！」

我想起了最近看過的一本「論持久戰」，插嘴說：「只要堅持持久戰，最後勝利必然是我們的！」

老張做結論似的說：「對了，只要增強最後勝利的信心，團結奮鬥，大上海一定會復活的！今天，小黃牛憤慨得眼睛裏冒火；明天，他會在勝利的旗幟下唱着革命鬥爭的凱歌！」

小黃牛大概是感動的忘其所以了，瘋狂地重新伸起兩臂，高唱：「起來！………」

老張跳過去掩住他的嘴。糾察隊員機械地用口哨發出警報。全場立刻陷入一種峭冷的氣氛裏。人們都擁着一顆熱烈的鬥爭的心。

我默默地自語着：「最英勇最堅決的戰士，是我們！」（1440）

祖國萬歲

[illegible]民

一陣澈骨的劇痛，我從朦朧中驚醒。看看燒焦了的左腿，鼻子邊飄過絲絲腥臭。自己厭惡自己的血肉，希望他早點埋到泥土裏去，在我這還是第一次。

身上覺得有點冷，想找一點東西蓋蓋。然而在這裏陰濕的地

下室裏，除了鋪在地上的稻草以外，還有什麼呢。已經被拉出去鎗決了的難友們，留下他們的幾份稻草，現在權且借來一用吧。然而這裏充滿了犧牲的血腥和光榮的氣息，我不敢動它。

僅有的同我一樣的後死者難友劉，一聲不響地在抖嗦，顯然他比我更經不起夜寒。他受的刑比我更重，身上有好幾處已經露出了骨頭。昨天在最殘酷的逼供下，他咬破了自己的舌頭。從此，敵人們再不要想從他嘴裏得到一字半句，可是我也失去了受難中唯一的安慰——劉和我的交談。

我敬愛他，像敬愛祖國的國魂！我咬緊互擊着的牙，把裹着自己身子的稻草分出一半，加在他的身上。一面猛烈地煽發內心的仇恨之火，來同夜寒搏鬥。

想起三天前在馬路上被兩支手鎗押上汽車的情景，不再是恐怖，而是憤怒了。乘機脫去了的同行的伙伴趙，一定已經把我的噩耗報告了千千萬萬的同志們。他們正在咆哮，在準備着復仇——爲了我，爲了淪陷了的上海，爲了受難中的祖國！

劉在新的溫暖之下，似乎已經睡着了。因爲他那一直圓睜着的怒眼，現在闔上了。

「啊——」，突然一聲慘叫，劉像一個死囚用力掙脫着枷鎖一樣，猛伸着他的兩手，壓在他身下的稻草，嗶嗶地發出粉身碎骨的聲響來。

他是夢見他的爹娘，戰友，還是愛人？還是追憶着慘絕人寰的逼供？他是在夢裏扼死了他的仇人？

「同志！同志！安靜一點！」我安慰他。

鐵門外一把槍刺一晃，鋼盔下露出一張猙獰的笑臉。

劉惡狠狠地往鐵門外瞪了一眼，巡視遍滿身的重創，悠苦地嘆了口氣，眼皮又閉上了。

像一個晴天的霹靂，衝破了片刻的寧靜的是劉的瘋狂的震怒。眼睛裏閃着令人慘怖的凶光，他掙扎着撐起半身，把左腕湊到嘴上去，讓銳利的門牙咬斷自己的脈管。

鮮紅的熱血染紅了手腕，染紅了胸脯，染紅了稻草，染紅了陰濕的地下室，也染紅了我的心，染紅了淪陷了的上海，染紅了受難中的祖國！

在臨終的一剎那，劉用右手食指，醮着自己的血液，爬到牆脚下，在牆上寫下四個大字：

「祖國萬歲！」

忘記了悲痛，忘記了敬禮，忘記了鐵門外的槍刺，我看見了爲祖國犧牲的血，同時，也看見了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血紅的旗幟。悲痛與興奮交熔了的眼淚湧出來，我嘶嘵地喊：

「祖國萬歲！」（1479）、